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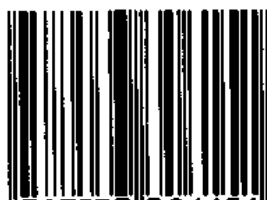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三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50/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三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87×1092毫米 16開本 49.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三六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古文讀編二十九卷(一)

〔明〕王志堅編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

古文瀆編二十九卷(一)

〔明〕王志堅編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古文瀆編序

山東省立
圖書館藏
明崇禎六年
刻本

修辭家曷嘗不以六經爲
的哉蓋道寓於文而後章
文固緯道之物也六經皆
文也道也而文體之盛衰
世道之衆隆繫焉故君子
負救世之責者則亦以文
之弊焉是憂然有其意而
無其位雖命令甚力而卒
不能挽天下士壹軌於正

孰從任其咎者東吳

王公聞修先生高時菀林深
窺道秘粹白淵冲韜精獨
詣徃奉

璽書督學余楚楚藪澤鉅麗士

產其間故多瑰琦秀異之
儔顧才之奔放不難於奇
詭而能程於古昔壹軌於
正者固未易易也公乃以
嘗所選古文瀾編刊示多

士以爲修古之的已復進

多士而詔之曰文之體裁
架鑊正大暢達則無踰於
唐宋八大家者并付梓人
說讀之而竊嘆曰夫文至

唐浸淫六代靡薺極矣而
昌黎擱然標一幟上擬孟
子憂憂乎務陳言之是去
而柳柳州抱抱鼓以應之
氣運大昌遂闖秦漢之域

學者推明其功直配平成
之烈下迨有宋復紹五代
陋習廬陵復踵韓氏起唯
以翼聖衛道爲已任大放
厥辭當時翕然尊之曰歐
陽子今之韓子也已而南
豐眉山臨川諸子相與狎
盟壇坫譬之於水餘子其
瀾而此則流于崑崙桐柏
王屋岷山者也嗣後卒無

能繼其響者蓋韓氏力邈
八代上下垂千餘季而始
一振久則不能無弊殆其
弊也歐陽氏復起一振之
斯文之運待人而興不其
然乎自宋迄

明興踰三百載扶衰起弊提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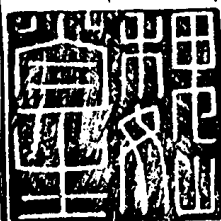
命令之柄舍公其誰哉楚
材信多罍駕絕塵而公示
之鞭影未有不就銜檠而

遵於大道者也今文治日
烝烝願以推之寓內寧無
感聲氣而應之者耶文運
世運繇斯偕昌說雖不敏
敢不幾幾焉共天下士以

觀化成

崇禎癸酉季春望日蒲圻魏

說撰



古文讀編序

晉之作者蓋有人矣其文
博厚者進而王雄富者流
而霸然皆禘六經而支子
史而末稍凌以遠也則沈

約所言賞好異情故意製
相詭非直其才致殊耳有
魁壘拔雋之士代思翹
而出其上而唐宗以來世
所大奉者惟是八家為最

著蓋隨興之浮侈五季之
卑弱繇之振焉而過此則
腐莫復璫章句盛而文斯
衰矣夫豈無英人竦峙其
間而大或遜之大者美所

清編序

二

鍾然珎玄而美蓋見則汰
之事甚於奉而要豈易言
哉

學使者王公恬虛樂古賦
賦君子也擴撫統貫深之

以歲月亦既峻而汰之而
八家咸聽命焉試披其編
若數子之面今日一新者
公之力也公受

清編序

三

命督楚廼先出於秦漢而
下胡元而上千六百年之
所綴賞曰瀾編無何始論
次八家所珍愛者曰清編
嗟乎公之於楚士勤矣六
經者海也而弘海者川也

諸子史漢以至風人未流
皆其學海而功於海者而
漬則其大焉爾公先與楚
士搜奇剔奧汎觀乎漣漪
之變進而之江之河之淮

讀編序

四

之濟其涵空混清噴薄激
怒片瞬而萬狀者寧祇為
溪澗之玩耶繇是齎糧刺
船引之海上將有望蓬萊
聞山林羣鳥而自移其情

者矣公之於楚士何如哉
抑聞之河九折注於海而
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澤
之受潤而無源者涸之道
也今夫溯河者不知有濟

讀編序

五

方江者不知有淮各疏其
有浮其物而已故夫不為
數子者廼其能為數子者
也楚有屈宋導清源於前
安知今日無讀是編而八

家任其馳騁者顧江漢而紀南國奄四瀆而二之是在楚士哉豈惟楚天下凡讀是編而有得者公之教其與流俱長也夫若夫八

續編序

六

家者公之論詳矣余何言

西陵李長庚書



古文讀編序

已百冬余與先伯氏同在公車一時同人為文文起李長蘅王泚士錢受之長蘅嘗言古人為學皆以六經為源本以史漢為波源唐宋大家書

續編序

一

用此法至于

國初宗潛溪格然自是以後漸次古表嘉靖以來文人皆造乘六經師法秦漢而僅襲其迹視韓柳以下蔑如也後崑山歸熙甫孫守其河說熙甫

晚得一第又不多事其門人
多老儒皆能推明其學者吾
軍有未讀書無誤入門時諸
君咸首其說而尤銳以為然
者洵士受之也洵士死第一
為西營部旋請立碑徘徊溯

讀編序

二

山之間前後可十六年偶一
相見問以何為曰吾多病不
能苦以神成一家之惟取古
人著作念心者論次之吾以
義例為書其貫古今道理事
勢人情物態出古人所未言

者絕少中間可喜可悲可以
治才治心推而治人者甚多
予老是以之空閒嘗窺其一
斑如深編讀編釋編大抵誦
法古人而附以己意其考鏡
詳而晰其析義易而平如歐

讀編序

三

蘇諸公作人語不知其明白
坦夷偶舉其中一人一事為
向未言不瞞目以應者洵士
近一人必備其人之生平近
一事必探其言之源末正史
如是稱史如是忌諱如是記

并如是因而知此者之長之
痛言微之不正之、之而為
與之之而証者若何以苛議
書法至惟古人乎必決其
至正也且中間議論儘可作
大篇經事使更而面目自可

讀編序

四

為一家言而特附兄于古人
文字之後蓋洲士之嘉承不
能人自居作者如向氏之于
莊鄰氏之于五經本可孤行
而自托于注云爾編刻于
吳中源編讀編今刻于楚中

奉友洲士以讀編問序于余
曰此書之刻于楚也且余已
之江陵法曹秦軍也子厚余
猶司弓也永升夷陵令也子
曉若州團練使也子固雲南
襄子由雲南永知岳八人才

讀編序

五

云云仕楚而為州少長于阨
學成取大魁不離隨公固楚
人也諸公之高義英詞在天
壤豈而況乎吾所化之國
乎為之

明加嘉崇以崇強點浮洲士

以舊學起田間為諸士師而
首推以家以以造士者誅為
其為身於而諸士之素不以
于此友諸家之學咸本于六
經諸士無曰為今士習而素
之以通經學古宜未可為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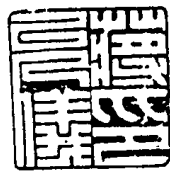
讀編序

六

始為之耳諸士其因是弱
而進之者二十三年人耳雖
行友朋踪跡不異漢宋諸士
獨能推其友未竟之學而由
多士生者不可以其言也而
言之無如余且故不為而為

之序

癸酉秋日年友弟蔣允儀
題于鄭重之安此高



讀編序

七

古文讀編小序

昔唐人有以文泉名其集者曰崖谷結珠璣昧則將救之雲雷亢染盛乾則將救之增志嘗愛是說而誦焉以為循斯尚也一泉之利猶然況其遠踰此者乎

古文讀編序一

聞脩王先生操筆太岳洗硯湘江既出所搜羣書以示楚士乃唐宋八大家之書復矜慎其選措志初疑之既有以詳之而愈知先生之所尚益深且遠矣夫八大家之名何以傳也燕許大手未喪陳

古文讀編序二

隋之習范富既生尚有聲律之病乃起衰之文出而柳子益見迨廬陵出而蘇魯王諸家蔚然並起當其時天子有中興之治又有沈湎浩蕩之恩以至師友之厚遇父子兄弟之奇遭皆今古所未有故此數公者忠君愛國之心若與文章俱進杞憂嫠愁之氣若與砥礪俱深草木禽魚之感若與天地俱醇音樂雜技之說若與王事俱修以故立言之家奉為高源洪流無媿也然則諸家之全書可讀矣選諸

家之書亦可以同歸矣雖然正未有歸也古人有既空之名則不復求其所以然選者又有必爭之名則據其一爻一流之或然者以求暴白於世於是使數代文章之手漸入童子之觀則選者咎也

古文讀編序三

先生蓋有傷焉而虛其心平其氣以行于諸家之中有萬口一譽者未嘗望而避之有偶然標出者未嘗獲而自矜大約評隲必覈品次必當汰除必嚴說在桃花源口日居武陵之間問之舍舟之人則能語

其事貴覈也山無經水無注則終古接于混茫及授以名號若生而有之貴當也積石之外宜辨穴地之津蜀岷之巔僅一濫觴之水貴嚴也既覈既當既嚴而其大旨一惟取夫文章流忠愛之心砥礪深

古文讀編序四

憂樂之氣即不然而兼收興會之文要取其敦膏弘潤者為正若諸家之俳調駢語固自曠逸姑屏而不入洵嚴矣哉增志竊謂讀是書者當之為雲泄之為雨穿之為渠浮之為漕於以望天下之乏而救

之噓珠璣于人才浴日月於盛世
其于一泉之利又何有哉
先生之以瀆名編也殆不可爭之名
也已

東甌晚學林增志謨



古文瀆編序五

古文瀆編序

瀆編者予所論次唐宋八大家之文
也大家何以在唐宋也古人專而不
兼後人兼而不專且兼惟此數家
而已謂之瀆者何瀆之言獨也水之
在天地間亦多類矣檐雷水也溝渠

序一

水也池沿水也陂潭水也溪瀑水也
飈發橫至浸城郭飄廬舍亦水也而
是四者以瀆名古今人莫能與之爭
以其獨能至海也夫文亦然自秦漢
以來操觚之士不知幾何其間有眇
劣類檐雷者有穢濁類溝渠者有糞

飾類池沼者有開積類陂澤者有詭
僻類溪瀑者又進焉則有名高天下
可以驚愚而不可以垂遠類颶至而
橫發者夫其灌輸之者大而派衍之
者遠混混獨與學海會者非數
公而惟或曰諸公之文若是班乎得

序二

母有不足於大者歟曰韓之雄以渾
也柳之潤以秀也歐之婉以逸也蘇
之超以忽也其大易知也明允之集
諸體未備介甫鍊而近於削子固醅
而近於易子由坦而近於庸此其大
不易知然為皮相之士言之耳不見

夫濟乎廣不數尺載不百石而儼然
埒於江河若以奔放為大則洞庭彭
蠡為百谷王可也或曰柳之公王之
枝亦有得於學乎曰學焉而有得焉
者諸公之所同也其門庭蹊徑之各
異則其才為之亦其過為之子厚之

序三

侯也猶可憑而吊焉若介甫則真有
不可解者觀其與二王諸書而其僻
拘可知辨姦之作不必眉山也江河
之為民用也或以決或以覆其介甫
之謂耶或曰子之尊諸公至矣汰其
集不啻五六焉汰武進歸安之所取

猶二三焉得無峻乎曰韓子有言家中百物皆賴其用而心所珍愛必非常物吾為諸公擇所珍愛而已然則今之所擇必當於諸公乎曰是惡可知雖然譽昇者不必能為昇也甘易牙者不必能為易牙也夫四瀆與天

序四

地並而治水者與世推移是編與武進歸安皆一種疏導之法耳必欲求其全則諸公之集具在編凡二十卷詩賦概未及表啓諸作已入耦編茲不再錄

河渚生王志堅題



韓文公本傳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奉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艷言無所忌諱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曰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還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桺澗有梟前刺史劾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須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貶御史覆問得澗賊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

古文讀編

韓本傳

昌黎集卷之乙 吉水鄭興芳

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朕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鐸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鐸謗語嘗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办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拜至爲夷

古文讀編

華本傳

昌黎集錄 二

法灼體屑委珍貝騰香條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取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朕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季促耳皇甫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

內移乃改奉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屈秦濟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賊帥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惟穆宗亦懷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

古文讀編

華本傳

昌黎集錄 三

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崇崇殺朱滔朱泚吳元濟李思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

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惔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刺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圖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

古文讀編

韓本傳

昌黎集錄 四

中丞紳果勅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辛丑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遺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採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

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闡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遞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容齋隨筆云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爲坐論宮市事按公赴江陵塗中詩自叙此事甚詳云是季京師旱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費求免煩誅求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我時出衢

古文讀編

韓本傳

昌黎集錄 五

路餓者何其稠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爲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楚天子惻然感司空嘆綢繆謂言卽施說乃反遷炎洲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刺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論宮市明甚碑又書三事云公爲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爲留邸貯潛卒以案罪士公將撻其禁斷民署吏候旦發

督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後鄆邸果謀反將屠東都
 以應淮蔡及從討元濟請於裴度須精兵千人間
 道以入必擒賊未及行李忽自文城夜入得元濟
 三軍之士爲公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
 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栢者口授其詞使書執筆書
 之持以入鎮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獻李翱作
 公行狀所載畧同而唐書並逸其事且以鎮州之
 功專歸栢者豈非未嘗見湜文集乎資治通鑑亦
 僅言者以策千愈愈爲自度爲書遣之耳

古文讀編之一目錄

韓文公集錄有傳

卷之一

○表狀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復讐狀

論淮西事宜狀

黃家賊事宜狀

古文讀編

目錄

昌黎集錄 乙

○書

○上張僕射書

上張僕射第二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與孟尚書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與陳給事書	○鄧州北寄襄陽于相公書	○與于襄陽書	○與祠部陸員外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與李翱書	○與崔羣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古文讀編 目錄 卷之二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李祕論小功不稅書	○答劉正夫書	○答李翱書	○答張籍書	○重答張籍書	○答崔立之書	○答元侍御書	○答陳商書
--------	-------------	--------	----------	-----------	-------	-------	----------	----------	-------------------	-----------	------------	--------	-------	-------	--------	--------	--------	-------

○答侯繼書	○答李秀才書	○答馮宿書	○答竇秀才書	○答呂鑒山人書	○答尉遲生書	○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書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	卷之二	古文讀編 目錄 卷之三	○序	○送楊支使序	○送鄭尚書序	○送許鄧州序	○贈崔後州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殷員外序	○送楊少尹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	--------	-------	--------	---------	--------	--------------	------------	-----	-------------------	----	--------	--------	--------	--------	----------	--------	--------	---------------

○贈張童子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孟東野序
○送董邵南序
○送王秀才序
○送王秀才序
○送區冊序
○送齊暉下第序
古文讀編 目錄
昌黎集卷一四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廖道士序
○送浮圖文暢師序
○送高閑上人序
○荆潭唱和詩序
○常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石門聯句詩序
○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燕喜亭記
○新修滕王閣記
○畫記
○徐泗豪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雜著
○太學生何蕃傳
○圻者王承福傳
○毛穎傳
○原道
古文讀編 目錄
昌黎集卷五
○原毀
○原鬼
○爭臣論
○改葬服議
○祐裕議
○諱辯
○進學解
○獲麟解
○師說

○雜說	四首
子產不毀鄉校頌	
○伯夷頌	
○張中丞傳後叙	
○讀荀子	
讀儀禮	
讀墨子	
○送窮文	
○釋言	
古文讀編	目錄
○守戒	
○對禹問	
行難	
鄭州谿堂詩	
卷之三	
○碑文	
○處州孔子廟碑	
南海神廟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曹成王碑	
清邊龍王楊燕奇碑	
○平淮西碑	
孝氏先廟碑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柳州羅池碑	
唐故相權公墓碑	
烏氏廟碑銘	
榮陽鄭公神道碑	
古文讀編	目錄
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墓誌銘	
太原王公墓誌銘	
唐故朝散大夫南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唐故江西觀察使肅公墓誌銘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考功員外盧君墓誌銘	貝州司法叅軍李君墓誌銘	孔司勳墓誌銘	諫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古文讀編 目錄 昌黎集錄 八	大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襄陽盧丞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施先生墓銘
-------------	-----------	------------	------------------	-----------	-------------	--------	------------	------------	----------------------	-----------	-------------	-----------	----------------	---------	---------	----------	----------	-------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清河魏公房公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叅軍廬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哀詞祭文行狀	獨孤申叔哀詞	歐陽生哀詞	○祭田橫墓文	古文讀編 目錄 昌黎集錄 九	祭鯉魚文	祭柳子厚文	○祭河南張員外文	○祭十二郎文	贈太傅董公行狀	古文讀編之一目錄 單
------------	---------	-------------	-----------	-------------------	---------	--------	-------	--------	----------------------	------	-------	----------	--------	---------	---------------

古文讀編之一韓文公集錄之一

吳龍王志堅論次

友人林增志弟志長志慶參閱男僊偕做編輯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季季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季季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季季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季季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季季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季皆百歲○此時天下

古文讀編

卷之一表

呂黎集錄

乙卯年

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季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季武丁在位五十季書史不言其季壽所極推其季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季九十七歲武王季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季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季耳其後亂世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季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季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後竟

為矣景所逼俄成臺城國亦尋滅事佛者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林識不逮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唐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季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

古文讀編

卷之一表

呂黎集錄

二

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而以季豐人樂御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耶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嚙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

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感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幽微之餘豈宜令人官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尚令巫祝先以蜚蜚祓除不祥然後進平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禘祫不厭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

古文讀編

卷之一表

昌黎集卷之三

然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由于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慙無任感激懇悃之至

宛委餘編云韓退之之言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在位止十八年宋齊梁陳事佛漸謹梁武在位四十九年俄歿臺城國亦尋滅此不足以服憲宗心也自憲宗前赫連勃勃盡佛于背迫僧禮拜爲雷震成子昌黎佛教身歿國滅魏太武誅僧毀寺見執人

手周武帝除佛法次季曼羈于天國自憲宗後武宗去塔寺亦以次季崩無子宋徽宗改佛爲金仙約僧留髮尋有播遷之禍余謂弁州此言當矣以理論之壽夭禍福各有前緣亦難取必若昌黎謂古人多壽後漸不如則正佛書滅劫之說

短宗志慕長壽當時必有謂事佛可致壽者昌黎之諫是也但只合云臣觀佛教非專爲長壽之說帝王學佛與愚夫愚婦不同佛以慈悲利濟爲道若能息兵省賦使天下咸遂其生卽見在佛如崇

古文讀編

卷之一表

昌黎集卷之四

尚有爲原非彼教所重夫對英王當令理勝令謂事佛得壽固非理謂事佛致天亦豈理也哉韓公與張籍書不敢著書排佛不過懼禍不知何以輕犯人主看來只是好名此與湖州謝表皆非韓文之至者以其一生大事故有之

文之古實是而漢唐公議然而法度實與於通之

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以狂妄驕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
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
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
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剗心豈
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
蒙恩降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
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
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于養億兆人庶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

潮州刺史謝上表

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隅待之一如
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
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
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
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
蠻貊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
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
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
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清瀧壯猛難計程期風風

鯨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
發作臣少多病幸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
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伏乞無日單立
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苟非陛下
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
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
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
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
封鐫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賦休揚厲無前之偉蹟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

潮州刺史謝上表

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
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
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
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祿蠢居
某處播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
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季四聖傳序以至
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開機闢關
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應莫不寧順大宇之下
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

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成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
承大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季之外赫然興起
而面指麾而至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
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承永
和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
嘉會而臣負罪嬰自仰海島戚戚嗟嗟日與灰迫
會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竊思畢精以
贖罪過懷痛窮天灰不閉目瞻望宸極覓神飛去伏
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呂黎集錄

七

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呂黎一經貶謫佞詞曲舌可憐至此不知所謂凡
有殃咎宜加臣身者安在

復讐狀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微法
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
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
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
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
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
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
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呂黎集錄

八

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
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
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
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
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
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
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
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
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

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
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
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
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靡
弱抱微志而伺敝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
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
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
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錄 九

富平人梁悅父為秦果所殺悅殺仇諸縣請罪詔
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云云詔流悅于
循州

論淮西事宜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季春夏已
來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
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
向佞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
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
已來皆上槽檻臂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
常日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
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况以三小州殘弊困
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加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
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
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
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
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
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下聽陛下持
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
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為統帥者盡力
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錄 十

功力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昔
叛之國三季乃勉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
日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
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輟竭
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二如後一諸道
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
委望風懾懼難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
先不存段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
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卷十二

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
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
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
防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
有處分猶賴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
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
農伏諸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
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
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

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
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
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
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
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
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歛不要諸處多置防備
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
散失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卷十二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
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然誠可閔傷宜明
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盡散爲心
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
放之使歸銷其兇悻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歛相率
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
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筭所費荷務因循小
不如意卽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

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卽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資。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兇人喪氣。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畧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古文讀編 卷之一 狀 呂黎集解 十三

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季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後許其承繼。今忽自爲狂悖。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簡。季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卽赦元濟不問。廻軍討之。自朕破膽。不敢妄有異說。以前件謹錄奏聞。

元和中討吳元濟。公爲中書舍人。上此狀。執政不喜。改太子右庶子。及裴度以宰相宣慰淮西。奏公行軍司馬。元濟平。遷刑部侍郎。

古文讀編

卷之一 狀

呂黎集解 十四

黃家賊事宜狀

一臣去季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諸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此緣邕管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緩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民或復私讐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

古文讀編

卷之一

目錄集錄 十五

人若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衆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情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季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殊咎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

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畧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峙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爲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畧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

一此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詣山川不服水土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

古文讀編

卷之一

目錄集錄 十六

四百人曾未一季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次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招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貨騎靡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

之愚。若因收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謹呼聽命。仍爲擇選有材用威信諸嶺南事者。爲經畧使處理得宜。自外永無侵叛之事。

讀淮西狀與此篇。公于兵機賊情。洞如觀火。散客兵募土著。兩處皆然。惟其深中事情也。此篇首處數語。古來西南夷叛服之狀。實不出此。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古文讀編 卷之一 目錄集錄 十八

其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强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

聞此語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語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實。而入盡展而退。申而入終。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議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詣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於執事之門無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呂蒙集 十九

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相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已。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

公以貞元十五季從董晉喪出汴州。依張建封于徐。建封辟爲節度推官。至是供職而有是書。

上張僕射第二書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呂蒙集 二十

間之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塲。蕩搖其心。肺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季。近者一二季。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胸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其危哉。春林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

公贈張僕射詩云。汴泗交流。魏城角。築塲千步。平如削。短垣三百。繚逶迤。擊鼓騰騰。樹赤旗。新秋朝涼未見日。公早結束來何爲。分曹決勝約前定。百馬攢蹄近相映。毬驚枝。奮合且離。紅牛纓。緩黃金。羈。側身轉臂着馬腹。霹靂應手神珠馳。超遙散漫兩閒暇。揮霍紛云爭變化。君。巧意氣粗。誰聲。四合壯士呼。此誠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賊。此詩與此書一意。



上兵部李侍郎書

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季矣。薄命不幸。動遭譏諛。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及復平句讀。磨平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平

老而智益。愚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已。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竊賊之歌。雖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

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瑯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于黷服尊伏增惶恐

李吳字令叔趙州贊皇人順宗立由江西觀察使擢兵部侍郎公與之書按史稱吳精于吏事然天性陰刻韓公他日作胡少監碑斥其富驕恃勢俟此書譽之如此羅鶴林嘗怪公上李實書與實錄刺謬今觀此書公之曲筆不獨于實也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汎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

恒乎哉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
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間不
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
生二十八季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族其業則讀
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鷄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
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
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
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
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諂張之說無所出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卷之三

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遷於吏部卒無成九
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追追乎四海無所
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瀕於死而益固得其
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
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
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
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若也一夫不獲
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季而學聖人
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季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

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告之而
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
其可乎率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
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
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
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
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
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
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卷之三

者取天下之修已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
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
佚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
取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
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
焉不必嫌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
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固人之所欲爲而
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
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

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關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糜鹿之與處後稅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加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昌黎集錄 三

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閣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我我焉綴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也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即人之所就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推念青才錫福之所以和之君子相其和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擇祿之故以詩如山林逸遊之

士庶天下之行進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于頃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舊注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元年登第後又試博學宏詞于禮部又點于中書此貞元十一年所以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是季五月東歸此三篇殊可短氣初欲刪去以公得意文姑存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昌黎集錄 三六

○後十九日後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
向嘗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
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
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
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
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
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
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錄 三十九

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
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
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
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
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
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
有視溺於水而棄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
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
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

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
賢相之舉取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大
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
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
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
宰相所居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
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
辭弊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錄 四十

張子韶云退之生平本強人而爲饑寒所迫累數
千言求官于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
爲盜賊管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畧不知耻。何
其豈其文如是其心不如是耶。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
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
哺方一沐三捉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
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
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
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
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濡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錄 三十一

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
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
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
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
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
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
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聖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
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
矣特吐哺捉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

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
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
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
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
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
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
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
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
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錄 三十二

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
門而聞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進退故復有周公之
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
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
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
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
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
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愛天下者之

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憐憫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讀目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惲真子云：韓退之三上宰相書，但著月日而無年。今按李漢云：公生于大曆戊申，而退之書云：今有人生二十八季矣。大曆三季戊申，至貞元十一季乙亥，退之季二十八，以宰相季表考之，是季乃賈耽廬邁趙憬也，但不知退之所上何人耳。且以鄉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昌黎集錄

三十三

貢進士上書，而文格大與當時不同。豈耽輩所能識哉？又云：僕嘗怪貞元七季陸贄知貢舉，退之及第八季贊拜相，退之以宰相門生，連三季試于吏部而不得何也？十季十二月贊罷為太子賓客，十一季退之于正月二月三月連上書于賈耽輩，不亦疎乎？

○與孟尚書書

愈自行官自南廼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審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庇利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昌黎集錄

三十四

蓋也。孔子云：丘之精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焉。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懍懍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懾，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師，果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福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疚，其鬼不靈，天地神祇，厭布森列。

非可證也。又謂其德行能作威福於其間。故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勝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訖。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敗。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辟而開之。靡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季。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季。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呂家集錄 三十五

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成。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雖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亂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袒而

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寢以微絀。於是時也。而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哉。夫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亂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加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疾也。雖然。其由愈而相傳。雖劫亦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呂家集錄 三十六

愈再拜
其去辱吾兄者。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伏罪。伏罪。臣黎論佛。皆在禍福上立說。如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書云。不為威惕。不為利疚。蓋此公原不知佛。只是認作鬼神耳。然使能持此始終不變。亦是可敬。及觀潮州謝表。委藉之甚。又謂衡岳詩云。升階僂僂薦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睢眦憤何能鞠躬。手持盃杓導我擲。云此最吉。

餘難同黃陵廟碑文云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厲毒所聚恨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使以私錢卜萬抵岳州願易廟之祀謝腐瓦何其與前言相刺謬也可見此老於利害禍福原看不破生平強項皆浮氣耳蘇文忠謂歐陽永叔范景仁司馬君實皆不信佛而生平所作盡合佛理以三公言之退之非其倫也

公云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于佛法爲至相而所云外形骸以理自信不爲事物侵亂者乃真佛法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錄 三

也不信其道而重其人猶是此老平心服善處別傳韓公與大顛書三篇或以爲真或以爲僞今其書具在以爲僞者良是然書則僞而韓之尊大顛是真尊大顛是真而韓之不信佛如故學佛者未可援而入之學儒者亦未可拒而出之也

孟簡字幾道嘗與劉伯芻歸登蕭悅譯次梵言然競于進取以親吏階翰主奏邸開通閣寺怒其傲狠以土囊弊之翰家上變驗得遺吐突承璫貲七百萬退之所遇學佛之人如此宜其終于強項而不下也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日有怪物焉蓋非常鱗介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八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開闢也然其窮澗不能自致乎水爲狷狃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其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日爛熳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熱視之若無覩也其外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忌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錄 三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季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迹矣去季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錄 三十九

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逸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惜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然翻然悔曰其逸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惜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踈更寫閣

下取其意而畧其禮可也

京字慶復中大曆元年進士第貞元十九年將祿京奏禘祭必尊太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公于十九年冬貶山陽此書當在京遷給事後作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錄 四十

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
移族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
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
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忘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
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
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
濤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
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錄

四十二

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感動乎區
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輝
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
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
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
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
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
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
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

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
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
惟詳察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錄

四十二

○與于襄陽書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
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
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
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
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
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
無可授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
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肖詣其上上之人負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卷之三

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態盛位無赫赫
之光是一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于之不可謂上
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謂此言久
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
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
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
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耶將志存乎立功而事
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久不聞
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肖後于恒人閣下將求之而

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隄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
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日吾
志有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
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龔轍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
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
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

書稱守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時于頔爲山
南東道節度使按史稱頔僭強犯命擅軍襄鄧欲
脅制朝廷殺不辜留制四逃使者僭正樂及死擬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卷之三

謚爲厲韓公與之書凡二皆極推譽而此則意在
于索豈所謂飢從隲仁祖求食耶

與祠部陸員外書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已任方
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
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念慮所及輒
欲不自旋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爲
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手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
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
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
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相知誠深矣彼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昌黎集錄 四十五

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
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
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
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
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喜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
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而不達棄官而歸
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
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
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年矣雲長之

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
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
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
之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
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
其日已久矣有希羣王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
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林志剛而氣和
樂於薦賢爲善其在京兆之過居京兆之側遇
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昌黎集錄 四十六

家者羣王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
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辯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
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者張茲
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
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
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
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
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季所與及第者
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

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貴與謀議陸相之
考文章甚詳也待累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
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
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
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
者多以遊談娛樂為事獨執事恥然高舉有深思長
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于左
右也

客齋隨筆云唐世科舉之柄專付之主司仍不糊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卷之四

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助謂之通勝故其取人
也畏于讎議多公而審據言云貞元十八季權衡
與為主文陸修員外通顯韓文公薦十人于修權
公凡三薦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季皆提即此書是
也考之貞元十八季韓公方為四門博士修亦以
是季出刺歙州修不以韓公為出位德與不以修
為守而終用其言可謂難矣梁肅薦薦士事不見于
本傳而見于崔羣王涯傳崔時甚少而肅已薦之
真可謂知人此書首薦者羨喜喜文文粹中多有

附公集古錄云止見黃陂一篇悞也餘人多不可
考較之肅不見遜之惟李紳最顯然卒以臺參事
與昌黎相惡此又事之不可解者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卷之四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
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
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聲華與
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胃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
律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季聞其至馳
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
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
不聞籍私微喜常以爲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
矣今籍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
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
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胃
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
人乃且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
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
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
與不盲也嘗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
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錄 五元

裁之度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錄 五元

元和五年八月李吳爲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爲太
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爲代書籍集有患眼詩自
言三季而後愈

也幸未成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
而致之於門邪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
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過
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
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僅可與此輩比並
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
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
今至死之季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季賜
之以既貴之視其思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

與李朝書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誠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 卷一

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季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季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于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

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污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州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 卷一

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歎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遠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惟喜故事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

公貞元十五年從董晉喪出汴州依張建封于徐此書作于此時按公少卽仕宦唐人俸入凡千他書者雖小官亦自給足何至云無所取資則餓而

然也。上于襄陽書云。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此尤可醜。及觀示兒等詩。又如田舍翁。暴富貴。不勝沾沾矜謝之狀。不知于孔門無譎無驕之訓。何如也。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在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化。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季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此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

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耳既謂能羣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此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且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呂蒙集錄 五

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是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選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積也滌也勝也負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歎不賢者或至肩齒不知造物者意竟如

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起任其从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于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自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呂蒙集錄 五

自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自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

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梁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科嘗爲宣州判官公與之書然羣本傳歷官中不載

與少室李拾遺書

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論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卽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閑婦女革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率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景疆梁之克銷鏢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古文讀編卷之一書昌黎集卷之五

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管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卽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卽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討所蓄積以補繼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傾則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

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於遺公儼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書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

李渤字潛之父以不能養母廢于地渤耻之不肯仕與兄涉偕隱廬山徒少室元和初以言拾遺召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鍾知貴于屠羊然不可使吾若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已愛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昌黎集卷之五

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韓愈遺書云云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失輒附章列上渤傳所載如此然昌黎集不載此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
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顛顛作氣勢竊爵位自尊
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警衆而
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
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脩法度是束一旦去
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
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
祭蹙歎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變
古文續編 卷之一 書 昌黎集錄 五九

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
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
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于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
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今議者知
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
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
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
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威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
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師出外力以抗逆明詔戰
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
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
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于圖議握兵之將熊羆
貔虎之士畏懦蹙蹙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
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

古文續編

卷之一 書

昌黎集錄 六

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
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
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
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外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
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遠
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
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
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
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

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令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于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倘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宜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卷六十一

柳公綽以御史中丞出爲鄂岳觀察使亦討吳元濬詔發所部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我儒生不知兵耶請自行事在元和七年此書豈以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一段深中事情後世封疆有事文臣請纓者未必乃心王室或能剋餉以爲三窟旁觀者耆于責報恨于忌成惟恐摸索之未盡回思韓柳二公之風遂成絕迹可發一慨

與李泌論小功不稅書

曾子稱少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遠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治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計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必則悲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卷六十一

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歿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歟哉今特以計告不及時聞歿出其日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慙慙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統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

博雅云過制追服謂之稅稅輪茵反字從衣不從

永韓公此書可謂正論然尚有未盡當看劉原父
論

又清編

卷之一 音

昌黎集錄 六十三

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
愧其誠歎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
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
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肯然而愈不幸復有
接後輩名各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
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
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
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

古文清編

卷之一 音

昌黎集錄 六十四

無難易惟其是微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
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
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
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
此亦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
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
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
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
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

史公劉向楊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歟。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自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間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抑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

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歛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有。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歟。自黑分矣。而務去

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有也。如是者亦有幸。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錄 卷一

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答張籍書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疴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繁露多言待相爲。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錄 卷一

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幸矣。不知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論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旣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

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脫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賸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

聲曉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季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

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歲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呂集解 卷一

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議。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省者夫子猶有所厭。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今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造。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爲詩長于樂府。仕終國

子司業。籍書云。執事於戎府。按韓公貞元十二年。爲汴州推官。季二十九。十五季。爲徐州推官。季三十二。時以尚少。著書之請。謙讓未遑。欲待五六。是也。然公季止五十七。其著作亦不過原道等諸篇而已。似于佛書終身未嘗寓目。不知佛而強欲排佛。不亦難乎。

籍書畧云。此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于前。以爲歎。此有以累于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審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呂集解 卷一

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味其言。亦似忠告。然博而得財。退之見之文字。初不以諱也。而籍以爲議。亦迂矣。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賢。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季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先生集

七

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季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

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于。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先生集

七

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瑛工。人之訕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爲病。且無使勦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別。足下無爲

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灰，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几幾獻，而足几幾川也。又所謂勸者果誰哉？再勉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昌黎集錄

七十五

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公有是答。斯立官不顯，他亦無傳，而韓公推獎之備至。

答元侍御書

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卽詐爲暗棄去。祿山反，有名彌，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汗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刺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驟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祿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連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窮，而足下季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埃。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昌黎集錄

七十六

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季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昌黎集卷之七

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此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畧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

陳商史無傳楊虞卿傳云陳商葬其先貧不振虞卿未嘗與游悉所齎助之執文志有陳商集

答侯繼書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陝州所留書訖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爲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舍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爲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晦與時世不相聞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爲別非復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昌黎集卷之八

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所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不

之。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既貨馬。卽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

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季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遊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遠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答馮宿書

垂示僕所關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缺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聞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慄慄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器器之徒。相皆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季。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錄 卷一

所做。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誘而已。不致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尅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鳴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并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

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餘冬序錄云。韓退之。剝啄行。剝啄剝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嘆。從者語我。子胡為然。我不欲客。困于語言。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為波瀾。雖不開口。雖不開關。變化咀嚙。有鬼有神。子去不勇。其如後報。我謝再拜。子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季。他日與馮宿書云云。嗟乎。春於此。嘗折肱焉。目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錄 卷一

并錄之。余讀退之與李尚書書。勸其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樹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益知韓公于此涉世深矣。復錄之以志余感。韓公嘗上宰相書凡三。其他干謁之書尤多。此云不一至貴人之門。韓公嘗言不敢傲宰相。傲翰林。此云人之所趨。僕之所做。公學聖人者也。何其言閃倏乃爾。

答寶秀才書

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雋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幸若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得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幸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達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幸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鈞爵位循序而進

古文讀編

卷之一

目錄

全三

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討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耻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稱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答呂豎山人書

愈自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磨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

古文讀編

卷之一

目錄

全四

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成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步居人言自鳳庭人名有步此步溫公名
爛蒙言書相似。殊目黎有能草氣象溫公是平實
居賜。

答尉遲生書

愈自尉遷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謂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並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謝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爲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厚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貳。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諒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昌黎集卷

全七

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

老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黠黠。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在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一二陳述。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遠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惜心。願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上。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昌黎集卷

全六

元和初。公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此書謂爲相公官屬五年。送鄭涵序。謂事相公于居守。三爲屬吏。皆指鄭餘慶也。餘慶素知公。此又小事。公雖辭駁詳明。然常有餘地。此皆韓公有體處。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皎白
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
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
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唐智博通
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狹
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
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
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呂蒙集

十九

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
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
未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允矣是宜
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
念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然耶

前編韓文公集錄卷之一 畢

古文讀編之一韓文公集錄之二

吳龍王志堅論次

友人劉永縷弟志長志慶來問男僂借做編輯

送楊支校序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
與之游者二人龍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為大
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草之
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
幕下者雖不盡與之游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愈未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呂蒙集

乙

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
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蓋主也
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
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季冬奉檄為
邑於陽山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
之信之也亦未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
則向之所謂驛驛者吾知其先彼焉儀之智足以造
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勸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修之
以詩書禮樂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附其

贊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
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謂我爲邑長於斯而
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與許鄧州一篇同格頗涉紆曲以其筆高故不覺
他人恐難效效之亦無謂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
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
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
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
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旣至
大府帥先入提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
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至見遣位執爵
皆興拜不許乃止度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

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
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
海多洲島飄風一日踔數千里漫漶不見蹤跡控御
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捥呼號以
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默故常薄
其征入簡節而踈日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
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薶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
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貊之州林邑
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

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船交海中若嶺南師得其人財
 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
 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國不
 可勝用故選帥常重于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太體
 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賜工部
 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
 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滑州刺史
 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
 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幽之宅餽屋以居可謂貴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序 昌黎集卷四

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
 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
 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
 歸疾也
 鄭權汴州開封人新舊史傳稱其用度豪侈乃結
 權幸求鎮守于是檢校尚書右僕射嶺南節度使
 多哀賞珍使吏輸送凡帝左右助力者皆有納焉
 又薛廷老傳云鄭權曰鄭注得廣州至鎮盡以公
 家珍寶赴京師明酬恩廷老以右拾遺上疏請殺

權罪中人由是切齒權之爲人如此所謂爲仁不
 留者何以稱焉退之當時如俱文珍輩皆爲之贈
 言不獨權也蓋其應世之圖如此

送許郢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昌黎集錄 六

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

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與崔復州一篇同意。郢復在唐皆隸山南東道。時于頔爲節度使。急于欽下。故公以此爲諷。然公與頔書。奉之靡所不至。乃欲爲之屬者。效箴規。何其責人以太難也。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
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
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
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
其所能自立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
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
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
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序 昌黎集錄 八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季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臨
幽州。司徒公之賢。曰。其前季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
逐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帟首轡。
握刀左右。維佩弓。張服矢。揖房俯立。迎道左。其禮辭
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郊。又以其服。卽事某
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卽客
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于今六十季。夫十日
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乎。平必自幽州始。孰
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于禮。庶幾師先河
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
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爲上言。元季之言殆合矣。端
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
其爲人佐其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
言爲使歸之獻。

今相國者李藩也。司徒公者幽鎮節度使劉濟也。
端公者李益也。益時佐幽州。公因其來東都。序以
送之。使其歸爲濟言。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李詔曰。四方萬國。惟回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疾伯。自大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古文讀編卷之二序。殷大夫。今人遠數百里。出門惻惻。有離別。執蓋言曰。殷大夫。今人遠數百里。出門惻惻。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殷伯。陳州人。元和入季。副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伯不爲屈。虜責其僭。伯曰。可汗唐婿。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者僭也。虜憚其言。不敢逼。伯以經術進。有強直名。終忠武節度使。

唐語林云。退之有二妾。曰絳菀。曰柳枝。使鎮州。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柳巷。馬頭惟有月團圓。持被一段。殆退之自道也。

送楊少尹序

符疏廣受二子以季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
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
其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
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
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季滿七十亦自丞相去歸
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
也予忝任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
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足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
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
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自以
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
于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
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
罷則無所于歸楊侯始冠舉于其鄉歌鹿鳴而來也
今之歸指其村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
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

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
其在斯人與其斯人與

楊巨源字景山河中人史不立傳而諸詩中往往
有其作爲都少尹卽其鄉也張籍有詩曰官爲本
府當身榮因得還家任野情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昌黎集卷十二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季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賦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亦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公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昌黎集卷十四

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千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秣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季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金銀緋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戡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

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

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餽人以車船自他碁徃輪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疲蹄躡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生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川皆故秦漢時麗縣地其課績又已驗自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三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昌黎集卷十五

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拮据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予爲序

舊註云考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羅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振武重華後改名約預甘露之禍

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
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
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
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
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府
州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
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
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

古文清編

卷之二

呂黎集錄

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
餘季。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
十餘季。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
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
者焉。張童子生九季。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
二百之列。又二季。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
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
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
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號東。及洛師。北過

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閭人。以及五都之
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詩以嘉童子。童子亦
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
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
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
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
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
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唐荆川曰。只是科舉常事。而叙得何等頓挫。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呂黎集錄

唐制有童子科。故以是名。然童子韓公之同季。至
此已有官矣。尚以童子呼之。末後一段。不啻教其
子弟外。

從從事
庶訓作
頌大德
得休。

用學
重義至
三四轉

又信從
事之言
安頓石
生却好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山溷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昌黎集卷十八

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墜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讀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省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

前記詞
二反案

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俸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罷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昌黎集卷十九

石洪字滂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洛十季不仕及是爲河陽參謀明季召爲昭應尉集賢校理公常誌其墓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園士大夫之冀北也特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昌黎集錄 三

愈康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溫造字簡與文宗朝終禮部尚書隱居詩話云李渤石洪溫造爲處士純盜虛名韓愈雖與之游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季去作幕下上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哭間里少室山人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昌黎集錄 三

索高價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其侮薄之甚矣又逕石洪詩云常把種樹書人言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此尤可笑也按公詩誠有似譏諷者蓋北山移文之類耳如李之孤操自將屢以言黜而悻直不衰溫之宣力中外所至有能聲惟石無所表見然李習之以爲優于渤韓公爲作誌深惜其止于斯豈真有意識之哉詩之爲道着議論不得宋人所謂詩話者大抵皆覆瓿之物耳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共趨也，或梗之共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謂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序

昌黎集錄 三

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敘，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

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滂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序

昌黎集錄 三

乎？漢氏矣。從吾道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笑以喜，其在下也，笑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此文不免爲大言無實者開一法門，而筆力錯綜甚可喜。洪容齋云：禹咎諸人善鳴，又曰：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然則非所謂不得其平也。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于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曰：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于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昌黎集錄 三十四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極寒，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箪，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續，在廷之臣爭言事，常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昌黎集錄 三十五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派而爲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子子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駟臂子子子子受易於商瞿孟軻師于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昌黎集錄 二十六

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填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恍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填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如泝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伴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簞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語始至言語不通盡地爲宇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昌黎集錄 二十七

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談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遠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旣傾序以識別

送齊暉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也故上之人行志擇詎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已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黜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昌黎集錄 三十八

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出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憚志之言有內媚之名若欲者俗所謂良有司也庸受之愬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虐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宜而謂人

皆失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季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

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以是連在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罷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束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關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昌黎集錄 三十九

曰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安住

鹿門評大略已嫉時之論而入齊生讒數語只看他操縱如意處

舊註云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鎮謂齊映也 皞貞元十一季登進士第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昌黎集錄 三十一

外而惠中，飄輕裾，翫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間居。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加于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閭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于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後？與其有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飾，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

昌黎集錄 三十一

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嗚嚅，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微俸于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蠶。盤之泉，可濯可滌。盤之阻，誰爭于所窮，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今樂且無。虎豹遠跡，今蛟龍遁。鬼神守護，今呵禁不祥。飲則食，今壽而康，無不足。今笑所望，膏吾車，今秣吾馬，從子于盤。今終吾生，以徜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昌黎集錄 三十一

野客叢書載舊本盤谷序，高從所跋云：隴西李愿，隱者也，不干譽以求進，每語光而自晦，實跡人世，游心太清，樂仁智于動靜之間，信古今一人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縣大夫博陵崔君拔其文，稽其實，用是命工勒石于谷之西偏。按此，則當時別有李愿，非西平之子也。余史商中以臨李同時，疑為一人，謬矣。已則不可復正，姑記于此。

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

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考是篇，乃韓公季三十時作，子厚少作，未必便高古如此，不免遜席矣。

入讀編

卷之二

昌黎集卷之三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之爲州，在嶺之上，溯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蟠螭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嶺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蟠螭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昌黎集卷之三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楊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存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與浮屠之說。

古文清編

卷之二

昌黎集錄

三

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漬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

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內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夙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平言。

古文清編

卷之二

昌黎集錄

三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于心。不挫于氣。則神完而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于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鵠治病。僚之于丸。殊之
于奕。伯倫之于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
從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域者也。往時張旭善艸
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艸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
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昌黎集錄 三七

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
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
名後世。今閑之于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
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鎔銖
情。炎于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
于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
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于世。必淡然無所嗜。泊
與淡相遭。顏陸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于書得無
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

則吾不能知矣

閑爲程人。宣宗嘗召入。對御。艸聖。賜紫衣。按古今
論書。多不及閑。惟歐公集古錄有一跋。僅兩句。葉
石林云。惟錢彥遠家有八字。

退之詩。凡言利祿處。皆津津有味。如云。三黜竟不
去。致官九列齊。豈惟一身榮。珮玉冠簪犀。汎蕩天
門高。著籍朝厭妻。又云。主婦治北堂。膳服遒戚疎。
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祿。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
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所謂情炎于中。利欲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昌黎集錄 三七

鬪進云云。殆自道也。退之以此工於文。故謂天下
一技皆然。而實未必然。至謂浮屠一死生。解外膠。
退之以爲凡僧皆能爾乎。使其皆爾。則顏孟以上
人也。而又何惡焉。

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
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譴偷之
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
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
則不服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
陽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
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
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樵悴專一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昌黎集解 三十八

序
唐荆川曰此篇文與盛山詩序本叙事只畧用數
句議論引起

註云此謂裴均楊憑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
一卷公以永貞元年爲江陵法曹爲均所厚均故

嘗爲寶文場養子者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昌黎集解 三十九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常侯管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
曹盛山僻處奔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
怨且不釋矣或曰不佚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
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
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
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丘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
若築河堤以障屋霽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
之於夏日其散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懸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呂蒙集錄 四

蚌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
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
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
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肯於巴
東以屬胸臆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季韋侯
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
相洋州許使君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李
使君爲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爲祕書監溫司馬爲
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

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
分爲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韋處厚字德載憲宗時爲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
常賈之善出爲開州刺史穆宗立爲翰林侍讀學
士再遷中書舍人文宗時爲相初在開州有盛山
詩十二篇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嶺四梅溪五
流杯渠六盤石磴七菴塢八竹巖九琵琶臺十胡
廬治十一繡衣石榻十二上士瓶泉
胸臆音効忍開州在唐爲盛山在漢爲胸臆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呂蒙集錄 四

石門隱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投書，即疾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髮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唇，指爐中石，問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李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敬之，不知其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昌黎集卷之五

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誦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語如是而已乎？」即袖手，揀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腰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有似議喜，二子相顧慙，欲以多窮之，即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甚，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以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

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頤腹含謔。

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狹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昌黎集卷之五

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開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髮，髮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使旋，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問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石門聯句詩

巧匠斷山骨，剗中事煎烹。師服 直柄未常懷，鑿口且
 吞聲。龍頭縮齒，豕股漲彭亨。師服 外苞乾，難文
 中有暗浪驚。師服 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師服
 門，隔間安使水，火爭。師服 大似烈士，騰圖如戰馬，纓
 師服 上北香爐尖，下與鏡面平。秋 瓜未落，帶凍辛
 強抽薪。師服 一塊元氣開，細泉幽竇傾。師服 不似輪
 寫處焉知懷抱清。方 當洪爐然，益見小兒盈。師服
 院院無亦迹，團團類天成。師服 遙疑龜負圖，出曝曉
 古文演編 卷之二 片 呂黎集錄 四五

正晴，旁有雙耳穿，上為孤壁撐。師服 或訝短尾鉤，
 又似無足鑽。師服 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何 當
 出灰炮，徐也無計離，餅壘。師服 陋質荷斟酌，狹中愧
 批攀。師服 豈能炙藥僊，但未汗羊羹。形 模婦女笑，
 度量兒童輕。師服 徒示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師服 旁
 似廢，敬仰側見折，軸橫。喜 時於蚯蚓微，微作蒼蠅鳴。
 彌明 以茲纖溢，愆實負任使，誠。師服 常居顧，眴地敢
 有漏洩，惜。喜 牢低腰，幾弊不與來，有并。彌明 區區徒
 自效，瑣瑣不足呈。喜 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師服

全勝珊瑚，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握。
 除及 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莫嘲諷，此物方
 施行。彌明

兩山墨談云：韓文載石門聯句，在列者道士軒韓
 彌明，其句往往巉奇高古，或者謂卽退之所撰，而
 託名彌明，未必有是人也。今按張南軒守靜江奏
 疏有云：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其山曰
 堯山，高廣為一境之望，利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
 嶽道士彌明詩，刺探此則知聯石門者果有其人

古文演編 卷之二 片 呂黎集錄 四五

矣。
 殷齊詩話謂長頸高結當斷句，兩漢皆作結，東
 坡六長頸高結喉誤也，按如此下當云喉中作楚
 語，恐不成文矣。

藍田縣丞聽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于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讀。丞曰。當某。丞以筆占位。署惟護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毋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勢必曰。丞至。以相管。營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于京師。再進。再屈于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楠與瓦。毀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漲澆。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如有公事。于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容齋隨筆言再屈于人。當作再屈于人。引韓公寄崔二十六詩及登科記為證。此甚是。朱注欲改屈為出。不如洪說為妥。至謂蜀本破崖岸為文丞為句。則僻矣。劉夢得酬立之詩云。徒筆高科早絕倫。益知洪說有據。

葵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
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
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聲糞壤燔櫛翳却
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
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
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
成愈諸名之其丘曰契德之丘蔽于古而顯于今有
坎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呂蒙集錄 四十八
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一谷瀑曰秩秩之瀑谷
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
子之池聖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
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崖曰葵喜之亭取
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于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
觀焉口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葵喜者比經
營于其側者相接也而莫佐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
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
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漸瀘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

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歸湘
嶺後伏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現詭之觀宜其于山
水低聞而歡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似白智者樂水
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
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于天朝也不遠矣遂
刻石以記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呂蒙集錄 四十九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
有現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
辭蓋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
遂十四季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
不得過南昌而親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
駕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
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
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

古文讀編

卷之二記

昌黎集錄 五

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
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
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
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
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
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
安得拾已所事以勸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
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
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

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
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
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樑梁棟榱桷之腐黑撓折
者蓋瓦級輒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
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舉飲而以書
命愈曰于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
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
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夫如獲從公遊尚能
爲公賦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記

昌黎集錄 五

舊注云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爲
從事日作修閣記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繩約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鉄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鉞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昌黎集卷五十一

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驅驅者四人一人杖而導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斂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靡磨樹者嚙者與者喜相戲者怒相踉蹌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

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小大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旂車三兩雜兵罷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鏃甲冑之屬錯錯益登笠篲篲鎗釜飲食服用之罷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季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衆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昌黎集卷五十一

易也明季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公之且二十季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養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風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抑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沈明遠云韓退之嘗得李陽冰家所藏科斗孝經

及漢衛宏官書兩部至寶蓄之以歸公好古書也而卒以與歸公又嘗得古畫人物曲盡其妙雖百金不願易以趙侍御之所親摹也而卒以予趙退之可謂不溺于多愛者矣今人有蓄書畫者往往耳剽不識其真而為固十襲不忍出以示人至不敢自展既可謂陋且異矣



古文真寶 卷之九 目錄集錄 五十四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職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聘聘問慰薦祭祀所視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閤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歟皆元戎自辟然後命于天子苟其師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季而掌書記者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客人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閤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古文真寶 卷之二 目錄集錄 五十五

南陽公。即張建封也。許孟容杜兼。史皆有傳。兼舍橫。非孟容比也。然韓公爲作誌。皆諱之。李博公同年進士。舊註贈李君房別云。李生在南陽公之側。即博也。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卅餘年矣。歲舉進士。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全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關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日。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

之士不從。其非其勇。其情平。其之居下。其所以。於人者不。泥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平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善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還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而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善。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唐書著附陽城傳不言其所終

巧者王承福傳

巧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季。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季。舍于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僦。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

不可偏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罷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辛。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在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

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久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忘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倖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昌黎集錄 空

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議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朱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大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人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于邯鄲，厥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觀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婦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昌黎集錄 空

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示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入廐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圖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月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于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

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間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閭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惟焉後回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曰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呂蒙集錄

六十二

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于孫策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于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

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小恩哉

又有關人以踏襲之端者故叔之七發東方曼倩之客難退之之毛穎傳是也客難猶有唱喝七發殆難刺傷至毛穎一篇幾于盡扇矣華華萬石之却有愛而存之者真逐臭之夫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呂蒙集錄

六十三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固有古。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韓愈集錄

六十四

廣後六
聖哲全
古如此
並不存
後漢書
人如此
集錄四
矣

廣後六
聖哲全
古如此
並不存
後漢書
人如此
集錄四
矣

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贈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疾。爲之墜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韓愈集錄

六十五

聖賢笑
入帝王
衣古之
字

五段

忽斷

大段孔
子代古
之字

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罷。置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顯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呂聚集錄

六十六

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

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歿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呂聚集錄

六十七

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成。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鹿門評。闢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脉。故此文是退之

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洪。最難鑒定。兼之其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

又云退之一生。關佛者。在此篇。然到底說得老子而已。一字不入佛氏域。蓋退之元不知佛氏之學。故佛骨表亦只以福田上立說。

退之一生。以關佛老自任。此篇是其學問本領。然觀其立論。不獨二氏之旨未嘗究心。即吾儒之道。亦僅僅主張門戶而已。夫門戶。而肯趣微。此後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韓著

昌黎集解

卷之二

世儒者之。大病而退之。其作俑者也。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韓著

昌黎集解

卷之二

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貴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也。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

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
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
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
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然惟懼其人之
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以衆
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飲
爲是者有本有原。意與忘之謂也。忘者不能脩而忘
者良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
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昌黎集錄 七

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
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
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
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說於言。懦
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
上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
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鹿門評此篇八大比。秦漢來故無此調。昌黎公創
之。然感慨古今之間。因而摹寫人情。曲盡骨裏。文

之至者。

添于涉世。粹于學道之言。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昌黎集錄 七

原鬼

有瞽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響。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爲禍。福。達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呂氏集錄 七十三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寧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季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寔之六二。則曰王臣寔寔。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寔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呂氏集錄 七十三

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豈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呂蒙集卷之七

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備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幾凡之士。聞而慕之。東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

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聞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呂蒙集卷之七

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計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

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立而加人也。且國武
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
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
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
善人乎哉。就應帝之問。作抑尾應起處。分毫不釋此。此家匠手處。

鹿門評載。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鍵如一線。

城傳云。城為諫議大夫。他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
欲苦而城寢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
論。譏切之。城不屑。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呂黎集解 七十六

其情。強客飲。客竟不得言。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帝
怒。無敢言。城約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論延齡罪。
帝大怒。欲抵城罪。太子救得免。帝欲相延齡。城顯
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帝不相延齡。城
力也。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綱
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
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
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
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
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綱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
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
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呂黎集解 七十七

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
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
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葬
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季之葬。未
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
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
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
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季。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

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
 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
 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
 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
 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
 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瘞近代以來
 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
 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返葬
 也遠者或至數十季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
 古文遺編 卷之二 葬 昌黎集卷之六
 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返爲之重
 服歟在春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日以
 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
 也或曰春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
 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
 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
 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
 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
 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於既葬而三月

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
 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
 服也

古文遺編 卷之二 葬 昌黎集卷之六

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內開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尊。率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遺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遠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日。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日。獻懿廟主宜毀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日。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呂蒙集錄

八十

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日。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日。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管者魯立煬官。春祫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祭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呂蒙集錄

全一

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神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尊。孫以祖屈。求

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廟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此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職有可采相令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新著 昌黎集 八十二

諱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自明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烏與雨丘與藍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新著 昌黎集 八十二

乎夫諱始于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與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駢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且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氏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氏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今考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于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于宦官。官妾。則是宦官。官妾之。孝。于其親。賢于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鹿門評此文反復奇險。令人眩掉。實自顯快。前分律經典三段。後尾抱前辯難。只因三段中時有遊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新著 昌黎集錄 八十四

兵黜級便足迷人

韓公雖爲賀作此篇。然賀卒不就舉。蓋當時拘屈之嚴如此。按實曾授中書舍人。以父名至忠。不受議者以音同字別。乃就職。此卽當時事。不知何儻嚴于賀。退之此篇。辯駁雄奇。足洗唐俗。然退之父名仲卿。而不避。後人亦以此議之。

韓公所謂與賀爭名者。不知何人。劇談錄直以爲元稹。餘冬序錄信之。劇談云。元相稹。季老以明經擢第。按元墓誌。明經及第在德宗朝。時季十五及

其以舊相節度薨。年纔五十三。然則稹乃未及老

一謬也。稹在德宗末。已爲拾遺矣。元和初。卽請外。劇談云。元和中。李賀善爲歌。爲元相稹欲交。賀造之。賀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先後顛倒。二謬也。劇談云。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祖。稱諱云云。按稹爲禮部郎中。在穆宗朝。賀季灋二十七。其有名及其死。不出元和中。計稹爲禮部時。賀已死久矣。三謬也。謹爲駁正。爲微之雪冤于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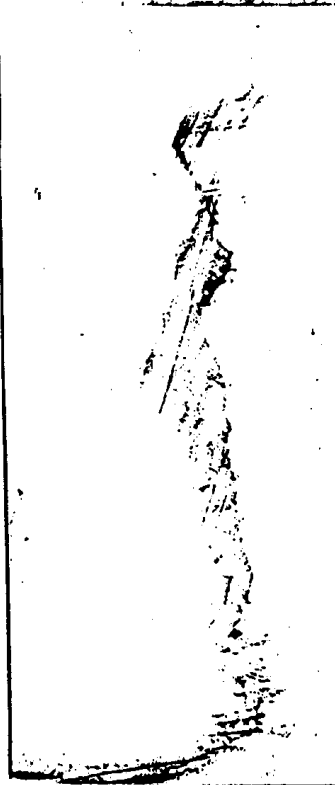
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代宗名內。玄宗名隆基。故云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新著 昌黎集錄 八十五

不聞諱。游勢乘機



進學解

國子先生最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磨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遇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不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不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祇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于既倒先生之于儒術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室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殊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于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于敢為長通于方左右其元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昌黎集錄 八十六

先生之于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于人私不見助于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嘗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季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凡敗幾時冬曉而見彌寒季豐而妻啼飢顛童齒豁竟成何裨不知履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構榑榑侏儒椳闔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國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遺者宰相之力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于用行雖修而不顯于眾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與動而得謫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無計班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昌黎集錄 八十七

資之崇庠。忌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暇疵。是所謂詰。區氏之不以杞爲樹。而皆醫師以昌陽引奉。欲進其。猗苓也。

此文爛熟人口。然楚客難之。出藍者故存之。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
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
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
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
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
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
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
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
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
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謾。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昌黎集卷之十一

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苴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退之作師說。抗顏爲師。子厚不敢當。韋中立之請。或謂退之非好爲人師者。當時之人。歸韓公。不歸子厚。故子厚云然。及觀退之與陸修書。薦十人。不出五季。皆捷。因思退之門。皆之盛。亦爲此耳。使永州司馬。亦能薦士于主司。則走者如市矣。世人之眼。豈足軒輊二公哉。公知名箴云。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然則公之爲師。後亦悔之矣。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昌黎集卷之十一

雜談

龍虛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平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欺。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以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凡六節轉換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昌黎集錄

九十二

天下者人也。安危者瘠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卽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昌黎集錄

九十二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歛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鳴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僞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衆口訾訾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鄙我於此祝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聒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夫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庠四海所以不理有君古文讀編 卷之二 呂蒙集錄 李五 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伯夷頌

上之特立獨行達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舉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鄉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舉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世矣

荆公伯夷論辨無耶馬事大抵謂伯夷歸文王時

春秋已高，疾不及武王之世而歿，又曰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上，伯夷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此亦一見，但其文則不如昌黎達矣。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閬中韓
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
審，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
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投
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成功名，城
陷而虜，與巡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過
知二父志，以為巡、遠就虜，疑畏歟，而辭服於賊，
遠誠畏歟，何者？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
抗，而不降乎？當其間守時，外無虜，蟬蟻子之援，所欲
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守，人相
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
亦明矣。烏有賊環其徒，俱歟？獨蒙媿耻求活，雖至愚
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
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
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

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殍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目錄集錄 李九

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曰：校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

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刀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效。」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厯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達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訛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即命也。」衆泣不能仰視。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目錄集錄 李九

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近厚長容貌如其心與巡同季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歿時季四十九。嵩貞元初歿於毫宋間。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巡既歿。議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歿守。睢陽人媚其功。以為降賊。翰少與巡善。為立傳。表上之。肅宗感悟。而巡大節白于世。歐陽公張中丞傳跋云。以翰所記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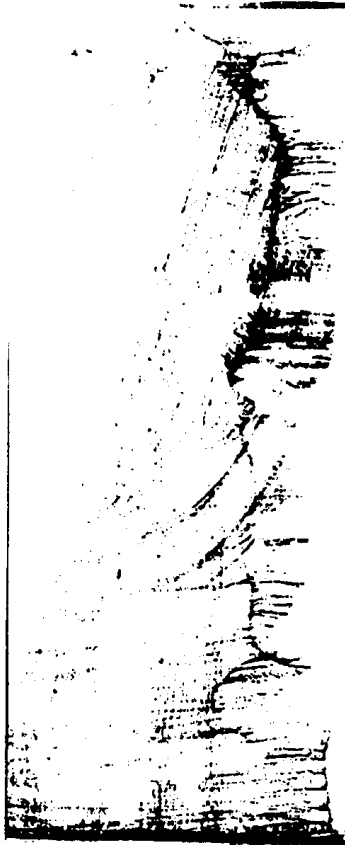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昌黎集錄一百一

列傳最為踈畧。今翰所撰。世亦少矣。



讀荀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配。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昌黎集錄一百一

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訟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撥其大要。奇辭與肯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昌黎集錄 一百二

讀墨子

俯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昌黎集錄 一百三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與糒，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糒，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携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穢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于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歎若嘔，毛髮盡豎，竦肩束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季餘。

古古清編

卷之二

雜著

昌黎集錄

二百四

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蓂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于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于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歟臭香，糗糒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儕？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儕，非六非四，在十去。

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拱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

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扶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必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實我讐寇，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饑我寒我，與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問，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蚩蚩然，何者？雖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于時，乃與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飫于肥甘，慕彼糠麩，天下知子，誰過于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古文清編

卷之二

雜著

昌黎集錄

二百五

張文潛云：公送窮文，蓋出于雲遜貧賦，然文未過。

遜貧矣。楊賦世傳者少。容齋二筆載之。果不如此篇。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譏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教以下受之。且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造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迫。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於親鮮少。無拔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

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
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安
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
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
又有來謂愈曰有讒于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
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
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誓出則與天子
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
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昌黎集錄

一百八

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
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
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
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傷於讒
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配之初生僻始既涵亂之又
生若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
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
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
人以愛威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

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子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
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迴讒
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
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
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于
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
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
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放宰相又放翰林其將何
求必不飲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昌黎集錄

一百九

宰相者鄭絪也翰林學士者李吉甫也中書舍人
皆裴垍也同遷于南者三人張署李方叔及公也
按此篇視權勢甚尊視禍福甚重視人言甚可畏
其付之不辨非真不辨乃其深于辨耳若退之者
可謂工于涉世者矣
歸熙甫懼讒云韓文公為人坦直計無所致惡于
人為國于博士相國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為詩書
即有讒于相國者又有讒于李翰林者語曰女無
美惡入室見妬土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君子之致

惡于小人。豈有知其所以然哉。文公作釋言以自解。既自云不俱。而何爲作此文。累數百言。以此見文公俱讓之深也。

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儲戩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窗穿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扁鑄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於瀝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教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覩於大矣。然而卒爲之食者。爪牙之材不同。猛

快之資錄也日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日在得人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呂集義錄

一百一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太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季然後得桀亦四百季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

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備
從而爲之辭

竊嘗意之禹以前之天下非大聖人不克負荷禹
以後之天下雖中才亦可以守成此一異也禹以
前之帝王是以天下勞之禹以後之帝王是以天
下奉之此又一異也與賢與子皆理勢所必然理
勢所必然即天也韓子之論可以補孟子所未及
而所謂從而爲之辭者非也

張峯翁云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呂蒙集錄 百五

中舜命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別無他語禹之傳則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商
書則曰聖祚後昆俾輔于爾後嗣啓迪後人周書
則曰欽至于萬季惟王于子孫保永保民啟佑我
後人詩云千祿百福千孫千億既受帝祉施於孫
子文王孫子有商孫子吁堯舜之世未嘗有一語
及子孫則知天下乃天下之公器天下共之二代
之後子孫之念重所以湯放桀武王伐紂周之平王東遷
子孫賢不肖可知已自秦漢以下哀窮恭卑悲夫

行難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
生參何如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非非貞元中
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
拒之滿街愈膏往問客席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
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成某謀之某與某可人也任
與謀也非異歟皆曰然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在
與謀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謀之邪先生曰否
吾惡其初不任任與謀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呂蒙集錄 百五

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爲大夫於公趙丈子
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先生曰不然
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
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
天下無其人邪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
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倘有焉不幸
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
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他日又往坐焉先生曰
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

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繼先生曰然予之言孟軻不如

鄆州谿堂詩

憲宗之十四季始定東平三公其地以舉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漢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季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卽位之二季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後籍之錄上之三季公爲政於鄆曹漢也造四季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竭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

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季將彊卒武曹漢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公之後撥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懷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未子一以爲龍蛇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

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後
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
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
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惟
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
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
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
使來請其詩曰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昌黎集錄 百十八

帝奠九壠有葉有季有荒不條河岱之門及我憲考
一收正之視邦選族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
公不飲食以訓以狗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
不得分願孰爲邦蠹節根之螟羊狼狼貪以口覆城
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
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
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蕰葦公以賓燕
其鼓駉駉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
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

稽經誦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厭谿有藿菹有龜有魚
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敦遺此邦是祿

昌黎集編次有不可解者如何著傳傳也小功不
從書書也此篇乃古詩而有序者也不知何故並
入雜著中是編纂未及詩此以其片故仍入雜著
中文抄作鄒州溪堂詩記人記中訛矣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昌黎集錄

百十九

讀編韓文公集錄卷之二 畢

古文讀編之一韓文公集錄之三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李猶龍弟志長志慶來閱男僂偕做編輯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夔乃其佐享非其事主又其位所不居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而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孔子者句龍夔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一

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夔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聽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該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頌子至于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

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原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者老歎嗟其子弟皆與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字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太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二

歐陽公敬城夫子廟記云後之人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謂生雖不得位而歿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張文潛云廟貌之設起于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二公所言皆議韓公此篇也按昌黎是專題格歐公是編案法其實非有異李繁必之子附必傳然歷官不載處州刺史

南海神廟碑

海于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於
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東地西三神河伯之止號
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于公侯故海嶽
之祝儀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于大神今王
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
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
式與次俱昇因其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
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

三

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
嶺諸軍仍觀察其疆邑于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
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
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惑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
爲解而委事于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官寮廬上雨旁
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遶
豆薦裸與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育風恠
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
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廟碑

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
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畫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
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夜視冊普羣有司
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
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
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于是州府文武
吏士凡百數交調更諫皆指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弛擢夫奏功雲陰解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
久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徹利切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

四

作古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
愛切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饈爵靜潔
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游之百靈秘惟恍惚畢出婉婉
鸞地地一作來享飲食闔廟旋壇祥飈送驅旗纛
旄麾飛揚掩謁鏡鼓嘲轟高管噉謀武夫奮擣工師
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
之歲風災熄滅人獸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
廟官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
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回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蓋

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于官之可
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
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于是免屬州負遺之緡錢
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
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
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
與流徙之胥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
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并流、地方數千
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呂蒙集錄

五

備至耳、美威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

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
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
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滿、胡不均弘、
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供依、
孔戡本傳云、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
戡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
之、正指此碑、韓公作戡墓誌、不載、蓋與此文互爲

詳略也、按此篇、唐之祀典、尊重如此、今制不及多
矣、四方之使、不以資交、豈臣下互相饋遺之陋、在
唐已有之乎、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呂蒙集錄

六

衡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柏翳為嬴姓國于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徧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債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詠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賁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卷七

祭于徐贊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源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于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子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衡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

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

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羽既沈于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生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司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簡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安靈而又梁楠赤白侈剝不治圖像之威黜昧就滅藩校級夷庭木禿黜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卷八

祈咤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友不獲陰麻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為新舉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惟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饒之于石辭曰秦僻以顛徐由遜縣秦鬼久飢徐有廟有婉婉偃王惟道之躬以國易仁為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晉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

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
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廟之玉茂萬年
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
盡惠廟民不主于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
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
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諒
刻示茫茫

徐偃王事不見于六經尸子則曰徐偃王好水沒
深水而得惟魚入深山而得惟獸者多列于庭由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九

此觀之其亡也未必仁義之罪也昌黎爲其子孫
作借秦爲宸論極工中間連用或曰深得傳疑之
體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
于時年十七八紹興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
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
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于祕書王生
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
豪習委已于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憂耻一不通
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軌範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十

由是朝廷滋欲試之于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
刺史事江東新剏于兵郡早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
州不解衣下令拊割鎖橫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
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祕書兼州別駕
部告無事遷真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
觀察使噎娟不能出氣時辛京果爲觀察使誣以過犯御史助
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
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
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

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盧使將國良往戎界
國良人姓名良不願良以武岡叛成衆萬人飲兵荆
往而幸強使之也
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于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
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
畏乞降孤見進退王即假爲使者從一騎踰荆教五
百里抵良壁觀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
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葉部隨
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貴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
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卷十三

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
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
卒羸越之法搏徒官切搏力秦法勾曹誅五界敗則
其曹獲則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還作吸楚快鋒蔡山
路之蒲墨剗烏九斬之黃梅大縣長平又縣如廣濟
乃水柄活切說文柄擢斬秋音斬斬水微音滅撥
黃岡笑漢陽英音夾行趾漢川趾音于趾也還大膊
斬水界中膊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左傳云
邑標光之北山循隨光化大食也楷其州楷古十

抽一推唐令民二十歲丁以推十推十推而取其一以爲兵也救兵州
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
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田之果穀下無
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
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
取汴鄭東略宋園陳西取汝潯東都王坐南方北向
落其角距賊厥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
南州王始攻于溫終攻于襄恒平物僭賤飲貴出民
用有經一吏執民使令家聽戶視姦究無所宿府中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卷十三

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
葵將慎將鏑將潛借盡其力能王所任之人馬葵伊
葵葵掌葵府葵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
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
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政命觀察鄂岳
斬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
沔斬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州
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于今二十五年吾昆弟
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于無用辭乃序而誌

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于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太宗十三

二戰死泰惜遷降曹王明封于貞觀二曹之祖王畏

塞絕遷明坐太子賢事降零陵王徙黔州都督謝希

畏塞絕遷言見殺于閑塞之零王黎公不聞僅存明

皆為武后所殺子父易封三王守名中宗初以傑

後明少子備自南還詔停龍封備備薨復封龍所謂

也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彼明

章武薦駿功蘇枯弱強猷其姦猖猷音懇以報于宗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十三

以昭于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惟舊之視蹶蹶陞陞

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鹿門云昌黎自喜陳言之去故曹成碑當亦屬公

作意之文而愚見則以務去陳言却行穿鑿生割

亦昌黎病處

清邊郡王揚燕奇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

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

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

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于

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

父為之請于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

趨關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

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實應二年春詔從僕射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十四

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

于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

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

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

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緡絲有加十四年六

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

五遷為御史大夫職為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

軍先鋒兵馬使階為特進勳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

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公

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臨難
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提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
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
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
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
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楨以其年十月庚寅薨
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
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
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十五

其官之孫其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絕
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
之德又行于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
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禪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隆
既明且慎終老無隳魯陵之風蔡河在側丞丞孝子
思顯勲績斷石于此式垂後嗣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于千萬年敬
戒不息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尊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應適去稂莠不薶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懼奔走
行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十五
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傳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
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
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
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
等四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光咷聲萬口附和并
爲一談牢不叩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
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功曰

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于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徽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鄆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可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文

昌黎集錄

十七

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唐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子聞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亂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冉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北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亂武合戰益用命元

濟盡并其衆泗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旧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齊功師還之日固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右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鄆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文

昌黎集錄

十八

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旣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往往往玄宗崇極而地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歡待百隸急官事忘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齊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

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勳武古通。咸統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郢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于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額其額同。其額千。思無休息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九

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宜。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肝而起。左殄右弼。爲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我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

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饒。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放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卽位。是月劍南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惠琳伏誅。十月。劉闢伏誅。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十一月。伏誅。五年四月。范希朝張茂昭敗王承宗。七月。赦承宗。十月。茂昭以易定二州歸。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興以六州歸。本紀次第如此。此文以平夏平蜀分作二年。江東澤潞相去三年。此文止作又明年。皆誤。當以史爲正。舊註未明。又間有誤。今正之。詳平蔡始末。主持者晉公。成功者李愬。而愬之所以得入蔡。皆由李光顏。若韓弘者。雖爲都統。然實不欲戰。甚而飾美姬以撓光顏。朝廷無動爲大。不深究此。而昌黎文亦槩推其功。殆非直筆。此五百繼之所自來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二十

新舊唐書載淮西碑仆于李愬倚席安主人詠方
愬入蔡具繫捷迎晉公示人以上下之分其人知
禮如此不應爭功名于文字間觀羅隱記石烈士
事知仆碑實出于石蓋將即宜力之迹者廟堂主
持之權微軍中健兒安知所謂惟斷乃成而是時
政在姑息遂因而從之耳觀段文昌改作于愬部
將姓名臚列殆盡則當時所以改作之故可知矣

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留
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
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
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
雅味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跡
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旣余不敢必屬篇古
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
表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

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勛躬勲後委社
于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
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素鄉
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壓
於楚與中國相加尤號袁氏猶班班見可議常居陽
夏音貢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中儒
遏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
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
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頴孝侯

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
臺薨始塋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常
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
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曄是爲皇考
表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
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
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比三世宜達
而室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
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于孫唯將相能致脩物世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三

彌達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
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
于外以立于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舉
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田單而
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贊辯章仍持節將蜀滑襄
荆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
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來自陳分初尚蹇迪越
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恐不錮人收功厥後丘
公重尊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拾南

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號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
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
生孝于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數以立廟祿
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板松楸其筵肆肆繼
表之廟孝孫之爲順勢即宜以訊以龜以平其嚙屋
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筵銅洞
膺女朱胎音格音其搏玄清降登受胎于慶爾成維
曾維祖維考之施于爾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將
本局思刻詩性繫維以告之詩多舉頌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十四

袁滋字德深考本傳歷官皆有善政獨爲劍南節
度以兄峯爲劉闢所劫久不進兵貶吉州刺史以
爲彰義節度以先墓在蔡與吳少陽卑詞講解並
撫州刺史其人必篤于恩義者用違其才耳昌黎
稱之亦有故膺膺節也胎脅也幣禽獸骨也四
者皆所薦之蓋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懼，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忘，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惴恐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古文讀編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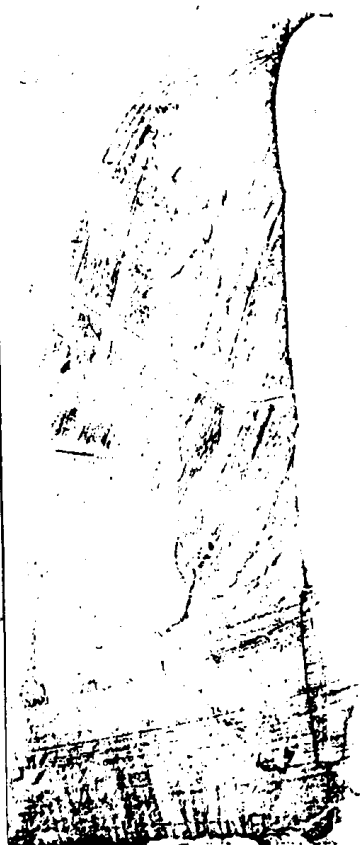
碑文

三

嗣，弘正洋闕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錄太史奉明命，其何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

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于太宰，燕盜以驚，羣黨相繼，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管，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謀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堰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放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轡，豹尾神旗，素纓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姬德振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趾，見于著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爾祖爾思。弘正父廷珪，田承嗣從昆弟也，承嗣死，從子悅，願魏博，召廷珪爲副，及悅姦謀敗露，廷珪曰：爾藉伯父遺業，坐享富貴，何苦而與恒鄭爲叛？若志不

俊可先殺我。因稱病不出。悅謝之。念爵而卒。及弘
 正以六州歸上。爲贈官立廟。此文推本先祖。父極
 有體。按弘正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弟
 仕于朝。其父子之間。真可謂性忠義者。但不能如
 劉總爲善後之策。而朝廷措置大謬。未幾移之于
 故所讎視之鎮。使其父子相繼冤死。可爲浩嘆。
 元稹嘗有進田弘正碑文狀云。陛下所以令臣與
 弘正立碑。蓋欲魏博鎮州將吏等。並知弘正首懷
 忠義。以致功勳。臣若苟務文章。廣徵經典。非惟將
 吏不省。亦恐弘正未詳。昌黎此篇。與答弘正書皆
 醇雅明白。不露鈎棘之態。蓋卽稹意也。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
 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
 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
 相教誨。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
 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
 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
 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
 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
 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
 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
 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
 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
 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
 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
 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
 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于羅池。其
 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

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
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
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
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
而有文章嘗位于朝光顯矣已而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今蕉黃雜肴蔬今進侯堂侯之船今兩旗度
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水
廟慰我民兮不頻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圓
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復兮秋鶴
兮欽于世世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三十九

舊史韓公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
模碑以實之蓋議之也新史書其事于柳傳無所
褒貶

龍城錄云羅池北龍池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
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

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余于斯與銘詞
蓋用子厚語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三十九

唐故相權國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祖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皇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三十一

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議排姦佞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

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臣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三十一

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任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薨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無有忌嫉者于順生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頃之罪旣貫不意宜回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

行論之頓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上
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
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
公旣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
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借餘公娶清河崔
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旣葬其子監察御
史璩音累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其泉始侯
以及安丘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

古文演編 卷之三 碑文 目錄集錄 三十三

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存
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也
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爲
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新
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權文公典貢士韓公薦士多效此文所謂不以其
人布衣不用者蓋自道也按權本傳爲補闕嘗因
淮浙大水請擇羣臣循行撫慰論裴延齡以美錢
問上爲兵部侍郎請赦王永宗徙盧從史爲平章

言王鏐求兼宰相不可許皆大事韓公此文惟識
排姦幸與陽城爲助一句影略裴事餘皆不載蓋
避時忌也韓公之工于規時如此于頓在鎮驕橫
入朝猶縱于殺人權公請寬之殊不當此文稱道
津津豈猶記索遊時升斗之惠耶多銘卿大夫功
德卽繼以其爲家不視簿書云云蓋當時名公以
潤筆爲義取故也韓公一碑而受韓弘五百緡一
誌而受王氏玉帶駿馬各一白公一誌而受元氏
諸物直六七十萬可以修一寺當時潤筆亦侈矣

古文演編 卷之三 碑文 目錄集錄 三十四

哉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
寇連。夸設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
承罪。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
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
違者斬。於是士皆歛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
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
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
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年管廟于京師崇化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三十五

以林九觀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
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
突于渤海。擄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
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
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十萬餘。黑水竄。尊以
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
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
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
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果。厲兵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三十六

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
陰。告平里。年若干。即塋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季曰
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
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壘壑。
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
爰響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蓋。乃惟有人。
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
士有怠息。來觀來齋。以饋黍稷。

烏重胤字保君其父承玘碑所謂尚書者也重胤
出行伍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隆重胤蔡
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
如此待官屬有禮當時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
府嘗建言河朔能拒朝命蓋刺史失權鎮將領軍
能作威福也臣所領三州輒還刺史職各主其兵
因請廢景州時以為宜卒贈太尉謚曰懿

榮陽鄭公神道碑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瑋在榮陽索上元
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
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谿者仕慕容垂國為
其太子少保其孫簡當拓拔魏為榮陽太守後簡者
號其族為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為利之景谷令者
曰嘉範於公為曾祖是生撫俗為泗之徐城令徐城
生公之父曰洪卒官京之戶曹參軍公諱儋少依母
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李卿謂其
必能再立鄭氏稍長能自課學明左氏春秋以進士
選為太原參軍事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
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
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戶曹殯于涼涼地入西
唐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榮陽塋公解官舉五喪
為三墓塋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勿長哀感心求不
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為大理丞太常博士遷
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
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為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

開卒用有就貞元十六年將就死即詔授司馬節節
度河東軍除其官爲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
比都留守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
大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
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速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姁嬖之
大燕校講民事施罷不埃日用能以十月成政珉征
就寬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
六十一天子爲之不能臨朝者三日贈尚書右僕射
卽以其年十月辛卯塋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昌黎集卷之三

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吏吏及
旁九郡百邑之鰥寡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
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飲酒必極醺投壺
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
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名人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
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
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爲後子
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
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

亦名臣子有才學遺令二夫人各別爲墓不合塋系
日
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無以奉所欲
得若卿公者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
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昌黎集卷之三

昌黎集卷之三

四十

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爲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爲君子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父玄暕。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院。終傳涼王。生政。襲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第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四十一

切願爲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遇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幾月餘。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服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爲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爲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改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

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頭不敢視。公獨省。問爲計。度論議宜其。寃由是出。爲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事。其間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秋夏賦調。自爲昔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崑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僭流無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四十二

在者。視同列皆遷歟。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間。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榷沽錢九千萬。軍息之無已。宰吏壞產猶不釋。因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之息。錢禁清。居誰誘。索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享于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

十七口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
常侍某日歸墓於某處其旣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
矣于初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
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
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
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韓爲華英不矜不盈孰播其馨
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
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過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

四十三

乃勳帝曰帝省竭心思顧日渥翔于郎署驚于禁密
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于權以直友寬敵撼挫握
竟遭斥奔久淹于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
萎枯以膏煥喝以醒坦之敵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
使安其沫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
豈無凋瘵庸以自效上藉其實伴統于洪連之攸除
茲訛革風祛蔽于目釋負于躬方乎所部禁絕浮屠
風雨順易稅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怙乃謳化成有待
思以息勞虛位而埃奄忽滔滔維德維績志于斯石

日遠彌高

王仲舒責連州司戶時韓令爲連之陽山令仲舒
觀察江西公爲袁州刺史公爲作滕王燕喜二記
及仲舒卒而碑誌皆出于公蓋相與最密者新史
列傳並取公碑誌無遺碑中特恩自得指王叔文
得罪友人指揚憑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

四十四

贈太師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
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歟自公始大著公
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
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
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
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
宣武軍帥有汴宋毫穎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
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偏偏自將不縱爲子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歸 四十五

第華靡邀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
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
兵數百人悉識其材帥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數
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
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
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
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
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
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

悉俟其果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

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圖許求援於逸淮
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
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
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嫻而髮節之幾盡然
不一擲刈不足令震賊命劉錡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
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
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譏訾也
千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也兵于曹以嚇滑帥且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歸 四十六

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有以相待
無爲空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
曰荆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
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
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
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聞魏博李師道
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
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
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

遇河我師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口無自行以遏比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追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十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綺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呂黎集錄 四七

貫數者尚餘百萬。納亦合百餘萬。四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奪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優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塋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

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口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送喪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比則。二寇患公居間。為已不利。卑身依辭。求與公好。為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矣。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呂黎集錄 四八

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下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在貞元時。汴兵五。將得其人。眾乃一。其為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

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
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
察其嘖呻與其睨眦左顧夫視右顧而臨蔡先卿鉏
三年而墟稿乾四呼終莫敢潑常山幽都孰陪執扶
天施不留其討不遺許公預焉其資何如悠悠四方
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千戈
相手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
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
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五侯人莫敢叛生莫與榮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文 昌黎集錄 四十九
發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史稱弘素蹇蹇陰挾賊以自重嘗以官與太原王
鐔等詣宰相書耻爲之下憲宗方用兵淮西藉其
重更授檢校司徒行營都統使扞兩河弘不就屯
遣子領兵屬光顏然陰爲逗撓計每諸將告捷累
日不怡至歸名姝以遺光顏撓曠之李師道誅弘
懼因請入朝然天子尊寵異等能以名位始終亦
其天幸卒謚曰隱韓公與弘有舊此文曲爲之諱
非直筆也

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
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
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
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
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
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
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
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語人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四
丞相聞語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
至則奏罷權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
債五十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十萬以丐貧民
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
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詐巧漁利奪編
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
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
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
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諡追相弔以四年二

月某日。墓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檢。故遭譏而敗。有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譏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復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具在蘇州。台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叫呼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陳比郡員外郎。祖諱景肅。升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洞。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

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述。萬世之藏。

邵氏聞見錄曰。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文。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

洪文敏隨筆嘗言。唐制惟禁外姻尊卑。相隔者不得爲婚姻。若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于婚娶子無所妨。惟西魏文帝後周武帝曾有此禁。皆偏國古文續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解 五二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

墓誌銘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
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
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山退而見其人淡若
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爲知己諸子
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驟宰相致平治終始
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初蓋有煩云太師之平汴州
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鉅制荒蕪納之太和而已其囊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五十三

篋細碎無所遺漏繫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
長源齒差太師標望絕人聞其所爲每稱舉以戒其
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詣門
請交屏所拔爲太師薨始以祕書郎選參軍京兆府
法曹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歲中
奏爲司錄參軍與一府政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
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恒州改度支郎中攝御史
中丞爲糧料使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
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辨二皆

明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歿

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敕令許歸塋其子居
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塋於河南河南
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稱公凡再娶皆鄭
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歿次曰居
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尚小長
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
孝慈友悌公坐事弃同官令歸公歿比塋三年哭泣
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塋舍人與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五十四

其季弟渾問銘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爲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驟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
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溪嘗之子坐盜軍賞流封州至長沙賜死昌黎此
誌不得不爲之諱然亦不盡諱也



唐故江西觀察使李公墓誌銘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
號於郎郎公之子孫世爲大官唯公之父政卒惟縣
丞贈號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
太師愛之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
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歷校書郎咸陽尉
佐邠寧軍自監察御史爲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
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
馬未行少誠叛改爲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歿公以司
馬文質爲
卷之三
墓誌
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紐平立其嗣故事使
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千負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稱
覲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貲宜亟
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即具疏所以上以爲賢命有
司與其貲至邠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歿還拜容州
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如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
二十四所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
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始至襄陽詔拜諫議
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嘗歿有直名遂號爲才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臣劉闢及圓梓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
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間守方盡力不可易
將徵還入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
拜晉慈恩等州觀察防禦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
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爲
忠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恩
河東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入州無
事之食者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屋取材於山石陶
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取贏餘於
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去逃
未復者官與爲之貧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粟親往
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
憂暑濕則乘其高別令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
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饑
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去漂游氣益蘇後
作南昌縣徙廐于高地因其廢舍大屋馬以不連水
明年築堤捍江長十二里號爲斗門以走潦水公去

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淮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爲民去害興利若響應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使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卒有違令常厥者公不果於謀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爲不法若干條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爲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辨則焚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時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督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自校書郎至爲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竿一不易娶清河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陵原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寘來請銘銘曰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呂察集錄

五十七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紫閣取益以早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慷慨爲人矯矯爲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爲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歎碑于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唐書循吏傳丹字文明通篇悉用此誌獨有一段云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耶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于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及期無敢違蓋古人紀事初不以盡載爲嫌韓公自言之矣其細可略也荆川謂韋之政止于如此何以言功被八州過矣傳又云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詔觀察使紀于泉上丹功狀命刻于碑碑載樊川集皆本此誌丹有二子寅岫皆名臣岫亦江西觀察使計作誌時寅等皆幼故惟載寘今人雖禮寘亦書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呂察集錄

五十八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贈太子
洗馬諱某之孫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
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爲事樂弛置自便父中
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
人存則美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爲孝子在不
息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賁我聞南方多木
銀丹砂雜他奇藥燦爲黃金可餌以不死今於若巧
我我卽去遂踰嶺阮南出棄貴不可得以干客帥帥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銘

五十九

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
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爲黃
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從之
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
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幸尚可成兩濟其利
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
十三子曰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
某鄉某村附先塋於時中行爲尚書兵部郎號名人
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壯篇所信要無存弊精神以弄餘賈於人脫外
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鹿門評誌中無他述獨指採藥賣黃金一事文曾
自澹宕雋永

衛府君或云名之玄或云名中立其弟中行卽退
之與之書稱大受足下者也容帥遷于桂著房歷
退之爲作銘南海馬大夫者馬德也唐時士大夫
好燒煉之術故一衛某而兩帥皆爲之用歟卒與
無成可見非力不足矣韓公此誌只敘一事而舉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銘

六十一

傷生色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戮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間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六十一

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戮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戮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戮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于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駁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

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蜊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却令管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却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番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丁定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六十二

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達近厚守牢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畜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令兵討之英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

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不
先言。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
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
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
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
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雅公歲常自
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
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
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呂黎集錄

六十二

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
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
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賀四門
博士。遵儒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
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戢戢。戰戰。音。公於
次爲第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
甲申。戢與公子薨。公子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
墓之左。銘曰。

凡世世

蘇合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

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按唐書。戢傳與此篇互有詳略。歷官亦時有異同。
其敘諫議大夫時。言李涉事。云官寵側目。敘尚書
左丞信州刺史時。言韋岳事。中人愈怒。故出爲華
州刺史。此皆大事。韓公皆不及。蓋避時忌也。又言
嶺南節度使崔諷死。帝謂裴度。嘗論罷璘。某者安
在。庶以殲對。卽拜嶺南節度使。此一事亦似不可
少。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呂黎集錄

六十四

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臣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鄆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鄆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鄆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呂黎集錄

卷五

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塋于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與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不爲翕翕然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詠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蓋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

不爲後日毫髮許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日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華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微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呂黎集錄

卷六

再鳴以文進塗闢在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絕瑕譎甲子一終反玄宅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以有氣略敢諫諍為諫議大夫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公舉賢良拜同官獻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召公主書記二遷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疾病改河南少尹與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頴之女男三人璟質皆既冠其季始六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昌黎集錄 李七

歲日克即卜塋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塋六都芒山之陰杜崔村公幼有文年十四上時雨詩代宗以為能將召入為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為翰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館養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歷十官而無宅于都無田于野無遺資以為墓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為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為大家惟公之系德隆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色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歟耶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李八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徽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卽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延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四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轅轅音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左九

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難幸得脫免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卽與衆出君若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灰君抵灰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卿使請於其

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質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舉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塋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卽自視衣襦薄厚簪時其飲食而七筯進養之禁其家無取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勸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其官父某其官妻韓氏禮卽即中某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七十

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某銘曰嗚呼微也世慕顧以行于揭揭也噫嘻以爲生于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切當割也所謂因其帥者指張弘靖也劉總去位大是反正之機使朝廷處置得宜則河北可復弘靖非將帥

才遂致債事韓公此文不出其名蓋微意也侯雲
長昌黎所薦士他不見獨見于此
舊注謂此銘法亮且魚麗詩隔句用韵蓋微揭劉
雪折厲奪咀爲韻而行生清兵名開錫貞復自爲
韵又云開明當作明開

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
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
守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
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
開始爲兒時重進不戲恆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
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
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歎雖不卽降
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

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檄李紳指
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感氣懾環封奉其本
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自塔救寧陵襄邑擊李
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
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
管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浣咨
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
便聞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
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

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餘抵金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令整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浣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浣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城慟。其軍亦禁界上聚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有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川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并號請去職。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昌黎集錄 卷之三

卽罪詔還京師。卽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勸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卽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族夫人。鄉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繼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州

直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墓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

昌裔本傳云。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聽命。并瀝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據此。則二人皆有官。誌不書。但云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味此數字。蓋琳雖降。直屬靡而已。傳又云。環卒。上官浣知後務。吳少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昌黎集錄 卷之三

城引兵薄城。浣欲遁去。昌裔止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況士馬完備。足交賊。若堅壁七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浣許諾。賊攻堞壞。不得修。昌裔密造飛棚。懸棚卽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走之。比還。棚已立。守陴遂安。兵馬使安國寧謀應賊。昌裔以計斬之。召麾下千人爲饗。人賞二緡。乃伏兵于道。令持饗者斬一不能脫。賊聞解去。此是昌裔一生精神處。韓公文雖簡。不應簡至此。定有所礙耳。又云。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

於是大水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愁苦可召也乃以韓臯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卧第歲中卒此則韓公不能不諱也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魚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服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其義以爲道可與古之夔臯者作故云爾或曰夔常爲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爲相故云大曆初御史大夫李棲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

諸盧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口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爲爲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君沒訓子女得毋道甚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將令葬其子暢命其孫立口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

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能爲古文業其
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立于是奉其
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
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其大者莫若
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
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爲與古之變臯者侔且可以爲
恨其德不旣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
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其進退不旣合於
義乎銘如是可以示于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昌黎集

主七

君祖子與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
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鄆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
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葬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
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不別爲銘

四夔者廬之外其一爲韓會卽退之所謂起居君
大曆中坐元載黨貶官其一爲張正則無可考其
一爲崔造亦爲李栖筠所辟歷建州刺史朱泚亂
馳檄北州發所部兵二千以待命德宗嘉之崔給
事中餒而拜相建言悉罷諸道水陸轉運使以度

支鹽鐵務還尚書省是時韓況爲江淮轉運使
方向用之議格不行所謂夔者亦可見一斑矣
本題無可發揮不免借旁人生色歐公誌歐永
荆公誌征處士元遺山誌雷希顏皆用此体古人
作合葬志止于志中見之題中都不及荆公孔處
士一篇亦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昌黎集

主八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合塋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塋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人事其奴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其官民相率謹謹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七十九

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堙其塋曰翺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殯于丁巳墳于九月辛酉寔于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

在

爲相知誌其先高簡乃尔今人不知費幾許諛詞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八十

孔司勳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徽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屢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當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古文清編卷之三墓誌昌黎集錄八十一

孔君諱徽字君勝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徽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屢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當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

六日詔轉從史遂開下數以違命流于西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賈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墓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爲義若將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其惡益

古文清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八十一

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毗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墓舅始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十人言不祔君母兄殘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九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一篇只敘一事唐書本傳盡用之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具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然歡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公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踰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

全三

見語合意，往來門下，廬從史旣節度昭義軍，張辟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使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攝按察使，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關，音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與醫京師。

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

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山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南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慙曰：「吾以醜婦第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滑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媒君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壽，我請進百金爲姬，謝諸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

全四

來君計窮吐實，姬曰：「無苦，翁太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脉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千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使，他項其季始十歲，銘曰：『此也不可以杜車馬，也不可使守間，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恩，不諧其須，有街不祛，鑽石埋醜，以列幽墟。』」

適奇人，昌黎此銘亦奇，然娶婦一段甚無謂。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雅弟。拜北平王于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于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目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全五

當是時。見王于北平。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魁傑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始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于客舍。後十五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此世者何也。

唐書馬燧傳。子暢。善殖財。後爲中官所逼。奉誠園。

亭館卽其舊第也。貞元三年。平涼之盟。馬燧與議。韓公之兄。弇以殿中侍御史爲判官。死焉。所謂故人。弟者也。此篇末三句。舊註謂有誤。又云。晁以道欲乙居字。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全六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領丘李千余兄孫女婿也年四十八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其地子三人皆幼初予以進士爲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罇按中爲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全七

者六七公以爲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主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頸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節竅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齒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何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

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藥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必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誠者也斷不死乃速得死謂之餐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醢醢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醢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全八

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如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孔毅夫雜說云退之晚年有聲技而服金石藥張籍哭退之詩云中秋十五夜圓魄天差清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白樂天恩舊詩云開日思舊舊遊如日前微之鍊秋石未老身益狹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于女技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父曰楷尚書禮部侍郎君後兄據據為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君少氣高為文有氣力務出于奇以不同俗為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圓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軍帥武人君為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為笑不為變後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註

全元

出百數十尺令日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君執一腹二矢指一矢以與揖其帥曰請以為公歡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之射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與利功為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為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四十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君再娶初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京氏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即死自給事至君後再

絕皆有名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其言聞三月廿一日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餘以君之喪歸以五月十五日塋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銘曰
宦不遂歸讎於時身不得年又將尤誰謂絕而絕祭以不廢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註

全元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
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胤生皇考
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深永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太
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
舉進士第第佐六府五公入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
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
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
疾卒其年八月某日塋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九

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
詞章行于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
曰莫先竇生于時公舅表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
且賢公然竇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
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
將死公權領領以定其危後將廬從史重公不遣秦
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傷疾經年舉歸東都從
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
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

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

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意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

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慎

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

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惻惻愷愷得師之道公一凡

三弟常羣庠羣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

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師黔

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羣亦進

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于三人長曰周餘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九

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大曰某
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
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
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
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閭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墜愕旋河憤引
比相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厭緒
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人國
朝有爲司衛少卿具邢廬許州刺史者曰惲惲之子
構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爲景公景公生
抗爲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叛覆其宗贈戶部尚書
尚書生塀家破時塀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
各籍得不誅爲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
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爲河北從事兼官至
御史中丞塀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宏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呂紫集錄 九十三

宏塀益壯始自別爲畢氏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
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
節度張建封幕廣平之節度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
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爲
河南尹者聞君常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
計者五六十萬須謹庶吏今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
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疾君
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
墓事皆同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生男四

人曰鎬銘錄銳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爲比丘尼
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上塋
銘曰

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
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
荷其澤王屋謹薦而神不福其譙嗚呼天與人苟無
傷其尤與墳

此誌僅四百餘言而敘世次乃居大半重死事也
其正敘塀家寥數言然已見生平言簡故可重不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呂紫集錄 九十四

在乎煩稱也

襄陽盧丞墓誌銘

范陽盧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于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吾曾于拓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爲沂錄事參軍五世而吾父也爲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確爲堯之金鄉令先君歿而十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生子男三人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九五

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其初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實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啓墓汝之臨汝之汝原吾曰陰陽星曆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塋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弘農諱懷仁沂諱璩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拔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爽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僞僭庶孽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九六

屬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皆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淡而自肆于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皆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

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備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于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山中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于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自上者夢得于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九十七

義。今天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謂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此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頗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材不爲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使子厚在臺省。賄自

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加以致必傳于後如今無幾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于一時以縱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操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塋子厚于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塋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圓既安以利其嗣人

昌黎誌子厚不沒其善亦不諱其惡可謂尺寸斤兩不放一步柳集有與李中丞薦盧遵啓又有全義縣復北門記是盧遵以柳公薦爲縣令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九十八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牛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學博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二年遷恩俱徙掾江陵中歲邑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視共食

古文遺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卷九十九

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歎掛起趨去無敢闕語縣令承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它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聽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

折民戶租歲徵縣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領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謹爲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刺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卽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

古文遺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卷一百一

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聞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于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遠以不久生唯其頑頑以世厥聲

貞元十九年公與張君同自監察御史以言事黜張爲柳州臨武公爲連州陽山二年俱徙江陵張

卒公既誌其墓又以文祭之

古文清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一百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藝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

古文清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二百二

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常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洽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洙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辭大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

樂問曰何如曰後嘗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獨

昌黎文多奇崛然亦多生割處

紹述之文不可見見其絳守居園池記殆不可句不知韓公何取焉歐陽公詩云異哉樊子惟可吁又云嫉世姣巧習卑汙以奇矯薄駭羣愚用此猶

古文廣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一百三

得追韓徒蓋歐公殊不以爲然也蓋昌黎于文亦好奇僻故其賞鑒如此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察大原郭仇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大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侍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

古文廣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一百四

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號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嵒且畧豪州定遠丞妻曰大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譽爲博士延爲大尉大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與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

歸平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原
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殷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殷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冲貴
顯拓拔世父憚河南溫縣尉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
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小長喜學學無所
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
支干相生勝衰从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
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美關節開
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
姓失之星官曆籍其能與其校得失進士及第試書

判入等補秘書正字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
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故宰相鄭公餘
慶繼尹河南以公爲運佐如祔宰相武公元衡之出
鄆南奏奪爲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未幾御史臺疏
言行能高不宜川外府卽詔爲真御史半歲分部東
都臺遷殷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詔徵旣至宰相
欲白以爲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
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塋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澠池
令府君僞墓十里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歿者四人其

一人嘗爲鄭之榮澤尉信道士長生不灰之說既去

官絕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榮澤之妻子
永食百溟皆由君出自初爲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
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爲供給教養者及由蜀
來輩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
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秘方能以
水銀爲黃金服之冀果不灰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
受韓愈退之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
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君既歿愈追占其夢曰山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一百七
者良良爲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
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
女與君合德親戚無退下言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次
曰彪其幼曰還適三歲女于九人銘曰
不羸其躬以尚其後人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
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
使以錢如東都供塋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乎韓
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平
告塋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
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
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廷
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豐頤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一百八
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奮涵而操之內
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鉢心必
迎縷解鉤章棘句播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惟
其大疏于詞而與世抹撇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
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
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
卽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
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
親拜其母于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事

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畢其妻行之興元次子
閔鄉暴疾卒年六十四月買棺以殮以二人輿歸鄴鄴
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
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塋張籍曰先
生揭德振華于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
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
然遂用之仇先生所與俱學同如簡于世次爲叔父
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
銘曰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一百九
於戲貞曜維執不待維出不嘗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誌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
劉也妾夫嘗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
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云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
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塋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
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沐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
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益覆其遺胤于若孫且死萬
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
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昌黎集錄 一百十

今人而至於死於是也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
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氏名字
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爲官汴宋
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
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
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
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
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
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旣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

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鄭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李肇國史補云。張圓佐韓弘舊吏。弘初秉節。事無大小。委之。後乃奏貶。圓多怨言。及量移。謗至汴州。極歡而遣之。行次八角店。白日殺之。此誌略不及。按弘跋扈。殺圓事理應有之。事既曖昧。退之又雅善弘。宜其爲之諱也。

清河龍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啓宇。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琬。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遂不大。傳琬相玄宗。肅宗處難。中輿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于茲。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橋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尚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補。良。姦。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賈。

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冒遷江南。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冒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冑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辯。激。切。吉。歷。絕。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獍。契。音。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龍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

主違言徵貳大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塋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况公共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于南乃始已致既辦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張僚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河南府法曹叅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其上黨人曾大父襲襲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于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于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婿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詞曰

恭恭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于行克婉德明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孰孰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嘯咷三女有從二男知教問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床坐膝嬉戲謹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歎于約不矜于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

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
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
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覽寓
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
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
烏序遠矣。何日而忘。

申叔早夭。無一事可見。獨以多賢者交。掛名常柳
集中。遂藉以不朽。友之于人大矣哉。退之嘗與申

叔博得其名畫。此詞可以償博進矣。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哀辭 昌黎集編 百十五

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
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
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
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
文辭進。有名于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
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親游宴。饗
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翁然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
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哀辭 昌黎集編 百十六

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
稱于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
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
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
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令
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
事父母盡孝道。仁于妻子。于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
容貌。疑疑然。其燕私善。謹以和其文章。勿深喜。往復
善自道。讀其書。知其于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

其為之
亦在此
人精

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于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于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與。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于人人。其德行信于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今朝既為之傳。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哀辭

昌黎集卷一百一十七

故作哀詞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今遠違其鄉。父母之命。于奉以行。友則既獲。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其存者長。終要必死。願不永傷。友用親視。藥物甚。飲食孔時。所欲無妨。壽命不齊。人道之常在。側與遠。非有不同。山川阻深。魂魄流于北。崇則及。勿謂不通。哭泣無益。令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及。

以慰孝誠。嗚呼。哀哉。是亦難忘。

附書哀詞後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達清河崔。牟。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伋。君喜古文。以吾所謂合于古。請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為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于前。又懼其泯滅于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哀辭

昌黎集卷一百一十八

讀不類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詞。通其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于人。劉君知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詹字行周。李翱所作傳。今集無之。唐書本傳。悉用韓公語。然則。翱作之。不佞已久矣。因學紀聞。考闡人登第者。詹之前有薛令之。林藻。韓公之言。亦未為實錄。閩川名士傳。載詹潛太原妓。妓疾革。割唇以寄詹。詹一見。大痛亦卒。此亦韓公所不得不諱也。

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獻獻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易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錯，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閔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荷余行之不迷，雖顛沛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祭文 百發集錄 百十九

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踴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茅評借田橫發自己一生悲感之意

切獨初

祭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擗，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汎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羆麋鹿，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鷙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佞佞視視爲吏民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雜。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祭文 百發集錄 百十

切獨初

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踴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能至，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鯀魚其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鯀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愧。昌黎文成而鯀魚遜，是一快。陳文惠借鯀魚而戮之，市是二快。古來豪傑，決不肯讓人套于者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秦文

昌黎集錄

百三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也，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錦、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素天脫，繫玉佩，瓊瑤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記于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勦，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視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秦文

昌黎集錄

百三

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跽君德渾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雷猶泥滓余慙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扶自恃彼姚嬖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隨孫君飄臨武林之牢歲弊寒兒雪虐風饕顛于馬下我泗君吽夜息南山同卧一席守隸防夫祇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昌黎集錄

百三

頂交。距音。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壓。中作。霹靂。追程育進。飄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海思。鳥獸叩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若止于縣。我又南踰。把觥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欲眠。加余以腹。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驟去。音榮。君云是物。不駿于乘。庸取而往。來寅其微。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張言來寅其微。以虎月當有微驗。孟首果得。余出嶺中。君埃州下。偕椽江歸也。猛獸一本作孟首。

隄非余望者。柳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還竹。

無拾。衡陽放酒。熊咆虎舉。不存令章。罰薛蟬毛。委丹。

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摧。避風太湖。七日。

鹿角。洞庭湖。鈎登大趾。怒煩豕狗。許鼎切。響盤炙酒。

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

予微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

君椽雍首。兩都相望。可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

君出我入。如相避。殊生澗死休。吞不復宜。刑官屬郎。

引章許奪。權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氓獠老戶。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昌黎集錄

百十四

歌。用還遭。禮浦爲人受瘴。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仲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惡。梓莫不親竿。不撫其子。藝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鴻。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兄种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鹿門許公之奇。嘔戰鬪鬼神處。令人神壯。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來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沒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祭文 呂蒙集錄 百五十五

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殁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殁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天殁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欣藍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祭文 呂蒙集錄 百五十六

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變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此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

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年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于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殁而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殁不得撫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于人世矣。當求數畝之田于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祭文

昌黎集錄

百十七

梁谿漫志云：退之祭十二郎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語。其最妙處，自其信然耶。以下至幾何不從汝而死也，僅三十句，連用耶字者三，乎字者三，也字者四。矣字者七。幾于句句用助詞矣。而反復出沒，如怒濤驚濤，變化不測。非妙于文章者，安能及此？丘文莊公題藍關圖後云：世傳韓文公姪孫湘有異術，嘗出異花一叢，上有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初不曉其意。後公謫潮州，道次藍關，值雪，忽見湘至，始悟詩意，遂足成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祭文

昌黎集錄

百十八

蘇好事者因繪爲圖。按公從子老成，生二子曰湘、曰滂。湘登進士第，爲大理丞。滂未仕而死。初，公南謫時，湘年二十七，滂年十九，皆從行。觀公宿曾口示湘詩，及在袁州作滂墓誌，可見而此詩末句所謂遠來者，蓋公旣行而湘始追及于此，而深有意之言，亦不過感嘆之意耳。或者因是言，又見世之所傳仙人有湘子者，遂附會爲此說歟？况公之既在元和己亥，又四年爲長慶癸卯，湘始登第，豈湘旣學仙，又出仕歟？其事出小說，史傳不載，有無不

可知也按老成卽十二郎之莊此考甚當足破俗傳故附于此

贈太傅董公行狀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開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陞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

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耶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率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

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絕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
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
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
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
司使遷樞密使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
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
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
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
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

古文讀本

卷之三 行狀

昌黎先生集 卷之三

人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滑賊大
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
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遣懷光言曰公
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甚至上所言
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
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
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平公
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怨朝夕戮死
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

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官而迎天
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
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
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
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
泚常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
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
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
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大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

古文讀本

卷之三 行狀

昌黎先生集 卷之三

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
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
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係天下天下安
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
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
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
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
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
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餘賀

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其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人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官東都尚書省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行狀

昌黎集

百三十三

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厯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收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敗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

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人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邪三軍緣道誰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華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旣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太和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行狀

昌黎集

百三十四

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同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

支度管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鶴集著辭
來巢嘉禾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
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
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
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
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
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
其子三日歛既歛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
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昌黎集錄

百五

闕其邪聞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
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
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
不譎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
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陞爲金紫光祿
大夫勳累陞爲上柱國爵累陞爲隴西郡開國公娶
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
全道溪全素澣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
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澣

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
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謹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唐荆川曰此文敘事全是學左氏然董公文頓挫
權公文調勻各一體
退歸未嘗言所言于上者于人云云一段是名論
新唐書削之通鑑全用但刪前二帝三王二句寂
有見○晉辛八日汴軍殺陞長源孟叔度連亂不
已韓弘入乃定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行狀

昌黎集錄

百五

續編韓文公集錄卷之三

唐書柳宗元本傳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開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寶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川尉貞元十九季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常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瘠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傲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儼詒書言情又詒京兆尹許孟容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困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宗元不得召內閣悼悔念往咎作賦自傲曰懲咎元和十季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

古文讀編

唐書本傳

河東集錄乙

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立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具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季卒季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州人懷之託言降柳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叔文之黨史書詆之備至卽禹錫宗元自辯不過謂爲叔文所誤而已然其實叔文亦未有顯罪也以史考之順宗初立貶李實赦通員罷進奉追逐臣此皆善政之可紀者其他不聞有過舉也而其尤要在罷中官典兵擬實而論叔文何罪焉叔文之罪在順宗抱危疾身輔政內禪之舉不出其意以故憲宗惡之以范希朝韓泰代掌神策軍而中人惡之拒帝幸三川之請而鼻首攻之然後裴均

古文讀編

唐書本傳

河東集錄二

嚴綬素爲中人。鷹犬者和之以至一敗不振。試平心論之。至上有疾。遞載太仆而汲汲內禪。此爲國家乎。抑爲富貴乎。德中人之戴已。父肉未寒。而殺其用事之臣。旌父之過。以成中人之勢。吾不能爲憲宗解也。唐至此而中人藩鎮之勢橫矣。然未有加于大臣。大臣見逐于中人。藩鎮自叔文始。唐末之事。此實造端論者。豈可助中人藩鎮。稱快哉。叔文等既爲天下所棄。禹錫宗元有所難言。而竊不免復起之望。欲當事者以爲從寬之。其實并叔文

古文讀編

唐書本傳

河東集卷三

亦非有罪也。史書所謂誅議唱和。汲汲如狂。榮辱進退。生于退次。以爲伊周管葛復出。憫然謂天下無人。皆以虛詞業點罪狀。明乎作惡之詞也。而讀者不察。類爲矮人之觀。惟文宗每與鄭覃言順宗實錄。不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耶。此語在當時的爲可據。而陸務觀因李德裕祭常執誼文。疑順宗實錄不實。雲麓漫抄言范文正嘗有此說。近來龔州先生焦太史亦同之。此一段公案。爲人所疑久矣。余目前人語而反覆之。敢以質之持平者。

余于讀史商語論八司馬。備及古今人議論與余合者。獨于范文正論未見。止據雲麓漫抄言公有此說。及閱困學紀聞。悉載公語。云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傳稱叔文引禹錫等次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忤俱文珍輩。又絕帝臯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唐書燕駁固其成敗而背之。無所裁正。韓退之欲作唐一經。誅奸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無意于諸君子也。此一段爲劉柳

古文讀編

唐書本傳

河東集卷四

洗冤。甚爲具眼。但以退之爲有意諸君。則甚謬。夫順宗實錄。出退之手。中云叔文密結有當時名。欲使幸速進者。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外交。踪跡詭秘。既得志。劉柳主謀議唱和。承聽外事。劉柳之得諫。所以不可解者。皆由退之。文正未之見耶。蓋嘗考之。順宗卽位。時退之貶陽山令。恩赦不得還。其寄三學士詩云。前日遇恩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羈繫。不得供鋤耜。又云。昨者京師至。嗣皇傳褒旒。赫然下明詔。首罪誅共魑。又云。同官盡才

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言語泄、傳之落冤仇、憶昨行
云、佐文未揃、崖州賦、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奸
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
歸日眉方開、永貞行云、太皇諒陰未出令、小人乘
時偷國柄、北軍百萬馬與龍、天子自將非他師、一
朝奪印付私黨、懷懷朝士何能爲、又云四門肅穆
賢俊登、數君匪親豈其朋、即官清要爲世稱、荒樵
迫野嗟可吟、潮放連天日相騰、蠻俗生梗瘴癘蒸、
江氛嶺稜昏若凝、一蛇兩頭見未曾、怪鳥鳴喚令

古文讀編

唐書本傳

河東集錄五

人情、蠱蟲羣飛夜撲燈、雄虺毒螫墮股肱、食中置
藥肝心崩、觀此諸詩、則知退之不平于諸人、殊甚
且究其故、又不盡出于公惡、不過以任文用事、劉
柳與已善、不即牽復、僅得量移、以此致憾、且顯
其隙于天下、以爲後來大用之地、仕路惡套、雖賢
者亦不免、不狝一逐、臣量移有何大憾、而罵詈不
已、劉柳本相知、絕無哀愍之意、方將快其瘡、厲毒
螫若惟恐、摹寫不工、豈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諒如
者耶、自今觀之、當時神策軍罪、天子自將手奪之、

者果非提之考果是乎、意何持論之不公也、如退
之者、安能作店一經、文正亦未之悉耳、

古文讀編

唐書本傳

河東集錄六

古文讀編之二目錄

柳柳州集錄 有傳

卷之一

○賦

瓶賦

懲答賦

○書啟

上李夷簡相公書

與李翰林建書

古文讀編 目錄

河東集錄 乙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楊京兆憑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裴墳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與崔連州論石鐘乳書

與李睦州服氣書

答周君巢書

與楊誨之第二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答常中丘論師道書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答常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報束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與友人論文書

古文讀編 目錄

河東集錄 二

與呂恭書

報崔黯秀才書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次進退啓

上西川武相公謝撫問啓

上襄陽李僕射懇獻唐雅詩啓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卷之二

○序

楊詩事文集後序

愚溪詩序

陪永州崔使君遊懷南池序

送潯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送文郁師序

送徐從事北遊序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古文讀編

目錄

阿東集錄 二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送僧浩初序

序飲

序棊

○傳

種樹郭橐駝傳

梓人傳

宋清傳

童區寄傳

○記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永州新堂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三亭記

道州毀鼻亭神記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游黃溪記

古文讀編

目錄

阿東集錄 四

始得西山宴游記

鉤鉞潭記

鉤鉞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永州萬石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柳州東亭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興州江運記	永州鐵爐步志	○論議辨	古文讀編 目錄 河東集卷五	封建論	守道論	晉文公問守原議	駁復讐議	桐葉封弟辯	○說贊	天說	黑說	謫龍說
------------	----------	----------	-------	------------	------------	-------	--------	------	---------------------	-----	-----	---------	------	-------	-----	----	----	-----

捕蛇者說	鶻說	說車贈楊誨之	伊尹五就桀贊	梁丘據贊	卷之三	○雜著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晉問	古文讀編 目錄 河東集卷六	乞巧文	吊屈原文	宥穉蛇文	招海賈文	愚溪對	設漁者對智伯	東海若	三戒	論語辯二首
------	----	--------	--------	------	-----	-----	------------	----	---------------------	-----	------	------	------	-----	--------	-----	----	-------

辯列子	辯文子	辯鬼谷子	辯晏子春秋	辯亢倉子	辯鶡冠子	○碑銘誌表誄狀祭文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古文讀編 目錄	箕子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龍安海禪師碑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	南嶽彌陀和尚碑	武岡銘	奎山銘	覃季子墓銘
									河東集錄 七									

柳州司馬孟公墓誌銘	故祕書郎姜君墓誌	華郭師墓誌	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東明張先生墓誌	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故連州貢外司馬凌君權厝誌	大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古文讀編 目錄	河東集錄 八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先君石表先友記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	亡友故祕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故御史周君碣	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	----------	-------	----------	---------	-----------	----------------	--------------	-----------	------------	-----------	-------------------	-----------	---------	--------------	--------------	----------------	----------------	--------	-----------

以太尉逸事狀

祭呂衡州溫文

又祭崔簡神樞歸上都文

古文讀編之二目錄

古文讀編

目錄

河東集錄 九

古文讀編之二柳柳州集錄之一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林增志弟志長志慶參閱男僦偕做編輯

瓶賦

管有智人善學。鴟夷。鴟夷。蒙鴻。體相。追語。誘吉士。
喜悅。依隨。聞啄。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
頽然。縱傲。與乳。為期。視白。成墨。顛倒。妍媸。已雖。自售。
人或。以危。敗衆。亾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為。
不如。為瓶。居井。之眉。鉤深。挹潔。淡泊。是師。和齊。五味。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一
牢除。渴饑。不。甘。不。壤。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如。私。
利。澤。廣。大。就。能。去。之。纒。絕。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
復。于。土。泥。歸。根。反。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微。覲。一。時。
子。無。我。愚。我。智。如。斯。

附楊雄酒箴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
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率于纏徽。一。
旦。虫礙。為寃。所輒。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川如此。
不如。賜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

酤。嘗爲園器。託于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晁無咎云。管楊雄作酒箴。謂鴟夷盛酒。而瓶藏水。酒井以喻小人。水淡以比君子。故鴟夷以親近托居。而瓶以疎遠。居井而瀛。此雄欲同塵于皆醉者之詞也。故宗元復正論以反之。以謂寧爲瓶之潔以病已。無爲鴟夷之旨以愚人。蓋更相明。亦猶雄爲反騷。非反也。合也。

懲咎賦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汙以閔世。今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咎之異譏。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令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繁縟兮。遂堯舜與之爲師。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

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討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炯然而不惑。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與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于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兮。悼乖期乎曩咎。欲操術以致忠兮。衆罔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其脂潤乎。開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累黜卬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謫既明懼乎。

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靡
 靡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汜湘流之汙汙飄風擊
 以楊波兮舟摧抑而迴遘日霾眩以昧幽兮野雲涌
 而上屯暮屑率以淫雨兮聽嗷嗷之哀後衆鳥萃而
 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
 之形覓攢轡奔以紆委兮東洶湧之崩湍畔人進而
 尋退兮盪汨汨乎淪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焚以
 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
 酷兮不殛死而生爲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
 古又讀編 卷之一 賦 河東集錄 四

持將沉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
 今願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今退伏匿又不果。
 爲孤囚以終世。今長拘繫而輒軻。曩余志之修蹇兮。
 今何爲此。及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于世也。
 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
 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撓兮。行九折之嵯峨。却
 驚悼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成之已緩兮。完
 形軀之既多。苟余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
 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

命之謂何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賦

河東集錄 五

上李夷簡相公書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獻
書于相公閣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
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
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賸太息良
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歛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
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
其罷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
必歿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過而幸遇焉而又不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卷六

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
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
艱以陷乎大阨窮蹟殞墜廢爲孤囚日號而望者十
四季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賸者俱不乏焉然猶
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
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
位宗元實竊拊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
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踏斃無復振矣
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謫之自以閣下之明

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祇益爲黷伏惟念墜者之至
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
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幾號而望者得罪其誠無使
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歿於門下者宜無先焉
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頓越之至

夷簡字易之鄭王元懿四世孫元和中爲相李師
道叛裴度當國夷簡以才不能過度求外遷歷三
鎮家無產貲蓋賢者也但以私怨劾楊龜不免有
伎心焉子厚又爲憑之壻乃向之鳴屈此何爲者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卷七

耶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遞至得足下書又於要得處得足下
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逍遙者聞人足音則
蹙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
何言僕自去季八月來瘡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
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其破決壅隔太過
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
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
方借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八

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有螻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
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
瘡瘡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
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體當此之時
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
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
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主比愚夫
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
中備觀本未不復一言一言之今僕瘡殘頑鄙不欣幸

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雅欲爲量移官差輕罪
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
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
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季客耳前過三
十七季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
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寧
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
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
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其如飭矣足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九

言已自常州照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卽
不復照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
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
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
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建字杓直邇之弟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
學者或以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鄭珣瑜曰臣爲吏
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他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
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後終于刑部侍郎卽白

樂天作墓碑曰有唐善人墓碑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河東集錄 十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諭論微悉重厚欣踊
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
季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誣交積
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
殘骸餘寬百病所集病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
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瘡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
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
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河東集錄 十

可以其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慙慙勉勵唯以中
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
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孤危厄塞艱
艱凡事壅隔恨忤貴近狂疎終戾蹈不測之辜羣言
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
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
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盡爲讒讐協心
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
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

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滴以希望外之澤哉季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逃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季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腸沸熱焚焚孤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十二

未有子息荒阡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秣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惻惻然歛歔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刀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季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

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新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侮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救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醎節造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懇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謫議不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十三

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搃婦翁者然類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而有其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辜鍾儀南音卒獲還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厥軀通據開罪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

倪寬擯灰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
漢儒宗此皆環備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惛
快澳恣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
同管人愈踈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
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
能解雖欲秉筆觀切和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
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祇滯今皆頑然無復省
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
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河東集錄 古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逆命奉教誨壯
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
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刺卷頓悻無以守宗族復田畝
爲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
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踴躍敬懼類獨時
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
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
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河東集錄 十五
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
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
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矣矣
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
景畧以尹綽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叱而卒莫之
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
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
而必能辨之者亦安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
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

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綬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問是將曰彼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河東集錄 十六

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慕梁記切我哉茲噉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

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章屈焉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日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支律通流當世叔仲問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河東集錄 十七

之希屈焉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季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治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

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莊如李斯峻如馮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文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聘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六

至自遭黃運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季來瘧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貶貶矢騷擾內生靈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季之間四爲大火所迫徙就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矧矧自苦以傷危敗之竟哉中心之惻惻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

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黜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罷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十九

身世子然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家居十餘季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君之德所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耋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

楊憑字虛受弘農人與弟凝凌皆進士有名憑重
交游尚氣節與穆質許孟容李鄴相友一時慕之
嘗爲湖南江西觀察使性簡傲多怨在二鎮尤修
汰入拜京兆尹與御史中丞李夷簡有隙因勅憑
江西奸贓及他不法欲抵以死憲宗以憑治京兆
有績但貶臨賀尉始德宗假借方鎮習爲僭擬夷
簡勅憑時以爲宜而緣私怨論者亦不與敬之凌
之子史有傳吳武陵信州人嘗說裴度柳州與賊
大牙宜用武人代宗元又遺孟簡書云古稱三十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三

季爲一世子厚之斥十五季殆半世矣靈辟電射
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而畢世怒人者乎按
子厚志其妻稱爲疑之女舊註疑當作憑是也憑
子誦之子厚此書稱敬之而不及誦之古人直筆
如此

與蕭翰林倪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乾過永州爲僕言得懷左
司書道思謙斐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
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
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體切
五忽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
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
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
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季三十三甚少自御史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三

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
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
能踰同列名不能歷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
十季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
能塞衆人之怒謫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
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目爲新奇務相喜可
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
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
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

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意、以爲常、忽遇此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休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鵠舌、嗶、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間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扶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詭長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河東集 三

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寤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即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

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賦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畝、爲耕畔、朝夕譟譟、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倪、字思謙、以善皇甫鐔、令狐楚得相、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然倡爲銷兵之說、致再失兩河、頗爲

誤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河東集 三

與裴墳書

應叔十四兄足下此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爲大故有動止相問者僕望已矣世所共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季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請張排根僕可出而辦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陰有象有耳者想郵傳作醜語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卽死以爲久當自明今亦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河東集錄 三五

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爲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耻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矣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

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時異物歟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戡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凡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暑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拾憂慄則息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宜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河東集錄 三五

與太學諸生喜請闕留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怏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旣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俸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喬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卷之三

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林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關赴訴者僕謂龍千百年罕有河視聞乃今日聞而視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朕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

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倚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

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閭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誹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然怛悻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嗜嗜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踴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季之表何聞見之乖刺也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限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卷之三

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僞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惡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污無入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屢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涇材師儒之序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

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宜風一方單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彼再上故少佐華端耳竊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

城自諫議大夫遷國子司業薛約以言事得罪吏得之城家帝怒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詣闕請留公以此書勉之蕃等守闕下數日爲吏遮止不得上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卷一

困學紀聞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伯南郭獻議按荀子行法篇南郭惠子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非以狂狷爲讖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于敬所創與此類又聞于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曠曠悍所中懼傷于敬辭謫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歟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卽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巖疎密尋尺

古文讀編

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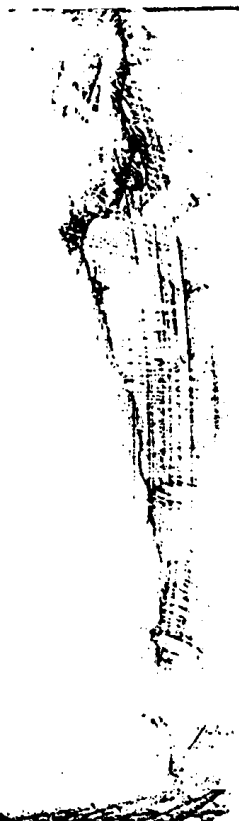
河東集卷一

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歟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爛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宜流生胃通腸善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巖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灰淹賴不發叢齒積頽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戰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于敬

何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操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水。雖離奇液。騰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羸拘。寧晚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併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緇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汨瀆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闕穀而輟輪者。皆可以爲師。儒廬之沽名。古文清編 卷之一 書 河東集錄 三十一

者皆可以爲太醫。西子之里惡而醜者。皆可以當疾。王山西之冒沒輕儇。奢食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閭外山東之稚駉。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友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吳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黼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耳。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爲上。吹。片廣遠。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惟欲。

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歟。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荆川論此文。非不古。然亦絕有蹊逕。以其可以發人妙思。故存之。連州名簡公之姊夫。先刺連州。後移永。未上而卒。公掌作權厝志云。後餌五石。病瘡且訛。又祭文云。悍石是餌。元精以淪。是簡終以鐘乳敗也。



古文清編 卷之一 書 河東集錄 三十一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
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
能俱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
前去季時是時既言皆沮然所勝思有以已兄用斯
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
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狀出千餘字
頗甚快辯伏觀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借來及食時竊
脫和棹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河東集錄 三

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教至則
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
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鳴鍾
鼓以進夾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
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
言以爲得恒久大利則又安得弃吾美言大利而從
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吶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
不灰歟不可欺壽歟天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
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

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

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琴
琴誦誦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誦而鼓諸庸
如是十季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
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
而歸及季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
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季
又倍焉出口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
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弃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河東集錄 三

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
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
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如者獨見兄傳
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
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
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
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客數其齒曰吾
富可待矣兄之稍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彌
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師者左

祖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執
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
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
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
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
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
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執爲李睦
州警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
兄之警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友者
古文演編 卷之一 書 河東集錄 三五
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
戚。閨門之山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
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譬欲速去其害。兄之
爲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
獨喜。兄爲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譬。夫背親而與譬
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
懷。懷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譬者失望。而懷親
者得欲。而甘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刲羣羊。以爲兄
餼。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暨東海之水。

以爲鹹醢。救倉之粟。以爲酸醢。極五味之造。致五穀之
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
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
卽淡去樂。以卽愁。悻悻焉。膚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
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
壁拒境。以爲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
之甚。

李睦州坐李筠貶。見公贈詩序。後以赦移永州。公
遊在永。

古文演編

卷之一 書

河東集錄 三五

答周君巢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已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遠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爲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纏索處則若關桎梏不切于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音積音墮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河東集錄 三

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死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也而居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季滋所謂

天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僞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吹者成羣已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損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歸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宜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河東集錄 三

與楊誨之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季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

三八

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况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恒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右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爲蹇蹇匪躬以華君心之非莊以蒞乎人君子其不克

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審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愆與者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

三九

天子之位提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又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仰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

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季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虞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四

或優人得之加鞭箠押而援馬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擊頓踏弊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爲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剪剪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剪剪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

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爲剪剪拘拘者以是教已因述吾文而懸定吾意其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剪剪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偈則投擲欲棄去不敢稍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忍所難置諱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四

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恒媿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媿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

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已，任管仲、臧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危歟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不爲而其羅終軍以爲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千僕以爲過矣。彼其羅者，左右反覆得利，弃信使泰，背獎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

四

使歟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誣譎陰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歟！千里不能諫，而又縱蹠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盡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歟，焉是無異盧何之遇噉？噉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噉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爲的也。

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土以聖明進，有道與大化，枯槁伏匿，縲紲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太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季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忍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猶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壺，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達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不一。足下當取吾說車中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爲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歟？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非待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

四

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季十七求進士，四季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季乃得仕，其間與恒人爲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爲之而則爲之，背積八九季，日思摧其形，錮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狂疎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羸縮又二季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聖

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矣，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即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季矣，晝夜追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

驕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動輒焉云爾而不已也。于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今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平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聖五

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其辭，與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爲蒲稍蹶蹶，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及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閑廢銅悍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爲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鋤，決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隙，則淺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遠，亦是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忌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已告之朝廷更

宰相來政事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關吾待子郭南亭
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
大旨如此宗元白

誨之憑之子昌黎答楊敬之書云足下之文遠其
兄甚蓋指誨之也子厚與憑書稱楊氏之美而獨
舉敬之則誨之爲人可知觀此書述誨之語一狂
躁少年耳此書娓娓二千言如一線然中間說道
理處不減宋人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
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縻私心甚不喜
與退之往季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
日在館下安有採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
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
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
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
刑禍避不肖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
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
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
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
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效益衆則又將揚揚
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衙而已耶何
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
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威凡
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
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

韓愈曰
傳聞不
可老
如隨人
所見
皆自見
時將不
以人

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亦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恃死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開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危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季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河東集錄 四九

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死雖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形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

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佛為天中大聖中聖鬼神萬靈之所拱衛而退之詆之不餘遺力至於鬼神乃懼其刑禍而不敢作史豈非以佛慈悲而鬼神嚴畏耶此與世間欺善怕惡之人何異不知詆佛是詆鬼神之所拱衛者其刑禍尤大惜乎退之不知而子厚亦不以此告之也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退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卽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有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遠。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勞爲諒也。史遷歟。退之後。以史道在職。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五

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微憂。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微盡容。觀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觀尚差勝。春殊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尊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師。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五

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大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季。僕來南。二季冬。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效。效於羣目。以召閭閻怒乎。

僕自讀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季增脚氣病漸不喜開豈可使嗷嗷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僂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季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慨然京兆尹鄭叔則佛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五

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慨然有古人之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季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其事去其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切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

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時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僂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卑揚之欲其明踈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木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屬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有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五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三日宗元自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
伏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
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
爲輕薄小兒譁籍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
汚重辱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
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
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
久速不爲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五十四

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
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
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韋新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
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
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楊
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
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楊雄遠
甚雄文遺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
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况僕耶
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慷慨云爾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五十五

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
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雅騷卒無所爲但
趙趙文墨筆視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
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
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幸甚少知己者如
庶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
勵足下不宜

報表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
至必甚之其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
不樂爲者非以師爲非弟子爲罪也有兩事故不能
自視以爲不足爲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爲之且見
非且見罪懼而不爲二也其大說具答韋中立書今
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覲固奇秀
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河東集錄 五十六
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爲成人僕之心固虛矣
又何鯢鵬互鄉於尺牘哉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
居卒談秀才時見容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
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
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
殺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人餘書俟文成異日
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
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
速顯道步成則勃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早

不涸蓄穀者不病因季蓄珠玉者不虞殍歟矣然則
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爲秀才計米必過此
不共宗元自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河東集錄 五十七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達甚多賀多
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
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
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
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
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席而俯矣愈重
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
地耳又何開疎之患乎還荅不悉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五十八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
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克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
以庶富且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
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論乃得悅服
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貪病者而不益富者稅
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
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斂
苟然則貪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五十九

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
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以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
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
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
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
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
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
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
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

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拊切似運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吏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矣乎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凡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

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顧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咏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來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莅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奔凡人不致稱道其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困學紀聞云按郵陽志元冀也艾軒策問以爲元次山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未嘗爲饒州韓宣英名曄混族子有俊才終永州刺史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類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達鑽礪之不下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廣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傾也大圭之瑕也易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闢家修人厲冠精竭慮者幾千季矣其間耗費簡札役川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蘇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河東集 卷一

代之下乎率皆縱吏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感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楊雄沒而法言大典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祭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挾其

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遽起金聲玉耀訢訢之入微一時之聲雖終淪弃而其奪朱甌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琴瑟相至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選以一字示褒貶焉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河東集 卷一

與呂恭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卽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視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季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效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李四

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鳥摧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且古之言壘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况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泰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撻過恐傷於教也矧使

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鄺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塏上大水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情竅之俗絕倫汙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徯嗇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惑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豪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錄 李五

恭字敬禮溫之弟官至侍御公嘗爲誌其墓此書辨墓石甚明聊僞孝奸利一段尤爲至論

報崔黯秀才書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雖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欲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于世者。必由于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爲工。適密以爲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于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卷之六

可以詒于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于道也。外而望于予也。愈外。是其可惜。與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腐者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辭也。吾不幸早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研。賦。攻。剽。卒。不能去。纏結心。臍。中。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欲。飲。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菽。中。子。之。內。藏。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

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癡于技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收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侯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爲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廢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嗜嗜者。不具宗元白。照字直。卿。寧。弟。密。之。孫。兄。弟。四。人。皆。擢。進。士。第。黯。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河東集卷之七

至諫議大夫。見崔寧傳。舊註謂寧之子。甚誤。歐陽公集古錄。跋復東林寺碑。言黯爲江州刺史時。撰稱其文詞道麗可愛。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揚入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畧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燭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時膏滫潑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河東集錄 卷一

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慢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廩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街恐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季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季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高書郎自以幸爲天

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已。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盪。滌。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季。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于。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河東集錄 卷一

吾有望於于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吊許不吊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吊而更以賀也顏魯之餐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忌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疾生不悉宗元白

李商隱代王茂元謝表云與季弟參元俱以詞場

就貢久而不調又王仲元誌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蓋參元亦栖羈之子故其家富有按此書可見唐時清議之重如此雖傷於矯枉自今思之此風邈矣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次進退啓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適賤視貴聽所由古矣切以宗元勿不知班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季是以違俊造之末跡厠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閭閻反無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焚撫相示談笑見昵嚵呶逡巡爲達者嗤無乃覩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諛廣文不炳耀實可鄙而薄耶今驚驚充朝而獨干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議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懷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峩弁厚自潤澤進越無惡汙達者之視聽狂狷恩妄固不可爲也復欲俛默惕息疊足擲翼拜祈公侯之闈跪邀賢達之車疎覓慄股兢恪危懼榮者倦之彌忿厥心又不可爲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瓊瑣碌碌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

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勇乎
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
倚宵不遑寐乃訪于故人而咨度之其人口補闕
君著名踰紀行爲人高言爲人信力學拔以冉切文時
儕稱雄于垂拜之足以發揚對口衷燕石而履玄圃
帶魚目而游漲海祇取誦耳曷予補乎其人曰跡之
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情必報焉况子之文不甚
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
輝耀爾能言爲建瓴晨發夕被聲馳而嚮溢風振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蘇 河東集錄 卷二

上西川武相公謝撫問啓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
匿嶺下于今七季追念往愆寒心飛鬼幸蒙在宥得
自循省豈敢微聞于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
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廣博淵泉
之量不遺垢汚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
舞躍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責曹沫於一舉
俾折脅臙脚之倫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
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錄川之道也自顧孱鈍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蘇 河東集錄 卷三

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
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溲
雨舫紀談云劉柳之貶元衡有力焉遺書撫問何
爲者豈俗所謂貓兒哭鼠耶子厚此啓猶望其棄
瑕錄用可憐哉迨元衡死於賊而子厚爲賦古東
門行夢得爲賦靖共佳人怨乃知向之答啓直僞
耳噫彼勢力顯厚之夫以天下士皆可扇偃畜乎

上襄陽李僕射烈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晉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游。王命召師。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廟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而盛以隆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無憾。謹撰平淮夷古文讀編卷之一。河東集錄。主五。

代洪烈科官里人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踊之至輕瀆威重戰越交深謹啓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其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聞。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在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勝。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悒悒。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謗。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宜。

趙儒宗。字秉文。鄧州穰人。符載字厚之。蜀郪人。常阜鎮蜀。以載爲支使。劉闢時爲倉曹參軍。載爲闢真贊。云行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季良說。麟閣之中。

及闕反載亦在幕中。闕收高崇文以贊語禮而釋之。此啓所謂與時俯仰。不廢其道者。蓋指此。

卷之一 啓

古文讀編之二 柳柳州集錄之二

吳麗王志堅論次

友人余 獬弟志長志慶泰閣男侶偕做編輯

楊評事文集後序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卒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序

河東集錄 乙

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誦誦也。茲二者考其古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稍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

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季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錢選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和符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卷二

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季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遺家修好切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達述其制作之所請以繫于後

楊凌字恭履號之季象三楊中凌最有文而早夭其子孫最顯然其集久不傳英華文粹中亦無一存者古人著作之湮沒者多矣可爲三嘆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士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今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卷三

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達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竊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

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微。錯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達。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序所謂八愚詩。今集亡失。而雜詠可見者。猶數處。如云。霞散衆山迴。天高數雁鳴。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皆爲此溪寫照。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河東集錄四

而公沒之後。劉夢得有傷愚溪詩。汪浮溪爲柳先生詞堂記。謂零陵一草水一泉石。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噫。公以愚爲辱。溪豈知更爲榮乎。

陪永州崔使君遊譙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潯然爲溪。其上多楓栝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芙蓉蒲藻。騰波之魚。翰酒太虛。滂澍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旣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旣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順而笑。睜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河東集錄五

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管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躡。介生羽翮。夫豈趙趙湘中爲顓頊客耶。余旣委廢於世。悵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崔名敏。卒于永。公嘗誌其墓。及以文祭之。

送濬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于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于空無其敷衍教戒于中國者雖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于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祕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古文讀編卷之二并河東集錄六

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願復之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爲方外遊如榮其至今惜其去于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覲之選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詞曰上人專于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與譁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與覲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與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魯侯之贈後

吳問今餞詩之重皆衆吳問也故乘韋之此得片而先之且曰由體而不敢讓焉

古文讀編

卷之二并

河東集錄六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聞歲驟游邠疆今戎帥揚大夫時爲候奄盡獲羣
校用笮法並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
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作
之伍賜冠者仰而榮之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文
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寧署爲記室俾職文翰翕欽致
得士之稱于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
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並時管記于漢中
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研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河東集卷八

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積兵脩虞
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屢投石而賈
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爲天子且復河壖故疆拓
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復裾天幕之下專弄文墨
爲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
得失是將植密畫于借籌之宴發羣謀于章奏之筆
上爲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樽俎
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單
食壺漿犒迎主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

書獎歛之文炳列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其項項者
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楊朝晟爲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都虞候遊瓌禦士
寬軍驕張獻甫來代軍遂亂朝晟斬首惡百餘人
獻甫得入朝晟加御史大夫獻甫卒以朝晟爲邠
寧節度使左傳張老爲候奄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河東集卷九

送文郁師序

柳氏以文雅高于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季間無爲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季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爲詩誦逾百篇其爲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遁而之釋背笈篋懷筆蹟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脩條然狀物態搜伺隱隱登高望遠悽愴超忽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披緇艾茹蒿芹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拏苟以其所好行而求古文瀆編卷之三序河東集錄十

送徐從事北遊序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矣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歟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古文瀆編卷之二序河東集錄十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
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為穿也。禍孰大焉？有乎內
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詭孰甚焉？是有切
磋琢磨，礲礪括羽之道，聖人以爲重。豆盧生內之有
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僂爲
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故所以有乎內者也。
然而不克專志于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
爲冠履，以春秋爲襟帶，以圖史爲佩服，琅珵璆璜，衝
牙之響，發馬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
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于世，不克稱其
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河東集錄 十三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
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
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
相訾毀，低昂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
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
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閑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
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躓其道，悉取向之所
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達，咸伸其所長。
而黜其奇袤，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
罷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
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及至是，邇以余道窮多憂，而嘗
好斯，又習三句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諭，余始得
其爲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灕水窮
南，遂以臨大滄，則吾未知其還也。貴錫一去，青冥無
極，安得不偶。豐隆愬蜚，康以寄聲於寥廓耶。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河東集錄 十三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八季冬余與馬邑苑言楊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
必挂轄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辨
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于朴厚之質行浮于
休顯之間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懈交
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爲執誼而固歸
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
權擇士之柄明季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輕重之試
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于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序 河東集錄 古
筆札雲霞發于簡牘左右圍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
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
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
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
堂稱慶里閭更賀曳裾義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
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是宜砥
礪雄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頤起越千里
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
吸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

所宜私也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達之賦生
璋文映或投首簡于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安得
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羣玉之石非不知讓貴傳
信焉爾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序

河東集錄 古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
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
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性性與
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
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
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儉賊耶曰以其
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反惡來盜跖而賤
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
古文清編 卷之二 序 河東集錄 十六
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
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
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
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
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
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
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
圖游以此今浩初聞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
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

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
於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
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觀何如
也

宋王令有代昌黎與于厚書專辯與易論語合一
句總之儒生常談耳今季二十八死恐生平未見
見佛法也

卷之二 序

河東集錄 十七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進而投之能不測于泚不止于坻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洞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忭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嬰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洞一止一沉獨三飲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河東集錄 十六

序恭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恭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欬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慄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遠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賤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逮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恭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河東集錄 十九

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後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碁者故叙

古彈碁之戲久已不傳譜言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巔爲小壺四角隆起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也子厚此叙彷彿此意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橐駝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譽視橐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覓何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

慮去不復顧其蔕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地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愛之其實憊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橐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

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切。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殍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梓人傳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頭備陳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窮。斲之器。同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墀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楨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

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
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
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卿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
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
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紀有守也
有寄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
以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役以食力也故佐天子
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
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五

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
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
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
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
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計
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
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
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彼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
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

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
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
反此以恪勤爲公以儉書爲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
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切聽於府庭而遺其
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道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
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
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
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
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五

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
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
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
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
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
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
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
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困學紀聞迂齋云梓人傳規模從呂氏春秋來思

按呂氏分職篇云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于世
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官
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園重
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官室爲園必
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既就不知
規矩繩墨而賞匠巧也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
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柳子立意本
于此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
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
以效以警成聚清疾病死早傷者亦皆樂就清求藥
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參
如山未嘗詰取直或不識進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
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
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
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
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
俸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疾者
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達故大豈若小
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拂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
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
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
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
必以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
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

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灰。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余觀世之挾衡續以遊者。自謂銖兩不爽。及事勢所至。往往不狀。屢挾屢誤。而其衡續人終無已時也。聞宋清之風。亦可以憬然悟矣。

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三六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鬻鬻者。力不勝皆屬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休。幸得壯大則縛取。或弱者漢官因以爲己。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莠牧兒也。行牧且薅。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僞兒啼恐。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三九

慄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郎倖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思也。郎誠見完與。思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縛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兒氏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

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唐吏自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切、恩、耳、刺、史、頗、證、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切、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童區寄、猶云童汪錡、以其季少、故言童、非姓童也、崔公巽作童貫告詞云、爾祖汪錡、蓋戲之也、

青箱雜記云、嶺南謂村市爲虛、榜子厚童區寄傳

云、之、虛、所、賣、之、又、詩、云、青、箱、暴、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即、此、也、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三

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爲、虛、不、亦、宜、乎、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之屬數萬里以譯言贊寶歲帥貢職令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犒餼安饗勞旅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開閣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三

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克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達人中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於治城西北隅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座及庭應下階日未及脯則赫炎當日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于是始斥其御爲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

今更衣之次膳食二字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

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清益極以服以息如
在林堅問工焉取則師與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
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
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元成公命饗于新堂檀
牙茸蘇金節折羽旂旒旌咸飾于下鼓以鼗晉金
以鐸饒公與監軍使肅土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
于位弁裳劇衣胡夷蜚蠻睢肝肱列者千人以上
銅甕體節潘魚識炙羽燐狸互之物汎泛醴盎之齊均
飲于卒士與王之舞服夷之伎揆擊吹鼓之音飛騰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河東集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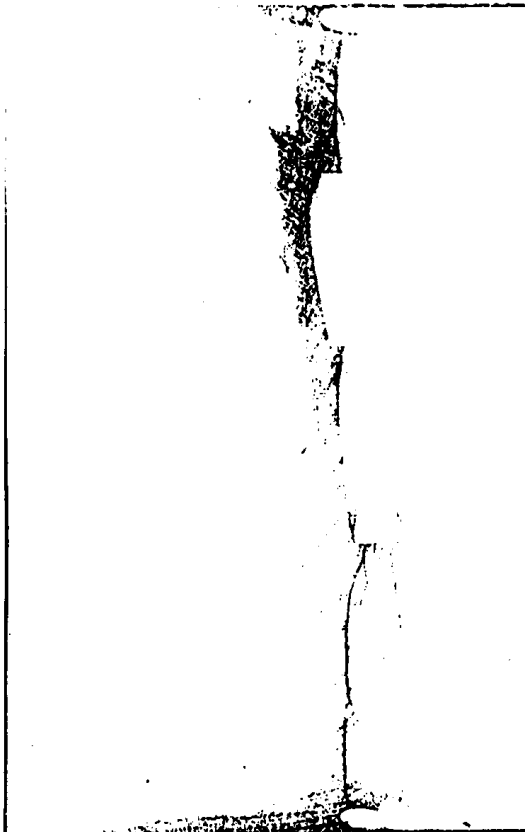
幻怪之容案觀于達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
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脩物非
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
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
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徐肉而士有飢色
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
石以示永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議不獲乃刻
于茲石

左傳作執秩以正其官注主爵秩之名吳語曰排

鐸拱稽注拱執也稽計兵名籍也詩出車以勞
杖杜以勤歸

鼓音墳周禮夏官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卒長
執鈙兩司馬執鐸鼓人曰以賁鼓鼓軍事以晉鼓
鼓金奏以金鈙止鼓以金鐸通鼓注大鼓謂之賁
長八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鈙如鈴無舌有秉執而
鳴之以此擊鼓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
三曰盎齊四曰醴齊五曰沋齊泛者泛泛然盎猶
翁也成而翁然醴者色紅赤沋者成而泮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河東集 卷之三



永州新堂記

將爲穹谷巖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
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
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
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
山爲城有石焉翳於奧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
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
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
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澗音如既焚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河東集錄 十五
既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
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
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
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
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廟隱顯通延野綠遠混天
碧成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
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辭勝豈不
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
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

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
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
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掛諸壁編以
爲二千石楷法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河東集錄 十五

零陵縣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郎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誼曰。昨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光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三六

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其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謹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聖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穢瀟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尤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道迷復還。愁痛笑歌。迺租匿役。昔月辦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三七

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鞀鼓之召雞豚。揆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傲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䟽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藥峯瓏璚。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闊爲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喘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也。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永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

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山薛爲首在昔碑
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
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
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
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
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道州毀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
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
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音人去亂卽治變呻
爲謹若瘞而起若矇而瞭騰踊相視謹愛克順既底
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
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
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
其屋廬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

諭也乃徧告于人口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
無福凡天子命刺史子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
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
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
載之遠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
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良既諭相與歌曰我有
耆老公煥其肌我有病癰公起其羸鬚童之器公實
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達矣自古孰美
洛昏俾我斯暨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

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通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
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
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祠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
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陽明雖翻案見奇畢竟此文所持者正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刺潭三季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
距其涯垣音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
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寂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
不宜有此卒校賓客之選者無國戴氏曰簡爲堂而
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縻艦與波上下就
之顛倒萬物蓬靡眇忽樹之松柏杉櫟音被之葦茨
芙蓉鬱然而陰繁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
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
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
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具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虎爲
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
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
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
已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摛幽發
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
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
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

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四三

桂州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遠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洞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壁林立四野皆之左曰灘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咨通姦革德惠敷施甚季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旣施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四三
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遠於是厚貨居昨移于間壤伐惡木剌與草前指後盡心舒日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臨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條然互見以爲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落更永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開館北舟爲梁與波昇降苞灘山舍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庫霞島霧來助游物共隙則抗月檻於廻豁出風榭

於畫中畫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顯氣迴合遠
然萬變若與安期美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
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
極而賀賦曰管之遺勝舉者必於深山窮谷入罕能
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已功未有直治城挾閭闔車
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季莫或異顧一旦得之
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
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
靈不足以壞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是非公之鑒
古又續編 卷之二 記 河東集錄 四十一
不能以獨得意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
其可以無藉乎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
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擇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
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
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
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竊立
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竄
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懸水八十步至初
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
即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
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
流若頽領斷罅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石有鳥赤首
烏翼人如鵲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
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
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
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
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倣號其女曰黃皇
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

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矣乃俎豆之爲立祠
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
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慄慄也則施施而行
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
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
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
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幸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
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
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
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岵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
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綠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
然後知是山之特出而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
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
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
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
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

鉅錫潭記

鉅錫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巔委勢峻盪擊益暴激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券之委積既焚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淅淅左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通孰使予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四十八

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鉅錫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鉅錫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歟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涪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罷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四十九

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遊遊舉熙熙然迴巧獻伎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買者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涪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坵，音通爲嶼，爲嵒，爲巖，青樹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似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曰奉壹。

古文清編

卷之二

河東集卷之五

五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比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置山切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麻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于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

古文清編

卷之二 記

河東集錄 五

自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

之具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

八日蜀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

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山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闌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音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

古文清編

卷之二 記

河東集錄 五

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

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嶮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面出
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上斷而川
分有積石橫當其坻其上爲睥睨梁櫬之形其旁出
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
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
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入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
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季不得一售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河東集錄 五

子原紀遊諸作往往微言人神集中詩凡涉遊覽
皆妙絕退之南山詩鋪叙瑰瑋而已似于山水了
無味者二公之才非有異也其况味不同而已

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
于荒野藁藹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
自西門以東其墟伐竹披叟猷又以入綿谷跨谿皆
大石林立嶺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企者鳥厲
挾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服交峙環行卒愕
疑若搏噬於是剗開朽壤翦焚榛蕪決滄溝導伏流
散爲疎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
剗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河東集錄 五

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流于淵源其
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
耆耄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藪是野眉厖齒鯢未
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
賀而請名公曰是不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
曰萬石亭耆耄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
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
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
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

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開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
野夫獻辭。公壽萬季。宗元嘗以牋奏。錄尚書。敢專筆
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季正月五日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
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巖然。曰背石山。
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
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
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
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
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面崇。類屏者曰屏山。
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漸下。又西曰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河東集錄 卷七
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
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
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
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
宇。皆流石。怪狀。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
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水。
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杼於上。黑肌而赤。
脉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樗。多櫟。多篋。簣。簣之
竹多。蒙吾其鳥多。种。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

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神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
 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銀
 雷鳴西奔二十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
 之魚及石鯽多條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
 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
 蔬脩形精粹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
 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不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琴山游經爲文叙事到底不着一議論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河東集錄 五十八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職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
 委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
 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
 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
 藂石穹若洞谷蒼蒼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
 丘者與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
 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
 竹聯以曲梁柱檜松杉樛栢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河東集錄 五十九

石又經緯之倪入綠縹幽蔭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
 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隱室曲有奧趣然而至
 焉者往往以遠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
 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
 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
 而登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管管
 可以觀妙潯暑頓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
 與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
 故書以新後君子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既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埽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錡者盡成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祿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凶其說非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理也管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凶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夷則彼持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六十一

錡者其夷於勞且疫也土爲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雅異書之信故記于堂土

萬曆中有餘姚人蔣勸能者分守衡永有要人欲得此寺爲宅蔣持不可要人構蔣罷去寺卒歸要人土功既興執役者八人一日同夷未幾要人亦死孫月峯作蔣墓誌紀此事以見柳記之不可信余爲附錄於此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樵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吳有崖谷傾亞缺圯承得以爲岡地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鋤蕪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杉檜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嶺閣潏潏當邑居之副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牖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六十二

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遠溫風焉陽室以遠凄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新蒸蒸蕨蕨蒙維擁蔽吾意伏而吟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蓉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達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荒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闊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記

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缺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闕之者爲果闕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羣羣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集有構法華寺西亭詩云。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陰

艱步登最高寺蕭散在疎頽西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恣披翳葺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飄若昇雲間遠岫橫衆頂澄江抱清滂夕照臨軒墮栖鳥當我還茵茵溢嘉色簣簣遺清班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潺棄逐久枯稿迨今始開顏此詩殆與記相發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音捕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達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顓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別密微妙迷者咸願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暉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吳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析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因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繪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卷五

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使觀者起信焉

三惡謂地獄餓鬼畜生八難謂三惡及人道中廢疾世智生佛前後生北俱盧洲天道中無想十纏者二忿恚二隱覆自罪三意識昏迷四五情暗冥五嬉遊六三業躁動七罪不自羞八罪不羞他九財法不惠施十他榮生惱九惱一愛我冤家二憎我知識三惱我通過去未來現在爲九按世智者人之所挾以夸詡者也佛法直以爲八難之一其

意可思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卷五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奉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規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鰲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違違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客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刺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悲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卷六

曰吾嘗爲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拉即抵于成州過粟亭川踰寶井字坐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音夫運音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卽山饒功山是轉巨石仆大

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醢摧其堅剛化爲灰燼音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墜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夾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忤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達濬爲安流烝徒謳歌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作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歿徒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卷六

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讞獄有衆不黷增石爲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枉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爲之不出四人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管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勸其官而受封國者矣

西門遺利史起與歎自圭壑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陰
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
辭謁工勒而右之用永憲于後祀

新史地理志興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
縣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醴以碎之通
溝以饋成州戍兵礪在位貪橫此記多美辭恐非
實錄也

永州鐵爐步志

江之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
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季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
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
不知季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
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公世有貴
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
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其氏
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河東集錄 六九
號而不足釜錡錢音錡刀音刀缺者懷價而來能有得
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
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予胡
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樂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
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始大其故號以至於
敗爲世笑僂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
錡錢鏹刀缺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予之驚於是
未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
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無初乎吾

初乎吾

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逐逐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七十

直者而聽命焉其習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

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

在人者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令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歆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扶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周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代元伯誅長弘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七十一

者有之天下乖整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衰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

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教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
非。罷。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割
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季。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
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
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
而。無。叛。罷。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
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
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
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卷三

建者必私其土于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
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
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矯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
肥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于
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
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罷邑是矣有
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
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
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

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死不可變也國人雖病
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
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刺于民者
無知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
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視汲
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後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
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
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
王之縱令其亂人威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卷三

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
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
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
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
盡制罷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
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罷邑
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
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
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鑒於諸侯哉或者又以

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欽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非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論封建者多矣。大率稽古之儒。是封建。議時之彥。是罷縣。蘇子瞻曰。宗元之論出。而諸家之論廢。亦不盡然。如程氏廖氏。仍以辨論爲非耳。余謂聖人

之制天下無他。因時之既弊而節文之。秦漢之不能不罷縣。猶三代之不能不封建也。封建弊。救之以罷縣。焉知罷縣弊。不復救之以封建乎。今自秦以來。幾二千季。郡縣之弊亦夥矣。姑論其大者。一曰。以傳舍之官。御長子孫之吏。而治日苟止。一曰。方被兵天下。舉不得安。而民生日蹙。更千百季。析蘇復生持論。不如是矣。若久任之說。世守避之說。皆以封建救罷縣之意也。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麗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與馬章綴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桡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廢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廢矣古者居其位思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而人者不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七十六

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廢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左傳會朝之言必闕於表著之位注朝內列位堂處謂之表著周禮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士輔府史庶人在官者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七十七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狄，狄以異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孽。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豈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

古文續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卷九

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堅才以敗，則獲原啓疆，造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與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欲猶差當時，貽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收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趙襄為文公從公之臣，豈待人先客者，問之敦韞而後畀正當時，左右得人之一微也。子厚此篇有感時事，借古人發議耳。

古文續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卷九

駁復讐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尊卑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

卷之二

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額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耻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衛讐人之育介然自克即外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

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久。於。吏。也。是。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忤。讐。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離。救。是。感。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死。邦。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人。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謂。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次。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

卷之二

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成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者必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教讐者哉議者反以爲戮讐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耳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
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
弟於唐吾意不殊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
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
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
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
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全三

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
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
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
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
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
軟弱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
史佚成之

天說

韓愈謂楊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
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
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
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祿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
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癰瘡生之木朽而竭蟲
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
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蠶
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有功於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全三

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讐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
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窳_音墓以送灰
而又穴爲僣澠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漬
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鑄陶甄琢磨悴然使天
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
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
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有功於
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讐也今夫人舉不能
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

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謂陰陽是雖大無異果麻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麻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全四

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疾爾烏置存亡得泰於果麻癰痔草木耶

劉李之論命韓劉之說天大抵皆以天爲有一物焉能作主宰如世之有權力人云者不知天如權衡不如人凡世間豐嗇厚薄皆人所自取其所以自取者有因必有果也不獨天爲然雖有權力人能爲主宰處亦爲因果所使而不自知耳諸公中惟柳子之說近之但以世未可莊語姑托之游戲而已

熊說

鹿畏羆羆畏虎虎畏人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管云持弓矢置火而即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駛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羆虎亦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拊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山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羆之食也

張梁之探情變節楊畏之三變皆吹竹爲獸音者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全五

也然此輩不盡爲羆食故此種技倆至今多效之

誦龍說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刻亭上項然有奇女墜地有光睇然被緋裘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貴遊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頰音名切又齒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宮下上星辰呼嘯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卽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令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儂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水飲之嚙成雲氣五色脩條也因取棗反之化爲白龍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誦 河東集卷之六

何所登天莫知其終亦怪其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誦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蝘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擊跳癘癘去成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季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感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嚔毒痛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季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隳然而騷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惴惴而起視其缶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誦 河東集卷之七

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_音之時而獻焉退而
其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灰者二焉其
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灰
乎此比吾鄉鄰之外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
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
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
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前文豹云子厚捕蛇者說卽苛政猛于虎之謂禮
記以八十字盡之子厚乃六百字文日勝質日表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

全

可以觀世變此語似是而非若如此則文章皆可
廢也前人自有前人之文後人自有後人之質又
與質豈字句多少之謂哉

鵲說

有鵲曰鵲者亢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季矣浮圖之人
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日冬日之夕是
鵲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煥其爪掌左右
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
極其所行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
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_音毛翮之物而不爲仁
義罷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
也出乎_音數_音切_音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

全

凡食類之機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
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受其灰以忘其饑又達
而遠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
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日以煦煦而默
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
徒今夫梟鵲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亢寢廟循牆而
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天鵲其立翹然其動若
呼_音然其視的然其鳴華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
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鵲者吾願

從之毛耶。詔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饑。

子厚貴用事時。必有借氣力以取名利者。及其敗。度不能救。必及于石。焉以迎合新貴。且自洗其迹。此篇蓋惕罵此輩耳。末一段與東坡剛說同意。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罷攻。圓其外而方其中。敝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悉。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倖上而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而長轂。以戰

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兩垂綬。而以敗。載十二旋。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罷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輜揭而圓者。蚤。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輶却暑與雨者。蓋微而可伏者。載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材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仲然而有光其爲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輶。攝之以剛。從

若登引焉而且御乎物若執高以達乎汚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軼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駢駢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則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卷二

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運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旣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卷二

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

與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白隔音隔
禁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
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
人所疑我之所大陽呼遠哉志以爲誨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李四

梁丘擬贊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
君喜亦喜易賢不贊不贊于此媚余所仇激贊有以
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挑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
相梁丘不毀恣其爲政政實允理時昭晏子食寡南
缺夫章無此字味憂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
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謏聞正則忌譏
賢協惡民蠹國圯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
丘可思又况晏子激贊梁丘心焉孔粹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河東集錄 李五

劉貢父詩云齊有梁丘據晉有樂王鮒據能愛晏
嬰鮒欲殘叔譽二臣嬖兩朝事君爲悅豫景有尚
賢志擬逆以爲助平失宥善心鮒乃速其去母以
擬爲賢易地則同趣丈夫處世間必有遇不遇豈
無覺者乎正色君亦悟區區嬖幸徒何忍就朋附
此詩因此贊而翻案者也

讀編柳柳州集錄卷之二

古文讀編之二柳柳州集錄之三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宋學顯弟志長志慶參閱男偲偕倣編輯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勑脆骨者而以爲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乙

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詩者曰善戲謔今不爲虐今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澗播灑則罷音德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禮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檣梨橘柚苦酸酸辛雖蜚音指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爲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芟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

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嗜者猶咕咕他切然動其喙亦勞甚矣乎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二

晉問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峙之首陽起之黃河迤演爾切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孺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爲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聲訐鬱怒若能熊之咆虎豹之嘯終古而不去櫻秦博齊富者失據燕狄喘怯若羽就壓振振業業觀闢蹠戶惕若僕妾其校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卷三

云云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爲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先生曰大鹵之金棠銘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爲棘爲矛爲鍛音殺爲鈎爲鏃爲鐵爲槩爲鏃出太白微蕙牧召招捷伏蚩尤肅肅裊裊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橫之如星奮之如霆迎之如縈浩浩奔奔淋淋淋淋熒熒灼灼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輝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自日規爲小鏐雲破霄切踞切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質陟切羣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軫曰師立爲壯曲爲老况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卷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塞氣勁壘拆公裂瓦
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番焉師師號音號號洛洛紅紅
輻輳麟麟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馳莫江餘
失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旂旂之煌煌乍進乍止乍
伏乍起乍奔乍蹶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清擊山壘壘
雲沸而不止羣飲源稿迺食野赭音浴川蹙浪噴震
播灑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恟音雨
悅許往開合萬狀喜者鵠鴈怒者人搏決然空音雨
躍千里相角風驟音雨霧鬣音雨山狀堅耳搖層雲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五

腹消衆木寂寥遠游不久而復攬地跳梁堅骨蘭筋
交頸互齧閭目相馴聚度更虛昂首張斷其小者則
連牽繳繞仰乳俯齧蟻雜螽集啾啾漶漶旅走叢立
其材之可者收歛攻教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就
羈牽以苟息御以王良超以范軼軒以禦鉞以餌以
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
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
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

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漸
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產之歟
傾稠壑之紆繁凌噴峴之杪顛漱泉源之淦音南
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代
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嶽音古棟層豁丁
丁登登碩碩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滾
滾瀾瀾洶洶薨薨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闐風霆相騰
其殊而下者扎嶮摧殺摧嶧坎北音北震披電裂又似
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鵠鵠鴛鴦鳴飛翔音北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六

虎兇奔觸讐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
捐虎顛莖繁柯乘水淙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
碑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麟蹙匯
流雷解前者沮越後者迫隘乃下大龍門之懸水摺
拉頹踏梓首軒尾頽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
之旋滔山觸天既濤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
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峰嶂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
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
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

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
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
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虎邪既成諸侯叛
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壅津涯千里雷馳重
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修網亘山
罩留麗罟織紐其間巨舟軒昂伋伋迴環水師更呼
聲裂商煩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鱗戮
白龍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攪流離拘縮推移梁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七

會網蹙騰天彌闊掉蹕擁踴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
之歸如山之灌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技連淪
摘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雷電於龍門者猶
仰綸飛繳頃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
就嚮力荒切莫保龍籍具糅女救切五味布列雕俎風
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魴鱮鯉鯢鰭鮪之瑣屑
蔑裂者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絃目養之水府而三河
之人則已填溢騰伏腥膏舄鹵聞膾炙之美則掩鼻
蹙頞賤其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

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缺不足以利百姓姑欲
聞其上者

先生曰倚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
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薄漆神陵哇切
碗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敗今勺勺渙今鱗鱗選切
紙。滷。紛。屬。燭。者。不。知。其。根。俄。然。決。源。醜。流。交。灌。互。澍。若。
枝。若。股。委。曲。延。布。脉。寫。膏。浸。漂。濕。滑。汨。彌。高。掩。庫。漫。
壘。冒。塊。決。決。及。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漫。漉。沛。濺。偃。
然。成。淵。滂。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八

以及神液陰流其幽密起孕靈富媼不愛其美無聲
無形標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晶晶胡子暴音切
暮。奮。債。離。析。銀。圭。摧。壁。眩。轉。的。矚。乍。似。隕。星。及。地。明。
滅。相。射。水。裂。電。碎。龍。體。紅。增。益。大。者。印。繫。小。
者。珠。剖。滴。者。如。坻。坳。者。如。丘。口。晶。熠。熒。駭。電。走。巨。
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真欽合集舉而推之皓皓乎
懸圖之說魏暉乎孟切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
變之神奇卒不可攀也然後驢牛馬之運西出秦
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輒之利人

而樂紀
爾云近
實則公
重乃實
在成六
季乃確
辭丁之
言

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養天下也與海
分功可謂有濟矣。言是何如吳子曰。言曰近
實則公室乃貧豈謂。耶。可以利民夫而未
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矣。子曰。安其常而得所
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之勿
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若兵刑不張。賦力所謂民
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曾衛解裂。
魯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錫。夾輔紂。以爲侯伯。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九

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特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
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明行所。嚮達禁止。
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
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
右不秩。爾牢儀饋交錯。文質贊有嘉樂宴有庭實。登
降。賦犧象畢。出犒勞。則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太
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率半天下。
鼓之則震旅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

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威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
至于今好義而任。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
下。其風尚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
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衛。
而撓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
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與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
也有茅茨。係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有
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金曰。時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十

容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
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
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
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
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
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財用
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閤。謀則通於遠
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成。之實恬以愉。則安而
久於其道也。至于乎哉。今主上致太平。動以堯爲準。

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詣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樓迂齋云柳河東晉問節目凡八先說山河次說兵器次說馬次說木次說魚鹽次說晉霸末乃歸之唐幸遺風一節高一節而吳武陵之說自廢蓋子厚生有最後一節前面只是布置舖衍旋旋引入譬之粥珍器重寶終不成纔有人求看便把第一最好者示人也須從平常之物旋與之觀却到古文小編卷之三雜著河東集錄士

古文小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士

珍奇自然歡喜讚嘆前人常謂作文字須留最好者在後面呂太史亦云文字結尾如散場後底板若好者相排舖在前面後面却平平結裹則無可笑者矣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饗同俎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綬割爪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楚拙手自開利組緹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歛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等巧于天機轉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儼於神夫於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龜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伴爲在局東爲語吁吁爲許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矢顛倒逢囂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士

利抵熾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忿仇伴喜悅譽遷隨胡
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懼疑貶名絕命不
負所知扑潮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耻即
稽匍匐言語請詭令臣縮惡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
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狂狴
臣到百步喉喘頸汗睢眦逆走魄遁神奴欣欣巧夫
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
左低右昂闖冒衝突鬼神恐怖聖智危慄泯焉直透
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
獨當於臣恒使玷黜香香驚焉恣口所言迎知喜惡
默惻惻憐憐擢屑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
探心扼腕踴躍拘牽彼雖倖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
暗抑銜冤壁背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
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呻吟飛走駢四儷六
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弄觀者舞悅誇談雷吼
獨溺臣心使其老醜醜昏昏穢穢枯朽不期一聯
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聞勸懲跪呈豪傑投藥不有
眉噴頰蹙喙唾育歐犬藉而隨填恨低首天孫司巧

而窮臣若是卒不余昇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
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類鑿臣方心規以大間援
去吻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
睫增妍突梯卷轡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
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
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裏朱裳手持絳節而來
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
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詭
我爲汝唯知耻語親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
已定胡安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
汗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
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
以死誰惕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
攀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先
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
蟲薦穢兮。進御羔裘。牝雞咈變兮。孤雄束咻。哇段聚
觀兮。蒙耳大呂。董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
知。避兮。官庭之不處。臨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棧折火
烈兮。娛娛笑舞。譏巧之哢哢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
憑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冥冥而達達。匿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

十五

重病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兮。
厲鐵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
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
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
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
今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
守義。矧先生之惻惻兮。滔大故而不貳。沉瑣瘞佩兮。
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
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淚余涕之

盈。睚眦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
雷電兮。苟爲是之荒茫。羅娵辭之瞻明兮。世界以是
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
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旣內激兮。抑銜怨而
不長。羊斟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
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
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口吾言之不行。旣踰風
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

十六

有蜺蛇文 并序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蜺蛇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嗽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害或憐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蔓蔓指攀腕腫足爲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既榛中汝居官山彼不汝卽而汝卽彼犯而闔死以執而謁者汝質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十一

彼耕獲者琳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耨鞭持及朴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不汝與平步聞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爲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爲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爲若是叩其脊論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臂屈脅惟行之矧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惡其腹欠七私切

且七余切余囊鼻鈞牙穴出榛居蓄怒而嗜銜毒而趨志

靳害物陰妬潛狙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爲毒爲螫七私切焉可得已凡汝之爲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脊脊努臂舌搖尾不逞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雖吾庭葺吾楹害吾垣嚴吾扇俾與草不植而穴隙不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嘻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爲辰假汝念茲余聞汝尤是戮是挾宥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六

汝于野自求終吉彼無堅持艾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終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養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不悲歟與退之病鴟詩意同皆極力摹小人情狀而處之有地步但退之出之以嬉笑子厚持之以矜莊則其所處之境異也

招海賈文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
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恠隙突滄茫無形兮往來
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滂泐君不返兮逝怳惚舟航
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越峽嶠兮萬里一觀舉入泓坳
兮視天若畝奔峭出朴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
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爲虜黑
齒、巖、巖、麟、文、肌、三、角、駢、列、耳、離、披、反、斷、又、牙、蹕、嶽、崖、
蛇首猗猗虎豹皮羣沒互出謹選娉臭腥百里霧雨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十九

瀾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
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滯淫疑疑君不返兮卒自賊性
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迥置涌危顛崩濤搜疏刻戈鏃
君不返兮晝沉顛其外大泊汗齋淪終古迴薄旋天
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
不屬泯泯起忽紛盪汰殆而一跌兮涉入湯谷舳舻
霏解稍若木君不返兮現焉薄海若雷貨號風雷巨
鼉頤首丘山顛猖狂震號九垓君不返兮聚以摧
岩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悔駭愁苦而以

志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蹄蹠厚土堅無虞岐路脉
布爾九區出無入有百倍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
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相鹽魚范
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
煮鹽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
車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謹爲愚咨海賈兮賈
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饒今生爲貪夫亦獨
何樂哉歸來今寧君軀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二十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艦糜解有魚焉鉅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嚙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泰有水摘泪泥滓拖混沙礫視之分寸殆若觀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覿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三

其名曰濁涇莊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予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畔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辭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韋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實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攬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

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適伏者宜達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乃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唯觸罪損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闔闔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詎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取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三

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涇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水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蠶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踣坎井頭抵木石衝目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計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喜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

而辭辭悔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

卷之三

二十三

設漁者對智伯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圖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鯉鯉鯉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有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饑也亦逐不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爲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鱗禿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嚙環抵激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啖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蛟逐肥魚於渤海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吸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食而不能止此蹙於碣石稿蒿網之以爲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

卷之三

二十三

得文王於是會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卻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皆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魴鱣鱧鰕也鰕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竊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鱗其肉剝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鰕鮒遺胤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鰕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厭驅韓魏以爲羣蛟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處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爲成在機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爲大鯨首解於邯鄲甯摧於安邑冒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羣鯨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弑主之勇力強大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著 河東集錄 三五

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沈明遠云柳子厚設漁者問答其淵源自出蓋不列子蒲且子之說釣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著 河東集錄 三六

東海若

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得二瓠焉剝而振其犀以
燒取海水雜糞環曉就而實之臭不可當也室以密
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
微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笑曰惟矣今夫
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旦則
浴日而出之夜則涵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
以爲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瀛故其大也
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二十七

糞壤同體臭朽之與甯曉就之與居其狹咫也又冥
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益而可憐哉予欲之乎吾將
爲汝挾石破瓠盪羣穢于大荒之岳而同于千仞之
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
于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
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
吾明而穢亦海也狹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
然而來孰非海者予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
而祈曰吾真是久矣吾以爲是因然不可異也今予

我以海之大又曰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
而吾沐不足以發其室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
孰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乃挾石
破瓠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于大荒之岳而水復干
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吳腐處而
不變也今有爲佛者二人同出于毗盧遮那之海而
泊于五濁之糞而幽于三有之瓠而望于無明之石
而雜于十二類之曉曉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
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二十八

無惡無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
求也問者曰予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
二二而一者也予守而一定大患者至矣其人曰予
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嚙我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
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
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
之何問者乃爲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
之說于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
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

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者也。夫二人之相遠也，不若二瓢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毗盧遮那。此云種種光明遍照。三有卽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因果不亡。故曰有五濁謂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無明者以依不覺動彼真心名曰無明。卽根本惑也。十二類者。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色非無色非有想非無想也。原注于十二類指鼠牛等十二屬大謬。略撮名相注後。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二十九

儒之排佛者不知佛其好佛者未必真知。間有號爲知者。于宗門教典或留意。至淨土一門未嘗過而問焉。甚且薄而不屑爲矣。獨自樂天梁敬之柳子厚蘇子瞻深入其理。且能以文剛揚之。此篇東坡嘗書刻淨土院。其深有當于中也夫。

三戒 升序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收得麋麇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恒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麇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三十

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大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危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

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拔止此耳。因跳踉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尤。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甚。以爲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大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櫥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三十一

人兼行。夜則竊。齧。鬬。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鼠。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猶閤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奔之隱處。是。即。與。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他食無禍爲可恒也。哉。

論語辯二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是書記曾子之。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孔子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三十二

堯曰。咨爾舜。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

器也。上言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灰怨呼而已。之德潤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客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三十三

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鄭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圖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三十四

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徂公紀消。音子季威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洎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背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曉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歛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三

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陰整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特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奸術也過矣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三六

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閭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古文讀編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三十七

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共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或作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三十八

辯鵲冠子

余讀賈誼鵲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鵲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鵲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鵲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失也太史公伯夷列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歟推不稱鵲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鵲冠子書亦不必取鵲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歟耶曰不類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雜著

河東集錄

三十九

困學紀聞鵲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鐵篇用齊語管子之言不但買生鵲賦而已柳子之辯其知言哉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達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推譽升裳攻劫闢暴雖唐虞之仁不能乘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特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退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莫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縣三官衣布泊於巖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儆功完舊蓋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十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令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隔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承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

河東集錄

四

道州文宣王廟碑

謹按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山尚書刑部郎中爲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闊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鐸俎旂章祭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閭閻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庠陋椽楹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 河東集錄 四十一

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預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歟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饒功後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廊大講肆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其子母贏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不論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訐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于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

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死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察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邇豆既嘉筮鐸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異異觀禮識古于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智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于化初冥于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有荷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張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猗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光施藝典革正道本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 河東集錄 四十二

俾是荒服移爲闕里在周則魯侯申能修類官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難侔于蜀蓋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言日丁亥獻于預宮庭燎伊煌有燃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咸欣以歆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喲喲其原

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
潔茲器用觀禮斯會布延伊位作庶伊秩以封其儀
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千古有經公粹厥誠
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公降酬酢
進退齊平柔肌治體莫不充盈歸惟于心父子弟兄
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其多公斯考禮
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
公資于王休命是荷師於辟雍大邦以和伯醕中申
王道式詠諸儒作詩思繼類水不揚厥聲以告太史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四十三

新書歸崇敬傳論云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
稱顏回爲庶幾其從于陳蔡者亦各有號出于一
時後世從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柳宗元志
之于其書必有辨其妄者

此碑言易師沙門凝誓是以僧爲經師也樊川集
有燉煌僧正慧苑除臨壇大德制因語錄載宣州
僧名劉九經者諸名士皆師之穆贊嘗與書稱偶
忝名宦皆因善誘蓋唐時經師但取專門能通其
義者不問爲何人而士大夫尊師之禮亦非後人

可及後世儒者高標門戶而經學日以荒可嘆也
。師于辟雍以下祝薛公將入爲天子三老養于
太學醕者少飲酒食已而蕩口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四十四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忤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川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只是二道有行之者，夫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幕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四十五

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彛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德無隔，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業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庠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汗明哲在躬，不陋爲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誦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訟辭，繼在後儒。

漢書地理志云：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入條，相殺以償時價，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四十六

取無所難，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民飲食以蓬豆，都邑頗倣倣，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遼東，吏民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扶風公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本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禮蓋鍾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騰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有闕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許乖滯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四十七

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令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爲師達摩議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其道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勸勵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靜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

至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制廣州都護安南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船聽命咸被公德受諸靈節戟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疆克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動專默終捐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四十八

在物而其荒流奔朕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護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道還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旣復大行乃誅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惇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濫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承胤不已

東坡跋云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托于儒之

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受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岳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長老重辯，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盡見而夜誦之，故具石請予書其文。

馬摠字會元，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清無不撓，用儒術教其俗，獠夷安之。摠篤學，雖吏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四十九

倥偬書不去前後，終左僕射，謚曰懿。

龍安海禪師碑

師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尸監昏，放于滯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南北相訾，及戾闢，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五十一

存徵其書，令于志可以不愚。于是北學于惠隱，南求于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達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戒室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而負大木，斲密石，以益其居。又為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楊公某、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

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爲僧五十三暮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覺泊懷宜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爲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爲上父曰釋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釋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爲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大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巖山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與爲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遷莫微旁行徒聽誦言空有五闕南北相殘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五十五

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德無極動言有爲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逃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機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千尚書其首日雲峯大師法證凡蒞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異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軌行峻特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爲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爲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五十一

受教髻童毀齒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煖裘饑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群經畢聖言俾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件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泊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爲生而未始來沒而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然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

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肅、維奧秘必通、以興
祠官、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郭、世德有奕、從佛于
釋、師之壽、七十有八、維終始罔缺、不冒遺烈、厥徒蒸
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
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
是故離禮于仁義者不可以言儒異律于定慧者不
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慧
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爲浮圖大
曆十一年始登壇爲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
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
命高道僧靈輿爲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
今按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爲大姓有勲
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
律而去經大明恐焉于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
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
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
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遷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爲之首
乾元元年又命衡山立毘尼藏諸選講律僧七人師
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爲物
範執經匪奉杖屨爲侍者數百弟髮髦被教戒爲學
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顯顯焉

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址下。碑在塔東。其辭曰：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元，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不窮經教，爲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州，德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所東集錄 五十五

南嶽彌陀和尚碑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爲國師，乃言其師南嶽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嶺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樵以爲僕役，而媒之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不勤誘掖以撓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洎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爲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疾者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誦公誦公學于東山，恐公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趨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爲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寺并于寺之南，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所東集錄 五十六

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爲合蔽而
 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
 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教其中服庇草木
 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
 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
 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
 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于南岡勿曰弘願惟孝恭
 立之茲石書玄蹤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

五十七

武岡銘 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竹殺切又音老雜授盜弄庫
 兵賊脅守帥南鈞音城牂牁音城外訪西原置魁立帥殺
 牲盟普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
 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惡阻逃遁不卽
 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
 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驚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
 自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
 雷怨號呻唌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爲忠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 五十八
 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嬰母弟生壻繼來于
 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兗渠同惡革面何
 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爲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
 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爲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申
 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
 呼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爲已能力專務教誨俾
 邦斯平我老洎勿由公之仁小不爲虺蜮大不爲鯨
 鯢恩重事特不遁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
 我思以昭我類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

令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嶢。巫水之磻。魚駭而離。獸犯而殘。尸恐谷窺。披攘仍亂。王師來誅。斯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及其性。我塗四閭。公示之門。我思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蚤賊。由公而仁。我始寇讐。由公而親。山吹澤獻。同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操著以占。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骨。有犀之功。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卷九

顛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勗余之世。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公綽以李吉甫惡之。出為湖南觀察使。以地卑濕。不可迎養。求分司東都。不聽。後徙鄂岳觀察使。本傳絕不紀其在潭事。然公綽能臣。所在著績。銘言定不謬。史記之略耳。

塗山銘

淮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堯。期承順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宜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衆。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卷九

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昇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伊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官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能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迩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慶省方宜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永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卷二

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明克威時敢以諭宣昭黎憲者定混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卽山刊碑贈後訓則

單季子墓銘

單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允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至今橫堅鈞貫又且數十家通爲書號單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彘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爲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問不以仕爲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間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躓乎將溷而遂乎葬其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戚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獨豐其辱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卷二

柳州司馬孟公墓誌銘

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爲善狀一篇來告曰月日君薨月日將葬于某敢請刻辭嗚呼公自假左贊善大夫柏王司馬太常少卿爲義成軍中軍兵馬使其帥魏國公耽爲宰相命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順宗今上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于趙起復居故官爲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而趙兵罷不受祿去金革服喪終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公嘗佐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卷三

魏公平襄陽靖梁州立義成軍魏公弘大恢奇公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爲衛將軍度恭潔肅動得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堡壘誓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無能移進不避患退不敗禮安州迫寇攘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貶明年用兵于蔡朝廷諸公泊外諸侯咸以公爲請未及徵氣乘肺溢爲水浮膺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專于中貌嚴于外嘗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國形刻像間困難輒不寢食謀度憤吒以故病不可治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父某官諱某公之

諸日常謙子遵慶弟曰某銘曰

魯仲孫氏其世爲孟賁勇光武軻儒紹聖公傳師法以訓戎政執稽以庸咸致厥命濟濟于朝冕服以光墨非從利終役復喪忠孝孔明君子攸彰昔者雲中六級下吏公刺于安法亦可議黜伏南荒豪士獻款聞難以激去食廢寐神乖氣離支膈莫遂廷臣進言侯伯拜章帝命將施餼什于京代山九九植柏與松其名惟何忠孝孟公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卷三

後書郎姜君墓誌

後書郎姜學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始楚國公校與上將益貴幸子慶初得尚某公主生學學生三日上曰他物無以餉吾孫即勅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終不徒然其間在蜀漢荆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則復命好遊齊音以生富貴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出妓博髀笑戲觀者前識承平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六十五

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口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庶爲具物祭以豚酒月口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始賤終貴于世爲遂幼榮老窮在物爲凶均之得喪誰缺誰豐若君者銀朱于始生鐘鼎以及壯不覆嬰于進取不施施于驕仇左敘右壺樂以自放雖老而客死未嘗戚乎已與夫惓惓恐悖蒙誦負義得之拘拘榮不蓋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郭師墓誌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其爲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響應靡布爪指運掌擊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愉釋學者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輩肉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即棄去兄弟自禿縮入代清涼山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或以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音音朴蹈以爲神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爲黃老術薛道州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六十六

伯高抵宙以背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褒邪人也嗒其音知善處輒自爲擊節教關管謹視出入餌不極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披取之益善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岫巉山求道錄會處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強與偕誠死至是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病自爲歌死三日葬州北崗西志其詞曰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已矣下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團於是始心爲浮圖形道士

仁人我哀埋勿棄

劉夢得與子厚書云。開發書得。郭師墓志一篇。以爲其事獨得于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釋。學者無能知。繁休伯之言。薛訪車下。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審事。神驚心得。倘伴伊鬱。久而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絃張柱差。朽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爲郭師發耶。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于鄆州。官爲歛。塋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塋。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泰。謂_切。兆之曰。金食其壘。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

丞見耶。吾爲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菴。_{祖悅切}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緇余。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狀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塋于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稱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備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

北

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訓也挈之信也藹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懸懸來章
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
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慕慕羈鬼相望有子而孝
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

六十九

東明張先生墓志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于天子天子策試
甚高以為長安尉一年技去印綬願為黃衣術詔許
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秘
書訣錄聚經籍圖史俾于麟閣以弟回降秩封州先
生曰吾老夫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
襲死哭之慟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
乙酉歲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
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墓乃自為志而卒明年正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

七十

月某日塋如其言弟子某等為碑以志于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漠然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為
華光而不為名介潔而周流苞涵而清寧幽觀其形
與化為冥寂莫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利
以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悌以通慈幼
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耶吾曰道去友耶去慈耶從
容以求其得之耶盍莽很悖道之非耶且夫勵恩壞
禮枯槁顛頽墮聖圖壽離中就異歟然與神鬼為偶
頑然以木石為類倅侗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

道固知異夫如此也乃書于石以紀

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君掌書記至
府留後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水
兩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懇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
州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
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
道泊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
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八月甲子藁葬于社壇之北
四百步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知古今事給數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誌 河東集錄 七十二

敏辨善謀畫南敗蜀虜西遏戎師其慮皆君之自出
後餌五石病瘍且亂故不承于初今尚有五丈夫示
夫人河東柳氏德碩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其塋在長
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窳沒家又有海禍力不克殯三
年將復故塋也徒志其一二大者云

覽爲祖。羣爲父。世文儒。積彌厚。簡其名。子敬字。年五
十。增以一塋。湘濱。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八乙未殯于路寢景寅遷神于舟以某年某月日歸葬于某縣某原附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戶部尚書府君之墓尚書諱濟玄宗南巡內禪聖嗣府君以謀畫定命起一族以復天下厥功載焉尚書之先曰貴卿丞贈太常少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積行高位卑華冠士族公諱某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蠲潔以端其志承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卷之三

羣言之枝葉植之以茂實以修其能始由右千牛備身佐環衛更益厘三原藍田尉仍有大故三徙同位繼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二邑齊風哥舒曜尹河南鯨寇猾驚黎人播越表公尉河南鞅糧芻茭戎備畢給版圖田漁民事時又遷揚州錄事參軍實吳楚之大都會也政令煩繁貢奉叢沓一日不青鰥鰥四至公爲之優游有裕長史司徒杜公與之揖讓異于賓僚入爲太子司議郎拜歸州刺史嚴險端悍人類鳥獸古號難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史朝

散大夫惟是南楚風淳沉俗鬼戶爲胥徒家有複裡大者屠鰥孤以盜邦賦敗愚蒙以神訛言悖于政經莫有禁禦公於是修整部吏黜侵凌牟源者數百人以付信于下而征貢用集擒戮妖師毀蕞蒿淫昏者千餘室以舉正羣枉而田間克和寬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乃安其理指紳猶鬱其望體魄遽降哀何有窮鳴呼公前夫人徐州秦軍榮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萬年尉范陽脂彤女素淑之德繼聞宗族有子曰貽哲貽賒克承丁家伯公之兄子曰勵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卷之三

日禮誠愿志于黎無忘公之德銘曰孰爲德門清河潯源其流公云世有顯懿揚其清分煥炳增華耶于後昆惟勛與鯉舊史引尊孰爲茂功尚書清風謫其有融勃焉而興披草從龍布令諸夏男和六戎赫美太陽克昇于中孰爲惠政公嗣餘慶形于誼咏小程其功大遂其性黜吏是省妖風以正于邑于邦克揚休命孰爲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瘁始焉是賴今也何戴孰蓋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不昧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

我即今
陳孝所
也

年月日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
凌君諱準卒于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博
陵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脉視病今余肝伏以瀆
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示乎世者命也臣道
無以明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于人以請
徙醜地上之得罰于天以降彼罪疾余無以禦也敢
以鬼事爲累又告爲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而寓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七五

乎戊辰戊衡也吾命與脉叶其死矣乎吾罪大懼不
克歸柩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吾甚樂焉子
其以是墓吾及是歲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
人之善余也勤以誌爲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孝悌聞
于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于下讀書爲文章著
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圖又文集朱統
有謀略尚氣節矧人之急出貨力猶業批稗年二十
以書于丞相丞相以聞其文日萬言擢爲崇文館
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爲郊寧節度掌書記渾之配

以謀畫佐元戎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

魚袋換節度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府喪罷職後遷

侍御史爲浙東肅使判官撫循罷音人按驗汙吏史

人敬愛厥績以懋粹然而光祿聞于上召以爲翰林

學士德宗崩邇臣議秘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

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

六師萬姓安其分遠入爲尚書仍以文章侍從由本

官察度支調發出納姦利衰止以連累出和州降連

州居母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七六

以沒蓋君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

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人所未至執友河東柳宗元

哀君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離慙逢尤天其生且又

同過故哭之以爲志其辭哀焉銘曰

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楊芬郁好謀謨富天祿禁

書贊推敏觀靈龜獲貞卜徙東越翊明牧罷人蘇汚

吏覆升侍從躬啓沃斥危疑與大福吏尚書徒隸肅

佐經邦財用足道之頭身則辱烏江垂九死麓仍禍

因遭茲酷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戾死猶僂何以墓南

嶺曲寬有靈。故鄉復封茲壤。歸骨肉爲之銘。志陵谷爲同貶。友人作誌。不當過爲贊詞。但首述死時之言。則其聰明才具可知。後但平平敘置。而哀怨之意自見。按伍文之黨。如韓泰程异之才。陸質之學。劉柳呂之文。世皆知之。惟韓曄陳諫及準無事可稱。然以史考之。皆有過人處。自古權奸知人之明。未有過伍文者也。

唐之遷客。至于母喪。不得持服。死不得歸葬。不已重乎。蓋其初直以爲下死刑一等。非官之也。後世

得罪者。雖重至遺戍。纔一着伍。卽歸而安坐於家矣。國恩深重如此。而人品學問不如古人。可嘆也。

大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氏口馬字曰淑。生廣陵。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總。既孕而卒。故淑爲南康謳者。李君爲睦州。詆狂寇。見誣左官。爲循州錄過。而慕馬納爲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爲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塋東崗之北。垂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今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冶彫殞逝。安窮。諸鼓瑟。今湘之洲。嗣靈音。今永終古。

唐時士大夫謫官。醜地。猶以聲技自隨。柳州馬氏女誌云。其姨母爲技于余。是子厚家亦有之矣。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爲論註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很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干父子傷夷君臣。詆忤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涓趙匡。能知聖入之旨。故春秋之言。及古文讀編。卷之三。表。河東集錄。七十九。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入之道。傳聖入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于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註十篇。辨疑七篇。徵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入爲主。以堯舜爲的。包羅旁見。膠轕上下。而不出于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

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承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于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觀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入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之。古文讀編。卷之三。表。河東集錄。八十一。

本傳質字伯冲。以陳少游薦。授左拾遺。遷左司郎中。信台二州刺史。韋執誼用事。召爲給事中。憲宗在東宮。執言畏禍。以質侍太子。伺意解釋。質有所言。太子怒曰。陛下命先生爲寡人講學。何可及他。憲宗卽位。質已病甚。爲臨問加禮。卒。啖助字叔佐。趙州人。趙匡字伯循。河東人。助治春秋。以左傳非丘明所爲。解多謬。雖好公穀。亦時撫訕之。自用名學。匡與質從而唱之。遂顯于時。然當時名人如呂

溫柳宗元皆尊師之。邵康受業于李之才。先示以陸淳春秋意。孫明復治春秋。亦本淳。其爲時所重如此。惜其書今不傳。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腹中君志焉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于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繫其辭。刻茲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五代祖諱旦。周中書侍郎。濟陰公。高祖諱楷。隋刺濟房。蘭廓四州。曾伯祖爽。字子燕。唐中書令。曾祖諱子夏。徐州長史。祖諱從裕。常州滑池令。皇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颺于江。濟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詩之羣書之政易之直方。

大春秋之懲勸。以植于內。而文于外。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王屋山。間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令羣從弟子。姪講。春秋左氏易。王氏衍。衍無倦。以忘其憂。德清君喜曰。茲謂遜世。無悶矣。亂有間。舉族如吳。無以爲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與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季王父六令君。忤貴臣。死于吏舍。猶鞠其狀。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于上。由是

貨其間既而以爲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
惟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興太學勸耦耕作三老五
更議籍田膏齊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衛率府兵曹
參軍尚父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舍
曹參軍爲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爲刑
法者軍旅之損餘斤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
作晉文公三罪議守邊論議事確直世不能容表爲
晉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
更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卷之三

咎筮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簣而無以奪焉以爲
自下繩上其勢將殆作泉竭木推詩終乘直以免于
耻調長安主簿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爲
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爲太常博士先君固曰
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爲宣城令三辭而後獲徙爲宣
城四年作閬鄉令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選殿
中侍御史爲鄂岳沔都團練判官允戎大攘狡虜增
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後數年登朝爲真會宰相與
憲府比周誣陷正士以校私仇有擊登聞鼓以聞示

上上命先君總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之爲相者不
敢恃威以濟欲爲長者不敢懷私以請開羣冤獲宥
邪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
以他事貶夔州司馬作磨鸞詩居三年醜類就殛拜
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爲公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
曰吾惟一子愛甚方謫去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涕今
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霖之歌副職持
憲以正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
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奸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卷之三

臣實參者耶吾知其不爲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
日終于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塋于萬年
縣樓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爲尚書郎天子行
慶于下申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
寢不行太夫人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有全德爲
九族宗師用葉明勳儉以行其志用圖史歲誠以施
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咸爲表式太夫人既授封河
東縣太君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既乃宗元貶秩
爲永州司馬奉侍溫清未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

五日終于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嗚呼宗元不謹先
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于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寵
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若酷名在刑書不
得手開玄堂以奉安稍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顧嗣
續不敢卽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
以泰盛德敢用特牲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
云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表高河南人以給事中敢諫爭貞直忠蹇舉無與比
能使所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
姜公輔爲內學士以奇策取相位好諫諍免後以罪
貶爲復州刺史卒

齊映南陽人爲相以文敏顯用

嚴郢河南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爲京兆河南尹御史
大夫善舉職爲邪除構扇以貶死

元全柔河南人氣象甚偉好以德報怨恢恢者也爲

大官有土地入爲太子賓客

杜黃裳京兆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爲相有牆仞不
佞以謀克蜀加司空出爲河東節度

劉公濟河間人寬厚碩大與物無忤爲渭北節度入
爲工部尚書卒

楊氏兄弟者弘農人皆孝友有文章憑由江南西道
入爲散騎常侍凝以兵部郎中卒凌以大理評事卒
最善文

穆氏兄弟者河南人皆強毅仁孝贊爲御史中丞捍

佞幸得貶後至宣池歛處置使卒質爲尚書郎以待御史內供奉卒最善文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薦使爲太子賓客

裴樞同郡人爲御史天子以隱罪誅吏樞頓首願白其狀以故貶後爲尚書郎

李丹隴西人有文學俊辯尚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妬出爲刺史發痼卒

李鄴江夏人果檢自負疑然善爲官爲御史中丞京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庚 河東集錄 八十七

兆尹鳳翔節度

梁肅安定人最能爲文以補闕修史侍皇太子卒贈

禮部郎中

陳京泗上人始爲諫官數諫諍有內行文多詰訓爲諫事中上方以爲相會感疾自乃發痼卒

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

起居郎貶官卒弟愈文益奇

許孟容吳人讀書爲文口辯爲給事中嘗論事由太

常少卿爲刑部侍郎

李觀隴西人行義甚修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君爲三司者也其大理者曰楊稱瑀無可言猶以獄直爲御史

宇文邈河南人有文謹慈人也爲御史中丞觀觀自守然以直免官復爲刺史卒

袁滋陳郡人善篆書文敏不競爲相出使辱命貶刺史復爲義成軍節度卒

盧羣范陽人雜博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天子以爲任事爲義成軍節度卒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庚 河東集錄 八十八

崔損清河人畏慎爲相無所發明然不害物天子獨愛幸以損爲長者

鄭餘慶榮陽人再爲相始天下皆以爲長者及爲大官名益少今爲尚書河南尹無恙

鄭荆用餘慶從父兄也真長者由大理少卿爲御史中丞復由中丞爲大理少卿

李益隴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僻疾以故不得用年老常望仕非其志復爲尚書郎

王紆其弟紹太原人紹得幸德宗爲尚書左丞相之

右今爲徐泗節度紆有學術曾直爲尚書郎

路泌河南人以尚書郎使西戎留戎中度今已年八十餘既和戎十五年不得歸無爲言者

虞當會稽人爲郭尚父從事終汴州刺史以信聞

賈弁長樂人善士也爲校書郎卒弟全至御史中丞

趙需天水人嘽嘽儒士也有名至兵部郎中卒

張式南陽人

張昔常山人

張惟儉宣城當塗人皆善言讜式至河南尹昔鄧州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全九

刺史惟儉和州刺史

字自是

奚陟江都人柔敏至吏部侍郎世謂陟善官然其智足以自處也

盧景亮涿人有志義多所激發爲諫官奏書如水赴

壑坐貶廢棄甚久至順宗時爲尚書郎升中書舍人

卒

楊於陵弘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爲中書舍人京兆尹

張因某入舉詔策爲長安尉願去官爲道士甚有名

以其弟回降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哭而行遂死

封州

高郢渤海人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干貴幸以太常爲相罷居尚書

唐次北海人有文章學行義甚高以尚書郎出爲刺

史屏葉永貞中召以爲中書舍人道病去長安七十

里死傳舍

苗孫上黨人有學術峭直以諫議大夫漏泄省中語

貶萬年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伯存爲文學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全九

至御史病瞽遂廢次中庸中行皆名有文咸爲官早

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與冕並居集賢書府

見文學益健頗躁自吏部郎中出爲刺史至福建應

使卒登晚仕至尚書郎祕書少監

薛丹同郡人至尚書郎

呂牧由尚書郎刺澤州卒

崔鎮清河人至檢校郎官于羣爲右補闕贈給事中

房啓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爲容州經略

于中河南人至尚書郎

常仲孺河南人今爲諫議大夫

蘇弁武功人好聚書至三萬卷與先君通書以戶部

郎貶復爲刺史

崔元均博陵人善言名理爲御史尚書郎

鄭元均滎陽人強抗少所推讓歿以此多怨田不得

仕

辛惲隴西人有史學

韓衡昌黎人善士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九十一

陳象甫梓潼人高志氣

蘇伯高同郡人好讀書號爲長者後至尚書卒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爲宜自元均

至宣力皆沒沒無顯仕者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

而大顯通傳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爲端取卷書

所尤厚者附茲石以銘于背如右

子厚此篇從來選者不及錢受之勸余存之細閱

乃知其言之有味也邵氏謂篇中多含刺議爲子

厚之不自重余謂此正見古人直道耳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九十二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志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壽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于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于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姪泊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暗于大慘徒播瘡土醫巫藥膳之不以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塋天地有窮此冤無窮既舉塋紼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表 河東集錄 九十三

述先德
微之尊
者之言
欲公施
同表蓋
本此

猶以不肖之辭撰述先德且志其酷焉嘗逮事伯舅開其稱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通毛詩及劉氏烈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如舅氏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盡知之無遺者其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剪製縷結授諸女及長皆為名媛先君之仕也伯母叔

母姑姊妹子姪皆遠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已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已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已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有勞疾先君將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莅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不得成禮既得命于朝祇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冢婦也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暇抑將任焉若有日吾其行也及命為邵州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于罪是歲之初天子加恩羣臣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表 河東集錄 九十四

封太夫人河東縣太君八月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禮無違者既至永州又奉教曰汝唯不恭憲度既獲戾矣今將大儆于後以益前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悖往事吾未嘗有戚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喪主子婦七歲而不果娶窶窮微人多疾殃災暑腐蒸其下卑濕非所以養也詎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實蒼黃叫呼遂遭大罰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為禍為逆又頑狠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于今靈車遠去而身

獨止玄堂暫開而目不見孤因窮紫魄逝心壞蒼天
蒼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耶
已矣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舒其哀矣盡天下之辭
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惜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

柳氏之先自黃帝及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爲展氏
會以食萊爲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嗚呼公諱某
字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子夏遺貞白之
操表儀宗門王父朝請大夫滄州清池令諱從裕垂
博裕之道啓佑後胤皇考湖州德清令諱察躬弘孝
梯之德振揚家聲惟公端莊無誦徽柔有裕峻而能
容介而能羣其在閨門也動令大和皆由順正愷悌
雍睦莫有間言故宗黨歌之其在公門也釋回措枉

造次秉直事不失當舉無稅政故官府誦之用冲退
徑盡之志以弘正友道信稱於外焉用柔而博愛之
道以視遇孤弱仁著於內焉此公修己之大經也自
進士登高第調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北節度使倫
惟明辟爲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卽世罷職家
食無何朔方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叅謀受大理評事
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中侍御史
加度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略也既佐從事實
司中府匪頒有制會計明白嗚呼分圖委政翳公而

成務朝右虛位待公而周事。宗門期公而光大。如黨
仰公而振耀。貞元十二年歲在景子正月九日壬寅
遇暴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痛夫夫人吳郡陸氏洎
仲弟綜季弟續家姪某等抱孤卽位率率備禮祇奉
蒙帷歸于京師以某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
萬年縣之少陵原禮也公有男一人始六年矣在髫
知孝呱呱涕洟凡我宗戚撫視增慟嗚呼哀哉初公
元兄以純深之行端直之德名聞於天下官至侍御
史持斧登朝憲章肅清常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祠不
古文演編 卷之三 表 河東集錄 九十七
正席不甘味及撰日定期而昊天不弔志奪禮廢公
實敬承遺志行有日矣而閔凶荐及不克終事則我
宗族之痛恨其有既乎惟公盡敬於孝養致毀於居
憂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與公修
詞以藻德振文而導志以爲理化之始莫尊乎堯作
堯祠頌以爲述德之作不忘於祖作始祖碑以爲紀
廣大之志敏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
君墓誌其餘諷詠比興皆合于古故宗人咸曰文如
吳興守當官貞固確乎不拔持議端方直而不苛故

宗人咸曰正如衛太史率性廉介懷貞抱潔剛家風
之清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魯士師兼
備四德具體而徵公之謂夫小子常以無兄弟移其
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
故同極之痛仍集焉朴魯甚駭切語駭不能文字敢用
昔宗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俚輟哭紀事哀不能
文故序而終焉
按篇中稱元兄者名鎮卽柳公父也方與公者名
僧習後魏方與公吳興守者名憚劉宋吳興太守
古文演編 卷之三 表 河東集錄 九十八
衛太史者名莊皆柳氏先德也子厚以兄子誌其
父凡贊詞皆託之宗人又皆援引上世以爲比擬
而有休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志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奭中書之弟之子曰徐州府君諱某實有孝德世其家業清池府君諱某繼之以茂實德清府君諱某承之以善政以至於侍御史府君諱某用貞信勛正達于邦家克生賢女以配于裴氏裴氏生于唐其著者禮部尚書諱行儉禮部之子曰侍中諱光庭嗣用忠肅書于國史祠部府君諱積業之以貞直以至于金吾府君諱傲用純懿端亮聞于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人嗚呼夫人以仁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九十九

孝偕生以禮順偕長始於家純如也終於夫族穆如其爲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稱所欲先君與太夫人恩遇尤厚故夫人侍側無威怒之教焉天禍弊族風遭大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圖死至于復常夫人三歲無湯沐無鹽酪頓踣叫號哀徹天地外除髮不勝筭體不勝帶太夫人泣而命之固猶不食朝夕諭誨僅而浹焉其爲妻道也貞順之宜恒服于身體疑忌之慮不萌于心術忿憤之色不兆于容貌同焉而令于禮婉焉而得其正其爲婦

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任恤之行其備常以不幸不

及如舅之養用爲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斥滌濯簞簋勞以待旦每怵惕之感至焉則又移其孝于裴氏之門而以睦于家婦介姊必敬必親下以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也嗚呼我之大體歟裴氏之大不幸歟以夫人之德行宜貴壽宜康寧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于壽良人官爲參軍事不及偕其貴骨髓之疾實鍾于身以貞元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子終于光德里第痛矣夫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一百

族視之如已其家老長妾滅獲之微皆以其私奔謁于道路禱鬼神問卜筮者相及也既病太夫人在側尙慮積憂傷于尊懷猶持形立氣給以少間故二稚未亂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念以傳于後則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嗚呼天胡厚是懿德而闕其報施獨何咎歟余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自洛陽望門而哭曰無以主吾家成吾身矣凡生三子幼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殞魂氣無不之也次曰崔六後夫人五旬而夭因祔焉今其存者曰崔五幸無恙託

于乳媼以虞水火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于長安縣之神禾原從于先塋附于皇姑宜也母弟號哭而爲之志毒痛憑塞略不能具敢告無媿亂無溢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嗚呼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無其辭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附于其父太子舍人諱助之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皆在灊水之左今王父管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嗚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而明內之爲孝外之爲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爲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賦頌其要咸歸于道昔孔子之世有顏回者能得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者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議者焉

嗚呼獨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是有兩顏氏也今之世有知其然者其信於天下乎使夫人也天而不嗣世之惑者猶曰尚有天道噫乎甚邪君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沒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塋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嗚呼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天下今記其知君者于墓韓泰安平南陽人李行謀元固其弟行敏中明趙柳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

崔廣略清河人韓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
呂溫叔東平人崔羣致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
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翊人韋詞
致用京兆杜陵人

侍御史周君礪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塋于某貞元
十一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譴諛
至相位賢臣放逐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
擢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倭者始畏公議於摩古之
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
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
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第
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一百四
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
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倭者止史之志右以紀爲臣
孰今

張九齡傳云九齡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
史子諒劾奏牛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于
朝堂流瀘州死于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
史通鑑繫此事于開元二十五年此文云在天寶
年死于擢下疑誤語援讖書謂兩節續于云云也

其後朱溫應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表

河東集錄 一百五

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
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
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
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
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戌不酒
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共哀
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蓋嘗聞于古
而觀于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誄

河東集錄 一百六

過十人使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
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傳於百世今其存者
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
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
猶爲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巍然爲偉人
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於
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爲之誄以志其行其

詞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繫其儀冠仁服義

于楷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恭跨騰高同堯舜是師
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不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
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
受胙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
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
儒者咸感君達其道卓焉孔丘聖人有心由我而得
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惟理惟公舒文以翼宣于事業
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湯進于禮司奮藻含章
決科聯中休間用張署讎百氏錯綜遺光超都諫列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一百七

屢見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成悔厥禍欽曼求侍
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勅海瑞
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
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股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
載出其技筆削自任羣儒章議正郎司刑邦憲爲貳
糾佞肅邪誦諛具畏遷理于道民服休滯恩踈若昵
惕通如退實閑其閑而撫于家載其倫樂中以舞歌
賦無吏迫畏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繇蠶外邑
我爾盈車維耕隣邦我黍之華旣字其畜亦襲其麻

暮鼓斯屏人喜其多如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旣成
王用興嗟陟于嶽濱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謳謠北溢
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逋租匪役歸誠自由兼并既息
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于隣今我興仁化爲齊人
惟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恩其翫
人歎惟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祐而君不壽
矯矯貪婪乃康乃茂嗚呼哀哉靡不餘食藏無積帛
內厚族姻外賙賓客恒是懸罄速茲易簣僅無而服
壑井舊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錄 一百八

希聖爲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羣愚
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噉噉雷動風驅良辰不偶
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竊以郡符
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尙擁良圖故友容懷
累行陳謦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東坡嘗議柳子厚爲此諫言溫卒道衡二州人哭
之爲誼妄又言溫弟恭爲裴延齡壻豈有正人肯
爲延齡壻者按溫在二州有善政正史載之讀其
祭溺死賊死百姓二文雖曰古之遺愛可也婚姻

之家。未必皆臭味相投。以延齡遷怒其壻。猶不可。况遷怒其壻之兄哉。坡公此論。作惡太甚矣。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歸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慊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歷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怙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

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冠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健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

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爲始終。今尚書恣率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貨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必大亂。大亂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在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嘗通食。請假設草具。既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河東集卷之三

水洗去血。裂裳衣。去聲。瘡。手注。善藥。且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謀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豬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督韋昭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昭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及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

宗元嘗出入岐周潁潁音開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郭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

祭呂衡州溫文

維年月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裏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讐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逮其厥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天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廢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俾乎吾兄

獨取其直貫于化始與道成極推而下之法度不飾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雅雜顯陳直正而爲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一事相勘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爲大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行皆老則化光之

夭厄反不榮歟。所勵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祓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則彫喪志業。殆絕瞻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灰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爲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祭文

河東集錄

百十五

平。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爲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咸聽之。子厚同貶諸人。韓泰。韓晔。劉禹錫。陳諫。凌準。程異。韋執誼。八人。呂溫。雖不同時貶。亦同事人也。今見于柳集者。劉。凌。呂。三人。就中稱許哀悼尤倦。倦不已者。化光爲甚。昇最先用。最貴而子厚無二字及之。

又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圻而頽。或碯而舉。陰流泄。漏溢沒。淪溢碩鼠大蟻。傍穿側出。齧疎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嗟乎崔公楚之南。其見不可與友。蹤英能險。睽睽。切欺苟。胙賤暗。冒古忽輕。驚妄走不思。已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升舉。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隣。非非其歸。宜樂且欣。君歿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遊。酹觴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祭文

河東集錄

百十六

于座與涕俱流。

從楚詞招魂篇來讀之。涕潸潸欲下。

柳集錄卷之三畢

宋史歐陽修列傳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氏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十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刺駢偶澠涇弗振士因陋守舊論早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藁于廢書簾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管者之舉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貢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選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居士集錄 乙 吉水鄧美書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居士集錄 二

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文在錄中不載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讐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帝知修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于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母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

立出所納婦兵之始氣也招以不次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十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于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于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曰不載于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賴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勞問甚至小人畏修古文演編 宋史列傳 居士集錄 三

復用有詐爲修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修脩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澁之文弼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器薄者伺修出聚謀于首街遞不能制然塲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各京師亦治旬日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修

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爲不載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回位修上疏不載未幾執中罷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詔言籍籍修請出之于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疏曰不載其後建立英宗蓋原于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古文演編 宋史列傳 居士集錄 四

少地理達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蒐補其在參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季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政一日晏駕天下

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迫崇濮王命有司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岡修引喪服記不載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三夫人爲后帝不敢當于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意修薦爲御史衆目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卷五

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下修造帷薄不根之謫推辱之展轉達于中丞彭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章劾修神宗初卽位欲深護修訪故官臣孫思恭思恭爲辯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修以風節自持旣數被讐讒季六十卽連乞謝事帝輒從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書苗錢爲安

石所詆故來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于是仰天嘆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不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史事謂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卷六

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畧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意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晝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必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爲文天才自歛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起於獨

驚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
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
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于世篤
于朋友生則振掖之歎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
漢以降金石遺文漸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
說于左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
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序
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
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居士集錄 七

論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篇如
其言睟如其光曜如其音韻均有先生之遺烈漢晉
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
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悅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
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
力也愈不獲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爲可爲世道
惜也哉

古文讀編之三目錄

歐陽文忠公集錄有傳

卷之一

○冊文

尊皇太后冊文

○上書疏

通進司上皇帝書

準韶言事上書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古文讀編

目錄

居士集錄 乙

論包拯除三司使書

論選皇子疏

論水災疏

卷之二

○劄狀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論臺諫官唐分等宜早牽復劄子

止絕呂夷簡賄入文字劄子

論狄青劄子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劄子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論軍中選將劄子

論莽丹求御容劄子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論史館日曆狀

論修河狀三首

古文讀編

目錄

居士集錄

二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論莽丹侵地界狀

○書

上范司諫書

與高司諫書

投時相書

上杜中丞書

與刁景純學士書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與陳負外書

與魯華論氏族書

與郭秀才書

與石推官書二首

與荆南樂秀才書

答祖擇之書

答吳克秀才書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與尹師魯第一書

古文讀編

目錄

居士集錄

三

與十二姪通理書二首

卷之三

○論

朋黨論

○史論

唐書兵志論

唐書禮樂志論

唐書食貨志論

唐書藝文志論

唐書五行志論
五代史梁太祖論
五代史晉出帝紀論
五代史職方考論
五代史司天考論
五代史前蜀世家論
五代史吳世家論
五代史周臣傳論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二首
古文讀編 目錄
居士集錄 四
五代史王進傳論
五代史一行傳論
五代史宦者傳論
五代史伶官傳論
五代史桑景傳論
五代史杜李張傳論
○序
仁宗御集序
帝玉世次圖序

內制集序
外制集序
蘇氏文集序
廖氏文集序
江隣幾文集序
梅聖俞詩集序
謝氏詩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秘衍詩集序
古文讀編 目錄
居士集錄 五
送王陶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送楊真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詩譜補亡後序
續思穎詩序
集古錄目序
○傳
桑梓傳

卷之四

○記

仁宗御飛白記

有美堂記

峴山亭記

李秀才東園亭記

泗州先春亭記

真州東園記

菱溪石記

古文讀編

目錄

居士集錄 六

浮槎山水記

游鯨亭記

伐樹記

吉州學記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畫舫齋記

峽州至喜亭記

夷陵縣至喜堂記

王彥章畫像記

樊侯廟災記

○碑文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

道碑銘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

令程公神道碑銘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

古文讀編

目錄

居士集錄 七

銘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

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侍制王公神道碑銘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卷之五

○墓誌之一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謚

文簡程公墓誌銘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

誌銘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古文讀編

目錄

居士集錄 八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

誌銘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侍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

夫孫公墓誌銘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侍制杜公墓誌銘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卷之六

○墓誌之二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祖徠石先生墓誌銘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蔡君山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古文讀編

目錄

居士集錄 九

江陵幾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張子野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墓表

石勞卿墓表

連處士墓表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希聖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胡先生墓表

龍圖閣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古文讀編

目錄

卷十

○祭文

祭謝希深文

祭吳尚書文

祭資政范公文

祭蘇子美文

祭石易卿文

○雜著

論尹師魯墓誌

記舊本韓文後

書柳聖俞墓後

讀李邕文

晉王獻之法帖跋

雜法帖跋

唐薛稷書跋

原弊

古文讀編之三目錄

古文讀編

目錄

卷十一

古文讀編之三歐陽文忠公集錄之一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林增志弟志長志慶參閱男僊偕做編輯一

尊皇太后冊文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
申嗣皇帝臣項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管者明王之
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
以行于已者爲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爲天下先
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季四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冊文 居七集錄 二

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
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
意以中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祗懼不敢違寧者
已顧惟眇末之質提攜鞠育慈仁咻獎至于有成自
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勞艱難一日萬務
協和緩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
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羣心合志一
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臣韓琦司
徒具官臣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

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粵自正位中宮內助先
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于正
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而
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干
外朝及歸政冲人合于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
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
播于聲詩尊名光于典冊末惟小子獲奉溫清嗚呼
殫九州之富以爲養未足盡于孝心享萬壽之福而
無疆期承承于慈訓臣項誠歡誠朴稽首再拜謹言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冊文 居七集錄 二

典則莊重廟堂之文



通進司上皇帝書

月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載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座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季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錄

三

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闔戚未怪民力未疲彼得滅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

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餉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因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錄

四

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千萬之兵連季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疚其人自初僭叛嬖書已上逾季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關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

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錄

五

管絃。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隙。隙性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外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拾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

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西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錄

六

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在管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脩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

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紆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不可爲尚當爲之况管人行之而未逮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七

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鄴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鄧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

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運之募置通兵爲十五六舖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卹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踰季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達輸京師轉胃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麗度其道理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八

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幣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管之盡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管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管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

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畝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遠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飲用。東祇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錄

九

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罷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

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晁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錄

十

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買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綬田一項。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

殺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刺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錄 七

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嘗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幸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既以詳之也。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季將復舊價則

貪利之商爭先而轉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季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鏹銖躬自鑿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曉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錄 三

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彌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遑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刺利者造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

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
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
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
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
者禁蓋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爲鬻市
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
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
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
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顧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蘇士集錄 七

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鋒漸
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
陛下以其小者貴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
甚臣修昧死再拜

此書康定元年上鹿門謂歐公少時已具宰相之
畧按是時公年三十四仕宦十季訥而再起不可
謂少矣

書地利一段。并州程象實本此而稍衍之。

準詔言事上書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
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
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
所求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
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
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
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
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蘇士集錄 十四

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
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
疲弊四五季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
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
前今又北戎大者遠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
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
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
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
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

之要者也。近季朝廷開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支吾不服，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關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

卷之一

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季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用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慎彌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彌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

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傑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才，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

卷之一

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越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贖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強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無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之所爲，然何所憚而不爲？平若一日，赫然奮威權，以臨之，則

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爲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畧無應破指揮且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錄 七

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也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季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獎全斌與詣將立法太祖神武英衛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自關西用兵四五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

則諸將誰肯用命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畧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季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歎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錄 十八

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

以謀不以力用兵圖智不圖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爲多不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錄 十九

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爲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一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

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效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口壘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歛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錄 二十

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奸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入萬尚能困國力况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季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畜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

古文讀編

卷之十一

居士集錄 五

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季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頗爲元昊所敗故敢啟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勸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吳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聲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

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吳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吳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尅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

古文讀編

卷之十一

居士集錄 五

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季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季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弱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密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日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文武列職徧於

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精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爲退不肖此不知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錄 三

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奸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貪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

主事。衆胥羣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丑者皆有殃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錄 三

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臣修昧死再拜

歐公經畧已具見其槩矣

此書慶曆二年上公特爲集賢校理

仁宗之爲治天下事一付之公論而已若無所與焉自是千古一聖哉而其迹有似于不振者故歐公以自執威權之說進蓋應病之藥也夫有權不操而付之天下之公且不可况未必公平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而常至於昏。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錄

五

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

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愆。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錄

三六

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季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出。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外凶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

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其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錄

三七

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而言事者亦當之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遼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公。

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悞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庸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錄

天

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勿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此書至和二年上。公時爲翰林侍讀學士。史稱執中爲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不及門。又云。張貴妃薨。追冊爲后。王洙石全彬以非禮導帝。執中輒奉行。會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趙抃列八事奏劾。范鎮歐陽修言之不已。乃罷石林燕語記。仁宗在內。嘗不樂。一老中官進曰。豈非以

陳相去住未定耶。臺諫既有言。何不從之去。上曰。難得如此老子。不撓我耳。後不得已罷之。猶令自舉代。蓋執中以公燕結主。以阿諛迎主。而諸所論。不過閨門細事。宜其不能取信也。墨莊湯錄載執中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而達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守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

梁適源之子御史呂景初馬遵吳中復論其與劉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錄

五元

宗孟連姻。宗孟與冀州富人共商販。下開封府。勅治所言不實。皆謫爲通判。適亦出知鄭州。初京師茶賈負公錢四十萬緡。鹽鐵判官李虞卿案之急。賈懼。內交于適子弟。適出虞卿及罷。帝遣虞卿三司景初等皆召還臺。蓋公論原自分明。其初始存大臣之體耳。如此舉動。歐公猶以爲過。無乃難乎其爲帝耶。荆公作馬遵誌。作出知宣州。遵本傳亦因之。與所謂謫爲通判者。矛盾殊甚。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淳厚。治道之汗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聲勵其始。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自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錄

三

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喁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立。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

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
常人皆知可避而極豈獨不思哉昨聞極在臺日常
自至中書誥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
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察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
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極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
其命出臺中察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
極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
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極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
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居士集錄 五

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
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
且頹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
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
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
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
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罷用言事之臣
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
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驟因其指言事者

而非之或以謂奸計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治
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
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爲已利護
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
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謫言之士中間斥去
姦邪屏絕排佞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
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
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
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居士集錄 五

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
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微訐逐人之位似於傾
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
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極併逐二
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
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
之功一旦由極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
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極於此時有所不取
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極取其所不宜

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
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
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
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
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
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
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
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
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
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
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
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効。已著
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
俟誅戮。

此書嘉祐四年季上。公明在翰林。書上拯家居避命。
久之乃出。旋拜樞密副使。

李師中始仕州縣。即狀報包拯。知政事。或云。朝
廷自此多事。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郵縣王安石。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

三

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按此
則包公原不爲人所喜。蓋喜因循而惡振刷。宋人
大抵然耳。

包孝肅狄武襄宋之名臣。歐陽公皆嘗論之。及讀
全集。考肅出知池州。公疏薦之。武襄以滕宗諒事
于累。公疏收之。公未嘗不知二人之賢。特政體有
不便耳。

石林燕語引此事。又云。蘇子由爲中丞。攻罷許冲
元。繼除右丞。御史安燾亦以爲言。二人固非有意。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居士集

三

者。然歐公之言亦足以厚士風也。
論賢者不宜太盡。然不盡則持論之意終不明。此
疏可謂盡矣。細味之。不啻一句寃了包公。

論選皇子疏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客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德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充國公王近已出陞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古文演編卷之一上書居上集錄五

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官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

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宴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惟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况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此疏嘉祐二年上公在翰林

古文演編卷之一上書居上集錄五

論水災疏

臣伏觀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亟封章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甫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泝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衝奔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梏露居上雨下水累疊老幼狼籍於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居七集錄

三

生者既不安其室歟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開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蘭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驚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

臣等伏
爲國不
爲家保

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者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季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二三十人者甚多材高季長羅列於朝者亦衆歟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十耶若陛下鄂王豫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居七集錄

三八

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歟則非惡事也

漢文帝初卽位之明季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羣兵窺覲陷于大禍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唐七集錄

三九

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况聞臣寮所請俱欲擇宗室爲皇子爾未卽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內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

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同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爲陛下賀群人疊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如初議者已爲不可今三四季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唐七集錄

四

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密任以一州旣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惟陛下未之知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

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王禩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觀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此疏集作至和三季上按至和無二季當是嘉祐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嘉祐集錄

元季是季四月大雨水注安上門公時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

讀編歐陽集錄卷之一

古文讀編之三歐陽文忠公集錄之二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劉勳弟志長志慶參閱男僛僛編輯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在費之事必不肯爲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嘉祐集錄

臣本爲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季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况聞張氏本良家子非自修媛退爲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頻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

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變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爲衆人。至於中外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責。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疎遠親戚。肅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疎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爲閹人。自招謗。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子 居士集錄二

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况此事不獨爲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爲裁損。取進止。

張貴妃河南永安人。父堯封舉進士。爲石州推官。卒。堯封兄堯佐補蜀官。堯封妻錢氏求鞶孤幼隨之官。堯佐以道達辭。錢氏遂納于章惠皇后宮。及長。得幸。妃巧慧多智。勢動中外。慶曆元年。封清河郡君。進才人。修媛。忽被疾。曰。妾姿薄。不勝寵名。願

爲美人。許之。皇祐初。進貴妃。後五年。薨。仁宗哀悼。追冊皇后。謚溫成。堯佐因緣致位通顯。按此制慶曆三年上。公知諫院。所云張氏未入宮之前云云。蓋陰斥堯佐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子 居士集錄三

論議漢安懿王典禮制子

臣伏見朝廷議漢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爲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廣本末之論也臣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士集解

爲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季月喪服令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法爲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人繼大統

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季所用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宋百季所用之禮五服季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素面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三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爲形於上今者漢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造經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士集解

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擬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謂中罷欲使有司塗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諡曰悼置奉邑數國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

附告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爲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常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季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請云。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爲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卽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爰錄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稱其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于漢統之漸。丹遂大非之。故丹議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子

居士集

六

云。定陶恭王。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爲不可爾。外則猶曰。皆漢儒所許。以爲應經義者。惟去其國。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爲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爲

此議。宜乎指臣等爲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才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爲說。而外庭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爲欲加非禮于亂統紀。信爲然矣。是以衆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爲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庭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禮不辨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子

居士集

七

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嗷嗷而不止也。夫爲人後者。所以所後爲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爲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爲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爲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爲後。亦不諱爲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爲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在其子之事。而不得後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擗

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爲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爲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爲皇伯則濮安懿王爲從祖父反爲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爲義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爲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爲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爲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爲伯父叔父者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子

居士集錄八

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辟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爲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願陛下霽矜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紀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爲之辨矣

英宗立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

封大國公時在中書持此議御史呂誨等訴公皆被逐惟蔣之奇合公意公薦爲御史衆目爲奸邪之奇思自解適時有言公陰私事者之奇遂劾公詰問所從辯窮皆坐黜公亦力求罷按公此議頗不爲當時所與然其實乃至論也至吾朝嘉靖間議禮諸臣推本公意始以公從祀孔廟云羅鶴林云歐陽公爲諫官侍從時敢言及爲執政主濮國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攻之歐公執之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著濮議兩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子

居士集錄九

篇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寧動無差兩府大臣亦無大過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于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已爲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亦豈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猶須記上拔持棠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臣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好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直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納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子

居士集錄十

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教矻立於朝危言讜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徃徃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臣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

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矻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譏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子

居士集錄十一

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聰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賢因內降以起獄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

人填貳朝政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摭紳公正之論早罷昌朝還其舊鎮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此劉嘉祐元季上東坡雜記云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奸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始姑事豈有是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士集錄 十二

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魯薦昌朝然則公此頭雖曰風聞其實可擬也昌朝爲使凡三季卒以交通宦官被論罷詳昌朝生平亦無大過然其進不以正則夫人能言之其所以無他惡者以上有賢君耳蘇子山遊賈文元園詩云前朝輔相終難得父老咨嗟今亦無噫仁宗時之小人猶令人思之如此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開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淹滯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實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靜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士集錄 十三

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

國公
諫官
論所
以能
人

開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生
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
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入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
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
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
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
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
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
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子

居士集錄 十四

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
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
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
奉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
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
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
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
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
恩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

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自
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
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知滁州至和初吳中復
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燾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
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季韓絳言富弼貶
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
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季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
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
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子

居士集錄 十五

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
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
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
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職守外郡
連延數季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
介不以前黜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
用數季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
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
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

評議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間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此者雖未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樞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列子

居士集錄 十六

陳升之初名旭後避神宗諱改焉仁宗時拜樞密副使諫官御史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王陶論其陰結宦者升之求去帝謂輔臣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與議耶乃罷之其後五人皆進用升之未幾復拜樞密副使史稱升之深狡善傳會後附王安石得相又時爲小異世以此譏之謂之荃相由

此觀之論者是也按五人中多賢者惟王陶爲韓絳所知卽負韓絳爲韓琦所知卽論韓琦蓋反覆小人也歐公嘗贈以序許之以剛茲疏又稱之甚悞公生平薦人雖賢者居多而王安石常秩呂惠卿蔣之奇在焉知人之明蓋其難哉

此疏所稱當時言事諸臣范文正唐質肅二事已著不具論吳中復等事已附前篇劉沆富弼二事今考始末附此初溫成皇后之喪沆以叅知政事護喪禮官議稱陵范師道數爭非典制沆惡之出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列子

居士集錄 十七

知常州已而沆爲相領事如故趙抃論其當罷久之請知睦州二人出不同時然皆因沆故歐公合言之富弼用張茂實掌禁兵韓絳言人謂茂實先帝子豈宜宿衛不報後以不秉笏穿朝堂出知蔡州茂實事不見正史泚水紀聞言其妄王鈺默記言其真本曖昧之言何以形諸章奏以此得罷殊不爲過而歐公猶以爲言至與前事並稱亦過矣大抵仁宗容言千古無兩當時諸公不無肥腸滿腦之過平心論之梁劉二案是非昭然范之干呂

論者是范然亦不盡然文唐皆賢者事又曖昧並
千古疑案然論文猶可論文而薦富非人臣之體
也若韓之與富論之者即唐質謂也豈一人之身
爲臺諫時言言皆是爲執政時事皆非乎歐公
此論猶肥腸滿腦之習也此劉嘉祐六季上公在
樞府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子 著士集錄 十八

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

臣風聞呂夷簡近日頗有容奏仍聞自乞於御藥院
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
臣謂夷簡身爲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爲陛下外平
四夷內安百姓致得二虜交構中國憂危兵民疲勞
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紀綱幾至大壞
筋力康捷之日尚且如此乖繆况已罷政府久病家
居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圖事據夷簡
當此病廢卽令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忌報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子 著士集錄 十九

之意凡事卽令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議可
否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况夷簡患難風手足不
能舉動凡有奏聞必難自寫其子弟輩又不肖須防
詐僞或恐漏泄於體尤爲不便雖陛下至聖至明於
夷簡姦謀邪說必不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
恐非公論若誤國計爲患不輕夷簡所入文字伏乞
明賜止絕臣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見今中外羣臣
各有職事苟有闕失自可任責不可更令無功已退
之臣轉相惑亂取進止

此糾慶曆三季上公在諫院按呂文靖爲相歐陽公以言事連敗累舉呂罷公始擢用今集中論呂劄凡三皆極其醜詆兼醜詆其子如此劄云云又有一劄云夷簡子弟因父僥倖恩典已極今邊鄙多事臣僚辛苦未嘗非次轉官豈可使奸邪巨蠹之家貪贓愚騃子不任加恩嘻亦已甚矣呂公長子公綽史稱通敏有才父執政時多涉干請此歐劄所自來次爲公弼又次公著皆賢其時季已長矣歐公奈何不少留餘地乎其後公著賢聲日聞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子

居士集錄

三

公薦其文學行誼宜在左右薦之是也。即思此劄亦覺兩截矣。

論狄青劄子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爲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賢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竊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驟爲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爲不便今三四季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爲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子

居士集錄

三

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畧招討常用文臣茲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爲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爲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羣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爲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爲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子

居士集錄 五

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禍者矣爲青計者宜自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

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恩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子

居士集錄 五

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忠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進止

此劄與水災一疏同時上時狄青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故公有此疏帝從之當時文潞公不欲出青惟劉原甫與歐公同意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柳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害。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爲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子

居士集錄

三

家近季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寬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讎仇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爲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

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効力。取其功。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爲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子

居士集錄

三

等。連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爲。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貴爾卒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會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

小有疎失則是汝族情故陷之必有重刑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蓄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憚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外未見其可蓋罪浥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宋史云去洛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又有水輪銀銅之利環城數萬帳漢民遁逃者歸之教其百工商賈自成完國曹瑋在秦州經營不能得劉浥初說降城王鄭戩令浥往受地而氏情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子

居士集 卷二十六

中變浥與戰破之戰遣將助築會與尹洙異議朝廷遣魚周詢往視氏衆詰周詢請助工後以浥權城皆主城成終以遠節制黜一官尋卒居人留葬立祠祀之願得浥子弟王其城按洙言誠是但爭之于始可耳既得無棄去之理矣此事韓范二公亦不同見歐公二劉蓋苦心調停而是浥爲多故爲尹師魯誌不着議論此劉慶曆四年上公在諫院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制子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爲體量知潤州席平爲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爲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外朝廷寄任重者爲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飾果是才與不才可信與否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爲提刑者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信萬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子

居士集 卷二十六

一不才於飾見事相皆却言席平爲才邵飾合有問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與席乎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况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爲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平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提刑體量然後爲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爲名其實不肯主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述使彼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已苟然如此豈有念民疾苦

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只是好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季以爲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今邵飾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爲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威，誰肯信服？飾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爲不獨邵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君子集錄

三

此劄慶曆四年上

論軍中選將劄子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劬辛多在征行禁衛諸軍，全無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爲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內虛，朝廷勢弱。萬一有事，無以支吾。今軍帥暗懦，非其人，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爲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時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君子集錄

三

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耶亮王充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忽興，狂悖今垂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効死，奮身請戰，誓雪君耻，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侮陵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耳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用兵以

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畧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畧之人尤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齎輓而已於此求將而欲得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取侮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盡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得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子

居士集錄

三

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彌當今之大患臣亦嘗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求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畧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送下禁軍至廂軍中季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

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人技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爲百人將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技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技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子

居士集錄

三

人之將可也幸而有技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遞遷次補至於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人

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使大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此之爲利又達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耳如裨邊破賊奇才異畧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平世選將之法只應如此雖未足以盡人然亦無他弊此劄慶曆三年上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子

若士集錄 三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爲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旣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彼非特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爲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有未然尚恐敗事况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國通盟久矣而嚮來宗真特於信好自表懇懇別有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待夷狄之術而又其曲在我使彼易以爲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况此畫像之來特表懇懇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之懇懇之來則不報以沮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恥懷恥畜怒何所不爲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書初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子

若士集錄 三

無寒溫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爲說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來事既再三豈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爲中國之辱又使夷狄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脅因之引惹別有它求則爲後患何可涯哉今虜主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又聞虜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事深防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爲臣願聖慈出於獨斷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虜中告以如約直候今冬因遣常使特與之則於事體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今耶進止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士集錄 三十四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臣聞士不忌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士集錄 三五

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爾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季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

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
彌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
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
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
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
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
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
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
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士集錄 五

諄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與得漢史所謂忠臣
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譏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
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
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
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
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
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
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
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力敢受命然猶未敢別

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
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
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
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
敢畧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益更張故
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
冀皆有効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
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
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士集錄 五

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
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况自
中國之威近季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
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
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
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季侵凌之患感陛
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
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
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

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居士集錄 三

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修昧死再拜

此制慶曆五年上公時爲河北轉運使

論史館日曆狀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季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居士集錄 三

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月日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可得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季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

事在目前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前修未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餘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永 居士集錄 四十一

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原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公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樞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

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墮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在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賢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永 居士集錄 四十二

此劉嘉祐同季上



論修河第一狀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諫議欲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惶羣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違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季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

四

配一千八百萬梢交騷動六路一百有餘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途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歛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逮今者又開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季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卹之猶恐

饑民起而爲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百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季火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季以來稍稍歸復然以之餘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季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

四

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季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令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繕此又一大役也往季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季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縣障洪水九季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

知水趨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幹以人力。而同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潭塞已二十季。商胡決流。又亦數歲。故道已塞。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狀

居士集錄

四

異。充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嶠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季。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亢旱之季。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折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兩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豐季。餘力漸次興為。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

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狀

居士集錄

四

論修河第二狀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飲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改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居士集卷四十六

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平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當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决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遽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决之因初天禧中河

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澁乃於澤州天臺埽决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决今所謂龍門埽者也其後數季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决所决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决是則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决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季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季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海口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居士集卷四十六

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决然則京東橫壠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决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北銅城已上則似低此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阡下則當日水流宜决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壠之口亦何緣而大决

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季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季之商胡必須用往季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企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戕水之名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牧

居士集錄

四九

而無戕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固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是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決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此與前制至和二季上第三制三季上公皆在翰苑時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公議云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牧

居士集錄

四九

云時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王仲昌竟爲河
北患仲昌流英州

論修河第三狀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
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
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日畏大臣二曰
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
矣初欲談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
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
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
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人口舌可回
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
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
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
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
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
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
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
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
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

猶當爲之。况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爲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頤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居士集錄

五

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畧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

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其隄。於思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季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埽埽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居士集錄

五

功料浩大。勞人廢物。用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季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潰決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饒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

此二患也。三五季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入又淤高。流行梗澁。則止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者也。今爲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論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龍。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漚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堤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旣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况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右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此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季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繆。謀是比。

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小。此善筭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差。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大平無事。而望聖心急於庶政。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遂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

使大議不沮。而善筭有成。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此劄慶曆三年上

論界并侵地界狀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虜性貪狠號爲犬戎欺弱畏強雖示以怯今杜之於早而力爲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况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爲彼奪據而不爭則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

卷之二

制

北塞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爲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爲隣故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強尚須勉強何况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有未察虜中疆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僞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

思極慮而不敢暫怠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慮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疆弱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而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爲國而耶律氏自叨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勦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歿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達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

卷之二

制

就不能小恐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斂山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亦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已怒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以離叛攻劫近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亡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之後叛外有西夏之爲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界上勉強虛張因我巡兵侵我地界益其實弱而示疆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疆弱知其情僞

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
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
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爲我之福則
不幸使其解仇而後合豈不爲我禍乎臣謂北虜昨
所以敗於元吳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勍敵耳
聞其自敗嗣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揀
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
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強難敵矣今
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爲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牧

居士集

卷之二

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
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季因循之弊變驕心而
爲憤志化墮卒而爲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
虜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
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季間不能相并則必復
合使此虜驅新勵之彊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
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
北爲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季較去季則亦可見
去季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

用人知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
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秦
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
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
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
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州軍尚憂
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北事爲憂
則又怯懼如此旣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
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虜人侵我冷谷雖立案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牧

居士集

卷之二

屋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賄兵甲更伺我意
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
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因而
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爲
憂不忌此事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
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
漸成禦備至於日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
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爲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
未動心此自古以爲難也况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

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竭愚瞽少裨萬一謹具狀奏聞

上范司諫書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縣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疆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上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羣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

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竊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管韓退之。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議。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季。後又二季。如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季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冬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季。

造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季六季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季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書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此書作于明道二季。考是季范文正公自陳州召還。拜右司諫。文正先以言事忤太后。出判河中。徙陳州。爲司諫。卽論罷楊太后冊命。又言不宜深治太后時事。然歐公猶汲汲勸其有言。何不能少待是季冬。卽以諫廢后出知睦州。豈感公此書耶。公拜書司諫學士執事。明季文正移。

蘇州公與書作某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蓋自
此書而相知漸深也。古人交誼親疎之等。于此亦
可考。

八寶編

卷之二 書

居士集錄 卷之二

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自司諫足下某季十七時家隨州見天
聖二季進士及第勝如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季少未
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
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屬其
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
其後更季一季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
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
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
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
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
俯仰默然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
疑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
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
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
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季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
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
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書

居士集錄 卷之二

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
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
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
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
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
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
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
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
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書 居士集 卷八

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
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然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
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
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
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
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
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
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
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卽位已來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書 居士集 卷九

也今乃不然及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爲
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
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
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
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
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
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
辨其不賢反默然無一語待其自敗歟後隨而非之
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

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
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
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
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
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
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
安道貶官師魯得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
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爾所
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

用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
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
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
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
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
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
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
不宣

高若訥字敏之衛州人官至尚書左丞謚文莊史

古文讀編

卷之二書

居士集錄 字

稱若訥強學善記自秦漢以來傳記無不諳通明
曆學精鑒理爲從官論中官閣文應爲樞密凡內
恩降多覆奏不行謂之正直有學問自不忝餘無
他過止以此書奏貶歐公不合人意耳然歐公此
事原非中道歐公晚年編集亦去此篇

投時相書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畝
畝爲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
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
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
飾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闊深肆大非愚且迂
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及甚於市區畝
畝而其所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
功易勗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

古文讀編

卷之二書

居士集錄 主

其易則復惡聖人爲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
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固識
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
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
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
卻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栖
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楊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
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同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
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

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敏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路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贊聞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士集錄 卷之二

上杜中丞書

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早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如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修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修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川它日又問復以

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上中令色不動拂芻帶
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
太祖大悟終用二臣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
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
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適止若
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
雖迂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
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
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書 居士集解 七五

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
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
百千邪者正者其糺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
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
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
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
之舉勳也况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
者固奸辨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
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

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
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在言竊獻
門下伏惟幸察焉
議論明切歸之正直而後先中敬率

與刁景純學士書

修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史。丈內翰。因計聞問。驚惶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季。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旣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士集 卷之二

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譏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其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疎。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旣不欲爲愚誠所守。又求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士集 卷之二

此之爲恨。何可道也。然能惜不永。卒與大川。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壘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宜刁湛衍之子。昇州人。官至刑部郎中。湛子釋約。並進士及第。景純約字也。宋史胥偃傳云。歐陽修始見偃。偃愛其文。召置門下。娶以女。偃糾察刑獄。范仲淹尹京。偃數糾其立異不循法者。修方善仲淹。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修啓鼎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視前所集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士集錄

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與陳員外書

修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寓書有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奈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卽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爲非宜足下之所以賜修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錄

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啟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牒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舊禮不足爲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爲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謬所從來既遠世不根古以爲當然居今之世無

不知此而莫以易者蓋常俗所爲積習已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爲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况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而惜手書之勤邪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爲浮道以楊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

與曾鞏論氏族書

修白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修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季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

失族而徙蓋又二百季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季之雖大功德之族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猶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族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季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鄭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爲曾氏者爾非鄭子之後皆姓鄭也蓋今所謂鄭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據以西京作坊使爲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

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川無文字尋究不能周悉幸察

齊東野語云歐公著族譜頗爲精密其言詢生通五世生琮爲吉州刺史當唐末黃巢陷州縣幸州民捍賊自琮八世生萬爲安福令公爲安福九世孫以此考之詢在唐初至黃巢時幾三百季僅得五世琮在唐末至宋仁宗纔百四十五季乃爲十六世恐無是理按公與子固論氏族書詳慎如此及其自爲不免爲人所疑蓋譜牒散亡之後雖公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士集錄

全

亦無如之何也

塵史云古人凡著文集其末多載系世次一篇亦子長孟堅序傳之比也唐時尚多姓譜之學今或罕言歐陽文忠公蘇明允各爲世譜文忠侯漢季表明允彷彿禮大宗小宗爲次雖例不同皆是以考其世次也竊怪文忠公謂不知姓之所自而昧昭穆之序則禽獸不若也其譏訶亦至矣然歐陽氏得姓凡幾率其間文學之士蓋亦多矣文忠始爲之譜斯言恐未爲得也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史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篇借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甚謹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鴈雉鶩之類致其意爲贄而先既致其意又耻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積畫之布以飾之然豫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爲陳酒設幣能適矢藥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今秀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士集錄

全

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爲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爲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貴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賦詩女曰鷄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珎璫琬琰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季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修其辭暴練緝綴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

庶而禮加邊豆實幣能延爲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古文讀編

卷之二書

居士集錄 全四

與石推官第一書

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卽報遂
以及今歟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急而獨不知公操察
不察也修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
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
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
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
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
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
也夫不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問是豈無情
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
者乃可爲憂也近於京師頗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
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修之
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詎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
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
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
若親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
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

古文讀編

卷之二書

居士集錄 全五

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待欲與世異而已。修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楊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古文，讀編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書 居士集錄 全七

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屢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効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宜。

與石推官第二書

前同季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來其夫，爾旬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畧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作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矜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畧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卽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然。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書 居士集錄 全七

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棋梲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母彳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士集錄 全八

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矧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減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

曲洧舊聞云公操卽守道也今徂徠集中猶見其答書大畧詞自解文忠答書誠中其病守道字盡世不復見既嘗被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爲者即其答書觀之其強項不服義設爲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稱推官者蓋在南京時計其齒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士集錄 全九

甚少不知後竟少俊不然文忠誌其墓與讀徂徠集二詩盛道其所長亦足以見公與人不求備也

與荆南樂秀才書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贊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修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缺也然蒙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古文讀編卷之二書居士集錄上

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服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始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僣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

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資不好而囿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歟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季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既不足學其後所爲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爲者爲此也在易之困固有言不信謂夫

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先達答後進論文書此篇最得體若子厚與崔黯書不免英雄欺人

古文讀編

卷之二書

居士集錄上

答祖擇之書

修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冊論之日一覽以爲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士集錄 卷二

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

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出此也足下所爲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則鄉曲之中能爲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爲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反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爲合故敢道此未知於足下之意合否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士集錄 卷二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嘗知杭鄭東三州神宗初知通進銀臺司用王安石所置誥命潤筆爲公費安石惡之諷監司求其罪鍛鍊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軺過制誦忠正軍節度副使

歐公與王素小簡云。前夕清卿之室。已與擇之共
牢而食。士大夫聞之。莫不竊嘆富貴浮名。何可久
恃。至于妻子。亦不能保。然盛衰之理。固常如此。奚
足爲之悲也。按夏竦于安期字清卿。吳曾漫錄言。
安期早卒。其妻挈家貲數萬。改適味歐公。語意必
此事矣。但不知當時有二擇之否。

答吳充秀才書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
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
爾非夫辭豐意雄。沛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
患佞佞。莫有聞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
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
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矣。
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假譽而
一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患然見臨。若有所責得

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
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
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
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其者至棄百事。
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
鮮也。管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季之頃。爾然讀
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
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
自至也。故孟子于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

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知也足下之文浩乎霑伏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歟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書

居士集錄 卷六

吳充字仲卿建州浦城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第歐公長子婦充之女也歐公判流內銓有諧公者出知同州充爲辯而止後神宗時充官至宰相本集編此書在康定元年作吳充秀才又書簡中有數編作吳正獻蓋充初以進士謁公後宦達與公等矣故稱顛異也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書

居士集錄 卷七

然皆紛雜殘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繁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皆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具詞或播樂歌或

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倭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特以傳也。然未能世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耶。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繁。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七集錄 卷八

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輝。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與尹師魯第一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兄給驢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此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七集錄 卷九

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間。荆人云去。雖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慶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管。所游往往有親舊。雖連天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麴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太筍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恭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舊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

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關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成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季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爲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有也。但問所言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士集卷二

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徵賢後世。恐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而有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道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

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畧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興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遑。誅於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憾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歎歎。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憾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微遜任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居士集卷二

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鄧白頭奴足以往來。殊寒矣。千萬保重。不宜修頓首。

余讀當時諸公事。嘗竊怪之。仁宗非昏主。申公非奸相。以嫉妬廢后。非失德事。謫而旋復。范公不可謂不用。既用而汲汲言申公之短。不可謂不修怨。不可謂不躁進。范公再出。有論救者。有請與同貶者。有遺書高若訥責其不救者。不可謂不立黨。其

不至受禍者。仁宗之明也。特幸耳。及讀此書。天生此輩一段想見。歐公心事。又云。自當絕口不及前事。益慎職。無飲酒。不覺心服。若無此語。則其去假氣節幾何。

與十二姪通理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過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頓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効。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莫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硃砂來。吾不閱此物。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古文讀編 卷之二 書 居士集錄 卷之三

又

承示近文。輒如此作得也。但古詩中時復要一聯對。屬尤見工夫。并門當因書言去。昔選人有陳奇者。舉主十六人。仁宗見其未嘗歷選調。特旨不改官。以戒馳騁者。初官宜少安之。

二簡雖非公至文。然公之生平。只此可想。東坡跋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誠哉是言也。公之立朝危言危行。為羣小所側。

目而卒見信于人。王豈偶然哉。書在皇祐四年。通理任象州司理。所謂南方多事。蓋指儂智高之亂也。

古文讀編之三 歐陽文忠公集錄之

吳郡王志堅論次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 歐陽文忠公集錄之

友人汪承詔弟志長志慶泰閱男僊偕攸編輯

朋黨論 在諫院進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

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讎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

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論

居士集錄 二

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禁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與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自古小人陷君子必以黨爲名未有君子而明明

以黨自任者有之自歐公始自有此論而天下之奸人躁人敢立標幟爲君子者不獨受真小人之禍亦兼受僞君子之累此皆歐公擇言不精之過也余嘗謂慶曆諸公肥腸滿腦不可爲臣子常法此其大端也書後以存一案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論

居士集錄 三

唐書兵志論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

四

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騎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

唐書禮樂志論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

五

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舊。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卽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

於二而禮樂爲虛各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俯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其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祭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卽用隋禮至太宗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錄

七

時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爲一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傳會事旣施行議者皆以爲

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縚爲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昂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並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錄

七

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川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公華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爲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三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

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貞觀間。元之開。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其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

唐書食貨志論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入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令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歛

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歛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

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歛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井。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推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唐書藝文志論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王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紕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辭。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

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闊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與今著于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唐書五行志論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爲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金。四曰木。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爲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爲五星。分位於地也。爲五方。行於四時也。爲五德。稟於人也。爲五常。播於音律。爲五聲。發於文章。爲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爲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物。曰五行之屬。以謂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故於物爲最靈。其餘動植之類。各得其氣之偏者。其發爲英華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爲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爲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傷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爲

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爲氛霧虹霓光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諸物種類不可勝數下至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皆不足道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爲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致而爲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爲災異之學者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錄 十四

不然莫不指事以爲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爲周武王陳禹所

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爲九類別其說爲九章爲之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幾附於五行以爲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

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其祥眚禍痾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略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

五代史梁太祖論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謂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歸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衍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之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然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諱絕之者。不害其聚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仁乎後世與其爲君而

不絕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五代史晉出帝紀論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其絕其天性。歟。魯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愚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生者。未有不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錄

七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錄

十九

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替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晉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職方考論

嗚呼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如
絕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
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
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
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
分暨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
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
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錄 三

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後
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
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
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
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
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
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
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
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

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

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

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晏世宗取秦鳳階成

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六

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國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

餘外屬者疆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于周末閩已先

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

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南北十州爲楚

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錄 三

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陝三州爲南平
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
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
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
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于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
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
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
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于五代若五

作所置而見于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
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
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
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
云

五代史司天考論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
予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
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
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
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
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
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
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
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
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
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盈於
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
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
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
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
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爲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

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有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錄

三十四

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下。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論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窮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是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也。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儼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欺。可以爲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錄

三十五

治天下政成。而命祝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固并記以爲美。後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議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

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興端之說興。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怪之言。鳳常出於舜。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國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矣。龜玄物也。汚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于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已多矣。嗚虞吾不知其何思焉。

五代史吳世家論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爲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于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而諸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歎曰。儔以此爲惡。吾豈復爲耶。嘗使從者張洪負劍而侍。洪拔劍擊行密。下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紹負劍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或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耶。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于盜賊。其下皆號武雄。暴而樂爲之用者。以此也。故二

五代史周臣傳論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其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定律脩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錄

三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一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爲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變吏張廷範爲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爲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嘗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爲此邪是歲四月裴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意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扈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於白馬驛凡縉紳之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爲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於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爲冊使禮部尚書蘇循爲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爲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爲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於金祥殿梁王袞見南面臣文蔚臣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錄

三

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
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
踊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
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
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
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猾趨利
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
唐六臣傳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二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
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
稱親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
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
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
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
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
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
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
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
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
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
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
可誣者不能遍及也主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
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親戚之舊謂之朋黨可也
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
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

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近。則爲人主者。俛俛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錄 三

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困學紀聞云。歐陽子曰。始爲朋黨之論者。甚于作俑。愚考漢史。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望之等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于此。遂爲萬世之禍。

五代史王進傳論

嗚呼。予述舊史。至于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乘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此。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錄 三

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

五代史一行傳論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羞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靡。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過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錄

三十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夫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葉石林云。天地英靈之氣。鍾爲人才。君子小人兼得之。不在此。則在彼。是以治世多賢才。亂世多奸雄。唐自懿禧後。人才日削。至於五代。謂之空國無人。可也。雖其變宜在黃巢等。然吾觀浮屠中。乃有雲門臨濟。德山趙州。數十輩人。卓然超世。是可與扶持天下。配古名臣。苟得一人。必能成一事。然後知其散而橫潰。又有在此者也。石林此論。自是至理。惜歐公輩不足以解此。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錄

三十五

五代史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川事也。近而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以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錄

三六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錄

三七

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五代史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
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
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
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
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
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
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
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錄 三十九
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
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
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
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
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
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
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因○之○而○身○死○國○滅○
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
豈○獨○伶○人○也○哉○

五代史桑景傳論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
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
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分之命持片
舌之強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
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繫結
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
廷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
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
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錄

三十九

五代史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傳論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矣。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歿。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于斯人者。非一日也。至于爭已戮之尸。鬻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捨裂蹈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此而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史論

居士集錄

四十

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仁宗御集序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勸。都俞吁咷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爲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敘述之曰。是不可闕。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齋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享于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洽于大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苦。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飲臣下。必問祖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序

居士集錄

四十一

宗之故常。闕然非時不聞與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改于近郊。曲宴于便坐者。塵纔一二而已。故敘禮祀享。升歌樂章。藏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鍾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已。則天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序 居士集錄 四十一

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爲宋仁宗。噫。仁之爲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天地而亡極矣。永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爲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達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正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歿。異端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序 居士集錄 四十二

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訛。捨真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大務。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皇帝

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高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自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困學紀聞故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于杜佑通典按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端乃杜預也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秘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

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矧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四不忍棄况其自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歷與起居錄合人有所畧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其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閒若去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唯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頗

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

避暑錄話云歐文忠內制集序歷敘其爲學士時事幸藏其藁以爲退居談笑之資士大夫爭誦之蓋欲爲公而不可得然公屢請得謝歸不及年而薨未必能償此志而余向者辱出公後亦獲掛名于石刻之末暑風冬日享之此地乃十有一年如公歿云實飽之矣但比歲戎馬之餘觸事興念不能盡終前日之志爲可恨每念爲學士者不爲不多未必皆知此適如公知之而不及享余享之而不得久則天下如意事豈易得耶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錄 四六

外制集序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旣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性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趨閤門使卽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錄 四七

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鄆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拔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又之弊而思別科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時雖掌誥命猶地陳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

憂悶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觀聽訓勅在位者欲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况得施于朝廷而又遭人主政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况不得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

間發習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而得一二足以彰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倅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北還郢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宋制中書舍人掌內制翰林學士掌外制每有除命鎖院撰草有所不合貼黃執奏謂之兩制而宰相之選多在其中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

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乎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政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宋聖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能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

重而愛惜之。幾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蕭沙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干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古文讀編 卷之三 序 居士集錄 五

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不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承。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歿而周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僞說之亂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予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古文讀編 卷之三 序 居士集錄 五

焉知無一人焉。與修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歟。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逮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解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矣。始余之

待于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僭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僂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所蓄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其僂。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

僂洪範封建二論載文鑑中。封建乃駁柳氏者。僂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七集錄 五十一

爲迂腐。

困學紀聞云。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爲怪妄。東坡云。著于易。見于論語。不可誣也。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乎以爲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于耳目之所及。亦可爲過矣。蘇曾皆歐公門人。而議論不苟同如此。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倜儻。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七集錄 五十二

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厄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可惜。况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旣已銘其墳。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旣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教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

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于世。夫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歟。

江鄰幾文鑑中。稍見大略。未必足以垂世。此篇但敘故舊凋落。以見悲感。不復論及文字。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歟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

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

傳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
蟲魚物類騷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
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
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
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
盡得之逮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
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
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書所藏授其尤者六百七十
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
復云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錄 再六

歐陽公與梅聖俞繇河南幕府締交最久至嘉祐
元年始薦爲直講距聖俞之死僅五年耳故王荆
公挽詩云貴人憐公青兩眸吹噓可使高岑樓坐
令隱約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饋餉此爲歐公發也
然公爲作誌又爲作序于故人之說不薄其不早
汲引豈無意乎世傳聖俞不得志作一書名碧雲
騷以詆諸公葉石林嘗辨爲魏泰作然于燕語載
范公初貶饒州聖俞作靈鳥賦以寄及公秉政意

其援已而漠然無意所薦乃孫明復李泰伯聖俞
乃作後靈鳥賦云我昔聞汝之忠作賦吊汝今主
人誤豐尔食安尔巢而尔不復喙叛臣之目何賊
壘之去及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清波雜
志引聖俞問范公詩云一出屢更郡人皆望酒
壺俗情那可學奏詔向來無貧賤嘗甘分崇高不
解諛雖然門館隔泣與衆人殊疑碧雲一書真出
聖俞合而觀之聖俞之爲人可知歐公待之寂爲
得體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錄 再七

謝氏詩序

大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令舍人宋公所爲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既閭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於人者鑒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爲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古文讀編

卷之三序

居士集卷之五

宋史藝文志有謝希孟詩二卷又采蘋詩一卷謝

景山字伯初有詩名而仕宦不偶致公詩話中錄其詩有自種黃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句稱其無愧唐音

古文讀編

卷之三序

居士集卷之五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

古文演編

卷之三序

居士集錄 六十

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于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時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則謂世所稱賢才若不曾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泰於富貴而無爲哉暗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厥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

責今之人必然耶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古文演編

卷之三序

居士集錄 空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錄 卷三

欲別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造外世俗。以奇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謔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卿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

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壯其業。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巒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韓歐二公素不喜佛。然皆有僧往還。韓送澄觀詩。我欲收欽加冠巾。送靈師詩。方將欲之道。且欲冠其顛。歐公酬學詩。僧惟晤云。勤勤袖卷軸。一歲三及門。惟求一言榮。歸以耀其倫。與夫榮其膺。不若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錄 卷三

啓其源。韓子亦嘗謂收欽加冠巾。觀此。則僧之鑽二公甚苦。二公之待僧甚薄。余嘗笑二公不知收此破戒。無耻之僧。作何用耶。原二公所以果于自信。固先入之見爲主。亦因不遇高人。觀其遇大顛。則以爲難得。遇法華僧。則稱善。可見二公未嘗不虛心服善也。葉石林記歐公晚感富公事。心動。時從顯華嚴問義。願使觀華嚴。未終而罷。噫。不亦甚可惜哉。

送王陶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夬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錄

序

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五爲夬壯者壯也夫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夬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夬夬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決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誦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夫之彖辭曰健而說

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大乘其衰而夬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嘗嫉世陰險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吉夫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錄

序

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象象而又嘗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陶初爲韓魏公所知驟加獎拔英宗立頗不悅執政之專陶朴必易置大臣遂言韓琦置郭達二府至用太祖故事出師刳制人主帝不聽又以琦不押班劾爲跋扈帝終薄其爲人不復用然則陶蓋偏剛者歐公未之辨耳過庭錄載陶與范文正長子爲友晤後其室死而范亦亡復續長姨忠宣因

此疎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錄

字六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錄

字七

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出。予欲推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錄

六

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游京師。每聽歐陽文忠公王荊公司馬溫公之論。于行義文史爲多。惟歐公多談吏事。久之不免有請。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因取陳年公牘。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且以夷陵荒遠。編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

不敢忽也。迨今二十餘年。出入中外。泰塵三事。今日以人望我。必謂翰墨致身。以我自觀。竟是當時一言之報也。此序諄諄以徒言爲誡。卽此一段意思。如公文學。曾不自足。而必求政事。以汲人排壘。贊心事。何以有此。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錄

六

送楊真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閑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聲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大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錄 七十一

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廩調爲尉於鄒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錄 七十二

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及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時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達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

而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田書宋史無傳文鑑中載其詩文宋初諸將皆田紹斌田欽祚皆嘗有功於吳蜀史稱欽祚性陰狡尤不喜儒士或紹斌之後也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祖備傳于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以述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以其餘殘脫之經優優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低悟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其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

論以相嘗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

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然服
 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
 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
 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
 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
 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
 風十有四國而其大皆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
 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
 親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
 古文演編 卷之三 序 居士集錄 七五

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
 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
 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
 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
 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
 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
 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缺矣而仍存其圖庶幾
 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
 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

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
 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古文演編

卷之三 序

居士集錄 七五

續思穎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穎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強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強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攝叨塵二府遠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錄 十六

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材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辯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臺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閱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遠萬物之所欲履載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錄 十七

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穎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穎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其毫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毫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強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

按歐公年譜熙寧三年七月改知蔡州九月至蔡

四年累章告老六月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七月歸穎五年閏七月薨年六十六然則公之得踐言于穎也亦危矣哉

墨莊湯錄載歐公與韓子華吳長文王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卽致仕于華書于柱上其後過限七年方踐前志作詩寄子華曰俗諺云也費弄得過其詩曰人事從來無處定世途多故踐言難誰知頽水閒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按韓年七十六始請老明年遂卒吳年五十八以知青州卒

王年六十七以左僕射卒如歐公者負責弄得過也

聽雨紀談云歐公生四歲而孤其父崇公塋吉永豐之瀧岡公自登進士歷仕中外惟塋母一至其地終公之生瀧岡未嘗再至也公中歲欲家瀧上有思穎詩後竟斃于穎子孫遂爲穎人洪景廬謂歐陽氏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爲他壤且公無一語及于松楸爲之太息瀧岡有西陽官道士歲時展省如其子孫吳正肅撰官記亦深寓不滿歐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

七十八

公之意然亦安知其不嘗語及耶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達篝火饑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于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

七十九

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出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穎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

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乃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以此而易彼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錄 八十一

收集古人金石銘刻，以較正傳記訛謬，實始于歐公。其後曾子固、趙德甫各有金石錄。葉少蘊有金石類考。洪文惠有隸釋。李公丙有博古圖。吾朝都玄敬有金薤琳琅，各成一家言。而公實其鼻祖。今按錄中如唐鄭權碑，乃熙寧辛亥歲跋，至明年正月，方跋鄧艾碑。李德裕山居詩，四月題前漢雁足鐙銘。後數月而公薨。公之老而好學，亦可想見矣。

公與劉侍讀書云：愚家所藏集古錄，嘗得故許子春爲余言，集聚多且久，無不散亡。此物理也。不若舉取其要，著爲一書，謂可傳久。余深以爲然。昨在汝陰，居閑，遂爲集古錄目，方得八九十篇，不徒如許之說，又因得以史傳相參，驗證見史家闕失甚多。子春名元，卽公爲作真州東園記者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錄 八十二

桑憚傳

桑憚開封雍丘人其兄憚本舉進士有名憚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憚自令願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夙未飲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廉其屍不能葬憚聞而悲之然疑少年主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

全三

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卽推什地縛之詰其盜者王指某少年憚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邾城過尉方出捕盜招憚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憚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邾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嶠古險地多涂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

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既憚至巡檢者爲宣頭以示憚將謀招出之憚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憚幾不自免憚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停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憚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憚至京授二十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居士集

全三

三人名使往捕憚謀曰益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媼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擄其具就媼饌而以其餘遺媼媼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媼與語及羣盜輩媼曰彼聞桑憚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憚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憚盡鈎得之復三日又

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憚也煩媼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媼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強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三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閭職憚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閭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憚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閭門祇候憚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憚歎曰亦思之歟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議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憚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

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餉之粟盡乃止憚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憚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姑次第之

集古錄田布碑跋云庾承宜撰布之事可謂壯矣承宜不能發于文也蓋其力不足耳布之風烈非得左丘明司馬遷筆不能書也今有道史漢時事者其人偉然甚著而市兒俚嫗猶能道之自魏晉以下不爲無人而其顯然不及于前者無左丘明

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按此跋與桑懌傳論意同。公之文不讓古人而爲此論者自知分量也。余州公謂千載而後有子長亦不成史記。謂其人無項籍信陵荆軻可以摹寫吾竊以爲不然。懌實元初遷西頭供奉官廣西駐泊都監元吳反宋庠薦之遷內殿崇班涇原路兵馬都監與任福遇敵于好水川力戰死贈解州防禦使宋史並用此傳而後補此段。

古文讀編之三 歐陽文忠公集錄之四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楊四知弟志長志慶衆閭男僂偕做編輯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子第於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記

居士集錄 乙

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窳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通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墉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

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泐然流涕而書之夫玉
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
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
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
所在也

陸經字子履終集賢修撰史無傳有寓山集周平
困序之言其與歐公周旋館閣詩文往復相與至
厚惜其仕宦不偶陷于朋黨屢起屢仆按李絢傳
云絢嘗論陸經經坐職貶則其宦不達不以朋黨

也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記
居士集錄
二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
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
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
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
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
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
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
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記
居士集錄
三

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
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
謂羅浮天下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
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
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
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
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
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
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

爲之躊躇而悵。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

古文讀編

卷之四

居士集錄

四

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荆川云。如累九層之臺。一層高一層。真是奇絕。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其知杭州。出于自請。帝賜詩寵行。首句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史稱摯性醇靜。不爲矯厲之行。政迹如其爲人。平居未嘗問生業。歐公故以清慎許之。梅自抗徙江寧。又徙河中。此江寧時所請也。

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鵲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

古文讀編

卷之四

居士集錄

五

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變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造止也。故其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田亭之舊。廣而新之。旣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

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于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古文讀編

卷之四

居士集卷六

李秀才東園亭記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善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讎，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鄭、蔡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

古文讀編

卷之四

居士集卷七

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闕限嶺微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瘠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去來園間，其勤李氏壽終。

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汚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萌者叢芟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甍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吾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二日也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記 居士集錄 八

公叔父曄任隨州推官因家于隨公既少孤鄭夫人携公往依之公應舉薦名皆在隨公記舊本韓文云得之州南大姓李氏子即公佐家也李氏園必無勝處故從郡國發端見得此地有園亭已是可紀後但是自己今昔之感爲生色而已

泗州先春堂記

景祐三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以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記 居士集錄 九

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燕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

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允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於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役也堤爲大故余記其大者詳焉此作雖亭記而記堤爲詳重其大者也先春字本俚故不着一句

真州東園記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予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榭賓之圃芙蓉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榭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闊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令時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鼃鼃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

之所不能盡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槩焉。
又曰。真天下之衡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
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
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
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
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
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
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
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記

居士集錄 十三

宋時待士大夫厚。所在有公使錢。聽其贈遺宴會。
而無取以入橐者。故得以其餘飾爲亭榭。如歐公
之醉翁豐樂二亭。平山堂是也。此園亦是此例。考
之史傳。正臣名昌言。子春名元。仲奎名遵。元在江
淮久。刻剝聚斂。多積珍奇。以賂權貴。昌言出婢妾。
雜諸子爲優。以侑客。其人之醜如此。然猶能作一
勝事。適于三人中最賢。當時官不尊。歐公獨著蓋
重其人也。

陸務觀以乾道六年六月過真州。遊此園。記云。自

建炎兵火後。廢壞滌地四十餘年。乃更葺爲園。以
記考之。惟清讌堂拂雲亭。添虛閣。粗復其舊。與右
之清池。北之高臺。尚有若所謂流水橫共前者。湮
塞僅如一帶。而百畝之園。廢爲蕪畦者。尚過半也。
公二記觀之。於海桑田。信非虛語。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記

居士集錄 十三



菱溪石記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九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澗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溪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漬爲符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符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客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符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

古文讀編

卷之四

居士集錄 十四

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客俱起合肥號二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水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康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

此委

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州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况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公有菱溪大石詩略云皆云女媧初鍛鍊融結一氣凝精純仰視蒼蒼補其缺染此紺碧瑩且溫或疑古者燧人氏鑽以出火爲炮燔苟非神聖親手迹不尔孔竅誰雕剜味此詩則此石疑亦太湖之類也公廢數十年而有艮岳之役東南花石搜索殆盡除去汴又遷此石入朱劬手無疑矣靖康之禍盡碎諸石以爲礮公所謂何必取而去者有言哉有言哉

古文讀編

卷之四

居士集錄 十五

類也公廢數十年而有艮岳之役東南花石搜索殆盡除去汴又遷此石入朱劬手無疑矣靖康之禍盡碎諸石以爲礮公所謂何必取而去者有言哉有言哉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或曰浮巢
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
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
言水後得張文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
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
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
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
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

古文讀編

卷之四

居士集錄 十六

第十浮槎之水奔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
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
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
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遊
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
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井乃考
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
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未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
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

湲飲石泉之滴漚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
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
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
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
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
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
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
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
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

古文讀編

卷之四

居士集錄 十七

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
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
余嘗謂吳中名泉堯峯不減惠山而品第不及何
物虎丘輒居第三又新宰相之咋犬其言正不足
據與歐公此文相合噫人亦何樂而爲又新也
李端愿字公謹遷蜀之子初知襄州移廬州富鄭
公謂曰肥上之政何以減于襄陽曰初官喜事飾
厨傳以干名則譽者至更事既久知抑豪強制猾
吏故毀隨之觀此記自廬致水遠餉汴京固未嘗

不爲延譽計也宋之士大夫習氣如此

游儵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
湘合漢污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
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勇者之觀也吾兄晦
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
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
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
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
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
上及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
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
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
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
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焉用蛟魚變怪之爲
壯哉故各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
記

作樹記

署之東園久弗不治修至始開之糞瘠澆枯爲蔬圃
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
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
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
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踈輕而不堅不
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園之守又曰園之南有
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
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

古文讀

卷之四

居士集錄 三

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既
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
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天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剪
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
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修者僕夫曳薪過堂下
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無用處無
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賦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
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
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

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
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
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旣去修然其言而記
之

古文讀

卷之四

居士集錄 三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

古文讀編

卷之四

居士集錄 三十三

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三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甍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

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世偉閎輝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礱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入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遷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

古文讀編

卷之四

居士集錄 三十三

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榮歸故鄉而謁于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于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于其里而長幼相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挾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于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榮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林下偶談云和平之言難工感慨之詞易好近世

文人能兼之者惟歐陽公如吉州學記之類和平而工者也如豐樂亭記之類感慨而工者也然豐樂亭記意雖感慨詞猶和平至于蘇子美集序之類則純乎感慨矣乃若憤悶不平如王逢源悲傷無聊如邢居實則感慨而失之者也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其間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窕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開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闕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

芳而陰、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宜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壘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少輒醉，而年又最長，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伛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隨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木陰翳，鳥聲上下，遊人

夫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公以慶曆五年謫滁州，年三十九，時已號醉翁。且以文實之曰：年又最高，曰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其飲乎抑寓言乎？他日贈沈博士歌，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爲翁實少年，則寓言審矣。按是時公太夫人猶無恙，醉翁之號無乃非禮。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卽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崿岸，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

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嘆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没，波濤之洶，歎其

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悍怒闢激束之爲端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美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許所謂愷悌君子者矣

自公之來歲數人豐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固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山谷跋歐陽公紅梨花詩云余雅聞文忠謫夷陵得通判西京留守事朱叔庠作太守遂無逐臣之色然猶惟文忠與尹師魯書云到官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及來荊州見朱公之孫乃知朱公已辭印去至京師復來守峽州及見文忠與朱公別紙云近日還止縣舍方審復臨舊治爲乍到凡事未定不果遠出界首迎候乃渙然不疑按山谷此跋與歐公此二記正合然歐公書原作泰轉運非太守也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記

居士集錄 三十三

夷陵縣志喜堂記

峽州至夷陵地濱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險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窳廩區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堦甃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窳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又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繁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記

居士集錄 三十三

憔悴憂思而知自悔。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
宴安。頑狹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
伏火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
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
吏者多不欲過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
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村野少盜。爭而今之日。食有
稻與魚。又有藕。油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
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
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

古文讀編

卷之四

居士集錄 三十四

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士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
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
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
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
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
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老
大臣老將多。以譏不見信。皆怒而有忿心。而梁亦盡
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
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

古文讀編

卷之四

居士集錄 三十五

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
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
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
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
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
歎息。惜乎舊史殘畧。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
節制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
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
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

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疑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公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古文讀編 卷之四 說 居士集錄 三十六

之計至今未失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

當時虜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蓋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入使藏之唐荆川曰此文凡五段一段是總敘其略二段是言其能全飾三段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奇策五段是寺中畫像之事而通篇以忠節善戰分作兩項然不見痕跡

考今五代史彥章傳于德勝之戰用笏畫山川及保鑾五百人一一與此記合蓋得家傳後改本也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刺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
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
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
邑食舞陽尉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
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
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
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
氣其勇力是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記 居士集錄 三十八

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乃腹中獨不能
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
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
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雷雨
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
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雹其不和之甚者
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
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
暗鳴叱吒使風雹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唐荆川曰文不過三百字而十餘轉指愈出愈奇
文之最妙者也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

神道碑銘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莖河南密而密分
入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
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
輔真宗有勞有勤報邱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
恭公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
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
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

古文讀編

卷之四

四文 若士集錄 四十

爭必亂乃以兵前守監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
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
不敢進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
軍頭巡檢那洛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
能捕公以輿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
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
宿衛真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
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卽位改博州團練
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
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
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
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
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
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
明道二年并檢校太保兼署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
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
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

古文讀編

卷之四

四文 若士集錄 四十一

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
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
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
已卽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
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
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慨然曰孔
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
者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曆二年起
公爲保靖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

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諸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四十二

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辭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

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晉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弱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夫恐不能勝弓矢上再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躍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四十三

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比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乘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

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
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賜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
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
甲申塋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爲
自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
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
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
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四十四

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
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綱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
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
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蒲國公祖諱玄追封邢國
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
封魯國公諡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滌
之女初爲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
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
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內殿崇班蚤卒次曰咸英

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第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
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
恩均令齊千萬一八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
與國謀議公曰老夫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
亟其強起乘我樞鈞禮右筋力老子敢侮公來在庭
拜母踴躍舞若于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侮
惟時皇考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執享其終
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四十五

宋史德用傳云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哲言者
論德用貌類藝祖蘇紳傳云陰中王德用至有宅
枕乾岡貌類藝祖之語帝惡之匿其疏不下遂出
紳知河陽徙河中未行感疾爲醫者藥所悞猶力
疾苦之已而卒此碑皆不及以其言妄不足稱述
也按蘇紳嘗論歐公此事又易爲訕笑而公無一
言古人用意之厚乃爾本傳云德用雖致仕乾元
節上壽預班廷中契丹使曰黑王相公復起耶帝
聞之起爲河陽云云碑但云天子恩之進退大臣

不當因夷人言以明體也。傳云帝嘗遣使問遼事，德用曰：咸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屢敗。此一敗碑文不載，而碑中士大夫多所改作云云。傳亦無之，當是傳聞互異也。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

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封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諡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華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遷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

自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

四十八

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鼎言叅知政事公以瘠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

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收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

四十九

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

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
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
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不知其
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其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
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
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
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
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
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五十

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
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
以問公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求取
真宗大爲怒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
符中有人雖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
目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
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
邪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

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
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
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
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
王官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
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
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
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
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五十

南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
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常所占
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
付獄真宗口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
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
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
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
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
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

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並清昭應官使自公病使者有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輒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卽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

卷之四

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此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

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功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孟民江漢推大臣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爲銘詩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于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

卷之四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著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舉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脩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歌詩以諗廟工魏公本傳只載作相時事餘官原無事此碑于相

事又止書其大者魏公細事原不勝書也趙昌言傳云昌言喜推獎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謂有台輔之量表聞于朝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識其遠大以女妻之後俱爲名相魏公本傳亦作平江碑作臨江疑悞也代雍王權留守請宣寇準奏云十日之間未有捷報當何如上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此事關繫甚大碑不書非當時臣子所宜正言也李穆傳子惟簡不樂仕進家居二十餘年真宗聞之召爲太子中允魏公傳作行簡宋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五十四

史別有李行簡傳亦以魏公薦爲侍御史作行簡者悞也本傳又云公疾甚上問誰可付天下事者歷問張詠馬亮公不對而薦寇準此文不書按張詠卒于大中祥符八年魏公卒于天禧元年相去三年史本用涑水紀聞此書或云非溫公筆以理一言之是也當以碑爲正李及字勿幾凌策字子奇官皆至御史中丞考之史傳及之清慎策之強幹恐當時他宰相不如也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

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惟文簡公既薨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勲皆第二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卽賜其家口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修曰汝爲之銘臣修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五十五

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訓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卽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

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州吏部
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卽位命公廷之使者安南
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
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
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
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
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
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
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卷五十六

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
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
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
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
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卽救止終宴
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自公
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
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
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

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安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
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
亂由是天子亦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
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狘被謗譏或以事去
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
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
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
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迨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
得爲姦欲除多名而令爲一公以謂令而沒其名一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卷五十七

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
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
官怒言陛下雖有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
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
以本官叅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
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
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
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
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

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
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
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
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
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
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官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
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
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
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

古文讀編

卷之四

居士集錄

五十八

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
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
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
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
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
院使御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
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
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
師制敵之要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

降言契丹兵至衙頭夫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
至元昊懷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
方捕叛族比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
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寨無得輒出兵夏
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
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
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
足以自效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
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止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

古文讀編

卷之四

居士集錄

五十九

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明年裕享太廟推
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
上柱國廣平郡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
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
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
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
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
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
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

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修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備其事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焉制不同而例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稍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空

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意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燭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請未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宋史琳傳敘館伴事云契丹使者謂琳曰先皇帝嘗通使承天太后獨無使何也琳曰南北兄弟也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今皇太后乃嫂也

禮不通問歐公誌中亦云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以禮折之至碑文中全不露蓋與外夷敘兄弟非佳事略見于誌中乃可碑爲大書深刻之文不當載也知開封時外戚王齊雄殺人章獻救之琳卒正法又外戚吳氏背夫挈其女納宮中琳請于上曰臣恐天下議陛下奪人妻女上急出之此二事史載甚詳而碑誌皆無歐公蓋不欲彰上之過也此皆古人有體處惟琳之左遷坐市張氏孤兒弟規得御寶及市材木買婦女以此左官亦不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空

冤歐公爲知已諱可也奈何罵人爲小人乎史又云章獻時琳嘗上武后臨朝圖此出邵氏謂歐公受潤筆帛五千端極其稱贊天下遂無知其事者以理言之恐未必然也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

碑銘

潁川公既塋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化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爲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口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達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六十三

爲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爲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爲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誥皇祖楚國公諱昭汝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兼中書令自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來子也諱兆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

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

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

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

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

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

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

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

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

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六十三

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叅知政事居二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三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爲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辦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爲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開潮州惡溪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數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潮人歎曰昔韓文公論鱷而聽今公戮鱷而鱷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

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於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隄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隄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爲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爲隄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古上集錄 六十四

議隄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爲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爲利曰吾豈爲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臨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辦爲木龍以巨木斲齒浮水上下殺其暴隄乃成又爲長隄以

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隄爲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詰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苛動京師自錄事以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諠言詰政苛暴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古上集錄 六十五

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詒欲加以罪公爲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詒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詒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爲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平生奏疏猶多悉焚其稿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爲文與修真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

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
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
自議錢塘隄爲丁晉公所黜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
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
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卽位晉公事敗投海外
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
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贊之所究言者
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
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李六

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
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
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
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
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
爲法雖以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
鄙事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
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李七

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
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述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
古殿中丞修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
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泰公三子長曰堯叟
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武信軍
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及三子已貴泰公尚無恙每
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賦蹈不安求
去泰公笑曰此學子輩耳故天下皆以泰公教子爲
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
伯季之後若干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
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才稱於時嗚呼可謂
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污全潔閔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
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率崇崇武節之輝
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
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
惟勤其始以饗其終唯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聞
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一此碑所云言事切直貶潮州者疑有所諱考之史本傳亦不明言不知何故范諷傳云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王文吉者告堯佐謀反仁宗屬諷及中官訊之夜中被責諱且得誣狀奏之歐公于諱田錄載不試而知制誥者三人自居其一避署錄誥云唐制誥以掌進畫翰林學士初但爲文詞不專詔命自校書郎以上皆得爲之班次各視其官亦無定負故學士入皆試五題麻詔勅詩賦而舍人不試蓋舍人乃其本職且多自學士遷也學士未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空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

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子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通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大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卽見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空

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塋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塋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旣又敕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傳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

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卽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其盛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大晦顯徙還不常自其高祖諱肅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七十一

臨川祖諱邵追封英國公考諱國追封泰國公自曾祖以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亦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爲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

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卽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聞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選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七十二

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責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

古文瀛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七十三

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

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旣厭西兵憫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旣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

古文瀛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七十三

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敕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公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

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
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
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
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
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道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
十有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
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
賢也已銘口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七十四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
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焯自公厥聲以振
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
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官以暨相予始卒一躬
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
汝子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予聖考
今既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
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
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宋史本傳悉用歐公此文獨于出知潁州處補云
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殊嘗被詔誌墓沒而
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餽舍以覓利然殊以章
獻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宣
借者時以爲非殊罪按孫蔡所論甚不當歐公此
文削之非爲晏公諱乃爲孫蔡諱也孫蔡墓誌亦
出歐公孫志云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
之蔡誌竟不載蓋歐公亦不直之矣安撫江西薦
公爲神童李防傳亦有之時與張知白同使耳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七十五

孫蔡既論晏公已而與公同去晏一日游潁水見
蛙登木捕蟬口不能容相與墜地遂作蝴蝶蛙賦略
云。匿。葦。質。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而。連。獲。
終抗吭而弗制。蓋不能忘情如此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塋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卷七十六

昔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科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鼎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

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太

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選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

書東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卷七十七

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聞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申是呂

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
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
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
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
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
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浩以
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檀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
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
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

卷八

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墜
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荒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
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
是明珠滅滅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廢
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
整諸路皆川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
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
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
於版築之用大小器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

卒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
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
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
資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
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屏內屏人徹衛與語
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
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
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
部但刺其臂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

卷九

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
饋餽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
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
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
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
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
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
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
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數曰上之用我

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聞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華靡。勸懲以別。能否臧任于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公

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

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縉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諸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達。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息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帥其穴根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公

公居三年怯勇驟完兒憐歡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設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歐公作此文載呂范交歡平賊云云。范堯夫曰吾父未嘗解怨也。請易之。歐曰此吾所親見君輩年少那得知堯夫竟自剛去二十餘字。旣而以石木遺公公却之曰非吾文也。其後與人書屢致憾此

事。文正嘗與呂書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堯夫于家集中亦削去。自來論此者甚多。而兩公異見。終難和會。余謂呂之爲人。非真能解讎者。卒以擅答元昊書致文正奪官矣。文正當日。既以身任邊勢。不得直行其意。遺書云。云。乃體面之言。謂文正真與交歡。謂有子如堯夫。而不知文正之意。歐公不如是之呆。但國事爲重。解讎共濟。自是人臣正理。歐公之言亦以成文正之美。不謂堯夫不之亮也。堯夫于永州之行。不怨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全十一

章惇。而耻言其父之解讎。此何以故歟。歐公晚年。自謂學道三十年。所得惟平心無怨惡。觀公此碑。及薦呂公著劄與蘇頌諸簡。蓋信乎無怨惡也。東坡云。先人修太常因華禮。章獻臨朝。朝正案牘。具存無諫止事。先人以問歐公。公曰。文正實諫而不從。碑文悞也。今正史從之。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始興襄公既墓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毫。以來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部。自曾祖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爲賢相。至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徙部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部人榮。至於襄公。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全十一

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闕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于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爲請。謹按余氏部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杜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憫

狀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圖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頓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全四

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憂服除遂還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急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卽改右正言備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

國計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紀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就出居庸隔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全五

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爲其衛將軍壽州兵馬鈴轄辭謝拜皇祐三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卽應中起公爲秘書監知潭州卽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卽詔

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壤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宜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公六

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徙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爲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養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愿以獻卽械五人送欽州

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卽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男四人孫女五人銘曰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如興開國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歎表公惟邦之直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公七

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始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說公廢于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鄙人負土伐石刻辭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鄙人

宋史本傳云少不事羈檢其出知吉州後云靖嘗劾太常博士茹孝標匿母喪坐廢靖旣失勢孝標請闕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榜卽誌所謂怨家中

之以事者也。據此則靖必有自取之罪矣。考之宋水紀聞云：余靖本名希古，舉進士未預解薦，曲江十簿王全善遇之，爲干知部州者舉制科。知州怒以爲玩也，按其罪無所得，惟得與希古接坐，全坐違勅停任。希古杖臂二十，遂改名靖，取他州解及第。然則靖可謂不幸耳。嗟！謂不事羈檢者，安在劉元瑜傳云：元瑜本薦范仲淹，尹洙余靖歐陽修繼而與靖等相失，反言靖等以進退大臣爲已任，以倡和爲朋比，因論靖奉使契丹，對契丹主致六國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八

語辱國命。元瑜可謂反覆矣。論靖等數語，亦錢案也。本傳又云：靖召交際，用事費嘉祐詰問。嘉祐給以云云，靖信之，厚謝遣去。嘉祐歸，遂不復出。此則與誌絕相背，謬歐公爲其友曲筆耳。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弟，厚於朋友，樂施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八

與以明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已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

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廕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公公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寔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九

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罰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

若殺而不首，旣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旣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隱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爲是而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鄧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泰州，還荆湖北路轉運使，常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州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權知荆南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九

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饑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爲子產，召爲史館修撰，遂升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官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旣薄，臨禍福

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事否爲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爲志豈小哉豈以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有所爲豈其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奉朝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恭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卷二

塋之次銘曰

仕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以遺子孫銘以昭之以告後人碑稱小人連構大獄蓋指奏邸之獄也史本傳降監舒州靈仙觀逾年韓琦知審刑院請盜殺其徒非自首者勿原著爲令于是鄭戢等言實無罪質之以議法得貶甚寃魏公此議極不可少不知此文何以不表也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及第爲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爲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爲公罷庠落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卷三

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問公公言其不可公既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爲寬簡歲終其課爲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交結權貴號爲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欽手莫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公於壽尤有惠愛旣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爲寇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圍而囚之自

陝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東公獨以爲繼遷反覆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圖靈武議者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爲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以出爲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潘惟岳教公上言波吉柏江舟破亡之可以自解公曰爲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爲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岳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劾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九十五

既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略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爲詔陝西聽經略使得自發兵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効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爲戶部員外郎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

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日悞入添支俸多一川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之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及子男七人曰某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夫初塋南豐之東岡水壞其墓某年月日收塋龍池鄉之原頭慶曆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來請曰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錄 九十五

願有述遂爲之述曰維曾氏始出於鄆鄆爲姒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鄆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爲曾氏蓋自鄆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嘗微不顯及爲曾氏而歲參元酉始有聞于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餘歲而至於公夫晦顯常相反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故不宜無銘者已公當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秩在外所言如在朝廷而

任言責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予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有若著龜告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宋史致堯傳載其爲兩浙轉運使時嘗上言去歲所部秋租惟湖州一郡及明而蘇常潤悉有逋負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

九十六

請及按賞罰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甚所言刻薄不可行詔或致堯母憂又云致堯性剛率好言事前後屢上章奏辭多激訐張齊賢薦其材任詞職命翰林試制詰以輿論未允而罷齊賢爲經略使遷爲判官遷戶部員外郎既受命因抗疏自陳不受章綬之賜詞旨狂躁詔御史府劾其罪餘別無贊詞歐公此文敘置甚略自言不能盡載亦有所不得載蓋不獨有所諱無有所避耳至荆公爲墓誌較此不啻詳數倍則以時代稍遠可以

無避可也讀者可以想見當時秉筆之意矣然宋人別記言梅詢曾致堯皆爲李沆所短不得何用恐致堯之廢棄非冤也

古文讀編

卷之四

碑文

居士集

九十六

古文讀編之三歐陽文忠公集錄之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余自怡弟志長志慶參閱男侶偕做編輯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豫顯于晉又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一

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荷、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于、世、俗、益、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席、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庶、自、刻、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惟、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春、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

山東省立
圖書館藏
書錄之章

十有九歲且盡卽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二

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卽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於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尸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

汝奪之一日。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
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
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
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
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
輸送。山是物不踴。貨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
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
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
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解

三

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
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
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
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
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
吏。吏受兩賂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
日吏教丙訟甲負其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
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
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

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敕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
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
居月餘。翁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
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
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實公。
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
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爲相佐佑而公尤
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千數。
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解

四

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太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
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
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
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
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
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
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
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
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

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議論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善若已出。至有所不可。受見於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五

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太理評事。前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延次。適單州團練

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訥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官臣國公。卽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簡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六

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耆。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旣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公與杜訥書云。如塋期迫。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志文。緣修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于久遠。恐難滿孝子意。范公家神刻。爲其子擅自增損。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爲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修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爲鑑。按此書可見志傳之文亦大難作矣。然古

人寧不滿于生者終不改調以合俗眼此其所以爲可貴也

宋史本傳云昇丹堦劉三蝦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昇丹陰事歐陽修亦請留三蝦衍旦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直不在我且三蝦爲昇丹近親而遁逃來歸其謀身如此尚足與謀國乎此事歐公獨不入誌豈賢者亦護前乎石林燕語云杜祁公居官清介每請俸必過初五家人前期誤請公怒付有司劾治尹師魯公所知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七

也余嘗見師魯得罪後謝公書親引此事云以某自視雖若無愧以公觀之則安得無罪師魯蓋坐擅貸官錢爲部吏償債當時惡者論以爲贖云本傳又云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石林燕語謂公終于驛舍公薨夫人出其尸有易房二說不同按誌云居驛舍久之久之二字自當以史爲正杜公自有新居感誄詩石林之妄可發一舉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

謚文簡程公墓誌銘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隨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塋公于河南伊闕之神陰鄉張留里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修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塋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墓焉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族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甸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卽位遷太常博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八

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爲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爲小故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九

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勅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爲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寮吏皆不能窺其所爲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爲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旣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

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自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中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十

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旣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爲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言人多所居隘其姓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

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
未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
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
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修德
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
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
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
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
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爲人剛決明敏多識故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十一

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
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令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
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
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
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興宦者
皇甫繼明爭治行官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
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
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
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

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也遷工部尚書
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
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
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謀知其
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至以爲有備引去訖公去
不復窺邊趙元昊歿子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
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
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
之衆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十二

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
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
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束
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
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僞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
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
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
威惠信於其人人爲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
人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

尚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
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公食戶七
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
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
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
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謹次適祕書丞韓縝次適都
官員外郎晁仲約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
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
祝次曰昌孫守祕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十三

寡言矣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
然人罕得其驪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
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謬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
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
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
活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遠彌長

尚書戶部侍郎叅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

墓誌銘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爲唐輝州刺
史遭世亂因留家礪山礪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
虞城今爲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
年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
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羣盜發民倉廩吏法
當死公曰此饑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
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爲三司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十四

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土
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
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
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
用事無敢指言者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
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
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爲之罷景祐四
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
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密官院元昊

及西邊用兵以公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爲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各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出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十五

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處由是始以公言爲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爲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徧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開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陟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

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爲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爲公乃推見材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十六

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期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爲不可度支副使林滌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滌乃止益利變三路轉

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爲錢十餘萬公亦以爲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譏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爲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爲學士羣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爲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爲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十七

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爲忠爲下令購爲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爲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爲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

必及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邪公爲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爲時名臣者甚衆有文集五十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爲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議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十六

人祖諱礪某官父諱瀆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書令祖妣袁氏鄆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塋雙金或塋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塋公之皇考于宋城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塋焉銘曰

王爲和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

虞宋之間遂安其居墓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達國多事有勞有勤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躬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謀誰中止之不俾相于帝有褒章懸飾之贈長于百寮考德惟稱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闕

本傳于使陝處頗詳然細說皆不出此誌歐公之約而該如此惟爲三司後諸事史皆不載此誌或稍有濫詞未可知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十九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錄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真州楊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收公曰拯溺吾職也卽率公私身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張丞相士通得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修比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出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擇木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二十

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于內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部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勾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

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審判院尋收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禮泉官判尚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謹譚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三

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議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爲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

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爲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請嗣于山川卽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鳴慶官災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顧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三

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卽伏陽猶微而未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隅乃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卽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

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
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
郊丘並配之失也卽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
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
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選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
爲宋星遷實沈於臺聊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
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
地參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
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二十三

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
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
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
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慎靜而當大任尤顧惜大體
而羣臣方見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狀之曰
變法古今難之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
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
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馮
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

爲二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
振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
驟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
皆如此英宗卽位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
仕不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爲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
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卽位遷左丞五
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
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卽以其年十一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二十四

月某日墓于常州晉陵縣萬安鄉之隆亭公之曾祖
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
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
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
太夫人父諱霖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
陽郡太夫人母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
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
二千八百戶實食封四百戶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
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

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爲都官員外郎次日遵路
早卒次日宗質國子博士次日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日曰
宗厚祕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脩太
常寺大祝行修守祕書省校書郎簡修試祕書省校
書郎世修德修安修奕修慎修益修公自爲進士知
名于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于祕閣歎曰吾恨未識
此人其舉進上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爲第一公名以
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
歿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鑿我我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三十五

以此報乎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
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
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
其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
蔚名嘉謀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
後必如之久而愈信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
名望三朝清臧俊稊懷悌之仁宜國黃耆七十而止
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不朽

本傳云知湖州前守睦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
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歷宿曰
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
俟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慙又
云唐介貶嶺南帝遣中使護以往宿言事有不可
測介如不幸道死陛下受殺直臣之名此二事願
有關係不知歐公何故不書浮圖點金事楊偕胡
宿傳皆有二人誌皆出歐公獨書于宿誌亦必有
意并州議建節鎮出韓魏公而宿引參商爲言甚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三十六

遷後魏公卒復之歐公敘此不出魏公此事雖不
書亦可詳宿生平蓋以智巧而託之經學者蘇子
由對策過直論者不同惟宿始終欲黜之其爲人
可知其子孫貴盛當是爲小官時活人之報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
甲科爲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
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
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
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
既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
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
激無所迴避權倖畏敬不敢抗法干政而上得益與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卷之五

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
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
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
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遠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
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于唐側又奏減閩人
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
復修起居注今蔡知政事唐公介時爲御史以直言
忤旨貶春州別駕延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
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吳州遂復召見皇祐四

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
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
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
遇公益厚日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
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
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
爲政精明而於閭左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
以勸學典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
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卷之五

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
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
行者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鹵事其奉浮圖
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
而姦民游手無賴于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
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
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
賣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
卽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

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聞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臣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各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發隱吏不能欺至商賈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二十九

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刻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卽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粹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卽拜端明殿學士以符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下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應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名勳京師後官于

闕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強如少者歲時爲壽母子髮髯皆皓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爲子者必以夫人視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傷人者客遽指爲公失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卽再拜婉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爲文章清道粹美有文集若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三十

千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書故其殘章斷稿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卽位未及議公而聞其名久也爲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爲秘書省正字孫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旻以贈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

即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勺將作監主簿曰甸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勿子曼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塋公于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奇寶惟士之賢疑疑蔡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讓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間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艱喪不憂貧來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三

此閩之人過者必肅

忠惠作四賢一不肖詩及上疏辨好名好進彰君過一疏本傳有之誌皆不載歐公作誌于章奏多略誌則嫌于白賢也傳又云元昊納款自稱兀卒譯曰吾祖襄言使賜詔曰吾祖是何等語保州卒作亂惟懦卒十餘輩爲首殺之以求撫襄言如此是開亂源也乞將兵入盡誅之詔從之二事誌皆不載按兀卒事歐公集有一劄當是同有此議誌不載或亦嫌于白賢也

容齋隨筆云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公工于書畫云云國史傳所載蓋用其語此見蔡與歐陽一帖云卿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榜至有勲德之家于請朝廷出敕令書襄謂近世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可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然後知蔡公之旨意如此不止一溫成碑而已其清戒有守後世或未知之故載于此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三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傳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蔡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旣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卽上號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疎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十嘉其守爲更其謚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三十三

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官死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廻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古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困地險遠詩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

視卽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駭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禋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母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其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三十四

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群臣請而禮官前希請相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母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相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祔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旣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厭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轅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無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

永興關守因而請行卽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
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
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
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
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三州皆有
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
至今以爲德其治鄆永興皆永早歉所至必雨雪蝗
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
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大經百氏古今傳紀下至天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

三十五

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
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
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
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
數也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
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
言渭州可奔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
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
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

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大
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舉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
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
詁而指事據經固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
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
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
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
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
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

三十六

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
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止翰林學士而止哉
方公以論事件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
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
止於此豈非其忠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太
夫勳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縣公邑戶二千一百實
食者三百曾祖諱與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
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
部尚書公再娶倫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

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攸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三十七

小傳五卷弟子紀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于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攸與其子奉世等塋公于祥符縣魏陵鄉附于先墓以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奮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享有如不信考斯銘

宋史闕詢傳亦載使契丹迂道事詢言此松亭路也胡不經蔥嶺而迂杆若是豈非誇大國地廣以

相欺邪詢與劉同時人必有一處而所載詢自言致無味經歐公便爾蘊藉敝本傳云客行靜張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爲守視客還取得之又有募遺物市中者旦訪之故在營夜視鎮星謂人曰此于法應得土不然生女數月兩公主生又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當有興于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卽位此誌只用一語隱括歐公敘事多用此法傳又云英宗立兩宮方有間言敝進讀史記至堯舜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三十八

也堯禪之以位天亨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天下耳帝竦体改容此則非當世人臣所宜言故微其詞呂洙知徐州都轉運使李泰劾其違式受僇洙乃未嘗受貶知和州御史以爲未抵罪原甫所論是也避暑錄語云歐陽公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抗衡劉原甫後出以博學通經自許歐公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于原甫及書梁入閣事之類原甫卽爲剖析歐公論春秋多取平易原甫多深言經旨間以筆語問之歐公

不能平。原甫復作韓魏公終不得翰林學士。以此誌觀之。石林所記妄耳。惟他書載其知永興。感宜妓致病。又云病眩。至不識人。蓋常發塚求古器之報。此一段風流罪過。似非浪傳。此則歐公不得不諱也。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叅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藝。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爲十族。薛者奚仲之所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邠而仲應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

經而其子孫後以爲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爲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師諱某。其大王父贈太師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代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爲。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啗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天子。參政事。爲世名臣。如其言。公爲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巖而居其次。

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四人徙隰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庸田人至今以爲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爲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爲利而收其鐵租以銷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爲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

四十一

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爲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轉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爲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銜板時權貴人爲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爲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

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常慳食公勸餘積蓄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算之衍者三十萬賑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募粟又主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

四十二

便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固固爲之數空王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闔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恂恂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爲三爲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爲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擾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

破姦發伏。逆見隨夾如蓬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人愛且畏之。以此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小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歎息憂懼。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

古文讀編

卷之五

集

居士集錄

四十三

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議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晉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

他服。太后后勛上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教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也。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修。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字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

古文讀編

卷之五

集

居士集錄

四十四

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為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為文章四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為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薛夏之封以國。為妣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大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為易。蔡于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為相。

告病還家。明贈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議。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宋史本傳皆不用此誌。在陝西趙德明言延州蕃落。陵其地黑林平。下詔按驗。奎閣郡籍德明嘗假道黑林平。移文錄示之。德明遂服。知延州趙元昊每遣吏至京師。請奉子東回市禁物。隱關笈為奸利。奎燕得狀。請留蜀道。繼帛于關中。轉致給之。能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為選人。皆以公輔許之。

古文演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四十五

此皆大事。不知歐公何以不及。契丹使請見太后。奎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本朝羣臣亦未嘗見也。此語亦可紀公亦削之。歐公紀事以簡為貴。如此。

敘子女處。直曰次適藍陵歐陽修。餘不着一句。何等嚴重。按公娶于薛。在夷陵時。公祭薛尚書文云。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修之。鄰敢辱公。知公于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辭。以禮。天不慈遺。公薨。忽然其。

後二年卒。追前言。生死之際。以成公志。掛劍于墓。古人之義。誌言天下之公。祭盡一身之私。可謂兩盡矣。後人作尊者狀。多挿入自己事。噫。是何足與言文乎。

歐公初娶胥。繼娶楊。又繼娶薛。見于集甚明。邵氏聞見錄言公娶其姨。蓋訛以拱辰事為公也。王拱辰立朝之迹。與歐公甚矛盾。公他文中陰罵為小人。處不及與小簡。又似親昵無間者。

古文演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四十六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旣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塋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僕誦子之文今其塋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己當時播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四十七

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誦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卽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漆羅支使自攻取是謀以蠻夷攻蠻夷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四十八

真宗欽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還遷太常寺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績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漆羅支所敗而朝廷以所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夫公旣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使遷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亦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趨

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四十九

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官公好學有文尤喜爲詩爲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誠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傍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遵贈刑部侍郎夫

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勗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加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士之所難有龜無時倖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爲困于翼飛中垂以飲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以壽考福祿之隆

本傳言詢性卞急好進而侈于奉養在濠州夢人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五十一

告曰呂丞相至矣既而呂夷簡通判州事故待之甚厚其後援詢于廢斥中以至貴顯夷簡力也初欲知制誥宰相言不可者李文靖沆歐公不出名非爲文靖諱乃爲詢諱耳再貶池州以善寇忠愍此不當諱而歐公諱之大不可解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十有九告老郎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
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
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爲可惜於國
家計爲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
一篇示其子忱慙而授以言曰臣聞臣子難死不敢
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惜不幸猶以
垂閑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爲陛下無窮之慮者其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五十二

事有五以畢臣志歟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
臣歟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慙以其語并其兵論
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
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
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爲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
知古兵法以謂士不恤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
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
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
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

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庭以爲可用而世多非
其刀楯修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川鬼毛
川爲吉所敗者用楊公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歟
公素剛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
略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內地無破賊之謀而
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爲解竦復論公不
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
累爲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
易敗困因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五十二

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
不至公在河中乃僞爲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
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
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爲并代麟府路經略安撫
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其胥吏曰天子
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
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
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移皆此類也
公嘗爲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爲團練使以卒

其門人親戚廩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長以劉氏婚爲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爲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遷侍講于翰林嘗爲審刑院詳議官知淮揚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五十三

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爲人燕潔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王氏太原郡君六孫景畧景亮景謨景道景直景彥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塋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修爲諫官贈

嘗與公爭議于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修者豈以修善辭可備也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爰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左拾遺文辭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用祖屈節于今于烏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方州遂家中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雖公克太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執無繫諸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五十四

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於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大第弗迷昭穆縣聯公其歸比安千萬年楊名偕一本字次公上有諱偕二字本傳爲三司度支判官有諱廢后諫富民陳氏女將爲后二事知并州時有絕監軍中人及議麟州五利三害事爲安撫使時上六事其一罷中人預軍事又張士遜傳有納女以官中爲御史楊偕所劾事此誌皆不書六事亦存其名而已既公序事簡要如此傳云元昊乞和而不納臣偕以連年出師國力困乏

宜許之王素歐陽修蔡襄劉備罪官蔡即誌所謂
爭議于朝者也。又云知杭州時。襄請告過杭。輕遊
里市。或謂備當言于朝。備曰。襄嘗以公事抵我。我
豈可以私報耶。誌所謂有所能容人多不及或指
此。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
縣伯張公諱錫字昉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
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遺王孟。再亂。絕於中國。
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
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
爲人清方敏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敏若不欲人知。
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
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
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
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
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
以飛自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夫恨得之晚也。公
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
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
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
常博士。監崇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南。

爲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闔門去簾告
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恃賄者。
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
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
材。詔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
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內
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
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
州王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五七

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
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
史知雜事於尚書爲員外郎即中累官至諫議大夫
於外爲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兩浙荆湖
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
爲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嘗權
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僉從爲天
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自晦
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滿青齊濮濟鄆六

州之人冒耕河壩地收租緡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
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
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卒居
退讓未嘗肯爲人先歟賊王則反具州兵圍久不克
而自河以北軍餉凋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
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
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
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
友愛人以爲同產平生所爲文章有集十卷公以皇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五八

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
聞震悼以自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
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參軍贈太子中舍
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
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塋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
某鄉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初娶程氏再
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
子駿子充子雲子諒子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
終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

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處仁能勇於必爲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青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張錫晚遇亦無大事可紀此誌先敘爲人大略而摘其最後受知一事提起先說以後平敘諸事而歷官乃在中間尤奇按史本傳甚略未載顯惟舉主任隨家事此何足紀宋史之無識大率如此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五九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嘆曰待我以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六

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官蔡襄他

人猶須委曲間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偏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儉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川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札祁公也邊將劉沔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沔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沔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沔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因以陳執中為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以直史策知陳府又徙督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佚寡所好欲恂恂似不

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難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觀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縣有方常曰教民知曉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盜賊為息陝西東兩衛吏苦厨傳而前為守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為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

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其
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瞻書未及
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
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方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
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兄
教育如已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實尚書
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
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
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寔皆將作監主簿女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李三

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
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友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
弱今志則彈積之厚今發也光宜壽今奄以藏有深
其泉今有崇其岡永安其國今百世無傷
甫因赤雪地震推洪範五行傳前史變驗上疏及
論西事一利四害史本傳詳載今誌皆不及歐公
作碑誌多如此初不拘拘盡載也宋時執政多出
知郡嘗疑其與監司不知作何體統據此誌似仍

有相臨之分者荆公上杜學士書言轉運使在部
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一有罪過札
詰按治古人渾朴能行之後世萬萬難行矣
東坡答李薦書云錄示孫之翰唐翰僕不識之翰
今見其書凜然得其為人至論指遂良不諧劉洎
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
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
所不及按唐論今不可得而見此其略見于他書
者爲附于此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李四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其後微達不能譜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稱爲弘農人堪生承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爲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鏐爲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嚴以俱嚴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祖生尚書職方員外郎諱郎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尚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六十五

書諱墳是謂皇考府君勿失其父有志節不群諸兒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尚書也內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二篇始爲之笑及長尤好學日必誦讀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匕筋已而病其月元夫人夢藏其書府君盜之亡鄰家以遺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卽位之三年吳越忠懿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爲政有治迹詔書褒之

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秘書丞監在京商稅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爲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入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爲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監生貶監陳州權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爲文章履其身以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六十六

儉約不妄自爲進取其官業行已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爲而時之人亦以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三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歎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於天子矣今欲執府以進和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

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顧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既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矜竄爲文章在位稍以爲患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意矣而又下詔書勅學者禁浮華使返古道然後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略縣男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李七

隱某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既貴贈其皇考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廕其男長曰洎明州觀察支使次曰潯江陰軍司理參軍次曰泳漸沆渢皆將作監主簿既終又廕二孫某官其餘慶之及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嘗以族顯於漢爲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我賊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夫比數百歲下而及唐然

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魯士漢公又以明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族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流裂焚蕩翦薙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矣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震嘗有德于漢而必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歟歟於其塋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漳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李六

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塋自有諸府君初名侃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銘曰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更難肩能歷時于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其人不渝卒克以聚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其先而塋也塋于祖宋史大雅傳云天禧中使淮南循江按部過金陵遇風覆舟得傍卒拯之及岸冠服盡喪時丁謂鎮

金陵遺人遺衣一襲大雅辭不受謂以為歎宰相
王欽若亦不悅之歐公于志隱晉公事不書以其
過峻也歐公為楊之女婿其娶在景祐元年此誌
作于二年不書後作張太君誌始書曰有女一人
歸于修

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六十九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鄆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
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
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好學通知
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為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
平叛兵誅馘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
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
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
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七

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
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嗣說其首
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
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追走荔枝洞蒙趕崇
偽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冒險
恃阻如捕狸狌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
不可為故當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
不能以懷其所以款款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恃
敗而衆其與降者相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凱旋

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乃犂牛爲酒。大會瓌州。戮其坐中者六。餘人而釋其庭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月。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臨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屠殺降爲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卽上書。引咎。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道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七十一

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瓌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爲君悉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警而數犯約。撓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爲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牛馬而求孟香。孟香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

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敢復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恤其家。以其子紹爲秘書省校書郎。君以廢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閭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五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閭人久之以君爲德多。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七十二

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爲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還。今爲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鑄。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紹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爲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強記。其爲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

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歲矣其親戚朋友莫不問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墓君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炎其守不奪其摧不折其終一節茲謂不沒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十三

之尤詳蓋罪莫大于殺已降自古已言之矣歐公記其預知死期而曰親戚朋友莫不問蓋若陰爲之諱者大率儒者多有此見然此等事耳目間往往有之非諱之所能及也

涑水紀聞杜杞在廣南誘宜州蠻數千人飲以罍陀羅酒醉而殺之以書詫于人自比馬援言事者爭言杞爲國家行不信于蠻夷朝廷詰杞上所殺蠻數爲卽洞中誅之耶以金帛召致耶杞不能對亦有陰爲之助者故得不坐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祖諱典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爲福州連江尉睦州青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用武人爲守而夷數怨叛諱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爲明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十四

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更立至今用以爲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爲提點福建路刑獄察獄之寃死者奏黜知泉州蘇青與其通判張太冲福建七州皆震悚御史考其課爲天下第一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今天下多事如劉某者不宜久居于家乃復起爲比部員外郎知澧水軍言事

者以請自元吳友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猶習故態有簡弛壞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皆叛亂君所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往招集以命移昔州縣州縣使人往者輒因辱侮慢辰州遷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出而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十五

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爲備而已附言蠻類雖人宜鳥獸畜其小嘲啾拉觸驅而遠之若必擾伏制從至戾其性則噪呼跑越音駭起而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弊而彼逸凡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動一聽君所爲而蠻亦卒無事復爲司勳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言澶魏築河堤非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而導之利後

果失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產業自復爲司勳員外郎遂不復求廉勸凡三遷皆爲知者所薦爲人爲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爲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賦而居常以民爲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必爲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其守官不爲勢牽不爲利牽爲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號強吏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十六

後卒歎服共薦之其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家正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奈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十萬斤君爲轉運使時三司請益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爲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奈何增之天子爲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爲君罷之君在鹽鐵大嘗舉官掌某事三司使欲用其

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
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
貶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
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
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于元
卿真卿亦早亡敝今爲大理評事敍鳳翔府推官皆
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尚幼
以某年某月某日墓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劉氏頭聯以時配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賡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墓誌

居士集錄

七十七

是將久太曷知其然君實有子

通篇以歷官敘後抽出數事另說田瑜史有傳平
歐希範與杜杞同事當時同薦史稱其盡心吏事
疾急于御下無廉聲公爲人作碑誌于子孫甚略
二連二尹皆公所厚善然無一言楊收錢公輔稍
及之二劉加詳焉亦不過一兩言獨唐拱一篇全
載子介歷官以拱無一事可書不得不借此點綴
也今人碑誌必盛稱生者之賢恨不附一小傳此
殊非文體

歐陽集錄卷之五

古文讀編之三歐陽文忠公集錄之六

吳郡王志堅論文

友人李汝燦弟志長志慶參閱男僦借倣編輯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有墓曰狄君之
墓者迺予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
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亾也其子遵
誼泣而請曰願卒具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成生之賜
嗚呼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乙

鄉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
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
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爲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
其孝好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柴廕補英州真陽
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
爲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
鄧穀爲富縣尚書銓吏嘗邀厚賂以售貪令故自中
私語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
吏其豪猾習以賄賄汚令而爲自恣至君一切以法

絕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
覆率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
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爲之屈
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
籍強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
是嘗訴我者彼冤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欲也吾豈挾
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爲愛我
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既大籍強壯而訛言相驚云
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二
絕粒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卽
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未訖也
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
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
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燕吏者
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
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
一世夫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
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

錄平君用教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
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寶慶曆五
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
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榮陽鄭氏生子
男二人達直遵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
臣其三尚幼銘曰
繼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天善在人宜有後銘于
石著不朽

逸調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三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沐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子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四

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張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壁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遺

遂以敗死劉渙知涪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復得知涪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極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河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五

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于生猶可伸于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誦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塋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于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六

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塋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榮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領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

墓誌

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

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公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提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七

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往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口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絳次尚幼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故得其寃者

自○忍○卒○後○天○子○感○慨○凡○所○被○逐○之○人○復○召○用○皆○顯○列○
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于○地○下○也○
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
又○長○言○以○為○之○詞○庶○幾○并○為○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
曰○
謂○為○無○力○令○執○擊○而○去○之○謂○為○有○力○令○胡○不○及○子○之○
歸○豈○彼○能○今○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今○一○毀○終○世○以○
顛○擠○荒○孰○問○今○香○難○知○嗟○子○之○中○今○有○韞○而○無○施○文○
章○發○輝○今○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今○宜○昭○昭○其○永○

古文讀編

卷之六 蘇軾 居士集錄 八

垂
奏邸之獄誌中不甚詳宋史散在各傳摠其大略
與舜欽同事者劉巽也在會之人可考者江休復
宋敏求王洙醉作傲歌為人所甘心者王益柔後
召用顯列于朝者宋王等也約而不赴反下石諸
人者何中立也諷其屬劾奏者王拱辰也受讒者
魚周詢劉元瑜也攻排不遺力謂益柔當誅者張
方平宋祁及拱辰也宰相陰主之者賈昌朝也涉
無可不可者章得象晏殊也教諸人不聽者趙鼎也

救益柔使得未減者韓魏公也細考攻蘇諸人惟
劉元瑜前後反覆生平別無善狀餘皆賢者之流
也大抵宋人好以意見相勝甲可乙否不盡出于
薰蕕如方平拱辰在慶曆異于范富諸公在熙寧
又異于安石矣歐公敘此事惕焉曰小人後之讀
者初不究小人為誰孰知仁宗時之小人豈真小
人哉

古文讀編

卷之六 蘇軾 居士集錄 九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美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嘗人之所慕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親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半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銘

十

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惡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謫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遇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頗天子仁聖察其諛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兩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准官

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其

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居而跣足躬耕徂徠之下塋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以求治之急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銘

十

徂徠官於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

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心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遠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十三

謂待彼誘煽熄然後先王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其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道等來告曰誘煽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道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遠

追一世之屯今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裡魁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今噫子雖毀其何傷

避暑錄話云石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名相連皆第一甲國初諸儒但守傳注自孫明復爲春秋發微稍已出已意守道師之始唱爲開佛老之說文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論其然遂相與協力蓋同出韓退之及爲慶曆聖德詩遂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貸議者謂元和聖德詩但獎用兵之善以救正元姑息之弊豈有天子在上方欲有爲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十三

而匹夫崛起擢參予奪于其間乎孫明復聞之曰爲天下不當如是禍必自此始文忠猶未以爲然及朋黨論起始悟其過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于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于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各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言之文博辭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卽之與居愈久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十四

而愈可愛聞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某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濬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十五

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愨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策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選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久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

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塋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文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官留眉著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有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明允三女皆早卒見于祭亡妻文極樂院六菩薩記及此誌而記爲尤詳以年考之東坡弱冠之時三女已盡夭矣或言坡有妹嫁柳子玉又有記坡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十六

與妹戲語者其事甚哀而諸書或公伏戰之可發一笑坡祭柳文云願然二孫則而我舅是坡妹嫁琮之子當是族妹耳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庠戶吳遵路素剛好以嚴彈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憚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購程氏泣曰吾家素以應爲吏不以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十七

可以此污吾太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閒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榮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蔡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嫗一子適於海而亡嫗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

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媼色有冤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廿日不得屍則爲媼受捕賊之責比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日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以大臣條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十八

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塋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

哭勿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是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子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十九

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注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車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時聖俞夫人又走吊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示

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惡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賢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屬譏笑諷一發於

詩然其爲詩而不怨怒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示

王文康公見其文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鼎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顯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裕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歷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郡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堦曰堦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

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始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踐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錙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補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江鄉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鄉幾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饒不妄動於利欲其強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遠往往造人之不毛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疾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叅軍又舉

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

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非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爲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爲立後。還其貲。劉氏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唐士集錄 二四

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卒于京師。卽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陽夏鄉之原。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時爲理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溶。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

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戶參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秘書丞錢彥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而君世至今。居圉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墓圉南。夏岡由太父而下三世。乃墓陽夏。銘曰。彼馳而後。後彼取而我。不覺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苟嗟吾鄰。幾令卒以不偶。舉世之隨。令君子之守。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唐士集錄 二五

衆人所亡。令君子之有其失。一世令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爲得。令吾將誰咎。吳曾漫錄云。江鄰幾雜志。譏歐公甚力。公序誌無一言貶之。余嘗見其書。記公一二事。皆不緊要。未見所謂力詆者。豈余所見非全書耶。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汝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入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快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二十六

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嗟嘆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美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哉蓋道于世人也求之不實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予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辭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

夢升志雖用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

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碑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塋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二十七

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序之詞曰予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間然滅沒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序序不震不驚靜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黃文節公跋云叔祖夢升學問文章五兵縱橫制作之意似徐陵庾信使同時遇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得人間四十年爾使之白髮角逐于英俊之場又未知與歐陽文忠公孰先孰後也夢升

既乖悟不逢嘗以文哭世父長善云高明之家尚
爲鬼瞰子之文章豈無物憾蓋自道也安世十三
弟秀而不實使人氣塞于今孫曾特多英妙之質
力學不休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
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墓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
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
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
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
予也初天聖元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
希深南陽張堯太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
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歡呼上下角逐爭相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三十九
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
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
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而走
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阻居獨遊
思從衆人逸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卿
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
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
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
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

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韓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朱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洪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開州閬中縣。就拜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三十一

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夫子聞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塋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也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

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燕。

是時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卽誌所載。其一湖州人能詩。仕至都官郎中。過庭錄載歐公呼爲桃杏。嫁東風郎中者。乃湖州張先也。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三十一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三十二

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尹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官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鄧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時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

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都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三十三

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更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貨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遷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

以貶死。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通。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固之。密。石可朽。名不滅。

本傳云。初夏竦爲經略安撫使。韓范副之。洙爲判官。詔問攻取之計。竦具一策。令琦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洙趨延州。謀出兵。仲淹持不可。還至慶州。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三十四

會任福敗于好水川。因發慶州卒數千赴救。竦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又云。鄭戩爲陝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滄董士廉城水洛。以通援兵。洙以爲前此困于賊。正由城多兵。分今又益城。不可。奏罷之。時戩已解四路。而秦晁等督役如故。洙不平。召晁不至。命代之。又不受。于是械晁。士廉下獄。戩論奏不已。卒徙洙而城水洛。士廉請闕訟洙。詔御史劉湜就鞫。湜探宰相意。奏洙嘗用公使錢。爲部將孫川償逋。洙得賤面。湜優擢。考戩生平。最爲繳核。馮

士元之獄。滕宗諒通用公使錢。皆戩發之。死所至皆有風迹。歐公作程琳碑。罵爲小人。其爲洙誌。不着議論。蓋歐亦不以洙爲足觀。劄子可見矣。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三十五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
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
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
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季丞相廼將以其弟之女妻
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
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
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
輔爲人劉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

字六

執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
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
禮莫不歎嗟之而季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
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
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
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
子監直講嘗召見適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
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
在謀捕盜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

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僉署應天府判官
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
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
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
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大學時爲大
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
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
哭贈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塋先生於
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感傳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

字七

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
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
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
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
藏于秘閣先生一千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廢經更戰楚迺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
原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率早習前聞有欲患之寡
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開浮雲刮磨蔽蝕
相止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傳哉功利無窮畏有考其

不在斯矣

東軒華錄云范文正在睢陽有孫秀才者索游上
謝言有老母文正識之補爲學職授之春秋孫寫
學行復修謹文正甚愛之既去後十年間泰山下
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徒朝廷高之召至太學
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文正嘆曰貧之爲累大矣
倘因循至老以彼其才安所自見哉夫文正識孫
生奇矣乃孫生必就索於文正豈所謂饒從謝仁
祖求食耶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三十八

王定國雜記云張堯封少從孫明復學其于去華
與貴妃常執事左右及妃貴數遣使致問明復明
復閉門拒之終身貴妃即溫成皇后也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
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語之
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
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詩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
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
歸吾凡十七年而卒之夕歛以嫁時之衣甚矣吾
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
器用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育其衣無故新而滌濯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三十九

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灑掃必肅
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鄉於世久矣
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
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
功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聞則
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
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
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德
豈其屈已下之邪惟以道德爲故合者尤寡今與是

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竟。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恐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壙宛陵以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四十一

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墓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厓斷谷，令京口之原。山蒼水深，今土厚而堅。居之可樂，今卜者曰：「然骨肉歸去，今竟氣升天，何必故鄉。今然後爲安。」

避暑錄話云：往時南饌未通，京師未有能斫鱸者，以爲珍味。梅聖俞家有老婢，獨能爲之。歐陽文忠公劉原父諸人每思食鱸，必提魚往過聖俞。聖俞得鱸材必儲以速諸人，故集中有買鯽魚八九尾

尚鮮活，永叔許相過，取以給膳。又蔡仲謀遺鯽魚十六尾，余憶在襄城時獲此魚，留以進永叔等數篇。觀此可見歐公與都官親密無間，所謂飲食器皿必精以告者，蓋言其實也。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居士集錄

四十二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大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爲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于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爲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紉織紵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古士集錄 四十二

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而令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今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爲諸天子曰迺臣吾所能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

大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朝將以明年丁酉葬夫人于鄭州之魚山以書來乞銘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胃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廢有光孫曾多有後愈昌

唐荆川曰此銘與前作皆是善生發處此是作女人文字之法也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誌 古士集錄 四十三

吳奎字長文官至參知政事諡文肅性強記于書無所不讀少時甚貧既貴買田爲義莊以贖族黨朋友沒之日家無餘貲婦人碑誌大家集中不多有惟歐王稍有之皆淡然無奇此正古人有體處後人緣飾太過不獨諛死亦以諛生甚而朝章國典閭閻皆陰有論說豈所謂內言不出閭者耶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人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表

居士集錄

四

十八歲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嬰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數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各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並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

遠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池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表

居士集錄

四

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力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過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于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薨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今世可謂自重之士夫士之所負者愈衆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

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初范諷劉潛與延年以曠達自命。時號東州逸黨。顏太初作詩刺之。范貴顯。欲引延年。延年力止之。後諷敗。延年坐與善。落職。通判海州。夫不同其進。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表 居士集錄 四十六

而同其敗。足以見延年之高。不知歐公何以不書。諷嘗見郭后無子。大義當廢。豈歐公以此惡之。不欲以諷累延年耶。詳史傳。延年與潛。不愧曠達。諷亦收瑜不掩。其見劾于龐籍。史言有陰諷之者。其罪亦不盡實。太初之刺。拘儒之論耳。初延年與吳遵路同使河北。及卒。遵路言于朝。官其一子。此事歐公亦不載。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二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鄧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表 居士集錄 四十七

少舉毛詩。二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固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賑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貴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爾遂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

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行
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庶庸庸。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
舉進士。及第。八庶爲壽春公。庶爲宣城令。處士以天
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
蕨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
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尚皆有。其子弟後生。
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
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
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云。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

陽修述

連應字君錫。連庠字元禮。皆受學于二朱。庶居官
清。人號爲連底清。庠加以肅人號爲連底凍。庶爲
令。以母老乞監陳州。嘗送客出北門。見日西風
塵而冠蓋。惶惶不已。慨然有感。即日求分司歸。久
之以歐公薦。知崑山縣。辭不行。累遷職方司員外。
即庠終都官郎。按二連之賢如此。而此表無一語
及蓋文。體自應如此。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公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爲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
仕。父炳。爲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爲原武人。
也。君舉進士及第。爲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
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
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
年五十。有九君。爲人剛介。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
信。其爲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爲西京
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表 居士集錄 四十九

他。揀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
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吐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
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而止之。君曰。我豈人生者。
耶。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
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之八。
九。而君羸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
羸。而力自爲善。居官爲吏。未嘗廢學。問多爲賢士大
夫所知。乃知大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
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遇者不自勉。或

死而民滅於無聞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且慕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于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國家哀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爲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郎。官贈其父太子中九母宋氏京兆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岡村。原將葬其親。上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表 居士集錄 五十一

某日從塋于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授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歲陽修撰。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鄆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修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也。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表 居士集錄 五十一

皆尊禮而愛親之。旣而皆以進士舉於鄉。而君獨於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叅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

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知不幸
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
泯滅於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
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
郟城縣令世勛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
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
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
十有七卒之七日塋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
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
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甕命太原王顧以丹爲綠書
納于甕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塋
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塋北邙也吉甫
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之且封
哭而大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
禮部乃來告以將改塋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
之卒離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僊
公守江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
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墓
庶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僊公善待士未嘗
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
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
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

事。各。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表 居士集錄 五十四

者。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所。而。遊。者。十。蓋。八。九。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記。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汝士早卒無事可稱師魯志文高簡之極茲但直述當時之事點綴今昔感慨而已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千。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年。必。感。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第。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沒。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表 居士集錄 五十五

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泰。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

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
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
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
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贖宗族
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
有能政有文集一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禹州司理
參軍曰訖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諷曰諷曰諷
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
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于一鄉推之四海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表

居士集錄

五十六

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
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歐公與吳奎書云某向居憂于穎每每因食素生
疾遂且食肉然服除半歲猶未平復由此觀之歐
公于喪禮亦未能行宜其津津于周君也宋史堯
卿有傳其解經語極可觀歐公皆不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旣受祫享之福推恩群臣並進爵
秩旣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
章閣待制尚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號衛
府君爲右羽林將軍府君諱拱字某其先晉原人後
徙爲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府天復中舉明經爲建康
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爲唐山縣令累贈
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
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右班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表

居士集錄

五十七

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檢泰州鹽場漳州
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
十有六府君孝悌于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庶議於其
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爲材而未及用也享
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余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
嘗爲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泰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
風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懷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
侍從於諫官自子方爲祕書丞始贈府君爲太子右
清道率府率其爲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

行又贈府君爲右監門衛將軍其爲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爲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爲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先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曆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

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爲善者雖湮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爲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嗚呼子方進川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如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環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掖州人後爲泰州如臯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

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

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遷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表

居士集錄

六十一

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蕭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孫復胡瑗在宋盛時皆以經爲人師學者稱胡曰安定先生稱孫曰泰山先生不敢有所軒輊然復嘗惡胡之爲人其在太學嘗相過胡治經不若復而教過之其在太學四方士多歸胡序舍不能容

至旁拓步軍營以廣之又朝廷下有司取胡教法復于此不能無動心爭名爲累雖賢者不免耶呂元明嘗言仁宗時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就中又擇其尤賢者專委掌教導規矩之事胡翼之爲直講有言專掌學政胡亦甄別人物擇其過人達甚人畏服者獎之激之又各因其所好類聚而別居之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者好文執者好尚節義者皆以所類羣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故人皆樂從而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表

居士集錄

六十二

有成今朝廷近臣往往胡之徒也



龍岡肝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龍岡之六十年其平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瓏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表

居士集錄

六十二

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

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而不知其然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創汝而立于愛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墓表

居士集錄

六十三

志之不取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塋沙溪之龍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旣夷陵大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

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大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夫人。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而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太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丹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

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開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歐公四歲而孤六十而表其先墓。又一年公致仕。又一年公薨。崇公之必有後公之必不辱其先。若可操券而待者。古人自信之真如此。雖然表可待也。豈不可遲也。世有悠悠忽忽久不壅其親者。不得以公爲解。崇公歷官四任其政事當有可述。公仕宦久豈無他人可徵而獨取母氏之言。寥寥如此。然只此寥寥數語勝于連篇累牘多矣。後之狀其先者何繁稱厚誣之甚也。公以幼孤之子而表其父。借母言述事。則父母之賢舉見于此。其爲鄭夫人不啻銘。不過兩三言而已。使後人爲之必分作兩篇。使宗族無味。按此表鄭夫人少于崇公二十九歲。然不言別有元配。豈四十餘歲始娶耶。古人事儘有不可解者。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僭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秘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于友悌兄亡服喪三年

古文讀編

卷之大墓表 居士集錄 卷六

曰吾不幸勿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人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間其來謹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

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益其召自諸暨也以才行遷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創除僭僞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僻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十人既敗亦走勅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

古文讀編

卷之六墓表 居士集錄 卷七

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常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居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宋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

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責
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
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
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
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
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
郎勲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
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
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隣皆舉進士
兄纔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
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爲太廟齋郎君
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
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
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
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于後世庶幾以
慰其思焉

寶臣與歐陽公爲友王荊公與人書與孫少述曾
子固並稱其人必有可取至其陷城一不可謂

非罪此文詳爲之辯然其文愈佳其意愈私矣至
於祭文以孔孟方寶臣以桓魋滅倉罵論之者噫
寶臣何人不當愧死耶吾不意歐公而作此語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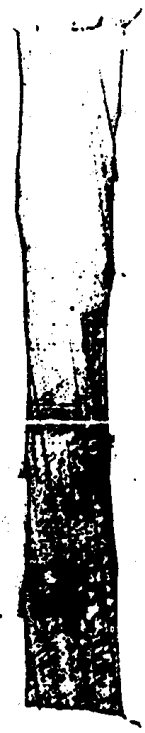
祭謝希深文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以明日祇役于滑謹用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副閤舍人謝公之靈嗚乎謝公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處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况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修走于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而勉以自強其後二年再遷漢土風波霧奔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親老而氣揚清風之

古文讀編 卷之六 祭文 居士集 七

覽秀之涼坐竹林之修蔭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還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歆言未幾遽聞于牀不見五日而人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歿也哭者爲之哀不識者爲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爲善之效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奚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爲不亡者人來迎修馬當此而不仰去者以公而徬徨始

信將行期公饒我今其去也來莫公屬茲言悲夫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泣而浪浪尚享



古文讀編 卷之六 祭文 居士集

祭吳尚書文

嗚呼公平。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廉強。飲食非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灰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平。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

古文讀編

卷之六 祭文 居士集 七十三

不啻嗟頌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惟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享壽考。以爲人望。而遽云長逝。此摺紳大夫所以聚吊於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享。

祭資政范公文

嗚呼公平。學古居令。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欬公口彼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議。衆排有事而思。譬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平。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應。豈其歿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平。欲壞其棟。先摧榱桷。傾巢破殼。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雅。誰爲謫論。

古文讀編

卷之六 祭文 居士集 七十三

是不仁哉。嗚呼公也。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歿也。何稱好。成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灰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辯。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如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蹙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電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明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藎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如磨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不待較。哀哀子美。來舉子觴尚享。

古文讀編

卷之六

祭文

居士集錄

七

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昭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峥嵘。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於千尺產靈芝。而九莖柰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麟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獸悲鳴。踴躍而相嬰。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今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今獨不見去。累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墮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享。

古文讀編

卷之六

祭文

居士集錄

七十五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偏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歿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

古文讀編

卷之六

雜著 居士集錄 七十六

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歿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此事廢歿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歿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于殷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冤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意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歿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絳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

古文讀編

卷之六

雜著 居士集錄 七十七

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語云：「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誇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成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漢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于遠而止於

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毅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于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

古文讀編

卷之六

雜著 居士集

八

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穀山華慶云。歐陽修遊隨州。得韓愈道。繫讀而慕之。遂以文名天下。彼時韓文猶未盛行于世。歐公從斷簡遺編。遂受正法眼藏。可謂天授。今韓歐之

文布滿天下。有能苦心探賈。而得其玄珠者。幾何人哉。自古藝文經籍。得之難。則視之必重。見之少。則入之必深。何也。得之易。則不肯潛心。見之熟。則忘其爲貴也。

古文讀編

卷之六

雜著

居士集

八

書梅聖俞葉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惟快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血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篋者篋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篋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

古文讀編

卷之六

雜著

唐士集錄

全三

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以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

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荀荀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埋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

古文讀編

卷之六

雜著

唐士集錄

全三

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嗟乎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醺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罪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徃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藁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

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古文讀編

卷之六

雜著

居士集錄

十四

讀李翱文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爲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迺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

古文讀編

卷之六

雜著

居士集錄

十五

美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惟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乎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悲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

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
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昌黎公高自標許然其志趣苦不能脫俗昔人嘗
言之矣歐陽公深懷不滿而自以古文之學生乎
師模不欲公然貶之故借李文公發此一段其實
乃至言也

晉王獻之法帖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
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共事率皆弔哀候病敘
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
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
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
其意態愈無窮蓋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詭而想見
其人也至于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厭至或
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
者是真可笑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雜法帖

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集古錄可以把玩而不欲廢閱者，留為歸賴銷日之樂也。蓋物維不足，然後其樂無窮，使其力至於勞，則有時而歇，尔然內樂猶有待於萬物，則退之所為着山林與着城郭何異？宜為有道者所笑也。熙寧辛亥清心堂書。

古文讀編

卷之六

雜著 居士集錄 八十八

唐薛稷書

薛稷書刻石者，余家集錄頗多，與墨蹟互有不同。唐世類柳諸家刻石者，字體時時不類，謂由模刻人有工拙。昨日見楊褒家所藏薛稷書，君謨以為不類信矣。凡世人於事不可一槩，有知而好者，有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褒於書畫好而不知者也，畫之為物尤難識，其精麤真偽非一言可達，得者各以其意披圖，所賞未必是秉筆之意也。昔梅聖俞作詩，獨以吾為知音，吾亦自謂舉世之人，知梅詩者莫吾若也。吾嘗問渠最得意處，渠誦數句皆非吾賞者，以此知披圖所賞未必得秉筆之人本意也。

古文讀編

卷之六

雜著 居士集錄 八十九

原弊論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爲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爲吏者不歛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歛財用之爲急不知務農爲先者是未原爲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爲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

古文讀編

卷之六

雜著

居士集錄

九十一

不相因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收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歛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銖糠粃而食秕稗或採橡實蓄菜根以延冬春夫糠粃像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爲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爲國公卿

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爲術相反而歟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爲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爲節又直不量夫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謗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

古文讀編

卷之六

雜著

居士集錄

九十二

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

而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圖戰惟耗農民爲之可也奈何有爲兵之虛名而其實騷擾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縣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爲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爲廂兵吏招人多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爲兵則恐爲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

古文讀編

卷之六

雜著

居士集錄

卷之二

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已力者用已半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數十家者素

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幕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

古文讀編

卷之六

雜著

居士集錄

卷之二

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爲大役少者爲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袤之民去爲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爲僭侈之費又以貪吏之誅求賦歛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爲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貴者化羣蠹

爲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爲兵者養父母妻
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爲僧
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
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
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爲節方今量國用
而取之民未常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
用量入以爲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
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
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

古文讀編

卷六

雜著 居士集錄

李四

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
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
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
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
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
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
爲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舜大聖不能
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
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

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是期
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
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
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爲
計者莫若就民而爲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
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
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
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昌黎廬陵皆不知佛而強闢佛。然歐公爲近之本

古文讀編

卷之六

雜著 居士集錄

九十五

論原弊。其言佛之流弊未嘗不切中也。竊嘗論之
佛法曰桑下一宿。豈有教人坐華屋者乎。佛法曰
日中一食。豈有教人享美食者乎。曰如救頭然。曰
無剪爪之功。豈有教人無事者乎。吾崇獎其苦行
循法者。而華屋美食之徒。則僧之名。而齊民之實
也。僧稅之可乎哉。

編歐陽集錄卷之六 畢

宋史蘇洵列傳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山人年二十七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

蘇洵集為學歲

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為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文多不可悉錄錄其心術遠慮二篇文載編中今不再錄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于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嘉祐集錄一

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蜀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闔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緡銀三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其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古文讀編之四目錄

蘇明允集錄有傳

卷之一

○上書

上仁宗皇帝書

○狀

議修禮書狀

○書

上文丞相書

古文讀編

目錄

嘉祐集錄乙

上富丞相書

上韓樞密書

上田樞密書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上余青州書

上歐陽內翰書三首

與梅聖俞書

與楊節推書

卷之二

○論	易論	書論	春秋論	史論上	史論中	史論下	諫論上	諫論下	古文讀編	明論	辨姦論	管仲論	審勢論	審效論	○權書	心術	法制	疆弱
									目錄									
									嘉祐集錄 二									

攻守	用間	子貢	六國	高帝	項籍	○衡論	遠慮	御將	古文讀編	任相	申法	○記	彭州圓覺禪院記	張益州畫像記	木假山記	蘇氏族譜序記	○說	名二子說
									目錄									
									嘉祐集錄 三									

仲兄文甫談

○引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族譜引

古文讀編之四目錄畢

古文讀編

目錄

嘉祐集錄四

古文讀編之四錄吳允集錄之一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林增志弟志長志慶參閱男僊偕做錫軒

上仁宗皇帝書

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
上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
二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
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
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

古文讀編

卷之十一

嘉祐集錄乙

辱恐不知所爲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
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
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
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
路自進當少季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
以爲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
欲勉強扶病勑力亦自知其踈拙終不能合有司之
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
其意以臣爲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

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于今茲犬馬之齒集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然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疎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爲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向則天下爭先爲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爲己所致而不知勦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效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爲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于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馭天下之吏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書

嘉祐集卷二

自州縣今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遠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爲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諸託公行流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已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爲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書

嘉祐集卷三

欲令其爲善恐其爲惡

之甚也。或者以為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為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為已功，漸不可長。臣以為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急情之氣。漢之元成，惟不如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情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母苟得，此待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嘉祐集卷四

四

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畧，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修潔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佚，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

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惟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嘉祐集卷五

五

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旬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即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修飾而越錄，其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為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強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

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爲便也、臣觀自管行者、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嘉祐集錄 六

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爲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爲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卽今之尚書、尚書既廢、唯御史可以總

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爲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強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爲上、以舉刺少者爲中、以無舉刺者爲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爲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爲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嘉祐集錄 七

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誠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者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

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詰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爲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嘉祐集錄

八

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爲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操而養其氣使知有所耻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爲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

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倣大吏之不汰者其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寬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爲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畧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嘉祐集錄

九

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管之所謂武舉者蓋踈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耻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

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遺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畧、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書

嘉祐集錄 十

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爲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爲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可

信耶、官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泥之、凜凜如鞠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耻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個儻非常之才、爲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書

嘉祐集錄 十一

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爲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及十季、未有不爲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擯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息而不修、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爲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

泰山喬嶽、非拔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人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嘉祐集

十三

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畏、甚者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

今必使強之、彼有倉皇失次、爲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爲鐫組談笑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爲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爲艱危、故必均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嘉祐集

十三

後可、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耶、此臣又非獨爲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越趨、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

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歛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因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辭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爲先郊之歲，可因事爲辭，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因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嘉祐集錄

十四

赦不於郊之歲，以爲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季而行之，七八季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天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飢饉，鮮不及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極乎？其十日，臣聞古者所以採賡人之議，爲其疎賤而無嫌也，不知

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季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以乎？陛下知其所以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謾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爲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爲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阻斷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疎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爲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爲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嘉祐集錄

十五

爲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于道中，常待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闔閭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二篇，畧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濶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濶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

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寘之。

脩禮書狀

右海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救意大異何者前所校較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繕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嘉祐集錄

十六

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妥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旦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威公薨于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川田賦陳桓

宮桓刻桓宮桶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存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嘉祐集錄

九

上文丞相書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爲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爲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貴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嘗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於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嘉祐集錄 下

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爲諸侯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爲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爲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歛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歛之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

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畧其始欲求廣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

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爲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溢于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畧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得者易退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得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庶幾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得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嘉祐集錄 下

運而士大夫之間潔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健爲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鬪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甚易爲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誦籍籍莫不爲此然皆

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爲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爲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既歛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矢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慷慨者，惟其被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勤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廣收而精核之，自是用人不易之論。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嘉祐集錄 三十三

上富丞相書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共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閣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然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跛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復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嘉祐集錄 三十三

人如也。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昔之月，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戚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忘，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

有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感何者天下固藏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嘉祐集錄 三

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恐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恐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蒂芥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

下
一
休
年
餘
筆

圖其大而治其細則濶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彊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今上卽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嘉祐集錄 三五

去遂不復用以族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明允諸書交淺言深殊有躍冶之意宜富公之不爲然也。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
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
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
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
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
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
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
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瀟爲太湖萬世而不溢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嘉祐集錄 三六

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
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
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
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
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
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
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
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
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

而不殺則跳跟大叫以發其怒螻蛄終日而不螫則
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
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
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
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
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
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
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
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奔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嘉祐集錄 三七

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
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
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收之傳四
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
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
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
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
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
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

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更相賀、卒徒相矜、若跋踈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耨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瞞瞞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嘉祐集錄 三

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

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及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洽、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殊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嘉祐集錄 三

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威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避暑錄語云、韓魏公至和中、還朝爲樞密使、時軍

政久弛士卒驕情欲稍裁制恐其忤怨生變方陰
圖以計爲之會明允自蜀來乃探公意遷爲書雖
載其說且聲言教公先誅斬公覽之大駭謝不敢
再見微以答歐文忠而富鄭公常國亦不樂之故
明允久之無成而歸累年始得召按此與辨奸一
段皆出葉少蘊其言雖未可盡憑然明允心事似
非靜正動和之人讀其書可想見其微也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
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
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
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
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
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
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
而我如此也其名曰棄天棄天我之罪也棄天亦我

之罪也不棄不棄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
曰逆天然則棄天棄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
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
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
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
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愠不忤不沮
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循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
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亦盡吾心焉耳
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

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于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任以爲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肯何敢自列于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嘉祥集錄 三

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于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富人貧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于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于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于心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無也若或相之夫豈無

一言之幾于道者乎千金之于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于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咲飢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踈濶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嘉祥集錄 三

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棄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夫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

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田况嘗知成都府故曰見執事于益州至和二年
况爲樞密副使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
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
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
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
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
子卽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
漢昭卽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爲天子曾未
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

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于左右竊
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
無所增加帷薄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爲文
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適欲以末世
墓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投取厚葬
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爲當今之議莫若
薄葬竊聞頃者於西赦書旣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
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布威之以
刀劍驅之以箠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

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歿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况夫空虛無有一金子。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嘉祐集錄 三六

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畧也。而外是者。則畧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

不臣。漢文基於霸陵。水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秦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所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飽餽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可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嘉祐集錄 三七

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未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

石林燕語云。仁宗山陵。韓公爲使。時國用窘匱。

而一用乾興故事或以爲過蘇明允爲編禮官以
書貴公至引宋華元厚葬事以爲不臣魏公得之
矍然已乃飲客起謝曰某無狀敢不奉教然華元
事莫未至是否聞者無不服公大度

上余青州書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
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
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已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
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
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驚驚嗟
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人小耶脫然爲棄於人而
不知棄之爲悲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
自爲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

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
海之濱而爲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
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強悍
不屈之虜其辯如决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
中原而磅礴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
爲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
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
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于民伍之中折入簞而
咎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

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飢寒窮困之士，莫不嘖嘖嗤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者。彼不知貧賤富貴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徂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以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嘉祐集卷四十一

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耶？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耶？夫天下之官，上至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羣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蓋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

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棄，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况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徂於貧賤之辱，其害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常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十六人，五十六人者，已畧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嘉祐集卷四十一

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有嘆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官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于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于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嘉祐集錄 四十三

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旣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薦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譖陷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豈有善人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

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持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嘉祐集錄 四十三

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痛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

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倫往復百折而條達踴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造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進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因益

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

再上歐陽內翰書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蓋有口吾不聞者焉而况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彷彿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羣羣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嘉祐集錄 四十六

後乃稍潤述二百餘年而楊雄稱於世楊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為人宜尤可貴重矣何者千有餘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有無窮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而求於今世最爲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况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爲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嘉祐集錄 四十七

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爲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爲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肯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爲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日書其所爲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旣而後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慙於朋友曰信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爲戲將有以議執事者乎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爲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唯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三上歐陽內翰書

內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爲天下之非民行
年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爲可收而論之於
天子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丁寧而不
肯已朝廷雖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
違執事之意譬之巫醫卜祝特拍一官以乞之自顧
無分毫之功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不知辭讓不畏
簡書朋友之譏而苟以爲榮此所以深愧於執事久
而不至於門也然君子之相從本非以求利蓋亦樂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嘉祐集錄 四十八

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
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而知其心既見也聞其言而
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進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
而執事亦不以稱譽薦拔之故有德於洵再召而辭
也執事不以爲矯而知其耻於自求一命而受也執
事不以爲貪而知其不欲爲異其去不迫而其來不
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於心者
而執事舉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爲是謝也禮曰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

薨弗爲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爲是也
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
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食
其祿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邪
則洵也猶得以賓客見不歛其將與奔走之吏同趨
於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也惟所裁擇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嘉祐集錄 四十九

與梅聖俞書

聖俞足下。際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發書計已達。左右。洵間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叔相與談笑。深以慰悅。自離京師。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見遺。以其不肯之文。猶有可者。前引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窮。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爲。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嘉祐集錄

五十

才中夜起坐。裹飯携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卽爲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且以承叔之言。與夫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昨適有病。遂以此辭。然恐無以答朝廷之恩。因爲上皇帝書一通。以進。蓋以自辭其不至之罪而已。不知聖俞常見之否。冬寒千萬加愛。吾輩曾受科舉約束者。讀之不免愧汗。

與楊節推書

往者見託以先丈之埋銘。示之以程生之行狀。洵于子之先君耳。目未嘗相接。未嘗輒交談笑之歡。夫古之人所爲。謏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閔其不幸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所爲作也。然而不幸而不知其爲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銘之實。則亦不得不銘。此則銘亦可以信行狀而作者也。今余不幸而不獲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銘者。正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歟。余傷夫人子之惜其先君。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嘉祐集錄

五十

無聞于後。以請于我。我既已許之。而又拒之。則無以卹乎其心。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銘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茲亦足以不負子矣。謹錄以進。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狀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于後。凡行狀之所云。皆虛浮不實之事。是以不備論。論其可指之迹。行狀云。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止于喪明。而曾子譏之。而况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先君之風。行狀曰。公或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

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兄與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况不至干皆然則余又何敢言之此銘之所以不取于行狀者有以也子其無以爲怪

楊君墓誌今公集有之僅百九十五字姓氏世裔生卒年月諸子名及墓所之外不着一句銘亦然蓋古人所謂使其先人有聞于後不猶如此而已非如後世設墓之文而後爲快也此篇非公文之至者存之以見嚴重

古文讀編之四蘇明允集錄之二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歐起鳴弟志長志慶來問男僂偕做編輯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

爲之父予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卽勞欣歎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歛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

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童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嘉祥集解 二

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劑而鑽之方功義乎，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

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嘉祥集解 三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而不可得也。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文，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遠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禹得堯之天下而授之舜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卷四

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厥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卷五

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 六

春殊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殊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罔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殊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 七

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八

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

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九

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感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屬

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俗。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俗耶。散耶。

史論上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擣扒。擣扒四因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辭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洽。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爲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爲已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畧。辭則務於簡。書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佚。事既曲詳。辭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

事辭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讚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僞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爲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 十三

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規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洽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稀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驚歎然允且借則善矣

史論中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牋而得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抹闕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 十三

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

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鄆。書十二季公會吳于橐皋。書十三季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卷之十

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季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季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國之表入。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工。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

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罷諫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卷之十

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疆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史論下

或問予之論史、鈎挾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偽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

古文讀編

卷之二論

嘉和集錄 十六

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序口談爲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劉業至麟趾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已意也、盡

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楊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序、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旣爾、遷固之後、爲史者多矣、范曄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曄之酷吏、鄭衆呂強以廉、明直諒、曄之宦者、蔡琰以忍耻妻胡、曄之列女、李善王忱以深仁厚義、曄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

古文讀編

卷之二論

嘉和集錄 十七

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游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寶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將相苟免、以爲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曄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間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爲得、曄譏固失而曄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爲監、無徒譏之也、

諫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六

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從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歎誅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曰趙卒

以兩賢王之怠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喻襄襄而楚不敢圍周魯也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何閻福而辟陽赦鄧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卿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燕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七

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說之論雖然施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論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

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嘉祐集卷之二

諫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若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獨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玉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要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窮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嘉祐集卷之二

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歿者人若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者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

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

三

諫。臣也。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倭者忠，况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

三

用此區區。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達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

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狹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季。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知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 三

辨奸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智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佞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顏斯不洗。衣垢不忌滌。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履老。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 三

衣食大彘之食。四首張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愚豈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張文定公樞老蘇先生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 二十六

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日。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疾。士大夫皆吊。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避暑錄話云。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荊公爲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嘉之。屢詆于衆。以故明允惡荊公。會張

安道亦爲荊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姦一篇。密獻安道。荊公後微聞之。不樂于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姦久不出。元豐間。安道爲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季少傳于世。荊公性固簡率。不緣飾。謂之食狗彘之食。四首垢面。亦不至是也。

芥隱筆記云。荊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黠然消寬。惟別而已分韻。時客與公八人。荊公子美。聖俞。平甫。老蘇。姚子張。焦伯強也。時老蘇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 二十七

得而字。押談詩究乎。而而荊公又作而字二詩。采鯨抗波。濟風作鱗之而。蓋用周禮考工記。麗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之而類領也又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賓客。兩忘我與而。最爲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蘇之憾。未必不稔於此也。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勦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威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 三

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季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忠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

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季。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 三

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進知其將死，則其書誣設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論必用
實事
例方不
涉論

餘冬序錄云。吾觀管子列子呂氏春秋諸書。載仲
臨死之言。所以薦朋友者。不一而足。然則仲曷嘗
不舉賢以自代哉。明允稱仲書論鮑叔賓須無之
短。而不及朋友之長。何也。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
也。其身歿。舌焉得生。仲有以知桓公之不能用其
言矣。

審勢論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
民之耳目純于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
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
其功。以至於于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依據。
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
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慕
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
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
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
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于此。
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
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
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于朝
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感也。何則。天
下之勢有彊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彊矣。彊
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
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彊甚者。威

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衰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彊者利用惠。乘彊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懼，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彊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彊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衰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彊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嘉祐集錄

三十三

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爲陰，與已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彊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仲縮進退

無不在我，其勢爲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會奔獸逐，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彊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彊，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嘉祐集錄

三十三

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間，三尺童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彊之勢也。勢彊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彊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于什焉，何

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情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彊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耻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彊勢今夫一與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嘉祐集錄 三五

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彊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彊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彊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政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彊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卽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彊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

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爲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于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嘉祐集錄 三五

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彊政政彊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彊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

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情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疆、梗怠情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文用管仲、管仲之善好言刑、故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 三十一

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惠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論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旣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此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縢以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 三十一

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慙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疆、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

諸狄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
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
疆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
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何
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疆，大儒子繼立，大臣外叛，何
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何
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
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
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狂，狂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三

狂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
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狄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
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
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
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
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
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
則不然，遼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
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

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
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
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
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
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
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
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
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
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三

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
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
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
欲以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
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
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勾
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
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
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

矣。呼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嘉祐集錄 四十

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割。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旣而信越布絳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疆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尤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

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呼！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疆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嘉祐集錄 四十一

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而關內、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 四十二

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圖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

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而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祐集錄 四十三

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勿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心術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古文讀編 卷之二 權書 嘉祐集錄 四四

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較吾之所短吾敵而置之彼將彊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權書 嘉祐集錄 四五

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乎遇螭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鳥獲不敢逼冠衣甲據兵而應則童子彎弓而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喜 學荀韓諸子錯綜成文不相聯屬而逐段變化可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爲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欲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勳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闕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渚者赦食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嘉祐集錄

四十六

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爲強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踈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攜矣險阻懼蹙踈行以紆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城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爲衆以小爲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愕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

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什鼓寂若無氣嚴戰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堙示怯乘懈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懼背城而戰欲其不懼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踈欲速夫直而銳踈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爲則怒吾何爲則喜吾何爲則勇吾何爲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嘉祐集錄

四十七

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故舊且睥睨而忌敵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爲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疑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爲耶不使吾得之目矣

彊弱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驪、與彼上驪、取君上驪、與彼中驪、取君中驪、與彼下驪、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嘉祐集錄 四六

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徬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彊、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

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壯、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若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牝左、左右要當以吾彊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彊其左、吾亦彊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彊、彊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嘉祐集錄 四九

其彊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衆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彊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彊、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提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惟書 嘉祐集錄 五十一

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挾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墜垣坎，牆趾而入者有焉，挾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

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之不察，大半矣。乘墜垣坎，牆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牆隙之不卽焉。夫正道之兵，挾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劔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劔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惟書 嘉祐集錄 五十一

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緜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

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用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若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爲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呂固與人爲間耶。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過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

而夏商之國爲決仁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僞示者以僞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書

嘉祐集錄

五五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游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疆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腋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腋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腋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書

嘉祐集錄

五五

將磔裂而肘腋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
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
族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爲齊人計之
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族魯族懼
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戮誅
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
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
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輟田常於都市
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陽之不出於此也齊哀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權書

嘉祐集錄

五十六

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
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
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
乎陽之不出於此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
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
賂者喪蓋失疆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
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
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
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
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
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權書

嘉祐集錄

五十七

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
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
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
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
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靡而不助
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舉
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
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
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

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勢。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嘉祐集錄 五十八

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此文後一段非論六國也。論宋事也。是時歲幣日增。國勢日趨于弱。故明允之言及此。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握口。以制項羽。不如張敖。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敖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旣安矣。勃又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嘉祐集錄 五十九

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厚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旣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提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憤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

將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夫嘆項莊時，微噲請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莖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請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結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推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于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

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籍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却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

耶。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于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窮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豈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逐？逐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拔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書

嘉祥集錄

空二

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劔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

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劔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書

嘉祥集錄

空三

遠慮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衡論

嘉祐集錄

六十四

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于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縱公至于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

留侯鄒陽三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材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衡論

嘉祐集錄

六十五

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主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

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
 委之三年。而不置疑于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
 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怕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
 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
 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
 抗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
 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遠。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
 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
 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爲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
 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舍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
 暇。何暇盡心以愛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
 官泚泚於下。而天子惛惛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
 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
 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
 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
 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
 亦誠其人。殊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

古文讀綱

卷之二

論

嘉靖集錄

六六

測之變。然則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此篇卽長公策略。符堅王猛。次公權臣重臣之說。
 也。蘇氏初持此論。自熙寧以後。一一自破之。

古文讀綱

卷之二

論

嘉靖集錄

六七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功皆敏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馭繼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靖集錄

六

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用，則是天下無騏驎，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于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附霍、趙、克、閼，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其宅，豐其餼，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

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志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于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驎者，豐其芻粒，繫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驎者，其志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嘉靖集錄

六

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狝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驎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驎者，餌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其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

以爲和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衡論

嘉祐集

七十一

帝可謂知大計矣

二種御將之術從陳元龍語翻出遂爲千古妙論然大才世不恒有則養鷹之法不可不講善乎宋祖之御邊將也足其用而不進其官夫用足則展

布甚便官卑則精神不懈後世得一侗禪之才急進其官彼斗筭之量已盈安肯盡力而儲胥不繼事權不一則又開其委卸之端耳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衡論

嘉祐集

七十二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耻、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體貌、而其有不遇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衡論

嘉祐集錄

七十三

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叱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

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嘗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童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衡論

嘉祐集錄

七十三

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旣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旣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

此其弊皆始于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勉，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憫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祿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衡論

嘉祐集錄

七十四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狹耶而罪亦狹，則罔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辜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畧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于法，使民知天子知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給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于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已意。今之法若鬻屨，旣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衡論

嘉祐集錄

七十五

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于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繩石以爲之。富豪商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衡論

嘉祐集錄

七十六

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絀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

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債。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歛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衡論

嘉祐集錄

七十七

又從而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詭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

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于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彭州圓覺禪院記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人蓋君子耻食其食而無其功耻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界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孔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子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

之問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李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誤則爲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澗事與其院之所

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嘉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圖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於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記

韓歐二公所與僧皆毀戒以迎合二公亦惟勸令罷道甚可笑蘇氏父子則不然參寥嘗與東坡會獨不飲酒以漿湯代之然其後卒還俗坡又有門僧柔聰者坡歿後罷道爲御史臺使臣大抵僧之道高者必在山林其遊大人以成名者必庸庸者耳

古文讀編

卷之二記

嘉祐集錄 全

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明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人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肩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沛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收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繁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砥斧令於是民始恐以其父母

古文讀編

卷之二記

嘉祐集錄 全

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配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手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蘇軾集

全一

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自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雖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冠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旌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

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仰爾常眷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條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闕闕闕闕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蘇軾集

全一

唐荆川曰此文二段二項敘事二項議論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葉而腐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木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勢繫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蘇軾集錄 八

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葉而不腐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沒然決無阿附意呼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蘇公木山三峯梅聖俞嘗爲賦詩長公和之又長公次公各有木山引水詩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若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訟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

古文讀編

卷之二記

嘉祐集錄

八十六

在此者死必計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誦議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領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然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其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族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

古文讀編

卷之二記

嘉祐集錄

八十七

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爲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譁不嚴也而閭門之政亂自斯人之遺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庶耻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與焉赫奕婢妾倩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汰

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告族人焉髮鬚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名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周公謹云明允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于某人而不著姓名者蓋蘇與其妻黨程氏大不成所謂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明允有自尤詩迷其妻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則其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

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程正輔于坡爲表弟。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爲本路憲。將使之甘心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坡詩往復倡和中。亦可槩見也。正輔上世爲縣錄事。嘗雪冤獄。其後子孫倡大猷多行不義。德馨弗聞。公謹云。得之眉山程氏之故老云。按東坡與正輔書稱爲表兄。公謹誤記耳。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定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出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什焉。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仲見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潄測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說

嘉祐集錄 九十

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腋也紆餘委蛇蜿蜒淪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通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圓者如輪索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駭跳者如驚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

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織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歟故大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說

嘉祐集錄 九十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言，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應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間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懷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目爲文中心自慙，又聞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引

嘉治集錄 卷之二

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可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固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是矣。往年彭任從宣公使還，爲我言曰：「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

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爲贖。

東坡暖云：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則軾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蓄于陳履常氏。昌言名楊休，善爲詩，有名當時。終于知制誥。彭任，字有道，亦蜀人，從富彥國使虜還，得靈河縣主簿以死。石守道嘗稱之曰：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引

嘉治集錄 卷之二

有道長七尺，而膽過其身，一日坐酒肆，與其徒飲，且醉，聞彥國當使不測之虜，憤憤推酒床，拳皮裂，遂自請行。蓋欲以死扞彥國者也。其爲人大畧如此。然亦任俠好殺云。按楊休，今史有傳，言其好殖貨，在鄉時衣食不足，後以從官歸，疇昔同貧窶之人，皆曰：「昌言必賜我。」楊休至，不揮一金，反徧受里人金以去。

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易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

古文讀編

卷之二引

嘉祐集錄

九十四

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

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為兄。吾疾在身。兄咄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情。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古文讀編

卷之二引

嘉祐集錄

九十五

宋史 蘇軾列傳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季父

山東諸立
國書館藏

四方母

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大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季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收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錄

二

客魯輩所為但竄第第二後以春殊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季調福昌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其艸文義繁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食役重岐下巖輸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為修衙規使自擇木工以時

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季人判登聞鼓院英宗自

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錄

二

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贈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于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陰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季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四季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蘇軾編中不錄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慮不

明不忠不勤不忠不勤但思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顧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因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教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卷三

三

不便曰疏載編中不錄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代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

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于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二班使臣領悍卒來捕率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率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伯溢于南清河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雖使復入軾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卷四

四

諸武衛管呼率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率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斧鑄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于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率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于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擿其表語並媒藥所爲詩以爲訕謗遂赴臺獄欲寘之死銀鍊久之不決

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二年神宗數有意復軾。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始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太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錄 五

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起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

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譴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管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流。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于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管林希同在館中。季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元祐元年。季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卽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錄 六

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括歛民財。十室九空。歛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若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

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
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
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
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
役。正如罷長征而役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
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晉韓魏公刺陝西義勇
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
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
林學士。二季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卷七

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觀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
言。輒肯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
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之使
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
恐寢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
后問曰。卿前季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
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
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
亦非也。軾遽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

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
進用。卿耳。軾不覺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
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季
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寒未能言。軾
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鋪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駿
味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季。積以論事爲讒。
軾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
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卷八

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
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
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
能用。軾出郊。川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
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
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季春。
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扶醫。分坊治
病。活者甚衆。軾曰。抗水陸之會。疫癘比。他處常多。乃
哀美籍。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

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季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廂以爲河水蓄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卷十九

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杭僧淨源嘗居海濱，與船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來，其徒竊持其像，付順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而官書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不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塔凶僧

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型却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兵起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與漁浦諸山大牙相錯，洄激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卷十

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於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潴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蒿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

亦不果用，人皆以爲恨。軾二十季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願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錄 十二

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兵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會此當力言于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廼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已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爲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王東南潛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

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聞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闋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爲鹵簿使，尊駕入太廟，有楮繖轎車，并青蓋轎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于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大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錄 十三

皇后而下，皆母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讀兩學士，爲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

日侍帷幄，方當戎邊，顧不得一見而行，况疎遠小臣，欲求自適，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知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季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錄 十三

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食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賊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

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爲隣，以戰射自衛，猶彌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爲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季，泊然無所帶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夔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僦人運甓畚土以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錄 十四

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于此。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茂，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竟，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後

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儕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排擠不使安于朝廷之上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謚文忠軾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錄 十五

三千邁迨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頗頌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闕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

至于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念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

餘冬序錄云東坡守膠西時熙寧乙卯仕宦十九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錄 十六

年家日益貧元豐已未於吳興被逮赴獄黃州安置寓居定惠寺遷臨臯亭就亭立南堂辛酉在黃二季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爲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者也明季始就東坡築雪堂以居紹聖甲戌寧遠軍之謫惠州安置寓居嘉祐寺就寺立思無邪齋明季遷于合江之行館又明季得歸善寺後隙地數畝營白鶴新居丁丑新居成未幾謫瓊州于昌化軍安置初徙官居爲有司迫逐乃買地城南結茆數椽隣天慶觀極欲隘管偃息

枕柳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在僑四季食芋飲水其窮甚矣元符庚辰得赦北歸明季為建中靖國辛巳七月丁亥卒於毘陵坡公涉世多難如此徐杭汝頴牧守之樂中書翰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季間南北奔走風波瘴癘之鄉饑餓勞苦曾不得名一壓託環堵為終老地也是故春讀王宗稷所為先生季譜而於心有感焉為之嘆曰天生斯才而困厄之如是耶繼而曰孔孟之至聖大賢而不能一日安其身也他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卷七

尚何道哉古今人豈有不如坡公者耶東坡與人書間及生事不濟輒自解云水到渠成不須預慮在儻有詩云海南萬里真吾鄉亦可謂善處窮者向曾見小說家宋人天台方嶽記坡一事坡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夫猶畏而不敢與游獨邵民瞻者從學於坡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坡買一宅為繕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坡徙倚久之曰異哉何其悲也邵推戶入則

一老嫗問何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傳自父祖吾子不肖舉以售人百季舊居一旦奔絕來徙于此所以泣也坡為之慘然問其舊居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因謂嫗曰嫗之居乃吾所售吾當即還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令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還毘陵借顧塘橋孫氏居暫憩焉其季坡竟歿于僑居按季譜東坡辛巳五月至真州病暴下中止于常州未嘗至陽羨也水華錢濟明跋施純叟所藏坡帖云建中靖國元年季先生還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卷六

自領海四月自當塗寄十一詩且約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迂之遂失意為毘陵之居六月自儀真破疾渡江再見於奔牛埭先生獨臥榻上徐起謂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耶惟吾子出不復一見而訣此痛難堪久之復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盡以付子三十季後會有知者某曰獲侍言方自此始如何適及是也即遷寓孫氏居凡造及語必移時慨然追論生事且及人物間出嶺海詩文相示時發一哭七月十三日疾

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筆硯。試爲濟明戲書數語。遂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得桂酒。頌跋。自爾。疾增。至十五日而終。錢此跋載春渚紀聞。焚券還宅事。豈在元豐乙丑。放歸陽羨時耶。黃州人潘邠老。從東坡游。坡去黃。以雪堂付之。惠州修東西橋。坡舉腰犀爲助。貧不廢施。蓋坡生平義氣。每如此。吾輩不可不知。若夫坡之文章。與其節義之大者。史冊載之。學者固知之矣。是故春茲缺方氏所紀及春渚紀聞於先生季譜之後。以補宗稷之缺。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錄

九

焦氏筆乘云。近人輯長公外紀。可謂詳備。然宋史猶有二事極可笑。閤人梁師成擅權。王黼蔡京悉諂附之。而謬以文自高。自言爲蘇軾出子。時方禁誦軾文。訴于上曰。先臣何罪。自是長公之文乃稍出。又有李彥者。銜鈐轄范寥。誣其刊蘇軾詩于石。指爲十惡。二閤之奸惡懸絕矣。當時師成之清得行。而察彥捃摭。亦令勤倖。未至如後世盡無公論也。

按范寥字信中。黃魯直謫宜州。寥在焉。魯直日記

中多言之。高宗閱日記。問徐俯。信中何人。俯不能對。時寥在閤爲鈐轄。竟不能自達。梁谿漫志載寥諸事。無復人道。謂之十惡。未爲不可。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錄

十

古文讀編之五日錄

蘇文忠公集錄有傳

卷之一

○賦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天慶觀孔泉賦

中山松醪賦

○制詔

古文讀編

目錄

東坡集錄 乙

楊王子孝篤等荆王子孝治等並達州團練使制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二首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制

賜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制策

御試制科策

擬進士對御試策

○上書

上神宗皇帝書

徐州上皇帝書

代張方平諫川兵書

代滕甫論西夏書

卷之二

○劄狀

議學校貢舉劄子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

因檢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古文讀編

目錄

東坡集錄 二

乞將上供封樁斛斛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糴米

子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辯舉王鞏劄子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乞郡劄子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論高麗進奉狀

論每事降勅約束狀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杭州召還乞郡狀

論綱稍欠折利害狀

諫買浙燈狀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下狀

乞開杭州西湖狀

古文讀編

目錄

東坡集卷三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卷之三

○書

上富丞相書

上曾丞相書

上劉侍讀書

上韓太尉書

上柳直講書

黃州上文潞公書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與章子厚書

應制舉上兩制書

答陳師仲主簿書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答單仲舉書

答張文潛書

答李琮書

古文讀編

目錄

東坡集卷四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答黃魯直書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與王定國書

與劉宜翁使君書

與張嘉父書

與蒲傳正書

答舒堯文書

與程正輔書四首

與王敏仲書三首	與李公擇書二首	與鄉人書	答賈耘老書	與程秀才書	與楊元素書	與杜幾先書	與參寥書	與周文之書	古文讀編 目錄	與朱鄂州書	與王元直書	答王庠書	與子由書二首	與俞奉議書	答秦太虛書	與李方叔書	答謝舉廉書	答劉沔都漕書
---------	---------	------	-------	-------	-------	-------	------	-------	------------	-------	-------	------	--------	-------	-------	-------	-------	--------

東坡集 五

答李端叔書二首	卷之四	○論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中	正統論下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思治論	古文讀編 目錄	書論	禮論	中庸論上	中庸論中	中庸論下	續歐陽子朋黨論	續楚語論	始皇論	漢高帝論
---------	-----	----	------	------	------	------	------	-----	------------	----	----	------	------	------	---------	------	-----	------

東坡集 六

魏武帝論
伊尹論
管仲論
孫武論一
孫武論二
樂毅論
留侯論
賈誼論
霍光論
古文讀編
目錄
東坡集錄 七
子思論
荀卿論
韓非論
楊雄論
韓愈論
志林一
志林二
志林三
志林四

志林五
志林六
志林九
志林十
志林十一
志林十二
志林十三
續養生論
卷之五
古文讀編
目錄
東坡集錄 八
○策問
私試策問之一
私試策問之三
○策
策畧一
策畧二
策畧三
策畧四
策畧五

策別專任使
策別厲法禁
策別決壅蔽
策別無沮善
策別敦教化
策別省費用
策別蓄財用
策別練軍實
策別去姦民
古文讀編 目錄
策別倡勇敢
策別定軍制
策別教戰守
策斷上
策斷中
策斷下
○叙
范文正公文集叙
六一居士集叙

田表聖奏議序
樂全先生文集序
鳧繹先生文集序
王定國詩集序
錢塘勅上人詩集序
晁君成詩集序
邵茂誠詩集序
牡丹記序
○傳
古文讀編 目錄
陳公弼傳
方山子傳
卷之六
○記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南安軍學記
墨妙亭記
墨君堂記
玉君寶繪堂記

李君藏書房記	淨因院畫記	思堂記	錢塘六井記	勝相院經藏記	張君寶墨堂記	放鶴亭記	文與可畫竹簪谷偃竹記	喜雨亭記	古文讀編	目錄	東坡集錄 十一
超然臺記	石氏畫苑記	蓋公堂記	莊子祠堂記	李太白碑陰記	眉州遠景樓記	凌虛臺記	遊桓山記	石鐘山記			

大悲閣記	雪泉記	四菩薩閣記	衆妙堂記	北海十二石記	○碑	宸奎閣碑	上清儲祥宮碑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	古文讀編	目錄	東坡集錄 十二
潮州韓文公廟碑	表忠觀碑	富鄭公神道碑	趙清獻公神道碑	司馬溫公神道碑	卷之七	○墓誌	范景仁墓誌銘	王子立墓誌銘			

朱亥墓誌	惠州官葬暴骨銘	○銘	大別方丈銘	却風刀銘	擇勝亭銘	天石研銘	漢鼎銘	卓錫泉銘	古文讀編	目錄	東坡集錄	上
									徐州蓮華湍銘			
									夢齋銘			
									○贊			
									文與可飛白贊			
									孔北海贊			
									師子屏風贊			
									興國寺浴堂院六祖畫贊			
									參寥真贊			
									靜安縣君許氏續觀音贊			

王元之畫像贊	李西平畫贊	王仲儀真贊	文與可畫竹屏風贊	韓幹畫馬贊	三馬圖贊	○頌	十八大阿羅漢頌	魚枕冠頌	古文讀編	目錄	東坡集錄	十四
									○說			
									稼說			
									剛說			
									文與可字說			
									○偈			
									送壽聖聰長老偈			
									○祭文			
									祭魏國韓令公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橋子玉文

祭文與可文

祭刁景純墓文

祈雨吳山祝文

辭諸廟祝文

○雜著

問養生

補龍山文

日喻

古文讀編 目錄

太息

藥誦

傳神

書戴若遠所書經後

六一居士傳後

書吳道子畫後

書黃子思詩集後

書朱象先畫後

跋歐陽文忠公書

東坡集錄 十五

書唐氏六家書後

書東臯子傳後

東坡酒經

怪石供

後怪石供

書出局詩

記遊白水山

書孫叔靜諸葛筆

記先夫人不殘鳥雀

古文讀編 目錄

記樂天詩

記海南作墨

書硯

書吳說筆

贈別王文甫

書贈王十六

書茶墨相友

書石昌言愛墨

本秀二僧

東坡集錄 十六

書孟德傳後

書橋子厚牛賦後

書蒲永昇畫後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

黃州詩記劉原甫語

再書贈王文甫

書遺蔡允元

泗岸喜題

古文讀編

目錄

東坡集錄 十七

古文讀編之五目錄

古文讀編之五蘇文忠公集錄之一

吳龍王志堅論次

友人林增志弟志長志慶來閱另僂借微編輯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
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
橫江水光接天縱一壑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
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東坡集錄 乙

羽化而登僊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
兮蘭槳欸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
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
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
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
其然也客曰月明星希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
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
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
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酺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

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
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
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
無窮挾飛僊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
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
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
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
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
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東坡集卷二

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
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
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
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卓吾選此篇抹自其變者二句批曰可惜說道理
了此語似是而非蘇氏長於議論故其文雖詞賦
亦帶議論古人渾厚之體漸遠然其佳處亦在乎
此若以道理爲可抹則蘇文之抹者多矣不獨蘇
氏凡宋人文皆可抹也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
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
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
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
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
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
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
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東坡集卷三

予乃攝衣而上巖巖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
體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
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
然而恐慄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
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遠有孤鶴橫江東
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
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臯之下
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焉
呼噫嘻我知之矣曄管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

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戶視之不見其處

東坡論子山御風詞曰非詩非賦直是一篇屬韻
莊周耳此二賦亦是此例若以其體不似賦則後
人摹畫屈宋可馬者多有將遂謂之屈宋可馬乎
○墨莊漫錄云黃之赤壁土人云本赤鼻磯也故
東坡長短句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則
亦傳疑而云耳今岳陽之下嘉魚之上有烏林赤
壁蓋公瑾自武昌列艦風帆便順汭沅而上遇戰
于赤壁之間杜牧詩曰烏林勞草遠赤壁徒帆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東坡集錄 四

此則真敗魏軍之地也

天慶觀乳泉賦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其稱也夫物
老灰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
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雲艸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
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灰也灰者
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
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于身而得其
說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淚爲血爲漉爲淚爲
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驚然後肇形于有
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
華池之真液下涌于舌底而上流于牙頰甘而不壞
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
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
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
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
涇渭之不相配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瀛之水與
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成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
稿而不能液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僊耳卜築城南隣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東坡集錄 五

于司命之官百井皆鹹而醴醴瀝乳獨發于宮中
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
辨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
氣方歸銷瓊佩之落谷澆玉池之生肥吾三嘆而還
近俱守神之詞譏却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
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
想像於庶幾

梁谿漫志云東坡歸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問曰
一卷示之曰此吾在嶺南所作也甥試次第之展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東坡集錄 六

如曰天慶觀乳泉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鍾子翼
哀詞別出新格次之他文稱是老舅筆甥敢優劣
邪坡嘆息以爲知言

中山松醪賦

始乎窮瘁于衡澤車徒涉而夜窮松明而燭散
星宿于岸舉露風中之香霧若訪予以不遺豈千
之妙質而氣斤芥于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
東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泥膏噉搆履其已遠
尚藥石而可曹敢藉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收
灰爐之中免爾螢燭之勞取過明于盤錯出肪澤於
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
數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京州之蒲葑似玉
池之生肥非內府之羔羔酌以瘦藤之紋構薦以石
蟹之霜整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抱拄杖而
起行罷兒童之柳橋望西山之咫尺欲塞裳以遊
跨起峯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翻
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
翳鳳爭擅挈而駭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退東
坡而不可及歸餽飲其醕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
賦連遊而續難驕也

公每假松房類云余爲中山守始食北岳松膏爲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東坡集錄 七

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
謫居羅浮山下地曠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
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令二作觀則中
山松膏之美信矣今不聞松膏可釀酒不知何故

楊王子孝審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並達
州團練使制

勅某等先皇帝篤允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
居于外蓋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
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達其子之意
二聖不同同歸于道可以爲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
行新第顧瞻懷思泫然出涕言漢明帝問東平王在
家何等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
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帶之著之簡策天下不

以爲私今王諸子性于忠孝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
頗欲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
爲善之樂尚勉之哉母泰乃父祖以爲邦家光可
揚王名顯荆王名顯皆宜仁高皇后出自熙寧初
屢請居外章上輒卻至元祐初乃賜咸宜坊第兄
弟對邸車駕偕三宮臨幸留宴終日因有此命顯
後改吳王顯改益王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荅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美于功名而有歉于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迭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又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誥

東坡集錄 十

朕修身以承六聖虛已以聽四輔而法度未定陰陽未和民未樂生吏未稱職中夜以思方食而歎雖不敢以事委元老實望其以身率百官卿猶未即于安孰敢不盡其力此聖母冲人之本意而天下有識之所望也昔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于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于未病治亂之效于斯可見朕意如此卿其少安公後作德威堂銘直用此二詔當是其極得意語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制

勅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言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歎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儒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權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盡徹之意焉可趙瞻字大觀整厓人英宗時與呂誨等執濮王不應稱考之議甚力王安石欲其助已何以知雜御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誥

東坡集錄 十一

史瞻對上言青苗法不便由是出外元祐中召爲太常少卿進戶部侍郎紹興初同知樞密院事謚懿簡

賜范純仁薨免恩命不允批答

覽表具之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爲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與則今茲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薨乎即用文正語作制詞以前從無此體東坡制勅表啓已選入四六集其不純四六者存此數首

古文讀編

卷之一制詞 東坡集註 十三

御試制科策一道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維寡昧未啻於理志勵道遠治不加進風興雨施尚多和氣或盤田野雖闢民多聊逸而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借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而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使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私法寬濫吏不知懼榮繁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頽氣不效江河決百川騰溢承思厥咎深切在予爰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練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四

古文讀編

卷之一制策 東坡集註 十三

執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源源百工淫乃無禁豪右僭差不得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適姦或曰不當撓獄而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裝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獨公誦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川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貴之內史韋賢之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繼命秋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陸守禦之方團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而人強國尊君重朝明災致祥收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于大夫其悉意以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

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獨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次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至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策

東坡集卷十四

不信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

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繁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數、由陛下之不勤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策

東坡集卷十五

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誦其言語、以爲贊勤之具、今陛下之

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趙次璣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太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策

東坡集錄

十六

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整田野雖閭民多亾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此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叔法寬監吏不知懼累繁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

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問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覷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然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策

東坡集錄

十七

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來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過訪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察

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繇乎田野闕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策

東坡集錄

十六

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闕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畧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憂人爲之障也朝

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季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策

東坡集錄

十九

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不得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

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幣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畧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策

東坡集錄

三

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

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賞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策

東坡集錄

三

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問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陰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陰？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常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

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噦。噦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噦。噦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噦也。秋冬者。其一噦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策

東坡集 卷之三

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噦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哂。而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噦而不能噦。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

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眚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禁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專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策

東坡集 卷之三

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督奏鼓。商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揀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而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樞。姦獄曰。不可撓獄市。此

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撓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撓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畧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也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策 東坡集錄 二五

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畧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畧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撤

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函獨何怪乎管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策 東坡集錄 二五

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即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始立使額駘佐旣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其後裴延齡皇甫鉞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義

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
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
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
守禦之方國法有九府之名樂誦有五均之義此六
者亦方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
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
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于重此制錢之本意
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
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策 東坡集錄 三六

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繫問焉又恐其
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悖後害臣
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
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
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
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
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
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
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
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
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
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屹屹乎難入以
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
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
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
萬幸甚幸甚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策

東坡集錄 三七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皇帝若曰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共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爾等以世務登特考于大夫之所學且以特選之況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民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草草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澤治草木暢茂為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于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之道必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參訂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策 東坡集錄 三九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厥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德廣大中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為慮不敢指陳關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擬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策 東坡集錄 三九

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妖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獲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揀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公之言已實其中雅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皋陶益稷為之謀亦無自入矣而况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

過觸諱以亾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易不專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太慮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策 東坡集錄 三十一

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乏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管耶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訾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

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韋華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韋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縉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策 東坡集錄 三十二

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可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乎爲民則雖或誇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信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

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欺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東坡集錄

三

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註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廼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怠漢雖五之童子知其可取歟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誠未之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之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者三季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

是邊臣欲速而壞之心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歟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卽入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後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東坡集錄

三

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魯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成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爲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鬼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徇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

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
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
久矣古者刀鋸在前四鎧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
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
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此秦偶語之禁起東漢
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
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
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
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東漢書

卿荀卿者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
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
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
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配耶秦
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配耶致之
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
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
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有
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

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懲其
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
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
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
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採
之之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
與其所以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採弊之道必先立
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
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東漢書

荀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
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
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
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
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
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
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無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
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
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

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
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
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
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
矣房琯之稱劉秩開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
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諸
推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密固而後敢用
蓋以爲其入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
交口攻之者如蜚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東坡集錄

三六

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潰亂聖聽
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
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
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
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
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
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
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
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

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
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
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
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已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
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畧如此未嘗言天命不
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
而樊世仇膝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
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遠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
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
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謀
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
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
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
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今天
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
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
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借提士對以諷諫當時之政而擊盡處更勝前首

○此策與策畧幾于兩截矣。故特出知人一段而符堅王猛云云。一自破之。其於神宗安石亦應病之藥也。

上神宗皇帝書

季月日具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蕭索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黜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

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

之命故能役使小民特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追之災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四

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失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管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事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

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久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安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季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季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四

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滅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詢人必食言也而後人疑其

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季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

東坡集錄

四三

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之。

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闕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季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

東坡集錄

四三

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季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上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相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

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撫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四十五

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遑置事少而負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與爭事少而負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勅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

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敗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卽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畧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聲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四十五

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安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黜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用既涸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

人心或挫甚非善政又有奸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其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消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若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離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鴈鴨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四六

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厲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

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部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四七

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

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矣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管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

四十八

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若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願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匪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臣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上有

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食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收其利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若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覓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

四十九

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晉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

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指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五

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畧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刺卽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卽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刺卽銷卽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

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疆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五

雖貧且弱不善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疆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倫安而王氏之讐生宣宗收蕩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

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
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
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
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
厄癘而壽考亦有盛非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厄癘
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
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
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
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

古文演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五十三

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僂仆
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
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刺之法可以齊衆勇悍
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終
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
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奉甚
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
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
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

德寬大推廣止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
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
僥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
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
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
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
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
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
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

古文演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五十三

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
不齊人誰無過國君舍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
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
不自安各國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
漢文欲用虎圈賁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
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
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
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
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

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遞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俸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季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五十四

罷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第元帝登其才之於科第豈賈生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希趨必使讀夢而後選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

門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陞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季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久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負多關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伎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五十五

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能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季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關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以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

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之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外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計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東坡集錄 五十六

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猶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猶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

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疾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東坡集錄 五十七

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僭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忌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

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而不相損晉之王導河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刑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卷八

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晉。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配。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變。壞。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

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難飲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道遒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飲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其進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卷九

之於終特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臣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不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又上書劾至數千言計仁宗神宗皆好文二蘇受知又深故得盡徹天聽此未可爲諫君之法善乎韓忠定之言也曰無太長上覽弗竟也無太文

上覽弗解也。此却是背緊語。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書

東坡集

卷一

徐州上皇帝書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餽竭則壘耻辱，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盡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書

東坡集

卷一

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畧，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廷敵，材官騶騎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汎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櫓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賊

相表裏而積三季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遂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陽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率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六十五

大家藏強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焚者十餘人，自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備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鑄，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晉楚人凶，不能怠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十家東北

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諸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鐵伐炭，多飢寒凶命，強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御月刀，梁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問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掇，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六十五

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西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庸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完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

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通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季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必若此乎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疾其勢然也日陛下置將官修軍政事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送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 卷之五

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刺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刺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禁率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問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

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河津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飲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 卷之五

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大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潤暑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責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處別給一二百千使以贖酒足使人

其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管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卷六

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畜犬祁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

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將用胥史牙校而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卷七

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閭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滑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答胥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

及永寧之後盜賊蜂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
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
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
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
天威罪在不赦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
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
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
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
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
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
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急於道路者七十萬家
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阨饑寒逼迫其後必有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書 東坡集錄 六九
盜賊之憂外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
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
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寘謫尤重蓋以
平民無故緣兵而外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
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
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
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
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
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

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殺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旣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旣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

東坡集 七

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狹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

故曰：勝則變遷而禍大，不勝則變遷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晉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情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屬，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

東坡集 七

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

濫然此等皆賊已降俘繫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
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
禍勉強砥礪奪於功名故沈起劉葵後發於安南使
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
輸送賞械器械不見救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
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
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
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
凱旋捷奏并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書

東坡集錄

七

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餓餉流離破產鬻賣男
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
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
牛羊割鬻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
下見其痛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環
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
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
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
罷軟庸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季以來公私窘

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
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有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
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
遽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
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
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
臨食而嘆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
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
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書

東坡集錄

七

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季不
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
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
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妖婢恣行
筆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
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
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止以安二
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病溝
壑瞑目於地下矣晉漢相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歟至自登被圖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主四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疾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方平傳云既告老論事益切至于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此書所論當時用兵諸臣考之宋史西夏用兵罪在種諤此書不及者畧將帥而專責士大夫也初諤擅受夏將降朝議欲加罪諤向救之與同貶此在英

宗朝另是一案若橫山之事則終與諤所爲既敗皆貶是時向爲三司使不知何以謂之首謀時呂公弼知大原爲主運餉事見王安禮傳陳升之時在中書不聞與議今皆云陰與協力當時必有之但史畧耳王韶實有將畧鑿空開邊驟致政地然晚節病狂既而病疽洞見五臟而死子宋至徽宗時棄市得報亦慘矣章惇聽流人之言扇動諸蠻已而欲取梅山以爲功竟爲蔡燁所攘安石終薄賞燁而惇得進用其爲政不平如此至于熊本渝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主五

瀝之役深得救而討之服而舍之之意但以上書媚安石爲公論所不直至與章惇同稱亦大冤矣沈起劉燾亦慕諸人而效之功無一有而害及于衆貶徙猶爲輕典此王韶諸人之所羞與爲伍也李憲以中人爲將雖能拓地降敵而罔上害民終貶忠中國晚節亦貶歟云

代滕甫論西夏書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挺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幸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書

東坡集錄 七六

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臣竊觀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為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錄兵不迫者何也？所以緩紹而

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季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書

東坡集錄 七七

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季而不敢近。今者王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各王，虜僞公王，禁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乘常雖為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為一，堅壁清野以抗拒，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為賊所畏服者，使

將帥五路聚衆兵境上、彌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爲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卽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季、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爲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卽用其酋豪、命以爵秩、恭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書 東坡集錄 七

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季內、保境不煩城守、魏延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爲人臣計、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據地效首、虜無以爲功、爲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爲貴、聖人以不

言爲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切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滕甫字元發、避諱以字行、更字達道、本傳云、夏國主秉常被募、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書 東坡集錄 七

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季之計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卽是此疏、而小有不同、

編文忠公集錄卷之一

古文讀編之五蘇文忠公集錄之二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李春萊弟志長志慶參閱身似偕做編輯

議學校貢舉劄子

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
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
使若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
未嘗無人。而光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
有餘。使若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蘇文忠公集錄

侍從猶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
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
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
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
彊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
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
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
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
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官

室歛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手。

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
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
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
今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
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興衰。初不由
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爲精。言語文
章。與今孰爲優。所得文章長才。與今孰爲多。天下之
士。與今孰爲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蘇文忠公集錄

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
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
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
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
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
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
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
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

弊一至於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鑒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濶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輯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使挾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勝，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勝取人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東坡集錄 三

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騁，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時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東坡集錄 四

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自出太夫，至以佛老爲聖人，溺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

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養生、成一段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彌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議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議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襄李之風、則天下幸甚。

老莊佛書、荆公崇尚之、其子雱及呂惠卿皆有老莊解、此劉宋一段蓋指此。鹿門評云、當時張商英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東坡集錄 五

張無垢輩並好禪寂、蘇氏兄弟亦于此着脚、按張無垢紹興二年進士、恐熙寧年間尚未生也。

論高麗買書利等劄子

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而有五害、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馬什物、攪擾行市、修飾亭館、民力倍有倍費、此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聽其來貢、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東坡集錄 六

為慕義來朝、其實為利、度其本心、終必為北虜用、何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害也。慶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為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幸今契丹恭順、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祭酺之虜、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寧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稱本朝正朔、卻退其物、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

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爲奏聞及畫一處置沿途接待事件不令過當仍奏乞編配後商猶僧并乞依祖宗編敕杭明州並不許發船往高麗違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充賞并乞刪除元豐八年九月內創立許泊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已上事並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爲朝廷消久遠之害今既備員禮曹乃是職事近者因見館伴中書令人陳軒等申乞盡數差勒和國寺行鋪入館鋪設以待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恭

東坡集錄

七

人使買賣不惟移市動衆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抑勒在京行鋪以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方作弊官吏並不蒙都省略取問今來只因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國子監知其不便中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謹按漢書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遺失而求諸書非

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怪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詔從之臣竊以爲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况海外之裔夷契丹之與國乎臣聞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卽榷場之法亦可兼廢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東平王故事爲詞却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不與今歷代史策府元龜及北史竊以謂前次本不當與若便以爲例卽上乖先帝遺旨下與今來不賜御覽聖旨異同深爲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指揮未爲過當便蒙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謂無罪可書雖上簿薄責至爲末事於臣又無絲毫之損臣非爲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虜事事曲從官吏能循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爲罪稍有裁節之意便行詰責今後無人敢逆其請使意得志滿其來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恭

東坡集錄

八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旣罷和市亦絕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寒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幣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千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旣使虜困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子

東坡集

九

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龜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殺其君之二妻董龜處匿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偽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龜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旣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衆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旣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事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不知者也雖旣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川兵亮祚天付克任輕用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子

東坡集

十

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北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鄆延五寨好請不獲勢有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諸路勸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急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魏

東坡集卷十一

已見乎外此復踵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欲聞冤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爲恭狼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媿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勸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勸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賞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

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涉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悔前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計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魏

東坡集卷十二

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

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此疏敘前後致寇之由終之以生事畏事二病可謂切中宋事考神宗朝种諤首唱橫山之議已而言夏內亂宜興師問罪沈括繼贊永樂之役二人實爲罪魁史官自熙寧用兵凡得葭蘆等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不可勝計帝臨朝痛悼末年遣使貢表請還所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東坡集錄 十三

侵帝遽嘉答之蓋有始之生事不得不轉而爲畏事也哲宗初立夏遣使來求所侵五砦使未至蘇轍兩疏請與之溫公力主從之卽位之初獨不可少存國體乎此又懲生事而一千畏事者也蘇公此疏深中事情但不知何以不言之于始宋史吐蕃傳遺使病革召諸酋謂曰吾一千已死阿里骨母常事我我視之如子今將以種落付之諸酋聽命初無憾契丹等事當是史略耳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全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爭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成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鬪力力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東坡集錄 十四

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爲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昭取隴河全師獨克使詔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卽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鋼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爲戒今又欲取講主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

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未及暮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知。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勅戒之，使歸以安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東坡集錄 十五

竊料鬼章兇豪素賢，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爲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讐，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讐，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順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

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喻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爲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東坡集錄 十六

用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爲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讐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讐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爲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讐結盟，若所在爲讐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宋史云：元祐元年，封阿里骨爲寧塞郡公。里骨頗峻刑殺，其下不寧，詔勅以推廣恩信。二年，遂逼鬼

章使率衆拒洮州。兇章又使其子入寇，心卒欽。溫溪心不從，詔以二人爲團練使。八月，兇章就擒，赦之。授陪戎校尉，聽招其子以自贖。用蘇公議也。范純仁固爭以爲不可，後其子卒不至。阿里骨奉表謝罪，兇章死。詔焚付其骨，制稱納趙純忠子。由制作醇忠，按史無其人，當是思忠。思忠者，董璪異母兄，璪璪之子，未征也。歸宋，賜姓名，璪璪以母失愛，不得立。蘇公議納之，甚當。然非真知夷情，摠是隔靴搔癢。此邊事之所以必不可遠度也。鹿門

文讀編

卷之二

劉永

東坡集卷十七

評此篇云：此蘇公搏虎手，惜乎世不能用，是未見正史耳。

劄子

乞將上供封椿斛斗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米。臣伏乞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今年歲大水，蘇湖三郡水通爲一，農民栖於丘墓，舟楫行於市井，父老皆盲耳，目未曾聞見流殍之勢，甚於熙寧。臣聞熙寧中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餘萬，未數他郡。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其間饑饉變故，未易度量。吳人雖號柔弱不盜，而宣歙之民勇悍者多，以販鹽爲業，百十爲羣，往來浙中，以兵仗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永

東坡集卷十八

護送私鹽，官司以其不爲他盜，故略而不問。今人既無食，不暇販鹽，則此等失業，聚而爲寇，或得豪猾爲之首帥，則非復巡檢縣尉所能辦也。恭惟二聖視民如子，苟有可救，無所吝惜。凡守臣監司所乞一一應副，可謂仁聖勤恤之至矣。然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看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而米價不踊，卒免流殍。蓋緣官物有限，饑民無窮，若兼行借貸俵散，則力必不及。中路闕絕，大誤饑民，不免拱手而視億萬之死也。不如併力一意，專務糶米，若糶不絕

則市價平。和人人受賜。縱有貧民無錢可糴不免流
殍。蓋亦有限量矣。臣昨日得杭州監稅蘇堅書報臣
云杭州日糴三千石。過七月無米可糴。人情汨汨。朝
不謀夕。但官場一旦米盡。則市價倍踊。死者不可勝
數。變故之生。恐不可復以常理度矣。欲乞聖慈速降
指揮令兩浙運司限一兩日內約度浙西諸郡合糴
米斛酌中數目。直至來年七月中除見在外合用若
干石。入急遞奏聞。候到卽指揮發運司官吏於轄下
諸路封樁及年計上供錢斛內。擘畫應副。須管接續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東坡集錄 十九

起發赴浙西諸郡糴賣。不管少有闕絕。仍只依地頭
元價及量添水脚錢出賣。及賣到米脚錢並用收買
金銀還充上供及封樁錢物。所貴錢貨流通。不致錢
荒。所有借貸俵散之類。候出糴有餘。方得施行。似此
計置。雖是數目浩瀚。然止於糴賣不失官本。似易應
副。但令浙西官場糴米不絕。直至來年七月終。則雖
天災流行。亦不能盡害陛下赤子也。如蒙施行。卽乞
先降手詔令監司出榜曉諭軍民。令一路曉然知朝
廷已有指揮令發運司將上供封樁斛斗應副浙西

諸郡糴米。直至明年七月終。不難候於人心。破糶
之謀。亦使蓄積之家。知不米。米價甚。在。泊。然。雖。出
賣。所。濟。不。少。惟。望。聖。明。深。源。遠。流。德。澤。賜。施。取
進止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東坡集錄 二十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陞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已蒙聖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泰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外補臣本畏滿盈力求閒退既獲所欲豈更區區自辨但竊不平數年以來親見陛下以至公無私治天下今乃以臣之故使人上議聖明以謂抑塞臺官私庇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狀 東坡集錄 三十一

近侍其于君父所損不小此臣之所以不得不辨也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于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呂惠卿等誥詞極數其凶惡而弟轍爲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讎疾臣近日復因臣言鄆州教授周種以小臣而爲大姦故黨人共出死力構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則朝廷何惜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人主之職在于察毀譽辨邪正夫毀譽既難察邪正亦不易

辨惟有坦然虛心而聽其言顯然公行而考其實則真妄自見。讒構不行。若陰受其言。不考其實。獻言者既不蒙聽用。而被謗者亦不爲辨明。則小人習知其然。利其陰中。浸潤膚受。日進日深。則公卿百官誰敢自保懼者甚衆。豈惟小臣。此又臣非獨爲一身而言也。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今豈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法。不足陛下屈法庇臣。則臣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辱之語。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謝鴻毛。弊屣也。人臣知此。然後可與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不肯降出臺官章疏。不過爲愛惜臣子。恐其萬一實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念臣元無一事。空受誣職。聖明在上。瘖鳴無告。重壞臣爵位。輕壞臣名節。臣切痛之。意切言盡。伏候詠誦。取進止。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狀 東坡集錄 三十一

辨舉王鞏劄子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官言鞏奸邪及離間宗室因誦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案鞏好學有文強力敢言不畏強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愈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還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狀

東坡集錄 三十一

論議不一臣以為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為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獎二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為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與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奸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室之疎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導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為離間哉况鞏此議執政多以為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

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奸邪離間之說則是鞏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為學何名誦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鞏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狀寒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為奸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鞏誣罔之漸懼者其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兢取進止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狀

東坡集錄 三十二

鞏字定國太尉旦之孫學士素之子有雋才從蘇公游公守徐州鞏往訪之公得罪鞏謫賓州數歲得還豪氣不少挫以跌蕩傲世每除官輒為言者所議故終不顯宋史所載如此崔林玉露言其晚年階梁師成以進不知何所據鞏在徽宗朝初未嘗一日用何進之有此于小坡父事師成同云謗法宗論道輔之子也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臣謹按漢成帝郊祠井泉泰時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帝從在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考屏玉女而却處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習在勾陳豹尾之間手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虔越古今四方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狀 東坡集錄 三十五

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使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元祐七年哲宗親祀南郊公爲國簿使導駕入太廟皇后及大長公主乘轎車不避儀仗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公曰中丞職不可以不聞之純不敢言公于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齋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駕儀仗自皇后而下無得迎謁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親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舛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狀 東坡集錄 三十六

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

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
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
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舛豐年之
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
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
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
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新狀

東坡集錄

二十七

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
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
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
曰三望大江、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
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
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
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
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
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

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念其是非
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元始合
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
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
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
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
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
祭天地之明驗也唐肅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新狀

東坡集錄

二十八

與廟皆有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
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
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
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憚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
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
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全祭是月二十日合祭
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
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
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

祀天者三、明堂、郊、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爲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夕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人、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目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大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

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養、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甫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必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祀、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交之歲、遣官攝祭、

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鏡甲具裝，人焉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能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損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牧 東坡集錄 三十一

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費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為疏濶。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

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雉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僞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牧 東坡集錄 三十二

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此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

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狀

東坡集錄

三十三

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億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盡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下可但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資嚴祀大典，

以時定取進止

齊東野語云：禮家如聚訟，雖兄弟亦不容苟同。其大者無如天地之際，分合一議，自昔諸儒之論，不知其幾。今姑據二蘇之議言之。東坡則據周頌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以此爲合祭天地之明文。頤濱乃據周禮爲說，謂冬至祀天于圓丘，夏至祀地于方澤，其後朝廷遂從坡說，合祀以至于今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狀

東坡集錄

三十四

乞郡劄子

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分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職之罰、亦不當辭、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為先、而報國之道、當以

古文廣編

卷之二

劄狀

東坡集錄

三十五

安身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為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巨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列為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為

民本不求入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

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側疾臣、指為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蒙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

古文廣編

卷之二

劄狀

東坡集錄

三十六

嘗對眾言、挺之聚飲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舉為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舉體量、而舉附會隱庇、臣弟徽為諫官、劾奏其事、玠舉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毀、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觀言胡宗愈指臣為黨、孫覺言丁騭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見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撓摧於十夫之手、而使

陛下授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到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成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強禦自候司馬擢爲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狀

東坡集錄 三十七

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剄此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正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難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特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爲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

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灰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爲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勅臣今後遇事卽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託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狀

東坡集錄 三八

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爲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爲黑以黑爲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嶮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衆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灰卽廢伏望聖慈念爲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切戰

恐之至取進止

范百祿字子功鎮之從子呂陶字元鈞百祿傳有議法事然無與維爭議陶傳亦無論維事蓋史略也惟子由論冬無冰一劄中有維事韓蘇之際所自來也王觀字明叟史稱其持正論始終再罹譴逐不少變又嘗辯蘇公策問非謗蓋賢者也胡宗愈宿之子元祐中拜尚書右丞觀論其不當宗愈嘗于神宗朝攻李定指爲蘇黨或以此孫覺丁隱事不可考然論人而必牽及其人之親不亦過乎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東坡集錄

三十九

親覺皆賢者猶不免此態當時朝士亦可惟矣哉趙挺之于新法之行迎合用事元祐更化爲諸賢所鄙宜也至于紹聖首唱紹述之說觝排正人靡所不至此又小人之尤者然名位最尊必謚清憲至今猶得與趙清獻相混其爲濫可勝道哉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略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爲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况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照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爲衆口所鑠臣無任伏地待罪戰恐之至取進止

又

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已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東坡集錄

四十

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為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媿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繁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東坡集錄

四十一

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煉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上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偽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辱

昧之謗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為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雷仝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心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以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若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東坡集錄

四十二

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舍垢納汙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觀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思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媿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情壞深慮數年之後取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意有不可

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繫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爲譏諷先朝則亦踈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卽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卽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東坡集解 四十三

答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歛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卽答言法相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

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貧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取寬剩役錢以供他用實封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東坡集解 四十四

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爲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聞臣言大以爲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爲左右異議而罷今略

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爲民川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爲不可此二事臣自別有畫一利害文字甚詳今此不敢備言及去年二月六日勅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爲諫官上疏具論乞將現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狀 東坡集錄 四十五

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卽用舊人仍用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仲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傳堯俞之流論難反復大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

下皆以爲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爲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爲戒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狀 東坡集錄 四十六

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按史云東坡先生元祐中以翰林發策有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仁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偷欲法神考之厲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于刻朱光庭首擿其事以爲不恭傳堯俞王巖叟交章劾奏宣仁臨朝宣諭曰詳覽文意是

指今日百官有司非議諷祖宗論者始定既而亦
出守政和間葛文康勝仲爲大司成發策私試有
云聖上懋建太中克施有政忠恕崇厚同符昭陵
綜核厲精通追寧考殆將收二柄而摠攬之也今
欲嚴督責肅通勞而無刻核之迹隆牧養流豈弟
而無姑息之過諸生謂當如何今見丹陽集是時
語忌最嚴而無一人指喪之者文康迄位法從哀
榮始終二策問語意如一而禍福乃尔大異是蓋
有命也

朝辭起定州論事狀

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
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
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
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國之謂
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
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
中典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
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濫南明皇不

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
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日墜蔽則其漸至於此也
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
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垂簾之際
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
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
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
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常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
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

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日本任閤官，自有轉運使推攝，無所關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而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成邊，不得一見而行。况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遲。熊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以於今日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

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勛，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園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者無心故也。若人主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卽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卽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患，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

藥方、今天下雖求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覓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謂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東坡集

五十二

論高麗進奉狀

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舡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為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疆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為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東坡集

五十二

惟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南為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戢擅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一侍者僧壽介繼常頽流院于金保裴善等五人及賣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贊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黎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量行供給不令

失所外已其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資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謂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閣黎爲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金塔爲壽而不遣使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爲此苟簡之禮以試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患待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狀

東坡集

手三

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以備採擇謹具畫一如左

福建役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散者甚衆訪聞徐散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彫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既成公於於海船載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奸細何所不至兼今來引致高麗僧人必是徐散本謀臣已極送左司理院根勘即當

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奸民稍商次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齋金塔祝壽臣以爲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簡無禮莫斯爲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重幣答其苟簡無禮之餽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狀

東坡集

手四

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爲可乞賜指揮施行一高麗僧壽介齋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源閣黎仍諸處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天手下侍者非國王親屬其來乃致私奠本非國事待之輕重當與義天殊絕欲乞只許致奠之外其餘尋師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日却差船送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船歸國更不差人舡津送如有買賣許量辨歸裝不得廣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絕其來意上
免朝廷帑廩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弊之
患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宋史高麗傳云往時高麗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寧
七年遣使來言欲遠契丹乞改塗由明州從之此
劄上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
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省
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
言哉天子法天恭已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而天下
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係心之
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爲訓誥誓
命自漢以下爲制誥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
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是朝廷
自輕其法以爲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既屢出雖復
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之一耳

既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從貢非其人律犯正入
已職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重者自從
重雖見爲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爲不重若
以爲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勝降矣臣請略舉
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運提刑一
也舉館職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學官四也舉重法縣
令五也舉經明行修六也舉十科爲七七事輕重略
等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後一事一詔
則褻侮王言莫甚于此若但取誥官之義或降或否

則其義安在臣願戒勅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重惜
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應所有前
件降詔臣不敢譏謹錄奏聞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
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
夏之際寇攘爲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
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
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
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
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
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

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
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
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
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爲亂
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
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
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
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卽位以來
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

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
其民安逸富彊，緩急足以灌輸河北。鉅竭則壘耻，瘠
凶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
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
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
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
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
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
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刑 東坡集錄 五十九
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何苦而爲
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救法以峻刑。誅一
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爲盜，則疾畏
法而不盜，則飢飢寒之與棄市，均是疾亡而除疾之
與恐饑。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
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
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
一開骨體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
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

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事，畫一如左。
一、臣所領審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
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年
十分中，只種得二二篇。聞河北京東，例皆如此。尋常
檢放災傷，依法須是檢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數。今來
二麥元不曾種，卽根苗可檢，官吏守法，無緣直放。若
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戶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
熟去處。今數千里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爲盜
矣。且天上無雨，地下無麥，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刑 東坡集錄 六十
決非欺罔朝廷，豈可坐觀不放，欲乞河北京東逐路
差臣僚一員，體量放稅，更不檢放。若未欲如此施
行，卽乞將夏稅斛斛，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
直，令三等已上人戶，取便納見錢，或正色，其四等以
下，且行倚閣。緣今來麥田空閑，若春雨調勻，却可以
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將秋色折納夏稅。若是已種
苗麥，委有災傷，仍與依條檢放。其闕麥去處，官吏諸
軍請受，且支白米，或支見錢，所貴小民不致大段失
所。

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權鹽小民仰以爲生近日臣僚上章輒欲禁權願朝廷體察不行其言兩路吏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稅日增元本兩路祖額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熙寧六年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難興販朝廷本爲此兩路根本之地而煮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鰥寡陰消盜賊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鹽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少是時告捕之實未嘗破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刻狀 東坡集錄 全一

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出今鹽課浩大告訐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爲農夫又值凶歲若不爲盜惟有忍饑所至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衆臣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萬貫却支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尚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物兩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並與權免收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與竈戶及長引大客令上層破使逐旋書與月日姓名斤兩與小

客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爲人影帶分減鹽貨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來秋熟日仍舊并元降勅勝明言出自聖意今所在雕印散勝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聖恩以至舊來貧賤之民近日飢寒之黨不待驅率一歸於鹽奔走爭先何暇爲盜人情不遠必不肯捨安穩衣食之門而趨冒法危亡之地也議者必謂今用度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稅大虧必致闕事臣以爲不然凡小客本少力微不過行得三兩若三兩程外須藉大商興販決非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刻狀 東坡集錄 全一

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運無緣大段走失且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小民之病以僻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既不得鹽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賣亦廣損益相補必無大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却只得祖額元錢當時官司有何闕用苟朝廷捐十萬貫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爲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爲此兩路飢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以人一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

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年則兩路之民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爲生舉爲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况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於所失鹽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爲此也

一勘會諸處盜賊太半是按問減等災傷免死之人走還舊處挾恨報讐爲害最甚盜賊自知不灰既輕犯法而人戶亦憂其復來不敢告捕是致盜賊公行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東坡集錄

六三

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必不免本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改獨使從輕同黨之中獨不免死其災傷救雖不下與行不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死無疑且不傷變主情理未必輕於偶傷變主之人或多聚徒衆或廣置兵仗或標異服飾或質劫變主或驅虜平人或路遺貧民令作耳目或書寫道店恐動官私如此之類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關食之人苟營微利而已欲乞今後盜賊贓證未明但已經考掠方始承認者並不爲按問哉

等其災傷地分委白長吏相度情理輕重內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因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於捕告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爲此也

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爲急盜竊不已必爲強劫強劫不已必至戰攻或爲豪傑之資而致勝廣之漸而况京東之貧富係江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亂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願陛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東坡集錄

六四

深察此事至重所指小利至輕斷自聖心決行此策臣聞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行鹽禁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飢旱臣愚且賤雖不敢至於蔡齊而陛下聖明度越堯禹豈不能行此小事有愧先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聖慈察其區區之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恐悚待罪之至

杭州召還乞郡狀

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楊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以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狀

東坡集錄

六

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辭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枝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卽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卽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士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遽問而安

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取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稍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卽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俾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捕如捕寇賊臣卽與妻子訣別留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劄狀

東坡集錄

六

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楊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卽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散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卽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併位禁林

遭遇之異古今無此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荷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傳堯俞韓維等議固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以臣爲佞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發爾小臣周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東坡集錄 卷七

折其姦鋒乞重施行造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更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方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官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口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則臣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州二年粗免人言中

間法外刺配類章類益二人蓋政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類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催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謂黨人必大猜忌磨礪以須勢必如此間命忤恐以禍爲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辭字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愎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東坡集錄 卷八

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間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讎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未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同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險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俯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

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家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耻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遛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東坡集解 三九

俟斧質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恐殞越之至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爲涇縣主簿。聞生母死。匿不爲服。及以薦至京。神宗問青苗事。定希安石意。對言民皆便之。驟進知制誥。於是御史陳薦疏論定匿喪事。安石力主。改崇政殿說書。元豐初。爲御史中丞。初。朱壽昌棄官尋母。遇於陝州。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蘇軾爲作序。譏激世人之不養母者。定見序。恠恨至是。摘軾湖州謝表中語。劾其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軾以此

得逮。定于宗族有恩。分財賑贍。家無餘貲。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徒以附安石。驟得美官。又陷軾于罪。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何正臣字若表。臨江新淦人。以論軾得五品服。後官至刑部侍郎。嘗論鹽法事。民以爲便。舒亶字信道。慈溪人。嘗治鄭俠獄。搜得所錄名臣謫草。及親用書。悉按姓名治之。馮京王安國皆得罪。又治太學官獄。凡詞語微及者。輒株連考覈。然皆以功進官。既劾軾。訕訕。及請并誅王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東坡集解 七九

陳襄劉摯。帝覺其言過。但貶軾說。餘人罰金。其劾張商英事。尤爲人所惡。後以微罪廢斥。遠近稱快。周種字仁熟。軾嘗薦之。已而倡議以安石配享。軾上狀自劾。後嘗得罪于蔡京。四人中。惟璽最惡。餘皆瑕瑜不掩。務觀筆記云。李定母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爲浮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者也。已而爲李問妾。生定。出嫁鄧氏。生名妓蔡奴。一母生三人。甚奇。而一爲坡之益友。一誣坡以媚權。又奇之甚者也。

范明遠云程氏之學自有作處至推魯不學之人
竄迹其中狀類有德者其實土木偶也而盜一時
之名東坡譏罵斬侮略無假借人或過之不知東
坡之意懼將率天下之人流爲矯虔庸墮之者也
闕之恨不力豈過也哉

論洞籍久折利害狀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揚州蘇軾狀奏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爲江淮轉運使
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爲一綱揚
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
不及五百貫或議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
凡所辦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
剩衣食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
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狀 東坡集卷 七十一
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
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
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爲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
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卽時束
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
以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爲千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
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踈繆之極矣然晏運四
十萬石常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
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

不過爲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爲三司使。上諭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是時也。特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置十四監。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刻狀

東坡集

卷之三

折會償填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爲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千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拆賣。實妻鬻子。饑腹伶仃。聚爲乞丐。散爲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何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輒聞之於吏。乃金部便敢私意。創立此條。不取聖

旨。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剝敗壞祖宗法度。而人臣私意。乃能廢格置敕。監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誰何。此豈小事哉。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隨船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過。而不勒留住岸。一船點檢。卽二十九隻船。皆湏住岸。伺候顯是違條舞法。析文破敕。苟以隨船爲名。公然勒留。點檢與兒戲無異。訪聞得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來。始行點檢。收稅行之數年。其弊乃出。綱梢旣皆赤露。妻子流離性命。不保。雖加刀鋸。亦不能禁其攘竊。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刻狀

東坡集

卷之三

此弊不革。臣恐今後欠折不止三十餘萬石。京師軍儲不繼。其患豈可勝言。揚州稅務自元祐三年十月始行點檢。收稅至六年終。凡三年間。共收糧綱稅錢四千七百餘貫。折長補短。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耳。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緣此爲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因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拆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

入獄以令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得權
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萬餘石
利害皎然今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
緣倉司斛子乞覓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真
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其逐處斛子仍只存留一
半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斛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
盡乞歸農臣雖且多方抑按曉諭退還其狀然相度
得此法必行則見今斛子必致星散雖別行召募未
必無人然皆是浮根輕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錢米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割狀

東坡集卷之七十五

決不能贍養其家不免乞取既冒深法必須重賂輕
賄客行交付其押綱綱梢等知專斛若不受賂必無
寬剩對面決難了納即須多方客行重賂不待求乞
而後行用此必然之理也臣細觀今日倉部所立條
約皆是枝葉小節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寧以前
中外並無倉法亦無今來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
百萬石欠折不過六七萬石蓋是朝廷捐商稅之小
利以養活綱梢而緣路官司遵守編敕法度不敢違
餘點檢收稅以致綱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

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稱隨船點檢不過
檢得一船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顯有違礙
臣尋已備坐元祐編敕曉示今後更不得以隨船為
名違條勒令住岸點檢去訖其稅務官吏為准本州
及倉部發運轉運司指揮非是自擅為條未敢便行
取勘其諸州運稅務非臣所管無由一例行下欲乞
朝廷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
行下并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倉法仍取問金部官
吏不取聖旨擅立隨船一法刻剝兵稍敗壞綱運以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割狀

東坡集卷之七十六

誤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罪施行庶使今
後刻薄之吏不敢擅行胸臆取小而害大得一而喪
百臣聞東南餽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
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咸令自行如昔時許元
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
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東南
大計自然辦集豈假朝廷更行倉法此事最為簡要
獨在朝廷留意而已謹具元祐編敕及金部擅行隨
船點檢指揮如左

一准元祐綱敷諸綱運船抵到岸檢納稅錢如有違限如限內無故稽留及非理搜檢并約喝無名稅錢者各徒二年諸新錢綱及糧綱緣路不得勒令住岸點檢雖有透漏違禁之物其經歷處吏不問罪至京下鎮通津門准此

一准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尚書金部符省部看詳監糧綱運雖不得勒留住岸若是隨船點檢得委有稅物各件自合依例餉潤收納稅錢卽無不許納原錢事理若或別無稅物自不得依例喝覓稅錢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東坡集錄

七十七

聖明

右謹件如前者若朝廷盡行臣言必有五利綱捐飽暖惜身畏法運餽不大隨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流亡賊盜之患二利也稍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船爲家既免拆賣又常修完省逐處船場之費三利也押綱綱梢既與客旅附載物貨官不點檢專欄無由乞取然稍工自須赴務量納稅錢以防告訐積少成多所獲未必減於今日四利也自元豐之末罷市易務導洽司堆垛場議者以爲商賈必漸通行而今

八年略無絲毫之効京師酒稅課利皆腐房廊邸店皆空何也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腳錢又輕故物貨通流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受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路稅務口急一日故商賈全然不行京師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東南商賈又開乍通其來必倍則京師公私數年之後必復舊觀此五利也臣竊見近日官私例皆輕玩國法習以成風若朝廷以臣言爲非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乞賜重行責罰若以臣言爲是卽乞盡理施行少有益於必罰無赦則所陳五利可以朝行而夕見也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劉狀

東坡集錄

七十八

論買浙燈狀

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常爲
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
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
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
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
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
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
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狀

東坡集錄

七十九

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
有司其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以盡數拘
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
日、何者、竊謂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
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
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
此不過以奉二官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
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
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

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
可添價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
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毫末、豈以
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
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
物務臨時收買、數日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
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
姓不慣侵擾、恩澤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
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狀

東坡集錄

八十

有京城推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
廷所失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
於下、而有司聚歛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已自求、以
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
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
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
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
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
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

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割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詔李太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鸕鶿。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肩背子。琵琶捍撥。錢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盃子。粧具二

古文廣編

卷之二

制狀

東坡集錄

全三

十事。織綾二千疋。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恐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臣聞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飢。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覲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罰。糶富民皆爭藏谷。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旣作。然

古文廣編

卷之二

制狀

東坡集錄

全三

後朝廷知之。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糶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旣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二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它。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

路上供斛斛二十萬石販濟又於十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住糶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谷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創創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曾無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狀

東坡集錄

全

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况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以來區區獻言屢遭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斛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濫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斛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

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爲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爲害又多風駕起潮浪是堰圩堤率是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狀

東坡集錄

全

而轉運判官張壽自常澗還所言略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闊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楫撈攏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穞可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况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糶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竹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充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糶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飢之物

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橫戶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糴過常平米、見在絕數少、熙寧之憂、熙寧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收飢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糴、今年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斛一百五十餘萬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狀

東坡集錄

八十五

石、若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飢僅愈速、和糴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斛出糴救飢、如合準備、卽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筆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糴救

濟、卽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從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制狀

東坡集錄

八十六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下狀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卽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僇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別狀 東坡集錄 八十七

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倚頓亦化爲華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旣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

思亂此爲消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令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火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賄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降於寒餓何路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盤食者則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別狀 東坡集錄 八十八

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弊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

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
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
審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
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
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
而民有迫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
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
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
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東坡集卷之八

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
知穎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
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歟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
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
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穎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
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
皆有憂色云豐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
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
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

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
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背
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
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
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
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
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
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卽指揮本州一面除放
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卽且令本州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東坡集卷之九

推仕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
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乞開杭州西湖狀

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夾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羊羶反乎覆陂常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係鵠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倍以爲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東坡集

九十二

開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雲翳空條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竊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

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鱗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自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東坡集

九十三

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澌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菱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潤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湖湖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更卒撿撥泥水狼藉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館之盛未

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漚，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待從出膺寵寄，日觀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飢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救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飢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餽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旣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與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大半。若來者不闢，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

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敕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詠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穿窬積篋推埋發塚之姦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纍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帝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黃巢宛胸人朱全忠礪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不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東坡集

李五

材力心膽實亦過人如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既已改業而其材魯強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科舉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災何隙臣每慮及此卽爲寒心揚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潛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

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遺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去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東坡集

李五

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奸亂樂禍之人皆公族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聰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藉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於朝異厚以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既平天下無事一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飢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洪靖赴任遂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繼繼繼繼往

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乞近日沂州百姓程裴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裴之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裴。京東州郡如裴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卽作賊。收而用之。卽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衿。京東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澤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東坡集錄 九十八

輕重酌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卽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卽累其人數。酌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材。皆爲我用。縱有奸雄。煽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卽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爲賢。而况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攘戎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此

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齟齬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東坡集錄 九十八

讀編蘇東坡集錄卷之二 畢